

內政部註冊執有第五〇〇號註冊執照

蔡東藩著

# 南北史通俗演義

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

第三冊

(15)

# 第五十一回 戰韓陵破滅子弟軍 入洛宮淫烝大小后

却說高歡自信都發兵，出禦爾朱氏各軍。因聞爾朱勢盛，頗費躊躇。參軍竇泰勸歡用反間計，使爾朱氏自相武，然後可圖。歡乃密遣說客，分途造謠，或云世隆兄弟陰謀殺兆，或云兆與歡已經通謀，將殺仲遠等人。兆因世等擅廢元暉，已有貳心，至是得着謠傳，越發起疑，自率輕騎三百名，往偵仲遠。仲遠迎他入帳，他却手舞馬鞭，左窺望。仲遠見他意態離奇，當然驚訝，彼此形色各異。兆不暇敘談，匆匆出帳，上馬竟去。確是粗莽氣象。仲遠遣斛斯賀拔勝追往曉諭，反爲所拘。仲遠大懼，卽與度律引兵南奔。狼怕虎，虎怕狼，結果是同歸於盡。

兆既執住椿勝，怒目叱勝道：「汝有二大罪，應該處死！」勝問何罪？兆厲聲道：「汝殺衛可孤，罪一；衛可孤爲汝將，與兆何與？兆乃指爲勝罪，一何可笑！」天柱薨逝，爾不與世隆等同來，反東擊仲遠，罪二。穆可孤事見四十六回，擊仲遠事見四

十九回。我早欲殺汝，汝尚有何言？」勝抗言道：「可孤乃是賊黨，勝父子爲國誅賊，本有大功，怎得爲罪！天柱被戮，定以君誅臣，勝當時知有朝廷，不暇顧王，今強寇密邇，骨肉構隙，不能安內，怎能禦外？勝不畏死，畏死不來，但恐大王未免失策囉！」兆聞勝言，恰是有理，倒也不欲下手，再經斛斯椿婉言勸解，乃釋二人使歸，自待高歡廝殺。

歡尚恐衆寡不敵，更問段榮子韶，韶答道：「爾朱氏上弑天子，中屠公卿，下虐百姓，王以順討逆，如湯沃雪，怕他甚麼？」歡又道：「若無天命，終難濟事！」韶申說道：「爾朱暴亂，人心已去，天從人願，何畏何疑？」歡乃進至廣阿，與兆一場鏖鬪，果然兆軍皆潰，兆亦遁走，俘得甲士五千餘人，隨卽引兵攻鄴。

相州刺史劉誕，嬰城固守，相持過年，歡掘通地道，縱火焚城，城乃陷沒。劉誕受擒，歡授楊愔爲行臺右丞，卽令愔表達新主元朗，迎入鄴城。朗至鄴後，進歡爲柱國大將軍，兼職太師，歡子澄爲驃騎大將軍。

爾朱世隆聞歡得鄴城，當然憂懼，急忙卑辭厚禮，向兆通誠，與約會師攻鄴。並請魏主恭納兆女爲后，兆乃心喜，更與天光度律，中立誓約，復相親睦。斛斯椿與賀拔勝，自兆處釋歸，仍入爾朱軍。椿密語勝道：「天下皆怨恨爾朱，我輩若再爲所用，恐要與他同盡了，不如倒戈爲是。」勝答道：「天光與兆，各據一方，去惡不盡，必爲後患，如何是好？」椿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！看我設法便了。」妙有含蓄遂入見世隆，勸他速邀天光等，共討高歡。世隆自然聽從，立即遣人徵召天光。

天光意存觀望，延不發兵。斛斯椿自願西往，兼程入關，進見天光道：「高歡作亂，非王不能平定，王難道坐視不成？高氏得志，王勢必孤，唇亡齒寒，便在今日。」天光瞿然道：「我亦正思東出哩。」時賀拔岳爲雍州刺史，天光召與熟商，岳獻議道：「王家跨據三方，士馬強盛，料非高歡所能敵。誠使戮力同心，往無不勝。今爲王計，莫若自鎮關中，固守根本，分遣銳卒，與衆軍合勢，庶進可破敵，退可自全。」若用岳言，天光何致還死天光頗欲從岳，偏斛斯椿力請自行，乃留弟爾朱顯壽守長安，自引兵赴鄴城。椿即返報世隆，世隆亟檄兆與仲遠兩軍，同會天光，又遣度律自洛往會。於是四路爾朱軍陸續到鄴，衆號二十萬，列着洹水兩岸，紮滿營壘，如火如荼。返跌下文。

高歡盡起徒衆，步兵不滿三萬人，騎兵不過二千。此時既遇大敵，只好一齊調出，往屯紫陌。時封隆之已升任吏部尚書，留使守鄴，歡親出督師。高敖曹進官都督，也率里人王桃湯等三千人從歡。見敖曹部曲，統係漢人，恐未足濟事，欲分鮮卑兵千餘人，接濟敖曹。敖曹道：「兵與將貴相熟習，鮮卑兵素不相統，若羈雜舊部，適起爭端，反足礙事，不如各專責成爲是。」我下云然歡乃罷議，便在韓陵山下，設一圓陣，後面用牛驢連繫，自塞歸路，以示必死。爾朱兆出營布陣，召歡答話問歡何故背誓。歡應聲道：「我與汝前曾立誓，共輔帝室，今天子何在？」兆答道：「永安枉害天柱，我出兵報讎，何必多議。」歡又道：「君要臣死，不得不死！况天柱未嘗不思叛君，罪亦應誅，何足言報。今日與汝義絕了！」說着，即擂鼓開戰。歡自將中軍，高敖曹將左軍，歡從父弟岳將右軍，各奮力向前，拚死決鬪。兆

爲前驅，天光度律爲左右翼，仲遠爲後應，仗着兵多將衆，包抄過來，恰是利害得很，且專向中軍殺入，意欲取歡。歡雖督衆死戰，怎奈敵勢兇猛，實在招架不住，前隊多被殺傷，後隊未免散走。高岳高敖曹兩軍，未曾吃緊，岳遂抽出五百銳騎，直衝爾朱兆，敖曹亦率健騎千人，橫擊爾朱左右翼。別將斛律敦，收集散卒，繞出敵軍後面，攻擊仲遠。爾朱各軍，各自受敵，便皆駭奔。歡見他陣勢分崩，麾衆皆進，大破爾朱軍，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，解甲降歡。兆知不可敵，對着慕容紹宗，撫膺太息道：「不用公言，乃竟至此！」說着便驅馬西走。勇而寡謀，實是無用。還虧紹宗返旗鳴角，取拾潰兵，始得成軍退去。仲遠亦奔往東郡，度律、天光逃向洛陽。

都督斛斯椿，語別將賈顯度、顯智道：「爾朱盡敗，勢難再振，今不先執爾朱氏，我輩將無瞧類了。」乃夜至桑下立盟，倍道先還，入據河橋，把爾朱氏的私黨一併捕戮。度律、天光聞變，整兵往攻，適值大雨傾盆，士卒四散，兩人只率數十騎，拖泥帶水，向西竄去。斛斯椿遣兵追捕，捉住度律、天光，解至河橋，再由賈顯智等入襲世隆，也是馬到擒來。爾朱彥伯入直禁中，聞難出走，同爲所執，與世隆牽至閭闔門外，梟了首級，送往高歡。就是度律、天光兩人，雖尚未死，也被械送入鄴，歸歡處治。歡將二人暫繫鄴城。

魏主恭使中書舍人盧辯，賫敕勞歡。歡使見新主元朗，辯抗辭不從。歡不能奪志，遣令還洛。爾朱部將侯景，本與歡並起朔方，輾轉投入爾朱軍，至是仍奔鄴，依歡。不略侯景，爲下文伏案。還有雍州刺史賀拔岳，聞天光失敗，亦生變志，商諸征西將軍宇文泰。泰爲征西將軍，見四十九回。泰勸岳徑襲長安，並爲岳至秦州，誘約刺史侯莫陳悅，一同會師，直抵長安城下。長安留守爾朱顯壽，見上。猝聞敵至，一些兒沒有防備，只好棄城東走。泰等追至華陰，得將顯壽擒住，送與高歡。歡令岳爲關西大行臺，泰爲行臺左丞，領府司馬。嗣是泰在岳麾下，事無鉅細，悉歸參贊。這且待後再表。

且說高歡奉主元朗，自鄴城出發，將向洛陽。行至邙山，又復變計，密與右僕射魏蘭根商議，謂新主元朗，究係



疏族，不如仍奉戴元恭。蘭根道：「且使人入洛覘視，果可奉立，再決未遲。」歡即使蘭根往觀。及蘭根返報，主張廢恭。看官道：「何因？」原來魏主恭丰姿英挺，蘭根恐他將來難制，所以不欲奉戴。歡召集百官，問所宜立，太僕慕容儁稱恭賢明，宜主社稷。黃門侍郎崔悽作色道：「必欲推立賢明，當今莫若高王。廣陵本爲逆胡所立，怎得尙稱天子？若從儁言，是我軍到此，也不得爲義舉了！」好一隻高家狗。歡乃留朗居河陽，自率數千騎入洛都。

魏主恭出宮宣慰，由歡指示軍士，露刃四逼，竟將魏主恭擁入崇訓寺中，把他錮住。自己仗劍入宮，擬往殺爾朱二后。

小子前曾敘過，魏主子攸，納爾朱榮女爲后，魏主恭復納爾朱兆女爲后，當時宮中有大爾朱后，小爾朱后的稱呼。爾朱兆入洛時，嘗污辱嬪御妃主，只因大爾朱后爲從妹，當然不好侵犯，仍令安居，至廣陵王恭入嗣，大爾朱后尙留宮內，未曾徙出。旣而兆女爲后，與大爾朱后有姑姪誼，彼此素來熟識，更兼親上加親，格外和好，不願相離。偏偏高歡發難，把爾朱氏掃得精光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單剩姑母姪女，在宮徬徨，相對歎歎。總敘數語，貫串前後。不料魏主恭又被劫去，累得這位小爾朱后，越加驚駭，忙至大爾朱后宮寢中，泣敘悲懷，不勝悽惋。大爾朱后亦觸動愁腸，潸然淚下。

正在彼此嗚咽的時候，忽有宮人奔入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高王來了！」這語未畢，小爾朱后已赫做一團，面無人色。還是大爾朱后芳齡較長，究竟有些閱歷，反收了淚珠兒，端坐榻上。纔經片刻，果見高歡仗劍進來。大爾朱后不待開口，便正色詰問道：「你莫非是賀六渾麼？我父一手提拔，使汝富貴，汝奈何恩將讎報，殺死我伯叔兄弟？今又來此，難道尙欲殺我姑姪不成！」歡見他柳眉聳翠，杏靨歛紅，秀麗中現出一種威厲氣象，不由的可畏可慕。旁顧小爾朱后，又是顛動嬌軀，別具一種可憐情狀。當下把一腔怒氣，化爲烏有，惟對着大爾朱后道：「下官怎敢忘德！當與卿等共圖富貴。」不呼后而呼卿，意在言中。語畢，仍呼宮人等好生侍奉，不得違慢。隨即趨出，派兵保護宮禁。

不得損及一草一木，違令處死。

當下與將佐議及廢立事宜，將佐等不發一言，歡獨說道：「孝文帝爲一代賢君，怎可無後！現只有汝南王悅，尚在江南，不如遣人迎還，使承大業。」將佐等唯唯如命，乃即派使南下迎悅。

舍近就遠，究爲何意？吾官試閱下文。

斛斯椿私語賀拔勝道：「今天下事在爾我兩人，若不先制人，將爲人制。現在高歡初至，正好趁勢下手，除絕後患。」勝勸阻道：「彼正立功當世，如欲加害，未免不祥。」椿尙未以爲然。嗣與勝同宿數宵，勝再三諫止，椿乃不行。

那高歡借迎悅爲名，樂得安居洛都，頤指氣使，享受一兩月的尊榮。就中有一段歡娛情事，也得稱頌，真是心滿意足，任所欲爲。

天未厭亂，故淫人得以逞志。

原來歡本好色，前娶婁氏爲妻，却是聰明伶俐，才貌雙全，所以伉儷情深，

事必與議，女子好時無十年，免不得華色漸衰，未幾歡慾。

歡娶婁氏，見四十四回。

歡又屢出從軍，做了一個曠夫，見有姿

色婦女，當然垂涎。不過位置未高，尙是矜持禮法，沽譽釣名。到了戰敗爾朱，攻入鄴城，威望已經遠播，遂不顧名義，漸露驕淫。相州長史游京之，有女甚艷，爲歡所聞，即欲納爲妾媵，京之不允，歡令軍士入京之家，硬將京之女搶來，迫令侍寢。一介弱女，如何抗拒，只得委身聽命，供他受用。京之活活氣死。

及歡自鄴入洛，本意是欲斬草除根，殺斃爾朱二后，嗣見二后容貌，統是可是人，便將殺心變作淫心。每日着人問候，加意奉承，後來漸漸入彀，索性留宿宮中。大爾朱后原沒甚氣節，既做了肅宗的妃嬪，復改醮莊宗子，做冊爲皇后，此時何不可轉耦高歡？而且高歡見了大爾朱后，把平時雄糾糾的氣象，一齊銷鎔，口口聲聲，自稱下官，我卿卿，誓不薄倖。大爾朱后隨遇而安，就甘心將玉骨冰肌，贈與老奴。小爾朱后也是個水性楊花，便跟了這位姑母娘娘，一淘兒追歡取樂。再經高歡是個偉男子，龍馬精神，一夕能御數女，兼收並蓄，游刃有餘，於是大小爾朱后，又俱做了高王爺的並頭蓮。

爾朱氏真是出醜。

高歡一箭雙鵰，快樂可知。

光陰似箭，倏忽兼旬，汝南王悅，已自江南至洛。歡又不願推立，說他素好男色，不禮妃妾，性情狂暴，及今未悛，不堪繼承大統，乃另求孝文嫡派，奉爲魏主。

是時魏宗諸王，多半逃匿，獨孝文孫平陽王修，爲廣平王懷第三子，匿居田舍，竟被訪着。歡使斛斯椿往見。椿知員外散騎侍郎王思政，爲修所親，乃特邀與同行，見修行禮，說明來意。修不禁色變，問思政道：「得毋賣我否？」思政答了一個不字。修又問道：「可保得定麼？」思政又道：「變態百端，未見得一定可保哩！」確是眞言。斛斯椿在旁，却爲歡表誠，謂無他意。修支吾不決，椿卽返報高歡。

歡便遣四百騎迎修入都，相見帳下，涕泣陳情。修自言寡德，歡再拜固請，修亦答拜。當下進湯沐，出御服，請修裝束停當，徹夜嚴警。詰旦命百官入謁，由斛斯椿奉表勸進。修令思政取表，瞧閱一周，顧語思政道：「今日不得不稱朕了！」歡又遣人至河陽，迫元朗作禪位書，持入示修。一面築壇東郭，出郊祭天。還御太極殿，受羣臣朝賀。

禮畢升闔闔門，下詔大赦，改元太昌。命高歡爲大丞相，天柱大將軍，世襲定州刺史。歡子澄，加侍中，開府儀同三司。從前爾朱黨中的侍中司馬子如，與廣州刺史韓賢，與歡有舊，所以子如雖已出刺南岐州，仍由歡召回，委充大行臺尙書，參軍國事。韓賢任職如故。餘如爾朱氏所除官爵，一概削奪。另派前御史中尉樊子鵠，兼尙書左僕射，爲東南道大行臺，與徐州刺史杜德，往追爾朱仲遠。仲遠已竄往梁境，尋卽病死，乃命樊杜等移攻譙城。

譙郡會爲魏所據，梁主衍特遣降王元樹，乘魏內亂，佔奪譙郡。樹爲魏咸陽王禧第三子，因父罪奔梁，受封鄴

王。禧被誅事見四十一回此時踞住譙城，屢擾魏境。魏因遣樊杜二將往攻。元樹堅守不下，樊子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

安期，入城游說，勸以無忘祖國。樹乃願棄城南還。安期返報子鵠，子鵠佯爲允諾，誘令出城，殺白馬爲盟。誓言未畢，那杜德竟麾兵圍樹，把樹擒送洛陽，迫令自盡。子鵠等便卽班師。已而杜德忽發狂病，喧呼元樹打我，至死猶不絕口，身上俱成青黑色。子鵠亦不得善終，冤冤相報，不爲無因。勸人莫做虧心事。

高歡因譙郡已平，擬即還鎮，但尙慮賀拔岳雄踞關中，未免爲患，乃請調岳爲冀州刺史。魏主修當即頒敕，使入關與岳相見。岳即欲單騎入朝，右丞薛孝通問岳道：「公何故輕往洛都？」岳答道：「我不畏天子，但畏高王。」孝通道：「高王率鮮卑兵數千，破爾朱軍百萬，威勢烜赫，原是難敵，但人心究未盡服。爾朱兆雖已敗走，尙在并州，餘衆不下萬人，高王方內撫羣雄，外抗勁敵，自顧不暇，有甚麼工夫來爭關中？公倚山爲城，憑河爲帶，進可控山東，退可封函谷，奈何反甘爲人制呢？」岳矍然起座，握孝通手道：「君言甚是我決不南行了。」遂遣還敕使，並遜辭爲啓，覆奏朝廷。

高歡亦無可如何，便裝還鄴。先挈大小爾朱后出宮，派兵載歸，並訪得任城王妃馮氏，城陽王妃李氏，青年嫠居，都生得國色天姿，不同凡響，當下遣兵劫至，不管他從與不從，一併帶回鄴中。也好算得累及怨女。魏主修親自餞行，出城至乾脯山，三樽御酒，一鞭斜陽，這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高王，畢飲辭行，向東北去訖，魏主修也即還宮。

過了旬日，鄴中解到爾朱度律，及爾朱天光二犯，由魏主命卽正法，駢戮市曹。於是爾朱子弟，只剩一爾朱兆，由晉陽遁至秀容，負嵎自固。高歡一再聲討，師出復止，直至次年正月，潛遣參軍竇泰，帶領精騎，日夜行三百里，直抵秀容，歡復率大軍繼進。兆正在庭中宴會，突聞歡軍馳至，倉皇驚走，當被竇泰追殺一陣，衆皆潰散。兆只挈數騎遁去，扒過赤洪嶺，竄入窮谷，見前後統是峭壁，幾乎無路可奔。兆下馬長嘯數聲，拔劍殺死乘馬，解帶懸樹，自縊林中。部將慕容紹宗，收衆降歡，歡厚待紹宗，并厚葬兆屍。并州告平，爾朱軍皆盡。惟爾朱榮子文暢，文略，由歡挈歸，仍給厚俸。看官，你道高歡果真不忘舊德，無非顯着大小爾朱面上，所以格外周全呢？小子有詩嘆道：

甘將玉體事仇讎，國母居然願抱綯；雖是保家由二女，洛波難洗爾朱羞。

歡旣平兆，上書告捷。魏主當然優獎，歡反表辭天柱大將軍名號。是否得邀兪允，容待下回說明。

爾朱氏以二十萬衆，夾擊鄴城，高歡以三萬人禦之。衆寡懸殊，歎似有敗而無勝，乃韓陵一戰，勝負之數，反不如人所料，此非歡之能滅爾朱，實爾朱之自取覆亡也。天道喜謙而惡盈，如爾朱氏之所爲，驕盈極矣，雖欲不敗，烏得而不敗？如曹操猶潛於赤壁，強如苻堅，猶覆於彭城，况如爾朱氏者而能不同？就收亡耶？惟歡之驕恣不亞爾朱，爾朱立曄而復廢，曄歡亦立朗而復廢，朗曄俱無過可指，忽立忽廢，其道何在？借曰疏遠，則推立之始，胡不審慎？若是且入洛以後，舉大小爾朱，后而盡，悉之二后，雖亦無恥，爲爾朱家增一醜穢，然歡嘗臣事二主，奈何敢宣淫宮掖耶？去一爾朱，又生一爾朱，是又關於元魏之氣運，非僅在二族之興亡已也。

## 第五十二回 梁太子因憂去世 賀拔岳被賺喪身

却說魏主修接閱歡表，見他詞意誠懇，堅請辭去天柱名號，料知歡借鑒爾朱，不願有此稱呼，因卽優詔允許。惟魏主恭尚幽居崇訓寺，朗自河陽入都，受封爲安定王。嗣主修勢不相容，先議除恭，次議除朗。恭在寺中賦詩云：「朱門久可患，紫極非情翫，顛覆立可待，一年一易換，時運正如此，唯有修真觀。」這詩一傳，益觸時忌。卽由魏主修派遣心腹，導恭入門下外省，逼令服毒自盡。時年三十五，葬用殊禮。過了旬月，安定王朗亦被魘死，年祇二十。既而又將東海王曄、汝南王悅，一併加害。總道是嫌疑盡去，當可高枕無憂，那知當時的大患，不在宗室，却在強藩。平白地殘害同宗，究竟有甚麼好處？爲魏主修下一定評。史家稱恭爲前廢帝，朗爲後廢帝，獨曄爲爾朱氏所立，稱帝不過三月，所以不入帝紀。至西魏，擯斥高歡，連元朗亦被削去，但追諡恭爲節閔帝，所以後人作北魏世系圖，僅列前廢帝恭，未及後廢帝朗。梳櫛詳明。

事已敍過。且說魏主修已經定位，所有宗室諸王，漸次還朝，詣闕進謁。淮陽王欣、趙郡王諶，俱係獻文帝弘孫，



爲魏主修從叔。欣係廣陵王羽子，謙係趙郡王幹子。南陽王寶炬，京兆王諡子。清河王寶樹，清河王懌子。俱係孝文帝宏孫，爲魏主

修從兄弟。魏主修授欣爲太師，謀爲太保，寶炬爲太尉，竇爲驃騎大將軍，兼官司徒，侍中長孫稚爲太傅。追諡魏主

子攸爲孝莊帝，葬宣武皇后胡氏，就是從前兩次臨朝的胡太后。胡太后被爾朱榮沈死，遺屍收殮雙靈寺中，至此

乃得安葬，仍用后禮，加諡曰靈。補敘胡太后葬諡，筆不滲漏。又追尊皇考廣平王懷爲武穆帝，皇太妃馮氏爲武穆后，皇

妣李氏爲皇太妃。迎丞相歡女高氏爲皇后，遣使納幣。

高歡時已徙居晉陽，特建大丞相府，坐鎮西北。朝使到了晉陽，由歡迎見，彼此乃是故交，握手言歡，很是親暱。

看官道來，使爲誰原來，就是李元忠。見五十回。元忠曾隨歡入洛，留任太常卿，此次充納幣使，正是魏主修因事擇人

歡從容與宴，述及舊事，元忠連飲數巨觥，酒鬼作水上人，恰合身分。方笑語道：「昔日與王起義，却是轟轟烈烈，很有趣

味，近來寂寞得很，無人過問，倒弄得鬱鬱寡懽了！」歡亦大笑，指示旁座道：「此人逼我起兵。」元忠戲言道：「若

不令我爲侍中，當別求起義的地方。」歡亦戲應道：「起義原無止境，但慮如此老翁不可再遇！」元忠道：「正爲

此老翁不可多得，所以不去。」說着，起座掙歡鬚，大笑不已。歡亦知他意誠，殷勤款待。元忠復坐下酣飲，直至夜靜

更闌，方纔罷席。一住數日，大宴小宴，幾不勝計，乃迎歡女至洛陽，誼吉行册后禮。儀文隆備，龍鳳呈祥，不消細說。

小子因魏亂迭起，梁尚太平，所以連敘魏事，幾把梁朝情事，擱起不提。此處不得不將梁廷要事，約略敘入，却

是要緊。

梁主衍篡齊據國，已過了三十年，改元約有數次。天監十九年，改元普通，普通八年，改元大通，大通二年，又改

元爲中大通。中大通元年以前，事已略見上文，就是圖洛納顛，功敗垂成。陳慶之狼狽奔還，也是中大通元年事。見

四十八回。陳慶之爲南朝驍將，敗歸後，不聞加譴，仍得任右衛將軍。平時嘗語散騎常侍朱异道：「我前謂大江以北，

必無異人，那知到了洛陽，衣冠文物，幾非江東可及，纔知北朝實未可輕圖呢！」异正以經術邀寵，入參機密，梁

始自朱异，故特別提出。既聞慶之言論，便即轉告梁主，梁主乃稍戢雄心，不復北略。

是年冬季，妖賊僧強起亂北徐州，自稱天子，土豪蔡伯龍糾衆響應，竟將北徐州城佔去。還虧慶之出鎮北兗州，就近討賊，擒斬僧強，蔡伯龍、剋日肅清。先是慶之在洛，曾與蕭贊通書，勸令回國，贊即梁主次子豫章王綜，見四十六回。降魏後，得任職司徒，且尚魏主子攸姊壽陽公主。時方出鎮齊州，故慶之致書相勸，贊覆答慶之，頗願南歸。嗣因慶之奔歸，遂不果行。及爾朱發難，齊州歸附爾朱兆，贊走死陽平，梁人竊贊柩歸南，梁主衍尚葬以子禮。不意假子去世，真子也接踵而亡，而且還是一位賢明仁孝的儲君，竟致不祿，害得梁主衍晚年哭子，幾乎喪明。

梁主長子名統，即位初年，便立爲太子。見前文。統幼年聰敏，三歲受孝經論語，五歲能徧誦五經，十餘歲盡通經義。又善評詩文，每出遊宴，祖道賦詩，動輒數十韻，隨口吟成，不勞思索。大監十四年，始行冠禮，梁主使省錄朝政，辨析詐謬，秋毫無賂。但徐令改正，未嘗糾彈一人。平斷刑獄，往往全宥，士民交稱爲仁慈，更且寬和容衆，喜怒不形，好引才俊，不蓄聲伎。每遇霖雨積雪，必遣左右巡行閭巷，賑濟貧寒。平居在東宮坐起，面常西向，不敢敵尊。入朝必在五鼓以前，守待殿外，毫無倦容。至普通七年，生母丁貴嬪有疾，亟入宮侍奉，夜不解帶。貴嬪薨逝，冰漿不入口，腰帶十圍，減削過半。梁主屢遣使戒諭，勸進飲食，統稍食饘粥，日止數合，不嘗兼味。至葬後始進麥粥一升。惟貴嬪葬後，有一道士操堪輿術，謂將來不利長子，宜預先厭禳，乃爲蠟鵝及諸物，埋藏墓側。

宮監鮑邈之初，得太子親信，後忽見疎，進密白梁主，謂太子有厭禳事。梁主遣人發掘，果得鵝物，免不得驚疑交集，便欲付有司窮治。幸經右光祿大夫徐勉固諫，乃止誅道士，不問太子。道士欲爲太子厭禳，何不先自禳災，乃致輕生若

此！太子雖幸得無事，但終身引爲慚恨，悶悶不樂。到了中大通三年，竟生就一種絕症，病不能興。唯尚恐乃父增憂，奉敕慰問，尚力疾書啓，不假人手。既而疾篤，左右欲入白梁主，尚搖手戒止道：「奈何使至尊知我如此！」是僅得謂之小孝。未幾即歿，年纔三十一。梁主親幸東宮，臨哭盡哀，殮用袞冕，諡曰昭明。司徒左長史王筠奉敕爲哀冊文，詞

甚悽惻，由小子節錄如下：

式載明兩，實惟少陽，既稱上嗣，且曰元良。儀天比峻，儷景騰光，奉祀延福，守器傳芳。容哲應期，旦暮斯在，外弘莊肅，內含和愷。識洞機深，量苞瀛海，立德不器，至功弗宰。寬綽居心，溫恭成性，循時孝友，率由嚴敬。咸有種德，惠和齊聖，三善遞宣，萬國同慶。軒緯掩精，陰羲弛極，纏哀在疚，殷憂銜恤。孺泣無時，蔬餼不溢，禫遵踰月，哀號未畢。實惟賢，亦嗣郊禋，問安肅肅，視膳恂恂。金華玉藻，玄駟班輪，隆家幹國，主祭安民。光奉成務，萬機是理，矜慎庶獄，勤恤關市。誠存隱惻，容無慍喜，殷勤博施，綢繆恩紀。爰初敬業，離經斷句，奠爵崇師，卑躬待傅。寧資導習，匪勞審諭，博約是司，時敏斯務。辯究空微，思探幾隨，馳神圖緯，研精爰畫。沈吟典禮，優游方冊，饜飶膏腴，含咀肴核。括囊流略，包舉藝文，遍該湘素，殫極邱墳。卷帙充積，儒墨區分，瞻河闡訓，望魯揚芬。吟咏性靈，豈惟薄技，屬詞婉約，緣情綺靡。字無點竄，筆不停紙，壯思泉流，清章雲委。總覽時才，網羅英茂，學窮優洽，辭歸繁富。或擅談叢，或稱文囿，四友推德，七子慙秀。望苑招賢，華池愛客，托乘同舟，連輿接席。摛文揆藻，飛觴汎醪，恩隆置禮，賞逾賜璧。徽風遐被，盛業日新，神器非重，德輶易遵。澤流兆庶，福降百神，四方慕義，天下歸仁。雲物告徵，祲沴象，星埋恆耀，山頽朽壤，靈儀上賓，德音長往。具僚無廛，諮承安仰。嗚呼哀哉！皇情悼愍，切心纏痛，胤嗣長號，跽尊增慟。慕結親游，悲動氓衆，憂若殄邦，懼同折棟。嗚呼哀哉！首夏司開，麥秋紀節，容衛徒警，善華委絕。書幌空張，談筵罷設，虛饋饌，孤燈翳翳。嗚呼哀哉！簡辰請日，策合龜貞，幽挺夙啓，玄宮獻成。式校齊列，文物增明，昔遊漳滏，賓從無聲。今歸郊郭，徒御相驚，嗚呼哀哉！昔絳闕以遠徂，轡青門而徐轉，指馳道而詎前，望國都而不踐。陵修阪之威夷，迺平原之幽緬，驥蹠足以酸嘶，挽悵愴而流泣。嗚呼哀哉！混哀音於簫籟，變愁容於天日，雖夏木之森陰，返寒林之蕭瑟。既將反而復疑，如有求而遂失，謂天地其無心，遽永潛於容質。嗚呼哀哉！即玄宮之溟漠，安神寢之清闕，傳聲華於懋典，觀德業於徽謚。懸忠貞於日月，播鴻名於天地，惟小臣之紀言，實含毫而無媿。嗚呼哀哉！

自昭明太子薨逝，朝野惋愕，京師士女奔走宮門，號泣滿路。就是四方氓庶，亦聞訃含哀。梁朝有此賢儲貳，偏不永年，這也未始非關係氣數哩。太子遺有文集二十卷，古今典語文言正序十卷，文章英華二十卷，文選三十卷，傳誦後世，推爲詞宗。太子有數男，長男名歡，已封華容公。梁主欲立爲太孫，歷久未決。嗣竟立第三子晉王綱爲太子，時議多以爲未順。侍郎周宏正嘗爲綱主簿，上牋諫綱，勸綱爲宋日夷曹子臧。俱春秋列國時人。綱不能從，孰不樂爲嗣君，無怪綱綱。已而梁主因人言未息，特進封歡爲豫章王，歡弟譽爲河東王，譽弟詵爲岳陽王，這且待後再表。

且說魏主修既納歡女爲后，歡權勢益隆，彷彿當年爾朱榮。斛斯椿在都輔政，受職侍中，本來是有意圖歡，至是與南陽王寶炬，將軍元毗，王思政等，屢加讒構，勸魏主預先戒備。中書舍人元士弼，又劾歡受詔不敬，魏主懲爾朱覆轍，也覺動疑，遂用斛斯椿計，添置閣內都督部曲，約數百員，統由四方驍勇，募集充選。一面密結關西大行臺賀拔岳，倚爲外援。又封賀拔勝爲荊州刺史，佯示疎忌，實建屏藩。

時高乾已入任侍中，兼官司空，因父喪解職，不預朝政。魏主修欲引爲己用，嘗召乾入華林園，特別賜宴。宴罷與語道：「司空累世忠良，今日復建殊勳，雖與朕名爲君臣，義同兄弟，願申立盟約，歷久不渝。」乾莫明其妙，但答言道：「臣以身許國，何敢有二！」魏主修定欲與盟，乾不便固辭，共申盟約。當時亦未嘗報歡。

嗣聞元士弼、王思政等往來關西，情迹可疑，乃致書晉陽，密陳時事，歡得書後，即召乾至并州，面談一切。乾因勸歡逼魏禪位，歡用袖掩乾口道：「幸勿妄言！今當令司空復爲侍中便了！」歡此時尙無歹意。乾辭歡回洛，歡爲乾表，請許乾復任，魏主不允。

乾知禍變將作，自願外調，再作書告歡，乞代求徐州刺史。歡再爲陳請，魏主乃授乾爲驃騎將軍，出刺徐州。乾尙未發，魏主聞乾漏泄機關，即傳詔與歡道：「乾竈即高乾子與朕私有盟約，今乃反覆兩端，令人不解。」歡未聞乾談及盟事，也疑乾暗中播弄，離間君臣，遂將乾前時密書，遣使呈入。魏主便召乾對責，乾勃然道：「陛下自有異圖，

乃斥臣爲反覆，欲加臣罪，何患無辭！臣死有知，尚幸無負莊帝！魏主竟敕令賜死，又遙敕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往殺乾弟敖曹。敖曹方鎮守冀州，聞乾死，耗急遣壯士伏住要路，得將紹業拘住，搜出詔敕，遂率十餘騎奔晉陽。歡抱敖曹首大哭道：「天子枉害司空，可悲可嘆！」汝亦未嘗無功。乃留敖曹居幕下，優待如初。敖曹次兄仲密，方爲光州刺史，亦田間道奔晉陽。

仲密名慎，因字著名，就是敖曹本名，也只是「昂」字。高氏兄弟三人，惟仲密頗通文史。乾與敖曹素來好勇，敖曹尤爲麤悍，少就外傅，便不遵師訓，專事馳騁。嘗言：「男兒當橫行天下，自取富貴，若徒端坐讀書，做一個老博士，有何益處！」乃父次同道：「此兒不滅吾族，當光大吾門。」嗣與兄乾四出劫掠，騷擾閭里。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爲妻，崔氏因乾強暴無行，當然不許。敖曹卽引乾往劫，硬將崔女牽回，置諸村外，且促乾道：「何不行禮！」乾遂脅崔女交拜，野合而歸。實是強盜出身。旣而乾頗改行，且係前中書令高允族姪，因得入仕。

歡自乾被戮後，纔知爲魏主所賣，悔恨交生，乃與魏主有隙。魏主修方信任賀拔岳，屢遣心腹入關，囑令謀歡。岳嘗使行臺郎馮景往晉陽，歡與景設盟約，與岳爲兄弟。景歸語岳，謂歡姦詐有餘，不宜輕信。府司馬宇文泰自請至晉陽偵歡，歡見泰狀貌非常，欲留爲己用。惺惺惜惺惺。泰固求覆命，歡乃遣還。泰料歡必後悔，兼程西行，馳抵關前。後面果有急足追至，他亟縱轡入關，關內守卒如林，那追來的晉陽急騎，只好回馬自去。

泰入語岳道：「高歡已欲篡魏，所憚惟公兄弟，侯莫陳悅等皆非所慮。公但先時密備，圖歡不難，今費七頭代北別部，後遂爲姓。騎士不下萬人，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，有勝兵三千餘名，靈州刺史曹泥，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，各擁部衆，未有所屬，公若移軍近隴，威愛兩施，卽可收輯數部，作爲爪牙。又西撫氏羌，北控沙塞，還軍長安，匡輔魏室，一高歡不足畏了！」岳聞言大喜，遂遣泰往詣洛陽，密陳情狀。魏主面加泰爲武衛將軍，仍令返報如約。尋卽授岳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軍事，兼雍州刺史，並割心前血賜岳。岳因西出平涼，借牧馬爲名，招撫各部，斛拔彌俄突紇豆



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相繼歸附，惟曹泥不服。

衆推宇文泰出鎮夏州。岳沈吟道：「宇文左丞，乃我左右手，怎可遣往？」繼思外此乏才，乃表請用泰爲夏州刺史。魏廷自然依議。泰奉敕赴夏州。

這消息傳到晉陽，高歡卽遣長史侯景，勸諭紇豆陵伊利。伊利不從。歡得景歸報，卽引兵襲擊伊利，把他擒歸。魏主聞信，馳詔責歡道：「伊利不侵不叛，爲國純臣，王無端襲取，且未嘗預報朝廷，究出何意？」歡含糊答覆，惟力圖賀拔岳。且恐秦州刺史侯莫陳悅與岳連合，更覺可憂，右丞翟嵩入請道：「何不用反間計？」嵩願爲王效力，管教他自相屠滅呢。」歡改憂爲喜，立遣嵩赴秦州，憑着三寸利舌，一說便妥。嵩馳還晉陽，報知高歡，安坐觀變。

賀拔岳因曹泥不服，正擬往討，特使都督趙貴至夏州，商決行止。泰說道：「曹泥孤城遠阻，未足爲憂。侯莫陳悅，貪詐無信，不可不防。」那知岳誤會泰言，反邀悅會師高平，一同討泥。悅欣然前來，與岳敘宴，兩下裏很以投契。實是一真一假，心志不同。悅且願作前驅，先至河曲立營，俟岳引兵繼進，便邀他人帳，坐議軍事。談論未畢，悅僞稱腹痛，託辭如廁，岳毫不覺察。忽有一人趨至岳後，拔刀斫岳，那書的一聲，岳已身首分離，倒斃座下。看官欲知何人下手，乃是悅婿元洪景。

洪景既將岳殺斃，復出諭岳衆，只說是奉旨誅岳，不及他人。岳衆尙無異言，悅却未敢招納，自率部衆還水洛城。岳屍被悅取去，由趙貴詣悅請屍，方許收葬。岳衆散走平涼，未得統帥。趙貴道：「宇文夏州，英略蓋世，遠近歸心，若迎爲軍帥，無不濟事了！」都督杜朔周應聲贊成，遂由朔周馳至夏州，請泰還統岳軍。泰與將佐共議去留，大中大夫韓褒倡言道：「這乃天授，何必多疑！」泰點首道：「我意也是這般。悅既敢害我元帥，不乘勢直據平涼，反退屯水洛，可知他無能爲了。天下事難得易失，我當速往！」開口便勝悅一籌。當下與諸將共盟討悅。察得都督元進陰懷異謀，便叱出斬首。立率帳下輕騎，馳赴平涼，收集岳衆，爲岳舉哀。將士悲喜交集，無不如命。小子有詩咏道：

一波未了，一波生。大陸龍蛇競戰爭，優勝無非由劣敗，梟雄多向亂邦鳴！  
秦至平涼，便擬爲岳復讎。欲知發兵情形，待至下回再表。

於魏事雜沓間，忽插入梁太子病歿事，非爲時序起見，實因太子賢孝，不得不特別表明，闡揚潛德耳。錄入王筠哀文，亦本此意。否則儲君之歿亦多矣，作者嘗隨事帶敘，固非皆另成片段也。高歡之恃寵怙權，固失臣道，然釁隙之生，始之者爲斛斯椿，成之者實魏主修，賀拔岳之死，亦半由魏主致之。侯莫陳悅一庸才耳，而岳且死於其手，岳不能拒悅，亦安能敵歡耶！魏主修之聯岳拒歡，亦徒促其死已耳，吾於魏主修無議焉。

## 第五十三回 違君命晉陽興甲 謁行在關右迎鑾

却說宇文泰到了平涼，一經招撫，衆心已定，卽令杜朔周引兵據彈箠峽。朔周沿途宣撫，士民悅附，泰很加器重，令復本姓，改名爲達。原來朔周舊姓赫連，曾祖庫多汗避難改姓，至是乃仍得復原。高歡聞賀拔岳已死，亟令侯景往撫岳衆，偏被宇文泰走了先着。行至安定，兩下相遇，泰語景道：「賀拔公雖死，宇文泰猶存，卿來此何爲？」景失色道：「我身似箭，隨人所射！」泰乃遣還。及秦至平涼，歡復使勞泰，並令散騎常侍張華原、義寧太守主基偕行。泰不肯受命，且欲劫留華原。華原不屈，乃俱使還晉陽。王基歸見高歡，請速出兵擊秦，歡笑道：「卿不見賀拔侯莫陳悅麼？我自計除他！」太輕視宇文了。

魏主正道將軍元毗，收還賀拔岳部軍，並召侯莫陳悅，悅不肯應召。泰與元毗相見，請朝廷暫留岳衆，卽託毗賈還表文，略謂臣岳慘遭非命，臣泰爲衆所推，權掌軍事，今高歡已驅衆至河東，侯莫陳悅尚屯水洛，岳衆多是西人，願戀鄉邑，且必欲逼令赴闕，恐歡與悅前後邀擊，勢且立盡，不如少賜停緩，徐令東行。巧言如簧，魏主乃命泰爲大

都督使統宿兵，並遣衛將軍李虎，西行佐秦。虎本在賀拔岳麾下，岳死乃奔詣荊州，至賀拔勝處告哀，勸勝往收岳衆，勝不肯行。虎還至闔鄉，爲高歡部將所獲，解送洛陽。魏主反拜爲衛將軍，使往就秦。秦與虎敍談，已知朝廷意嚮，乃貽侯莫陳悅書，內言賀拔公爲國立功，嘗薦君爲隴右行臺，君背德負盟，反黨附國賊，共危社稷，豈非大謬！今我與君俱受詔還闕，進退唯君是視。君若下隴東趨，我亦自北道還朝，倘或首鼠兩端，我卽爲賀拔公復讐，指日相見云云。

悅置諸不理，秦卽進拔原州，留兄子導居守，自引兵上隴，秋毫無犯，百姓大悅。出不峽關，時適春季，北道尙寒，雪深二尺。秦引軍速進，爲悅所聞，但留萬人守水洛，自己退守略陽。秦至水洛，守兵卽降。再趨略陽，悅又退保上邽。召南秦州刺史李弼，與同拒秦。弼本悅妻妹夫，曾致書與悅道：「賀拔無罪，公乃加害，又不撫納遺衆，今宇文夏州前來，聲言爲主復讐，理直氣壯，恐不可敵。公宜解兵謝過，否則難免噬臍。」悅不肯從，乃弼至上邽，料知悅必敗亡，便遣人詣秦，願爲內應。諫悅不從，便卽圖悅，亦未免對不住姨夫。秦依約逼城，弼卽開門迎秦。悅驚竄南山，欲往靈州，依曹泥，偏秦將賀拔穎率軍追來。悅手下不過數十騎，如何抵敵，沒奈何投縵畢命。

秦入上邽，收悅府庫財物，盡犒士卒，不取緘毫。左右竊一銀甕，由秦察出，立卽加罪，命將銀甕剖賜將士。無非籠絡人心。卽命李弼鎮原州，部將拔也惡耗鎮南秦州，可朱渾鎮渭州，趙貴行秦州事，徵鹵涇岐東秦各州粟米，贍給軍糈。氏酋楊紹先，前已逃歸武興，仍然稱王，聞秦併有關中，忙上表稱藩，且送妻孥爲質。高歡聞秦軍甚盛，復用甘言厚幣，向秦結歡，秦仍然拒絕，且封歡書上達魏主，一面使雍州刺史梁禦入據長安。魏主封秦爲關西大都督，略陽縣公，承制封拜。秦因命都督寇洛爲涇州刺史，調李弼爲秦州刺史，起前略陽太守張獻爲南岐州刺史，練兵儲粟，東向圖歡。

從前歡入洛陽，曾留封隆之孫騰等，在朝輔政。隆之爲侍中，騰爲僕射。適魏主妹平原公主，喪夫守寡，頗有姿

色騰與隆之並省喪妻，爭欲娶公主爲繼室，魏主令妹自擇，平原公主願適隆之，乃許隆之向主。想是隆之年輕貌秀，騰且妒且忿，屢思中傷。可巧隆之有密書致歡，謂斛斯椿等擅權，必構亂禍，歡未知隆之與騰有隙，嘗與騰書述及隆之關白，請並防斛斯椿。騰正欲加害隆之，竟向椿告發，椿卽轉白魏主。隆之聞密書被泄，恐不免禍，逃歸鄉里。公主曾帶去否？歡召隆之詣晉陽，嗣騰帶仗入省，擅殺御史，亦懼罪奔歡。

歡使大都督邸珍潛至徐州，脅逼守吏華山王鷲，繳出管鑰。魏主亦將歡黨建州刺史韓賢，濟州刺史蔡雋，免去官職，作爲報復。又增置勳府庶子騎官，各數百人，欲伐晉陽。因卽下詔戒嚴，佯稱將南下征梁，大發河南諸州兵，與斛斯椿出閩洛水，部署戎行。

越日頒詔晉陽，令歡守密，內言宇文泰賀拔勝等，頗有異志，所以朕託辭南伐，潛爲防備，王亦宜共爲聲援，此詔讀訖，請付丙丁等語。歡亦覆奏云：聞荆雍將有逆謀，臣今潛勒兵馬三萬，自河東渡往，又遣恆州刺史庫狄干等統兵四萬，自來達津，出發領軍將軍婁昭等率兵五萬，南討荊州，冀州刺史尉景將山東兵七萬，突騎五萬，東討江左，現皆部勒成軍，伏聽處分等語。

魏主覽奏，料歡已猜透祕謀，乃再行頒敕，諭止歡軍。歡復上表云：「臣爲嬖佞所間，致動主疑，若臣果負陛下，使身受天殃，子孫殄絕。陛下能垂信赤心，願賜酌量，亟廢黜佞臣一二人！」魏主不答，但遣大都督源子恭守陽湖，汝陽王元暹守石濟，又令儀同三司賈顯智爲濟州刺史，李豫州刺史斛斯元壽等赴鎮。元壽爲斛斯椿弟，與賈同往，是恐他爲歡所誘，特加監束的意思。偏前刺史蔡雋不肯受代，拒絕顯智，顯智逗留長壽津，據實奏聞。魏主愈怒，乃使中書舍人溫子昇撰敕賜歡，大略說是：

朕不勞尺寸，坐爲天子，所謂生我者父母，貴我者高王，今若相安無事，則使身及子孫，宜如王誓。近慮宇文爲亂，賀拔應之故京邑戒嚴，並欲王遙爲聲援。今觀其所爲，尙無異迹。東南不賓，爲日已久，我國亂離甫定，不堪

再事窮兵。朕本開昧，不知佞人爲誰？高乾之死，豈獨朕意！王忽對昂言乾枉死，且聞庫狄干語王云：本欲取懦弱者爲主，無庸立此長君，使其不可駕馭，今但作十五日行，自可廢之。此論出自王間勳人，豈屬佞人之口？且封隆之孫騰，逋逃晉陽，王若事君盡誠，何不斬送二首？王雖啓云西去，而四道俱進，南渡洛陽，東臨江左，聞者寧能不疑？王若舉旗南指，縱無馬匹隻輪，猶欲奮空拳而爭死，縱令還爲王殺，幽辱齏粉，了無遺憾。本望君臣一體，若合符契，不圖今日分疏至此，言之增悵，唯王圖之！

救書頒去，歡亦不答。一報還一報。中軍將軍王思政，入白魏主道：「高歡心術，昭然可知。洛陽非用武地，不如往就宇文泰，再復舊京，無慮不勝！」

歡不可恃，豈泰果可恃乎？魏主因遣柳慶西往，與泰陳述上旨，泰願奉迎車駕，遣慶復命。會東郡太守裴俠，應徵詣洛，王思政與商西巡事宜。俠答道：「宇文泰雄踞秦關，所謂已操戈矛，怎肯輕授人柄？今車駕往投，恐也似避湯入火呢？」

言之有理。思政道：「如君言，今將何往？」俠皺眉道：「東出圖歡，禍在眉睫，西巡依泰，患在將來，且至關右，再作良圖。」

暫濟眉急，也是無策。思政也以爲然，乃薦俠爲中郎將。魏主意欲西行，尚未決議，忽聞高歡派遣騎兵，出屯建興，並添河東及濟州兵，擁諸和糴粟入鄴城，將逼魏主遷鄴。魏主益覺驚惶，復頒敕諭歡道：

王若厭伏人情，杜絕物議，唯有歸河東之兵，罷建興之戍，送相州之粟，追濟州之軍，使蔡鑄受代，邸珍出徐止戈散馬，各事家業。脫須糧廩，別遣轉輸，則讒人結舌，疑悔不生，王可高枕太原，朕亦垂拱京洛矣。王若馬首南向，問鼎輕重，朕雖不武，爲宗廟社稷計，欲止不能，決在於王，非朕能定，爲山止簣，甚爲王惜之！

看官，試想這時候的高大丞相，已與魏主修勢不兩立，怎肯降心受詔，如敕施行？當下作書答覆，極陳斛斯椿

宇文泰罪狀，謂將代主除奸。魏主亦下敕罪歡，命宇文泰爲關西大行臺，且願將愛妹妻泰，令泰遣騎奉迎。一面敕賀拔勝引兵入洛，同敵高歡。

宇文泰罪狀，謂將代主除奸。魏主亦下敕罪歡，命宇文泰爲關西大行臺，且願將愛妹妻泰，令泰遣騎奉迎。一面敕賀拔勝引兵入洛，同敵高歡。



歡已召弟定州刺史高琛守晉陽，長史崔暹爲輔，自引大軍南向，用高敖曹爲先鋒，星夜前進，聲言率兵赴闕，但誅斛斯椿不及他人。宇文泰亦傳檄討歡，自將大軍屯高平，命前隊出駐弘農。兩虎爭雄，俱由斛斯椿一人所致。獨賀拔勝出屯汝水，作壁上觀。此子惟狡猾一事，尙實勝人。魏主也下詔親征，督軍十萬至河橋，令斛斯椿爲前驅，列營北邙山。

椿請率精騎二千，乘夜渡河，掩歡不備，魏主稱善，偏黃門侍郎楊寬進言道：「高歡不臣，人所共知，斛斯椿心亦難測，若渡河有功，恐滅一高歡，又生一高歡了。」魏主卽命椿停行。當信不信，不覺信而信安得不敗。椿歎道：「近日榮惑入南斗，天象告警，今上信左右讒間，不用我計，這真所謂天道了！」遂馳書報泰。泰亦顧語僚佐道：「高歡遠道急馳，數日行八九百里，這是兵家所忌，正當出奇掩擊，主上不能渡河決戰，但知沿河據守，試想黃河萬里，防不勝防，一處疎虞，令彼得渡，大事去了！」說着，亟命趙貴自蒲坂渡河，直趨并州，又遣都督李賢率輕騎千名，往洛扈駕。魏主使斛斯椿守虎牢，令行臺長孫稚、大都督元斌之爲副，行臺長孫子彥守陝州，賈顯智斛斯元壽守滑臺。總道是扼要居守，歡軍不能飛渡，那知纔閱兩日，滑臺軍司元玄馳至河橋，報稱顯智怯退，速請濟師。魏主亟遣大都督侯幾紹赴援。未幾，又接到警報，紹已陣亡，顯智降歡，歡已從滑臺渡河了。魏主當然着忙，急向羣臣問計，或請奔梁，果話。或請南依賀拔勝，也靠不住。或請西就關中，下策。或請守洛口死戰，不能。紛紛聚訟，鎮日不決。忽見元斌之跟踏奔還，喘聲報告道：「高歡來了！嚇得魏主修不知所措，匆匆還洛，但挈妃主數人及從妹明月西奔。」不及高后隱伏下文。

南陽王寶炬、清河王亶、廣陽王洪，扈蹕隨行，沙門惠臻負纒持千牛刀相從。途次遣人至虎牢，飛召椿還，椿及長孫稚方與歡將寶泰相持，聞召却歸，奔至灤西，得見魏主，方知爲元斌之所賣。斌之與椿爭權，潛歸給主，詭言高歡已至，以致魏主駭奔。椿益加歎息，只好隨主西行。椿弟元壽因滑臺失守，已爲亂軍所殺。長孫稚在虎牢，獨力難支，也卽奔赴行在。就是長孫子彥，聞滑臺虎牢均已失敗，也棄陝西走。子彥卽長孫稚家男，長孫父子，尙得重逢，斛

斯兄弟，不能再見，這也是有幸有不幸呢！百忙中有此辭句，亦可謂好整以暇。

清河王賈廣陽王洪，竟從半途逃歸，仍還洛陽。惟武衛將軍獨孤信，却單騎追及魏主，奉駕西進。魏主歎道：「將軍辭父母，拋妻孥，竟來從朕，古人有言：世亂識忠臣，朕始知非虛語了！」比諸清河廣陽兩王，應該優獎。副是西嚮奔馳，途次糗漿乏絕，惟飲澗水。到了湖城，有村民獻上麥飯壺漿，聊解飢渴。魏主命免該村徭役十年。再行至崞，西方與秦所遣李賢相遇，奉駕同歸。及入瀋關，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，從行各員，纔得一飽了。

高歡長驅入洛，使婁昭高敖曹等往追魏主，不及乃還。歡乃召集百官，啓口詰問道：「爲臣奉主，理應匡救危亂，若處不諫，爭出不陪從，無事時希寵微榮，有事時委主逃竄，臣節何在？請諸君自陳！」你好算得盡臣節麼？衆莫敢對，獨尚書左僕射辛雄道：「主上與近臣圖事，雄等不得預聞，及乘與西幸，若即追往，恐迹同佞黨，所以留待大王，今又以不從蒙責，是轉使雄等進退俱無從逃罪了！」本係遁辭。歡叱道：「卿等備位大臣，理應盡忠報國，羣佞用事，卿等曾有一言諫諍麼國事至此，罪將何歸？」說至此，即指示左右，拏下辛雄及儀同三司叱列延慶，兼吏部崔孝芬，都官尚書劉歊，兼度支尚書楊機，散騎常侍元士弼一併處死。曾自記前言否？推司徒清河王賈爲大司馬，承制決事，居尚書省。孝芬子中郎猷，出避家難，問道入關。

宇文泰使趙貴梁禦，引兵二千，出迎魏主。魏主循河西上，與趙梁二人相遇，指河示禦道：「此水東流，朕乃西上，若得復見洛陽，親謁陵廟，統是卿等的功勞哩！」言已涕下。莫非自取。泰備儀衛接駕，行至東陽驛，得見魏主，免冠伏謁道：「臣不能式遏寇虐，使乘輿播遷，實爲有罪！」魏主忙親爲扶起，且慰勞道：「朕實不德，負乘致寇，今日相見，自覺厚顏，此後當以社稷委卿，願卿勉力！」

泰三呼萬歲，方纔起身。將士等亦齊呼萬歲。隨即導魏主修入長安，即以雍州臯舍爲行宮，頒詔大赦。進秦爲大將軍，雍州刺史，兼尚書令，取決軍國大事。又命行臺尚書毛遐，周惠達爲左右尚書，分掌機要。二尚書戮力辦公，

積糧儲治器械，簡士馬，利賴一時。魏主卽將愛妹馮翊長公主嫁秦爲妻，耕踐舊約。公主會適開府張歡，歡性貪殘，遇主無禮，魏主將歡殺死，因把公主改嫁與秦。後來生子名覺，就是北周的孝閔帝，這且待後再表。

先是蔡惑入南斗，去而復還，留止六旬。江南有童謠云：「蔡惑入南斗，天子下殿走。」梁主衍恐災及己身，特跣足下殿，爲禳災計。及聞魏主西奔，不禁赧顏道：「北虜亦應天象麼？」當時傳爲笑柄。不知修德禳災，乃徒跣足下殿，豈非醜態！

自魏主入關，賀拔勝尙在汝南，未決進止。從前勝出發時，掾吏盧柔曾進三策，上策是席捲赴都，仗義討歡，中策是拒歡聯秦，觀釁乃動，下策是舉州歸梁，苟全性命。勝俱不用。至歡已入洛，勝再與僚佐會議，意在南歸，行臺左丞崔士謙進議道：「今帝室顛覆，主上蒙塵，公宜倍道兼行，往朝行在，然後與宇文文行臺同心戮力，倡舉大義，天下聞風，自當響應。若舍此違還，恐人人懈體，一失事機，悔無及了！」勝乃使長史元穎行荊州事，居守南陽，自率部衆西進。

行次淅陽，探得前途消息，高歡已攻克潼關，擒住守將毛鴻賓，進屯華陰，當下毛骨森豎，踉蹌奔回。那知歡已遣行臺侯景等攻荊州，荆民鄧誕襲執元穎，送往侯景，害得勝無路可歸，不得不與侯景爭鋒。偏偏衆情渙散，各無鬪志，一遇景軍，便卽棄甲曳兵，四處奔竄。勝無計可施，只得依了當日盧柔的下策，奔往梁朝。其名曰勝，實則善敗。

侯景馳入荊州，向歡告捷。歡自晉陽至洛，由洛至華陰，連上四十啓，奏達魏主，不得一答，乃擬另立新主。返至洛陽，再遣使奉表。魏主云：「陛下若遠賜一詔，許還京洛，臣當率領文武，清宮以待。若返正無日，宗社不能無主，臣寧負陛下，不負社稷等語。」魏主仍然不報，歡乃召集百僚耆老，議立新君。

清河王亶已視帝座爲己有，出入警蹕，偏大衆開議，由歡首倡，謂嗣主應繼承明帝，不應昭穆失序，因語亶道：「今欲立王，不如立王的世子，較爲順次。」語未說完，但聽得在座諸人同聲贊成，亶只好俯首趨出，由愧生憤，由

憤生憂，竟爾輕騎南奔。子得爲帝，便是大喜，何必狂奔如此？歡遣人追還，遂於永熙三年孟冬，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爲帝，年纔十一。改永熙三年爲天平元年，於是魏分爲二，高氏所立爲魏主，史家稱爲東魏，宇文氏所奉的魏主，便叫作西魏了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世亂都從主鬧來，江山分裂魏風頽；  
北方從此無寧宇，虎鬪龍爭劇可哀！  
魏既分裂，東西並峙，成爲敵國，高歡遂定議遷都，究竟遷往何處？下回再當說明。

爾宋氏亡而高歡興，高歡興而宇文泰又起，一雄得勢，而一雄繼之，要之皆亂世之雄，欲其乃心魏室，始終不渝，是責莽跋爲伊周，固世所罕有事也。但魏主修之得立爲帝，實出高歡，雖雖驚而出鎮晉陽，納女爲后，君臣之間，初無芥蒂，魏主修乃誤信斛斯椿言，始倚賀拔岳，繼依宇文泰，卒至激成歡怒，引兵向洛，斛斯椿乘夜渡河之計，又復不從前何信椿，後何疑椿，愚而多疑，安能處變有徒爲二雄之傀儡已耳。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，此二語實可爲魏主修之定評。

## 第五十四回 飲宮中魏主遭酖毒 陷澤畔竇泰死戰場

却說高歡還洛，另立新君善見。善見尚在沖年，當然不能親政，一切黜陟大權，全握歡手。歡請授趙郡王 謀爲大司馬，咸陽王 坦爲太尉，儀同三司 高盛爲司徒，高敖曹爲司空，以下文武百官，各有定職，規模粗具，再議西侵。忽聞宇文泰進攻潼關，殺斃守將薛瑜，虜去戍卒七千人，歡不禁彷徨，遂把遷都的計議，重復提起，即欲實行。當下入朝中，諭謂洛陽西逼關中，南近梁境，在在可虞，不如遷鄴爲是。嗣主善見，有何主意？王公大臣等，勢難與抗，只得依議遷都。歡祇限期三日，即奉駕啓程，四十萬戶，狼狽就道，百官無從備馬，多半乘驢東行。至車駕已到鄴中，留僕射司馬子如 高隆之，侍中高岳 孫騰，在鄴輔政，改相州刺史爲司州牧，魏郡太守爲魏尹，司州改作洛州，命尚書令元

弼爲洛州刺史，鎮守洛陽，歡仍還原鎮。當時有童謠云：「可憐青雀子，飛去鄴城裏，羽翮垂欲成，化作鸚鵡子。」時人指青雀爲清河王，鸚鵡爲高歡，這也無庸評斷了。洛陽遂爲戰爭地。

且說魏主修在洛陽時，性頗漁色，有從妹三人，不准他適，留侍宮中。最愛寵的就是明月，本與南陽王寶炬同產，受封平原公主，次爲清河王曹妹，亦封安德公主，還有一個名叫羨葵，史家未詳爲何王兒女，也照例封爲公主。這三公主留居宮掖，公然與魏主相姦，差不多與妃嬪相似，所以高歡女雖入宮爲后，未蒙垂愛，綠衣黃裳，已成慣例。魏主修嘗設內宴，使明月侍坐首席，諸宮人因羨生慕，卽席賦詩，或詠鮑照樂府云：「朱門九重門九閨，願隨明月入君懷。」魏主也不以爲意，唯視明月如掌中珠，愛不忍離，就是棄洛西奔，把高皇后撇置宮中，獨有明月不肯舍去，挈領入關。

宇文泰因魏主淫及從妹，瀆倫傷化，暗令元氏諸王，誘出明月，置諸死地。及魏主聞報，已是玉殞香消，不得重生。看官，試想魏主所愛，只此一人，平白地爲宇文泰所害，如何不悲！如何不憤！恨不得殺泰報讎。又弄錯了。有時彎弓，有時推案，無非注意宇文泰，泰亦心不自安。

未幾已是殘臘，有高車別部阿至羅，遣使入朝，魏主幸道遙園，宴待外使，顧語侍臣道：「此處彷彿華林園，使人觸景生悲。」已而宴畢，命取所乘波斯驢馬，駕載還宮，偏該馬不受羈勒，跳躍異常，魏主命南陽王範解鞍，馬亦不服，一蹶而死。魏主乃另易他馬，還至宮門，馬又驚躍，不肯遽進，連下韃撲，方纔馳入。近侍潘彌，頗通術數，晨間會啓奏魏主，謂今日不可不慎，防有急兵。魏主記着，還宮後語潘彌道：「今日幸無他事。」彌答道：「須過夜半，方稱大吉。」魏主似信非信。晚餐時多飲數盃，聊解憂悶，不意過了片刻，胸腹攪痛，竟不可當，連忙臥倒床上，痛益難耐，輾轉呼號，神疲力盡，未幾卽歿。日昃舌伸，侍臣料是遇毒，想由宇文泰主使，不敢發言。可憐魏主修在位，不滿三年，年僅二十五歲。泰命將魏主棺殮，移殯草堂佛寺中，諡曰孝武，直至十年以後，方得安葬雲陵。魏主事不問可知。



先時已有歌謠云：「狐非狐，貉非貉，焦黎狗子齧斷索。」至魏主遇弒，人方謂謠言有驗。魏本索髮，故稱爲索，焦黎狗子，就指宇文泰。泰小字叫作黑獺，籍隸武川，相傳爲系出炎帝。遠祖葛烏兔，始爲鮮卑酋長。數傳至普回，得一玉璽，篆文有皇帝璽三字，驚爲天授。鮮卑呼天爲宇，君爲文，因號宇文國，並以爲氏。普回子莫那，徙居遼西，九傳爲前燕所滅，遺胤陵由燕奔魏，遂居武川。陵曾孫名肱，肱妻王氏生泰時，有黑氣如蓋，下覆兒身，所以取名黑獺，非狐非貉，便是暗寓黑獺的意義。宇文泰家世前未敘及，故此帶過。

泰既毒死魏主，修遂率王公大臣，推立南陽王寶炬。寶炬爲孝文帝孫，京兆王愉子，官拜太宰，錄尚書事。寶炬循例三讓，然後允諾。時已歲暮，遂於次年元日，卽位長安。大赦改年，紀元大統。追尊皇考愉爲文景皇帝，皇妣楊氏爲皇后。立妃乙弗氏爲正宮，世子欽爲太子。進宇文泰爲大丞相，封安定郡公，都督中外諸軍，錄尚書事。斛斯椿爲太保，廣平王贊爲司徒，廣陵王欣爲太傅，万俟壽樂干爲司空。遣都督獨孤信，招撫荊州，東魏令恆農太守田八能，候途邀擊，爲信所敗。信直抵荊州，復擊破東魏刺史辛纂，纂敗遁入城，門未及闔，被信前驅楊忠，追入斬纂。遂據荊州。旣而東魏復遣侯景、高敖曹等，攻荊州城，信因衆寡不敵，復與楊忠奔梁。荊州又入東魏。

會涇州刺史可朱渾元，潛與歡通，率部衆三千戶，奔往晉陽。高歡始聞魏主修遇弒事，因啓請素服舉哀。太學博士潘崇和，謂君以無禮待臣，不必素服，商民不哭，桀周臣不服紂，便是此意。國子博士衛旣隆、李同軌等，但主張高后守制，謂高后未絕，永熙應爲服素。東魏主乃命依議。

高后尚在青年，不耐守寡，勉強爲故主素服，暗中却另思擇配。適彭城王韶爲司州牧，溫文爾雅，年貌翩翩，爲彭城王劭子，見四十八回。被高后瞧入眼波，惹動情思，屢與乃父談及。高歡愛女情深，料他有意求合，遂召入彭城王

韶，願將姪女嫁與爲妃。韶見高家勢盛，樂得藉此攀援，遂滿口稱謝。歡遂令姪女改服盛裝，配韶爲婦，並將洛陽宮中的珍寶，贈作妝奩。就中有珍器二具，最稱奇美，一是成對的玉鉢，品潔無瑕，彫工尤妙，用水貯入，雖經倒置，亦不

滲漏，一是瑪瑙榼，能容三升，湊縫中用玉嵌入，好似生成一般。相傳爲西域神工所製，獻入魏廷，傳爲祕寶。餘物不可勝計，詔旣娶國母爲妻室，復得了許多珍品，真是喜出望外，欣感莫名。那高氏女亦幸獲佳偶，深慰渴念，魚水諧歡，無容絮敘。只是倫紀上說不過去。

那高歡亦愈老愈淫，自載歸爾朱兩后後，左擁右抱，非常歡暱。大爾朱后生子名洸，小爾朱后生子名潛，俱爲歡所鍾愛。他如馮娘李娘，卽五十一回之任城城陽二王妃。由洛陽取歸，均被歡姦佔爲妾，還有韓娘王娘穆娘等，隨時納入，亦隨時侍寢。王娘有子名凌，穆娘有子名淹，凌淹未長，兩母已亡。及遷都鄴城，復得一廣平王妃鄭氏，芳名叫作大車，豐容盛鬋，妖冶絕倫，歡復據爲己有，寵冠後庭。鄭氏產得一男，取名爲潤。

東魏天平二年，歡因稽胡劉蠡升，據雲陽谷，僭稱皇帝，屢爲邊患，乃督軍出征，兼程掩擊，破滅蠡升，斬首而歸。到了晉陽，忽得侍婢密報，說是世子高澄，與鄭大車有曖昧情事，歡因澄年纔十四，未必遽敢淫蒸，反斥侍婢妄言。嗣又經二婢爲證，方勃然大怒，召澄入室，加杖百下，幽禁別室。澄係正妃婁氏所生，歡得發迹，半由婁氏爲助，見四十四回。所以情好甚篤。婁氏連生六男二女，俱獲長成，自歡庶納妾媵，把愛情移到美姬身上，不免與婁妃相疎，負心漢。偏又長子澄，姦案發覺，恨子及母，竟與婁妃隔絕不通，且欲立大爾朱氏子洸爲嫡嗣，將澄廢黜。何不并黜鄭氏？

澄很是焦急，忙向司馬子如處求救，子如在鄴輔政，得澄密書，卽至晉陽謁歡。歡與子如向係舊交，無論國事家事，彼此從不諱言，而且妻妾俱得相見，不必趨避。此次子如到來，明明是爲高澄母子說情，他却佯作不知，唯與歡談論國事，直至無語可說，始請謁見婁妃。歡乃述及澄姦庶母，婁妃失察情狀，子如微笑道：「孽子消難，亦姦子如妾，家醜不宜外揚，只可代爲掩飾。」虧得老臉說出家醜。况婁妃是王結髮婦，常把母家財物助王，王在懷朔鎮時，觸怒鎮帥，受杖傷背，妃晝夜看護，目不交睫，後避葛賊，同走并州，沿途勞頓，日暮履穿，妃又親燃馬糞，代爲製靴，此等恩義，怎可忘却！今日女嫁男婚，相安已久，更不宜爲一婦人，自傷和氣。况婢言亦未必可信呢！」歡答道：「君言未

嘗無理，但事果屬實，究難輕恕！」子如道：「待子如鞠問情偽，再作計較。」歡即許諾。子如趨至別室，令釋澄候質。澄既得見子如，尚未開口，子如便詰責道：「男兒何故畏威，甘心自誣！」好一個問官。澄聞子如言，自然抵賴，且稱三婢挾嫌誣告。子如召入數婢，厲聲威嚇，不令訴辯。三婢料不敢抗，統皆自縊。子如即報歡道：「果係刁婢妄言，已情虛自盡了。」歡乃大悅，亟召婁妃母子進見，父子夫妻相對泣下。嗣是和好如初。歡命設盛筵，款待子如，自起斟酒道：「全我父子，皆出君力！」子如也避席稱謝。這一席宴飲，自傍晚到了夜半，方纔停撤，彼此散寢。次日子如辭行，歡贈子如黃金百三十斤，澄亦餽他良馬五十匹。子如樂得叨惠，取金及馬，馳還鄴城。

澄自是不敢親近鄭大車，大車安然無恙，仍得歡寵眷，始終不衰。但如此重案，化作冰消，後庭侍姬，漸漸放縱起來。歡弟趙郡公琛，留居晉陽，總掌相府政事，他常出入帷闥，見小爾朱氏楚楚動人，竟引起邪心，隨時挑逗。小爾朱氏也愛他弱冠年華，丰神韶秀，竟伺歡外出時，邀琛入室，私與交懽。婢媼等懲着前轍，莫敢告發。一任他送暖偷香，消受溫柔滋味。但天下事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爲。歡本老姦巨猾，陰爲伺察，稍有所聞，即設法賺他二人，果然奸夫淫婦，中了歡計。一夕正續舊懽，偏被歡破門突入，當場捉出一對露水夫妻，當時怒極欲狂，即取過大杖，猛力擊琛，接連數十百下，打得琛皮開肉爛，僵臥地上。再欲毆撻小爾朱氏，那小爾朱氏，早長跪膝前，憑着那一雙淚眼，兩道愁眉，嬌滴滴的吐着珠喉，向歡乞憐，竟把歡的鐵石心腸，漸漸鎔化。結果是說出數語道：「你欲求生，立刻離開此地，免我動手！」小爾朱氏無可奈何，只好磕頭拜謝，草草整裝，聽歡發落。歡將他逐出靈州，置諸不齒。琛自被曳出戶，因受傷甚重，延挨了一兩日，便即畢命，年祇二十有三。色之害人大矣哉。歡計告鄴中，但說是暴病身亡。東魏主善見，不得不追賜官階，即贈琛爲太尉尚書令，予諡曰貞。貞字不知如何解法？後來又加給太師，進爵爲王。那小爾朱氏至靈州後，寂寞無依，孤苦了一兩年，遇着一個范陽人盧景璋，娶爲繼室，竟隨他過活去了。還算幸事。

惟東西魏已經分峙，北方各鎮，東投西奔，忙個不了。關內都督趙剛，舉東荊州歸附西魏，宇文泰命爲光祿大

夫剛勸秦召還賀拔勝等，秦甚以爲是，卽遣剛南下請求。剛至梁州，與刺史杜懷瑤相識，因託他移書建康。梁主衍嘗優待降將，得書以後，召賀拔勝等入朝，令他自陳行止。勝等俱願北返，梁主乃親餞南苑，厚禮遣歸。賀拔勝與獨孤信、楊忠三人，同時返至長安，各得就職。秦愛忠勇，且留置帳下。勝感梁主恩禮，凡鳥獸南向，概不復射，藉示報答的意思。西魏主寶炬喜勝北還，特加隆眷，累擢勝至太師，勝乃與宇文泰部勒三軍，專謀東略。時斛斯椿已死，宇文泰專政，進位柱國大將軍，用李虎、元欣、李弼、獨孤信、趙貴于謹、侯莫陳崇七人爲輔。進行臺郎中蘇綽爲左丞，綽博聞強記，熟諳掌故，嘗與秦終夜敍談，娓娓不倦。秦口爲奇士，一切機密，輒令參預。綽始作文案程式，朱出墨入，及計帳戶籍諸法，推行一時，秩然不紊。後人多遵爲定制，用備鈎稽，這也好算一個吏治家了。特別鉤元

那東魏大丞相高歡，令世子澄入鄴輔政，副以左丞崔暹。澄年方十五，用法嚴峻，威震中外。澄弟名洋，亦得封太原公，貌似不羈，內獨明決。歡嘗令諸子治理亂絲，試察智愚。諸子多脚忙手亂，不堪紛擾，洋獨抽刀斷絲，顧語兄弟道：「亂卽當斬，何必費心！」後來狂暴，已見端倪。歡因此兒有識，寵愛逾恆。嗣是鄴城有澄、晉陽有洋，歡以爲內顧無憂，儘可與西魏爭衡。

適梁遣鎮北將軍元慶和侵入東魏，乃遣高敖曹率三萬人趨項城，竇泰率三萬人趨城父。侯景率三萬人趨彭城，控禦東南。元慶和聞報退還，侯景進陷楚州，擄去刺史桓和，且乘勝至淮上。梁都督陳慶之發兵邀擊，殺敗景軍，景拋棄輜重，倉皇北遁。

歡方銳圖西魏，不暇南顧，遂想了一條遠交近攻的計策，遣使南下，與梁修和。梁主衍亦得休使休，許與通好，救慶之班師。於是歡調回各軍，自率輕騎萬人，徑襲西魏夏州。沿途但食乾糧，不遑火食，及抵夏州城下，正值夜半，見城上無人守禦，便令軍士縛梯爲梯，踰而上，頓時攻破全城，擒住刺史斛拔，俄彌突帶回晉陽。並將部落五千戶，悉數遷歸，留都督張瓊鎮守。會聞靈州曹泥爲西魏將士所圍，因復調兵往援，拔出曹泥，也令他徙至晉陽。可巧

西魏傳詔，數歡二十罪，指日東征。歡不禁大怒，亦斥宇文泰斛斯椿爲逆徒，謂當分命諸將，刻日西討。兩下異互相指斥，各說得我是人非，有道有理。歡欲先發制人，因高放曹寶秦等，已皆北歸，遂令敖曹移攻上洛。寶秦出逼潼關，自率軍赴蒲坂，命築浮橋三座，擬卽渡河。

西魏大行臺宇文泰，督兵出拒，進次廣陽。既探悉歡軍行蹤，便語諸將道：「賊騎我三面，浮橋待渡，這無非虛張聲勢，牽綴我軍，使寶秦得乘虛西入呢！」歡計被泰喝破。寶秦營爲歡前驅，屢戰屢勝，必有驕心，我不如徑襲寶秦，秦軍一破，歡不戰自走了。一將佐齊聲道：「捨近襲遠，恐非良圖，如欲往擊寶秦，何不分兵前往？」泰笑語道：「歡雖作橋，未能徑渡，不過五日，我已可破滅寶秦呢。」乃揚言欲保隴右，退還長安，潛行東出。

諸將猶有異議。泰有從子名深，幼卽好兵，嘗在石爲營，折草爲旗，與羣兒布列行陣，井井有條。此時爲直事郎中，屢預軍謀。泰因向深問計，令他先陳意見。深答道：「寶秦爲高歡驍將，與歡東西分出，我若至蒲坂攻歡，歡扼我前，寶秦襲我後，豈不是表裏受敵麼？今若簡選輕銳，潛擊寶秦，彼性躁急，必來決戰，歡不及往援，我就可一鼓擒寶秦了。寶秦既受擒，歡勢自沮，回軍擊歡，定可決勝。」泰欣然道：「我原作這般想，汝與我同心，我計決了。」遂蚤夜東發。又行了一晝夜，已抵小關。寶秦猝聞敵至，自恃驍勇，渡河直前。宇文泰列營牧澤，用四面埋伏計，引誘寶秦。寶秦不知利害，怒馬當先，陷入重圍。澤中泥淖相間，鐵騎不得馳突，再加西魏各軍，萬弩齊發，把寶秦手下將士射死了一大半。寶秦見士卒垂盡，身上亦中了數箭，料知無法脫圍，便拔出佩劍，自刎而亡。寶秦爲高歡姨夫，戰無不從，此次由鄴出發，曾有惠化尼云：「寶行臺，去不迴。」至是果驗。小子有詩歎道：

將軍一去不回頭，拚死前驅未肯休。  
牧澤陷圍濺頸血，半由好勇半無謀！

寶秦既死，被西魏軍梟了首級，送往長安。高歡尚在蒲坂，聞報大慟，幾乎暈倒。欲知他後來處置，但看下回自知。

魏主修猜忌高歡，以致蒙塵出走，西入關中，幸宇文泰迎入雍州，尚有容身之所，爲懲前毖後計，宜勇於改過，推誠待下，則以秦關之固，宇文之力，東向而待高歡，未始不可有爲。奈何身爲雄狐，效禽獸行，爲一女子而怨及功臣，卒被毒斃，甚矣哉！魏主修之淫且愚也！夫天下之好淫者，禍不及身，必及子孫。魏主修之死，死於淫，固已高歡淫佔多人，雖若無恙，然生前有子弟之惡報，死後有子孫之荒耽，有惡因必有惡果。高氏寧能倖免乎？且弄兵不戢，忽東忽西，驍勇如饗，泰終墮黑獺計中，陷死牧澤，泰雖寡謀，要不得謂非高歡害之也。秦妻爲歡妃，婁氏妹，夫死妻寡，慘及一門，歡豈不可以已乎！

## 第五十五回 用少擊衆沙苑交兵 廢舊迎新柔然納女

却說高歡聞竇秦死耗，不勝悲悼，自思秦既陷沒，大違初願，遂撤去浮橋，退回晉陽。宇文泰亦還軍長安。惟高敖曹尚未得聞，引軍急進，直抵上洛城下。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窰等，欲翻城出應敖曹。洛州刺史泉企探悉陰謀，捕戮泉岳兄弟，獨杜窰得絕城出走，奔歸敖曹。敖曹猛力撲城，城上矢石交下，連中敖曹三矢。敖曹暈墜馬下，良久復蘇，復上馬督攻。泉企固守旬餘，二子元禮、仲遵皆有勇力，隨父拒敵，日夕不懈。會仲遵被流矢傷目，不能再戰，城遂失陷。企與二子皆被擒，及企見敖曹，大聲呼道：「我係力屈，本心原不服哩！」敖曹也不去殺他，繫諸幕下，即用杜窰爲刺史。

休兵數日，擬進攻藍田關。忽來了晉陽使人，傳述歡令道：「竇秦戰歿，人心搖動，宜收軍卽還，萬一路險賊盛，但求自脫罷了。」敖曹不忍棄衆，令部曲先行，自己斷後，徐徐引退。西魏軍却不敢追躡，任他自歸。泉企子元禮由敖曹帶還，仲遵傷重不能行，仍使在洛州城。企在途中，私誡元禮道：「我餘生無幾，死不足畏，汝兄弟二人，才器足以立功，須自覓生機，勿因我已東去，遂虧臣節。」此君頗似王陵母。元禮乃伺隙逃還，與仲遵陰結豪右，襲殺杜窰，西

魏遂授元禮爲洛州刺史，准令世襲，企竟病死鄴中。

高歡欲爲竇泰報讎，大閱兵馬，再擬出師。適宇文泰出拔恆農，把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擄去，歡即發兵二十萬，由壺口趨蒲津，使高敖曹率兵三萬出河南，時關中大饑，人自相食，宇文泰部下不滿萬人，留屯恆農就食，已閱五旬。探報謂歡將渡河，乃引兵入關。高敖曹進圍恆農，城中有備，一時攻打不下。歡長史薛琠語歡道：「西人連年饑饉，故冒死來陝州，欲取倉粟，今敖曹已圍陝城，粟不得出，但宜置兵諸道，勿與野戰，待他麥秋無收，民自饑死，竇炬黑獺無慮不降，今且不必渡河。」侯景時亦從軍，也進諫道：「今日舉兵西來，關係極大，倘或不勝，猝難收集，不如分作二軍，相繼進行，前軍得勝，後軍方進，前軍若敗，後軍亦可往援，這乃是萬全之計。」歡不肯依議，竟從蒲津濟河。

華州刺史王熊，首當衝要，宇文泰致書相勉，熊覆答道：「臥貉子怎得輕過？」及歡至馮翊城，呼熊問道：「何不早降？」熊戎服登陴，朗聲傳語道：「此城是王熊塚，死生在此，汝等何人善戰，請來一決雌雄！」歡知不可攻，乃移駐信原。

宇文泰因歡軍入境，亦馳詣渭南，徵調諸州兵馬，急切未能召集，泰不堪久待，便欲進兵擊歡，諸將以寡不敵衆，請俟歡西進，再觀形勢。泰正色道：「歡若得至長安，人情必且大震，今乘他遠來，兜頭迎擊，彼衰我銳，何患不勝！」遂下令軍中，就渭水架設浮橋，即日渡渭，直抵沙苑，與東魏軍相隔，只六十里。

諸將雖不敢違令，各有懼色，獨宇文深稱賀，並語泰道：「高歡鎮撫河北，甚得衆心，若據境自守，却是難圖。今懸軍渡河，非衆所欲，彼無非爲竇泰戰死，挾恨前來，這就是叫作忿兵，忿兵必敗。今願假深一節，發王熊兵，截歡走路，前騎後角，使無遺類，怎得不賀？」深有此智，不愧爲字文家兒。泰乃遣穎昌公達奚武往覘歡軍，武只率三騎潛往，改作東魏軍裝，日暮去營數百步，下馬潛聽，得敵軍號，夜間上馬歷營，與巡夜相似，歡毫不備防，所有軍中情狀，俱被

武窺悉，還營報秦。秦正思進逼歡營，忽由偵騎報到，歡兵且至，秦又召集將佐，商議對敵的方法。儀同三司李弼獻策道：「彼衆我寡，不可平地列陣，此東十里，有渭曲，請先行據守爲佳。」秦亦稱善，便徙至渭曲，背水列營，令李弼爲右拒，趙貴爲左拒，將士皆埋伏葦中，聞鼓乃起。待至日暮，歡軍乃至，望見西魏營內，偃旗息鼓，毫無聲響，營旁葦深土濘，不堪進逼。歡亦防有伏兵，擬縱火焚葦，偏侯景進言道：「我軍大舉前來，應生擒黑獺，曉示百姓，若徒用火攻，就使將黑獺燒死，也是無名無望，不足示威！」他將彭樂憤憤道：「我衆賊寡，百人擒一，亦尚有餘，要用什麼火攻計？」恰好一條計策，徒被二人破壞。

歡乃麾兵直進，大衆爭前恐後，一湧而上，無復行列。俄聞西魏營內，鼓聲驟震，蘆葦叢裏的伏兵，執戈齊起，來殺歡軍。趙貴從左衝入，李弼自右突進，把歡軍裂作數截。歡軍立即大亂，李弼弟蘭，年少膽壯，隱身鞍甲中，躍馬陷陣，伺敵不防，露首出矛，左擲右刺，應手落馬。歡軍爭諛道：「當避此小兒！」歡將彭樂，使性善鬪，且帶着三分酒意，躍馬亂鬪，好像獺尤一般。既而殺得性起，把甲冑盡行卸去，裸體馳入宇文陣內，適遇西魏征虜將軍耿令貴，一鎗挑來，不偏不倚，刺入樂胸。樂忙用刀格開，腸已流出，鮮血狂噴，他却大吼一聲，拚死再戰。旁有他將馳至，接住令貴，斃殺樂，方得回馬出陣，納腸裹胸，還欲返身殺入，怎奈各軍俱已敗還，連讓步都來不及，怎能再入敵陣？那後面亦鳴金收軍，只好隨衆退回。宇文泰也不追趕，勒兵還營，各將都上前獻功。泰見了李蘭，顧語左右道：「出兵打仗，全靠膽壯，不必昂藏七尺，但看他年輕身矮，亦能殺賊哩！」語未畢，又見耿令貴入帳，甲裳盡赤。泰又說道：「甲裳中有如許血迹，奮勇可知！」遂一一記切，靜待犒賞。各將士散歸本營，休息去訖。

那高歡奔回信原，尚欲收拾殘軍，再行決戰，使張華原巡視各營，照簿點兵，無人出應。急忙還白道：「衆已散盡，各營皆空虛了！」歡尚未肯去，阜城侯斛律金在側，便啓請道：「衆心離散，不可復用，宜速還河東爲是！」遂命左右牽馬入帳，促歡上馬。歡跨上馬鞍，尚未縱轡，由金用鞭拂馬，方纔東馳。到了河濱，聽聞後面人聲馬沸，震盪波流，料知有追兵到來，只好匆匆急渡。偏偏船離岸遠，一時不能駛近，有許多將士情急逃生，躍馬入河，俱被流水漂



去。歡改乘菱駝就船，始得東渡。共計喪失甲士八萬人，鎧仗十有八萬件。

宇文泰聞歡遁走，始督軍追至河上，遙望歡已過河，乃停車不追。可巧徵調各兵陸續報到，都督李穆道：「高歡已經破膽，請速渡河追去，毋令漏網。」泰嘆道：「窮寇莫追，兵家至言，我軍已獲全勝，得意不宜再往了。」乃返至戰所，令每人種柳一株，留旌武功。越日凱旋滑南，奏捷論功，李弼趙貴以下皆進爵增邑有差。

高歡還入晉陽，忿懣異常。侯景亦憤然道：「黑獺新勝而驕，必不爲備，願得精騎二萬，擒歸黑獺，報復前恨。」又來說大話了。歡遲疑未決，入白婁妃，婁妃道：「果如景言，景豈尚有還理得？」黑獺失一侯景，究有何利？」歡乃罷議。婁妃却是知人。高敖曹得歡敗耗，也解恆農圍，退保洛陽。

宇文泰自沙苑得勝，復欲圖洛，乃遣行臺王季海與獨孤信率步騎二萬，徑趨洛陽，又命洛州刺史李顯赴三荆，賀拔勝、李弼圍蒲坂。蒲坂守將爲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，登陴力禦。別駕薛善係崇禮族弟，密語崇禮道：「高歡有逐君大罪，善與兄忝列簪纓，世荷國恩，今大軍已臨，尚爲高氏固守，一旦城陷，函首送長安，署爲逆賊，死有餘愧，不如先行歸款，尚得自全。」崇禮嘿然不答，善竟與族人開城，迎納賀李等軍。崇禮倉猝出走，中途被獲，宇文泰聞捷，馳至，賜薛善等五等封爵。善固辭不受，崇禮爲善從兄，因得有死，不復加罪。泰遂略定汾絳二州。

獨孤信行至新安，高敖曹引兵北去，只留廣陽王元湛守洛陽。湛無膽略，也棄城奔鄴，信遂得據金墉城。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，又執住刺史田迄，舉城降西魏軍。梁州滎陽廣州望風歸附。東魏行臺任祥往攻潁川，爲西魏大都督宇文貴擊敗，任祥奔還。陽州刺史邢椿被州將是云寶刺死，亦奔降西魏軍。西魏都督韋孝寬復攻陷東魏豫州、河南諸州郡，多半沒入西魏。

東魏大行臺侯景治兵虎牢，謀復河南諸州。韋孝寬等未免膽怯，又棄城遁去。侯景出兵四略，奪還南汾潁豫廣四州，遂邀同高敖曹進圍金墉。高歡亦率軍繼進，獨孤信飛報長安，請卽濟師。西魏主寶炬正因洛陽得手，擬謁

圍陵湊巧洛使告急，遂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，自與宇文泰督軍東行，令李弼達奚武爲前驅，直達穀城。

日暮下寨，李弼登高遙望，遙見羣鳥向西北飛來，便道：「天色已晚，鳥應歸棲，今尚西翔，必有賊軍前來，不可不防！」遂偕達奚武移屯孝水，遣人哨探，並令軍士取薪爲備。約過片刻，果有探馬入報，敵軍來了！弼卽命部衆曳薪揚塵，鼓噪前進，敵騎不過千人，未測弼軍多寡，當卽返奔。弼麾軍追上，斫斃敵將一人，一將跳免，餘衆盡得俘獲，解送恆農。看官道：敵將爲誰？一將叫作莫多婁貲文，已被殺，一將就是可朱渾元，竟得逃脫。敘筆矯健原來侯景聞西魏軍至，擬整兵待着，偏莫多婁貲文不受景命，邀同可朱渾元，率千騎來襲西魏軍，剛被李弼偵覺，一場追擊，貲文喪命，元得倖還。

李弼待泰同進，共至灑東，侯景撤圍引去。泰率輕騎追至河上，景回馬布陣，北據河橋，南倚邙山，與泰對仗。兩軍交鋒，纒及數合，景見泰執旗指揮，便拔箭射去，正中泰坐馬，馬負創驚逸，不可羈勒，泰隨馬竄去，約經里許，竟爲所撤，墜落地上。侯景瞧着，驟馬追來，泰身旁並無他人，只有都督李穆緊緊隨着。穆見侯景來追，手下約有百餘騎，孤身如何抵擋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佯用馬鞭扶泰背上，厲聲叱道：「籠東軍士，籠東係披靡之意，爾主何在？乃尚留此，不急上馬，更待何時？」好似曹阿瞞的急智景聽得此言，還疑自己看錯，停馬不追。穆卽以己馬授泰，與泰俱走，回入大營，調軍再進。

侯景方纔回營，總道秦軍已去，不致復來，那知西魏兵如潮湧至，不及列陣，竟被蹂躪。景撥馬遁去，部兵四散，獨高敖曹自恃勇悍，尙建着麾蓋，與秦角戰。秦盡銳圍攻，殺得敖曹部下七倒八歪。敖曹仗着長槊，突出重圍，單騎走投河陽南城，守將高永樂爲歡，從子與敖曹有宿嫌，閉門不納。敖曹潛匿橋下，追騎趨至，見有金帶浮出，競向橋下攢射。敖曹自知不免，始奮首與語道：「來來，好給汝開國公！」說着，那頭顱已被人斫去。強盜結果應該如此

高歡得報，如喪肝膽，召責永樂，加杖二百下。追贈敖曹太師，兼大司馬、太尉。一面督率大軍，自往爭洛。兩下相遇，彼此陣勢綵互，首尾遠隔，從旦至未，戰至數十百合，氛霧四塞，莫能相知。西魏左右翼獨孤信、趙貴等，戰竄不利，又未知君相所在，弄得茫無頭緒，棄軍奔還。此外各軍，當然潰散。宇文泰尚在營中，亦覺保守不住，燬去營寨，率主西歸，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城。西魏將軍王思政，尚與東魏軍猛鬪，舉稍橫擊，一舉輒踏敵數人。既而陷入敵陣，左右盡死，思政亦受創，暈仆。他平時出戰，嘗著破衣蔽甲，敵人疑是末弁，由他倒地，不暇梟首。還有他將蔡祐，率親兵數十人下馬步鬪，齊聲大呼，擊斃東魏兵甚多。東魏兵四面遠集，圍至數十重，祐彎弓持滿，盤旋四射，發無不中，敵不敢近。突有壯士數名，身穿厚甲，手執長刀，躍馬徑入，去祐騎僅三十步。祐隨身只有一矢，左右勸祐速射，祐從容道：「我等性命，在此一矢，怎可虛發！」道言未絕，那來兵相距不遠，方把弓弦一扯，颼的一聲，正中來兵頭目，流血墜下，餘人却退。祐乘勢突出，徐徐引還，東魏兵不敢追逼，也收軍回營。思政部將雷五安，失去主將，復至戰場，尋覓屍首，可巧思政已蘇，即割衣裹創，扶他上馬，馳還恆農。宇文泰已入恆農城，檢閱大將，尚少王思政、蔡祐二人，正在着急，見祐引軍回來。祐字承先，泰即呼道：「承先得還，我無憂了！」再問及戰鬪情形，祐毫不言功。最難得者在此，可爲孟之反第二。經部下替祐述明泰益驚嘆道：「承先有功不伐，真算是難得了！」未幾，思政亦到，見他旬痕纍纍，黯然泣下。饋絡將士。因授思政爲東道行臺，留鍾恆農，自奉寶炬還長安。不料長安變亂，留守周惠連，偕太子欽出奔渭北，關中大擾。這變亂的原因，是由留守兵少，前所虜東魏士卒，擁戴故將趙雀，伺隙據城。又有雍州刁民于伏德等，亦劫咸陽，太守慕容思慶同時作亂。西魏主寶炬留駐園鄉，由宇文泰入關討賊。泰因士馬疲敝，不願速進，且謂青雀等烏合，不足爲患，散騎常侍陸通進諫道：「蜂壘有毒，不宜輕視。今軍雖疲乏，精銳尚多，加以明公聲威，麾軍壓賊，立可蕩平。若養癰貽患，轉非良策。」泰即依議，整軍西入，父老見泰回師，且悲且喜，士女亦交相慶賀。華州刺史宇文導，係泰從子，繼王熊後任，起兵襲咸陽，斬思慶，擒伏德，渡渭會泰，同攻青雀。青雀敗死，泰遣使至園鄉。

報捷，迎駕入長安。秦出屯華州。東魏丞相高歡，進攻金墉，長孫子彥燬去城中室廬，開門潛遁，歡入城巡視，徧地已成瓦礫，索性將城砦毀去，但使洛州刺史王元軌鎮轄，自返晉陽。

是年冬季，西魏復遣將軍是云寶，掩入洛陽，王元軌棄城東走，廣州亦爲西魏將趙剛所陷，襄廣以西，復爲西魏有。

是時柔然復強，頭兵可汗阿那瓌，雄踞朔方。見前文。起初尙向魏稱臣，及魏已分裂，遂把臣字削去，通使東西，

居中取利，先向東魏求婚，東魏許將宗女蘭陵公主，嫁與爲妻。柔然遂幫助東魏，侵擾西魏。宇文泰方有事東方，不遑北顧，也只好設法羈縻，餌以女色。無非晦氣幾個宗女。乃使中書舍人庫狄峙，北赴柔然，與議和親，頭兵可汗有弟

塔寒，未曾婚娶，因向西魏求婚，西魏封舍人元翌女爲化政公主，遣嫁了去。

但東西兩魏，雖都用着美人計，籠絡柔然，究竟東魏宗女配與可汗，西魏宗女不過一個可汗的弟婦，兩邊權勢，相形見絀。宇文泰特勸主子寶炬，納頭兵女爲妃，再向柔然議婚，偏頭兵可汗定欲納女爲后，方肯如約。秦不得已爲廢后計，請寶炬割愛從權。以女易女，却還值得，只難爲了乙弗后。看官，試想寶炬已納乙弗氏爲后，生男育女，已有數

人，就是太子欽，亦乙弗后所出。后父瑗曾爲兗州刺史，母爲淮陽長公主，乃是孝文帝第四女，本來是閹閹名媛，更兼容德兼全，仁而且儉，此次顧全大局，不得不遊居別宮，后且自願爲尼，削髮參禪，乃令扶風王元季，至柔然迎女。

柔然送女南來，有車七百乘，馬萬匹，囊駝千頭，行次黑鹽池，遇着鹵簿儀仗，來迎新后，季請柔然女正位南面，柔然女答道：「我未見汝主，尙是柔然女兒，汝國以南面爲尊，我國却尙東面，各守國俗便了。」於是西魏儀仗，盡皆南向，柔然營幕，仍然東向，及迎入長安，卽行册后禮。后號郁久閼氏，年纔十四，容貌端嚴，頗饒才識，只有一種大病，便是一個妒字。他因廢后乙弗氏尙在都中，常有違言。西魏主寶炬，取悅新后，特遣次子戊爲秦州刺史，奉母乙弗氏赴鎮。母子入宮辭行，與寶炬相見，並皆泣下。寶炬本無芥蒂，爲勢所迫，勉強出此，此時觸起舊情，也淚下不止。

且密囑乙弗氏在外蓄髮，再圖後會。乙弗氏母子，乃拜辭而去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廢后原來事不經，况兼婦德足儀型，如何迎入侏儻女，訣別妻孥泣帝庭！

光陰易過，倏忽經年，那柔然竟來犯邊，究竟爲着何因，待小子下回再表。

沙苑之役，爲東西魏第一次大戰。高歡發兵二十萬，渡河而西，當時已目無關中，幾視黑獺如囊中物，卒之渭曲交兵，遭人暗算，曹操之敗於赤壁，苻堅之敗於淝水，高歡之敗於沙苑，皆恃衆不輕，出以輕心故耳。厥後河東河南沒入西魏，莫多婁貸文以輕戰而死，高敖曹以輕敵而亡，輕躁者之不可行軍，固如此哉。洛陽再戰，宇文失利，一則因屢敗而懼，一則因屢勝而驕，甚矣用兵之不可不慎也。若夫兩國相爭，結鄰爲助，而柔然適得博漁人之利，智如黑獺，且勸寶炬廢舊迎新，納侏儻之女，逐上國之母，母乃悻甚，况女德無極，婦怨無終，和親豈果足恃耶！識者於此，當亦以輕率譏之矣。

## 第五十六回 戰邙山宇文泰敗潰 幸佛寺梁主衍捨身

却說西魏立柔然女郁久閭氏爲后，是大統四年間事。越年廢后乙弗氏，隨子戊出居秦州。又越年二月，柔然入犯，舉國南來，直抵夏州。西魏主寶炬，免不得遣使詰問，究爲何事，與兵柔然主頭兵可汗，謂一國不能有二后，西魏故后尚存，將來仍擬復封，我女總要被黜，所以興師問罪云云。看官，試想柔然遠居塞外，如何曉得魏宮中情事？這無非是郁久閭氏，聞知乙弗氏臨別，山西魏主囑他蓄髮，所以暗中懷妒，通報柔然，叫他興兵內逼，好把故居除去，免貽後患。西魏主寶炬，接得去使還報，躊躇了好多時，使歎息道：「豈有百萬番兵，爲一女子大舉，但朕若不肯割愛，自招寇患，亦有何面目自見諸將帥呢？」外人要你殺妻，你便將愛妻殺却，若叫你自殺，你將奈何？乃遣中常侍曹寵，齎手敕赴秦州，令乙弗氏自盡。

乙弗氏灑淚泣語曹寵道：「願至尊享千萬歲，天下康寧。我死無恨！」說着，召次子武都王戊至前，囑他後事。且令傳語皇太子，善事阿父，勿念生母，語多悽愴，慘不忍聞。左右皆垂涕失聲，莫能仰視。時乙弗氏已蓄髮兼簪，因復召僧供佛，再向佛像前落髮，始入室服毒，引被自覆而歿，年三十一。

當下繫麥積崖爲龕，殮棺告窆，柩將入穴，有二叢雲先入龕中，一滅一出，人皆詫爲異事。後來號爲寂陵。曹寵還都覆命，西魏主又遣人報告，柔然頭兵可汗乃引兵退去。

是年郁久閭氏懷妊將產，居瑤華殿，輒聞狗吠聲，心甚不安。繼而臨盆坐蓐，胞久不下，醫巫相繼召集，或爲診治，或爲祈禱，郁久閭氏惟雙眸鳳目，滿口譫言，忽言有盛飾婦人入室，忽言婦人立在牀邊，用物擊我，醫巫皆無所見，都嚇得毛骨森豎，齒牙皆震。好容易產下一兒，那郁久閭氏已兩目一翻，嗚呼哀哉，年祇十六。當時宮禁內外，統說是故后爲祟，因致產亡。容或有之。西魏主寶炬，命將遺骸安葬少陵原，不消細述。

東魏接連改元，始因南兗州獲得巨象，稱爲禎祥，及改年元象，越年册立高歡次女爲皇后，營立新宮，復改元興和。禁民間立寺，改停年格，命百官就麟趾閣議定新制，號爲麟趾格，頒敕施行。命侯景爲吏部尚書，兼尚書僕射，出任河南大行臺，隨機防禦。

適北豫州刺史高仲密陰謀外叛。高歡遣將奚壽興代掌軍事，仲密竟執住壽興，通款西魏，以虎牢爲贄儀。原來仲密爲高敖曹次兄，見前。本來是忠事東魏，官拜御史中尉，遇事敢言，頗有直聲。嗣因與妻室反目，將妻休棄，遂致與妻舅雀暹有嫌。所選御史均被暹排去，免不得怏怏失望，怨及朝廷。暹爲高澄心腹，與澄同在鄴中，見五十四回。澄爲大丞相世子，姊入爲后，又娶東魏主妹馮翊公主爲妻，真是元勳貴戚，權焰熏天。雀暹倚作黨援，當然是指揮如意，他妹被仲密休棄後，卽由澄出爲媒介，別嫁顯宦，格外備儀。仲密亦娶一繼妻李氏，美豔工文，澄借賀喜爲名，親往審視，果然是丰姿綽約，比衆不同。嗣是暗地垂涎，伺仲密外出時，竟馳至高宅挑誘李氏。李氏拒絕不從，澄竟

用出強暴手段，硬脅李氏入室，爲強姦計。當由高氏家人，飛報仲密，仲密踉蹌歸家，澄乃自去。李氏衣裳破裂，泣告仲密，仲密懷恨益深，遂乞請外調，出爲北豫州刺史，挈眷赴鎮，潛通西魏。可巧高歡激變，索性明目張膽，背東歸西。仲密無故棄妻，惹出許多禍祟，這也自貽伊戚，不得盡告他人。

高歡聞仲密叛去，事出崔暹，卽召暹赴晉陽，將加死罪。如何不知子惡？暹忙向高澄乞憐，澄匿暹府中，使人說歡一再請免，歡乃宥暹不問。嗣聞西魏授仲密爲侍中司徒，並由宇文泰督率諸軍來收虎牢，且進圍河橋南城，歡因發兵十萬，親至河北，禦宇文泰。泰退軍灑上，令軍士駕舟，縱火上流，欲燬河橋。東魏將斛律金，使行臺郎中張亮用小艇百餘艘，阻截敵船，用鍊橫河，繫以長鎖，釘住兩岸，敵人不得近橋，橋始獲全。歡渡河據邙山，依險立營，數日不進。泰在灑曲留住，輜重乘夜襲歡，偵騎馳報歡營，歡笑道：「賊距我四十里，晝夜前來，必患飢渴，我正好以逸待勞呢。」乃整陣待着，候至黎明，泰軍果然馳到，歡將彭樂，不俟泰軍列陣，便率數千精騎，衝將過去。泰軍見歡有備，已是驚惶，更遇着驍勇善戰的彭樂，執着一桿長刀，左右亂劈，但見頭顱滾滾，飛擲空中，不由的旁觀股栗，紛紛逃回。泰亦只好退走。

歡軍見彭樂得勝，統上前力追，殺死秦軍無數。彭樂且一馬當先，追至灑上，蹣入秦營，秦棄營再遁。西魏侍中大都督臨洮王元柬，蜀郡王元榮，宗江夏王元昇，鉅鹿王元闌，譙郡王元亮，詹事趙善等，倉猝不及遁逃，俱被擄去。泰正策馬西奔，忽背後有人大呼道：「黑獺休走！」泰急返顧，見一敵將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禁不住一身冷汗，勉強按定了神，徐聲與語道：「汝非大將彭樂麼？」從秦口中呼出彭樂筆勢好不平。一個偉男子，可惜太默，試想今日無我，明日豈尚有汝麼？何不急速還營，收取金寶！」彭樂聞言，也覺有理，遂停住不趕，泰得脫去。

樂還入秦營，得泰金帶一囊，攜去歸營。諸將各收軍還報，載歸甲仗，不可勝計。歡升帳記功，已有人報樂縱秦及樂人帳覆命，且行且呼道：「黑獺漏刃遁去，但已是破膽了！」歡不禁怒起，勃然離座道：「汝敢來欺我嗎？」樂

本已心虛，慌忙伏地，歡親捧樂頭，三舉三下，拔出佩劍，置諸樂頸，責他私縱黑獺，并前日沙苑一役，輕戰致敗的罪狀。樂囁道：「願乞五千騎士，再爲王擒取黑獺！」歡益怒叱道：「汝縱他使去，尚說好擒取麼？」說至此，又取劍欲斫，將下未下，共計三次。諸將已窺透歡意，均上前乞情，黑壓壓的跪滿座下。歡乃還座，令左右取絹三千匹，壓樂背上，樂兀自負住，不聞氣喘。歡又道：「有力不忠，也是徒然。今日饒汝，汝應自知前愆，效力贖罪！」樂連聲遵令，歡因命將絹卸下，仍賜與樂，不沒前驅的功勞。好權術。樂拜謝而退。

越日復與宇文泰交戰，泰自將中軍，領軍若干惠。若干係復姓。爲右軍，兩路夾擊歡軍，歡軍敗績，所有步卒，悉爲秦軍所擒。歡落荒東走，隨員只有七人，後面追兵大至，都督尉興慶奮然道：「王速去！興慶腰佩百箭，尙足殺敵百人。」歡乃留興慶拒戰，縱轡急奔，興慶獨截追兵，矢盡而死。

泰料歡東奔不遠，更召健卒三千人，令執短兵，用賀拔勝爲統將，再往追歡。勝與歡本來相識，執槊當先，竟得追及。歡見勝到來，驅馬急奔，勝率十三騎力趕，馳至數里，槊已及歡馬尾，便大呼道：「賀六渾！今日在賀拔破胡手中，誓必殺汝！」勝字破胡，故自稱表字。歡嚇得膽落，墜落馬下。勝正挺槊刺歡，不防坐馬一蹶，也將勝掀落塵埃。原來東魏將軍段韶，正來救歡，見歡命在須臾，忙彎弓射勝。正中勝馬，因此勝亦仆地。及勝躍起，韶已馳至，扶歡上馬，向東逸去。勝易馬再追，復有東魏河州刺史劉洪徽，引兵攔阻，連射二矢，斃勝從騎二人。勝知不能得歡，便卽長歎道：「今日不執弓矢，豈非天意！」泰遇彭樂，歡遇賀拔勝，終得脫免，不可謂非天意。乃引騎西還。

惟東魏騎兵，尙能再戰，將軍耿令貴，整衆復出，突入敵陣，鋒刃亂下，殺傷相繼。西魏將士，不防有此回馬兵，多半懈怠，怎禁得令貴衝入，似虎似狼，霎時間旗靡輒亂。西魏將趙貴等，禁遏不住，也俱回竄。宇文泰親自出拒，交戰數合，那東魏兵陸續攢集，氣勢甚銳，弄得泰亦無法攔阻，沒奈何策馬返奔。東魏兵鼓勇追躡，幸虧西魏將獨孤信于謹等，收集散卒，從後遶出，大呼殺賊，追兵也徬徨驚顧，倒退下去。西魏各軍，纔得保全。若干惠且建旗鳴角，徐徐



引還。

泰走入關中，屯兵渭上，歡進至陝城。泰使達奚武拒守，東魏行臺郎中封子繪白歡道：「一混一東西，正在今日。昔魏太祖平漢中，不乘勝取巴蜀，失在遲疑，後悔無及。願大王不以爲疑。」歡點首稱善，集諸將會議進止。諸將多說野無青草，人馬疲瘦，不可遠追。歡乃收軍東歸，但令侯景等收復虎牢。

時高仲密亦隨泰入關，家屬尚在虎牢城內，留偏將魏光居守。宇文泰遣諜賚書，送給魏光，令他固守待援。中途爲侯景所獲，搜得書札，改易數字，叫他速去。乃復將書發還，縱諜入城。光見書，即夤夜遁走。景麾軍入城，捕得仲密妻子，解送鄴都。高澄得報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忙盛服出城，往迓仲密。後妻趙氏待了半日，方見心上人兒，被軍士押至，花容慘澹，雲鬢蓬鬆，越覺可憐可愛，當即令軍士釋縛，載以良馬，導入都中私第，召集婢媪，替趙氏沐浴梳妝。到了黃昏，飲過交盃酒，搜入合歡牀，絕處逢生的趙美人，身不由主，只得任他所爲。從此仲密妻變作高澄妾，又另是一番天地了。千古艱難惟一死，傷心豈獨息夫人！

高歡因高乾有義勳，高敖曹死王事，家屬皆免連坐。尚有仲密幼弟季式，曾行晉州事，鎮守永安，至是先詣晉陽請罪，歡亦相待如初。惟高澄藉父威勢，得升任大將軍，領中書監，移門下機事，總歸中書，文武賞罰，皆由澄主張。慙是肉戰的功勞。

侍中孫騰，自恃爲高澄父執，不肯敬澄。澄叱左右牽騰至階，築以刀環，使立門下。定州刺史庫狄干爲澄姐夫，自定州入謁，立門下三日，始得相見。尚書令司馬子如，太師咸陽王坦，爲澄心腹，崔暹所劾，說他貪黷無厭，並削官爵。高歡反與鄴中諸貴書，略言兒年寢長，公等不宜撻鋒，卽如咸陽王司馬，令兩人皆我故交，同時獲罪，我尚不得相救，他人更不必論了。縱容兒子，一至於此。自是公卿以下，無不憚澄。澄又授崔暹爲御史中尉，宋遊道爲尚書左丞。二人俱係高澄鷹犬，所有彈章，無不照行，或黜或死，幾難勝數。澄威權幾過乃父，東魏主善見，簡直是個木偶，毫無能力，徒擁虛名罷了。爲北齊篡位張本。

西魏丞相宇文泰，自邙山敗後，方憚東略，并且太師賀拔勝，悔恨致疾，又復去世，國中失一大將，愈覺灰心。勝弟岳早被殺關中，見五十二回。兄允留官洛陽，爲高歡所忌，閉置一室，竟致餓死。勝諸子亦多爲歡所殺。勝既悔失歡，又痛覆家，因此不得永年。臨死時，自寫遺書致宇文泰，書中路云：「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廷，每望與公掃除逋寇，不幸殞斃，微志不伸，死若有知，尙當魂飛賊庭，藉報恩遇」等語。泰覽書流涕，表請贈勝爲太宰。錄尙書事，子諡貞獻。賀拔氏三弟兄，從此皆亡，後來賀拔岳子緯，納宇文泰女爲妻，受封霍國公，得承宗祀，事且慢表。前段了過高仲密兄弟，此段了過賀拔勝兄弟，兩人關係較大，故特表明始末。

且說梁主衍中大通七年，復改元大同，江南無事，坐享承平。雖與北方屢有交涉，但北魏正東分西裂，無暇顧及江淮，且東魏與梁修和，邊境安寧，更覺得囊弓戢矢，四靜烽烟。梁主衍政躬多暇，竟欲皈依佛教，爲參禪計。特在都下築一同泰寺，供設蓮座，寶相巍峩，殿宇弘敞，他卽親幸寺中，設四部無遮大會，居然披服緇衣，跌坐蒲團，扮做一個老和尚，自號三寶奴，叫做捨身爲僧，尤可笑的是公卿以下，釀錢一億，納入寺中，替梁主贖身還宮。這種法制，好似從平康中採來。既而又捨身同泰寺，仍然戴毘盧帽，穿黃袈裟，親升法座，爲四部衆講涅槃經，說得天花亂墜，有條有理。其實統是佛學皮毛，未得大乘真諦。就使識得真諦，亦與治道無關。講畢以後，擬在寺中居住，不復還宮，再經羣臣出錢奉贖，表請返駕。第一二表還不肯從，三表乃許。做出甚麼鬼胎。

南印度僧菩提達摩，得悉梁朝重佛，從海路航至廣州。梁主聞有高僧到來，亟命地方有司護送入都，召見內殿，賜他旁坐，且婉問道：「朕欲多造佛寺，寫經度僧，可有功德否？」達摩答道：「沒有甚麼功德，參禪不在形迹，須由靜生智，由智生明，從空寂中體會出來，方有功德可言。」梁主復道：「朕在華林園中，總集許多經典，高僧前來，可能爲朕逐日講解，指誤覺迷否？」達摩微笑道：「佛學在心不在口，一落言詮，仍非上乘，所以明心見性，自能成佛，不在區區經論呢。」確有至理。梁主被他兩番駁斥，反弄得啞口無言。達摩便起身告辭，梁主亦不挽留，由他自去。

他乃渡江北行，至嵩山少林寺中，面壁十年，方纔入寂，是爲中國禪宗第一祖。弟子慧可，承受衣鉢，這却是佛學真傳。

那梁主衍，但尊俗僧慧約爲師，親自受戒，並令太子王公以下，亦皆師事慧約，受戒至五萬人。究竟佛學弘旨，無一了解，徒然開口談經，閉口坐禪，有何益處？況且梁主是身爲天子，一日萬幾，怎得無端佞佛，反將政事攔起？爲這一誤，遂使朝綱廢弛，宵小弄權，賢相周捨徐勉等，又相繼逝世。侍中朱异，尚書令何敬容，表裏用事，敬容還有些樸實，异才足濟奸，辯能惑主，任官三十年，廣納賄賂，朦蔽宮廷，所有園宅玩好，飲膳聲色，均極華備。性又甚吝，不肯施捨，廚下珍羞腐爛，每月營業十餘車。梁主衍却非常寵眷，言聽計從，於是賞罰無章，隱生亂禍。並因梁主好佛，上行下效，士大夫爭向空談，不習武事。

丹陽處士陶弘景，少年好學，有志養生，齊高帝蕭道成，嘗召爲諸王侍讀，雖應命入都，仍然謝絕交遊，不願與聞朝事，旋即上表辭祿，歸隱茅山。梁主衍早與相識，即位後通問不絕，大事必談，且勸令出山。弘景頗爲厭替，惟終不就徵，當時號爲山中宰相。梁主衍每得覆書，輒焚香虔受，遙申敬禮。太子綱未爲儲貳時，曾出督南徐州，想望風采，延弘景至後堂，談論數日，纔許辭去。弘景年八十，得辟殺導引諸術，尚有壯容，又越五年乃歿。彌留時，尚口占一詩道：「夷甫即晉王衍任散誕，平叔即晉何晏字善論空。豈悟昭陽殿，遂作單于宮！」時人謂弘景此詩，明明是譏諷時事，且爲侯景亂梁的預織。可惜梁廷不悟，卒致大亂。梁主衍聞弘景喪訃，特贈中散大夫，諡曰貞白先生。前述達摩此並陶弘景時人高士，亦必關揚，是作者本意。

大同八年，安城郡民劉敬躬，妖言惑衆，逐去郡吏蕭說，據郡造反。攻廬陵，陷豫章，黨徒多至數萬，進逼新淦。柴桑。是由梁廷佞佛感召出來。梁主第七子湘東王繹，方出爲江州刺史，亟遣中兵參軍曹子郢，府司馬王僧辯，引兵往討。南方久弛兵革，甲士窳惰，幸僧辯頗有智計，劉敬躬衆皆烏合，因此一鼓蕩平。

交州刺史武林侯蕭諮，梁主從姪。苛暴失民心，郡民李賁糾衆爲亂，諮不能禦，由梁廷派遣高州刺史孫陶、新州刺史盧子雄、會師往援。適值春瘴方起，衆皆潰歸，諮誣奏問與子雄通賊，逗留並皆賜死。子雄弟子略爲兄復讎，舉兵攻諮，諮奔廣州。高要太守陳霸先召集精甲三千，尅日出討，大破子略，子略走死。霸先因功進直閣將軍。梁廷召諮還都，改任楊曠爲交州刺史，霸先署府司馬，進征李賁。賁方自稱越帝，創置百官，屯兵蘇歷江口，阻遏官軍。曠推霸先爲先鋒，直逼蘇歷江，拔去城柵，所向摧陷。賁走嘉寧城，轉奔典撤湖，俱被霸先攻入。再竄入屈獐洞中，由霸先諭令縛送，屈獐斬賁以獻，傳首建康。交州乃平。嗣是霸先威名震耀南方。

霸先係吳興人，字興國，小字法生，自云爲漢太邱長陳實後裔。少有大志，不事生產，及長乃涉獵史籍，好讀兵書，身長七尺五寸，日角龍顏，垂手過膝。梁主聞他狀貌過人，特令圖形以進，並因吏造建功，除拜西江督護，兼高要太守，都督七郡軍事。陳霸先王僧辯俱爲後來重要人物，惟霸先後爲陳祖，故敘述處詳略不同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盛衰倚伏本無常，倭佛容奸卽兆亡；亂世偃文祇尙武，但能平賊便稱強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再敘。

沙苑敗而高歡不復西行，邙山敗而宇文泰不復東出，分據之勢，自是遂定。要之歡泰兩人，智力相埒，故忽勝忽敗，變幻靡常。惟歡性好色，縱子淫暴，邙山之戰，實自高澄釀成之。其得戰勝宇文實，出一時之微倖，或者由宇文助叛，名義未正，故有此挫失。俾高氏得以倖勝耳。梁主衍安據江南，不乘兩魏相爭之際，修明政治，漸圖混一，乃迷信釋教，捨身佛寺，一任朱异擅權，紊亂朝紀，何其憤憤乃爾！夫梁主衍手造邦家，未始非一英武主，其所由誤入歧途，攻乎異端者，得毋鑒沈約之死，獲罪齊和，自省亦未免多疚，乃欲借佛教以圖懺悔耶！然而愚甚然而謬甚！

## 第五十七回 賁賀琛梁廷草敕 防侯景高氏留言

却說梁主信佛，太子綱獨信道教，嘗在玄圃中講論老莊。學士吳孜，每入圃聽講，尚書令何敬容道：「昔西晉喪亂，禍源在祖尚玄虛，今東宮復蹈此轍，恐江南亦將致寇了。」這語頗爲太子所聞，很滋不悅。後來敬容、姜弟費慧明、充導、倉丞、夜盜官米，爲禁司所執，交領軍府懲辦。敬容貽書領軍將軍，代爲乞免。領軍將軍河東王肅譽，爲太子綱猶子，見五十二回。當然與太子敍談，太子卽囑令封書奏聞。梁主大怒，立將何敬容除名。敬容既去，朱異權勢益專，更得引用私人，攪亂朝政。散騎常侍賀琛，不忍緘默，因上書論事，略云：

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，明君不畜無益之臣。臣荷拔擢之恩，曾不能效一職，獻一言，此所以當食廢殮，中宵歎息也。今特謹陳時事，具列於後。倘蒙聽覽，試加省鑒，如不允合，乞亮贖恩。其一事曰：今北邊稽服，戈甲解息，正是生聚教訓之時，而天下戶口減落，關外彌甚。郡不堪州之控總，縣不堪郡之哀削，更相呼擾，莫得治其政術，惟以應赴徵斂爲事。小民輾轉流離，或依於大姓，或聚於屯封，蓋不獲已而竄亡，非樂之也。國家於關外，賦稅蓋微，乃至年常租課，動致逋積，而民失安居，寧非牧守之過歟？東境戶口空虛，皆由使命煩數，驚困邑宰，則拱手聽其漁獵，桀黠長吏，又因之而爲貪殘，雖年降復業之詔，屢下蠲賦之恩，而民終不得反其居也。其二事曰：天下宰守，所以皆尚貪殘，罕有廉白者，實由風俗侈靡使然。夫食方丈於前，所甘一味，今之燕喜，相競誇豪，積果如山，岳列肴同綺繡，露臺之產，不周一燕之資，加以歌姬盛畜，舞女盈庭，競尚奢淫，不問品制，凡爲吏牧民者，競事剝削，雖致費巨億，而罷歸以後，不支數年。率皆盡於燕飲之物，歌謳之具，所費等於邱山，爲歡止在俄頃，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，今所費之多，如復傅翼，增其搏噬，一何悖哉！其餘淫侈，日見滋甚，欲使人守廉隅，吏尚清白，安可得耶！

今宜嚴爲禁制，導之以節儉，貶黜雕飾，糾奏浮華，使衆皆知變其耳目，改其好惡。蓋論至治者，必以淳素爲先，正雕流之弊，莫有過於儉樸者也。其三事曰：聖躬荷負蒼生以爲任，弘濟四海以爲心，不憚胼胝之勞，不辭羸瘦之苦，豈止日昃忘饑，夜分廢寢。至於百司，莫不奏事，上息責下之嫌，下無逼上之咎，斯實道邁百王，專絕千載，但斗筭之人，藻稅之子，旣得伏奏帷展，便欲詭競求進，不論國之大體，但務吹毛求疵，連挈餅之智，微分外之求，以深刻爲能，以繩逐爲務，迹雖似於奉公，事更成其威福，長弊增姦，實由於此。所願責其公平之效，黜其邪慝之心，則上安下謐，無徼倖之患矣。其四事曰：曩昔征伐北境，帑藏空虛，今天下無事，而猶日不暇給者，何也？去國幣則省其事而息其費，事省則民養，費息則財聚，止五年之中，尙能無事，必能使國豐民阜，若積以歲月，成效愈鉅，斯乃范蠡滅吳之術，管仲霸齊之由。今應內省職掌，各簡所部，或十省其五，成三除其一，至國容戎備，在昔應多，在今宜少，凡四方屯傳邸治，或舊有，或無益，有所宜除，除之，有所宜減，減之，興造有非急者，徵求有可緩者，皆宜停省，以蓄財而息民，蓄其財者，正所以大用之也，息其民者，正所以大役之也。若擾其民而欲求生聚，耗其財而徒務賦歛，則姦詐盜竊，日出不已，何以語富強，圖遠大乎？伏思自普通以來，二十餘年，刑役薦起，民力彫流，今魏氏和親，疆場無警，不於此時大息四民，使之殷阜，減省國費，使之儲峙，一旦異境有虞，關河可掃，則國弊而民疲，事至方圖，恐無及矣！臣心所謂危，罔知忌諱，謹昧死上聞。

梁主衍覽書，不禁大怒，立召待臣至前，口授敕書，令他照錄，大旨是詰責賀琛，令他據實指陳，不得徒託空言。第一事謂收守貪殘，應指出某官某吏，以便黜逐。第二事謂風俗侈靡，不便一一嚴禁，自增苛擾。朕常思本身作則，絕房室三十餘年，不飲酒，不好音，雕飾各物，從未入宮。宗廟牲牢，久未宰殺，朝廷會同，只備蔬菜，且未嘗奏樂。朕三更卽起理事，每至日昃，日常一食，昔腰十圍，今裁二尺，勤儉如許，不得謂非淳素。舍本逐末，無益於事。第三事謂百司干進，誰爲詭競？誰爲吹毛求疵？誰爲深刻繩逐？若不令奏事，專委一人，與秦二世寵信趙高，漢元后付託王莽，亦復

何異，第四事謂省事息費，究竟何事宜？省何事宜？息國容戎備，如何減省？屯傳邸治，如何裁併？何處興造非急，何處徵求可緩？宜條具以聞，不得空作漫語，徒沾直名。這道敕文，頒給賀琛，琛不禁畏縮，未敢覆奏，但申表謝過罷了。原來是銀樣鐵頭。

大同十二年三月，梁主衍又幸同泰寺，講三慧經，差不多過了一月，方纔罷講。再設法會，大赦天下，改元中大。同是夜，同泰寺竟肇火災，燬去浮圖，梁主嘆道：「這便佛經上叫作魔劫呢！」浮圖成災，並非魔劫，似你這般佞佛，却是魔入魔劫了！遂令重造浮圖十二層，格外崇闋，需工甚鉅，經年未成。梁主衍年逾八十，雖精神尚可支持，終究是老態龍鍾，不勝繁頤。再加平時覽誦佛經，時思修寂，尤覺得耄期倦勤，厭聞政治。

是時儲嗣雖定，諸子未免不平，因為梁主不立嫡孫，但立庶子，大家資格相等，沒一個不覬覦神器，猜忌東宮。邵陵王綸係梁主第六子，性最浮躁，喜怒無常，車服嘗僭擬乘輿，游行無度。梁主屢戒不悛，曾將他錮置獄中，免官削爵，已而仍復舊封，命為揚州刺史，縱肆如故。遣人就市購物，不給價值，商民怨聲載道，甚至罷市。府丞何智通具狀上聞，綸竟遣人刺殺智通。梁主乃將綸召回，鎖禁第舍，免為庶人。過了數月，又賜復封爵。何智通乃梁主所愛，乃授丹陽尹。綸特寵生驕，妄思奪儲，太子綱當然嫉視，請出綸為南徐州刺史，有詔依議。還有梁主第五子廬陵王績，出鎮荊州，第七子湘東王釋，出鎮江州，第八子武陵王紀，出鎮益州，皆攬伴人主，威福自專。惟次子豫章王綜，已死北朝，四子南康王績，長孫豫章王歡，俱已去世，免為東宮敵手。但太子綱終不自安，常挑選精卒，為自衛計。

梁主衍未察暗潮，反因舍嫡立庶的情由，未免內愧，所以待遇昭明。太子諸男，不亞諸子。河東王譽，得為湘州刺史，岳陽王贇，亦授雍州刺史。贇見梁主年老，朝多秕政，也不免隱蓄雄心，豫先戒備。自思襄陽形勝，為梁業開基地，正好作為根據，遂聚財下士，招募健卒數千人，環列帳下。一面究心政事，拊循士民，轄境稱治。未幾廬陵王績病歿，任所調江東王釋繼任。釋喜得要地，入闕歡躍，靴履為穿。

梁主怎知諸子用意，總道是孝子賢孫，不復加憂，鎮日裏念佛誦經，蹉跎歲月。中大同二年，又復捨身同秦寺，羣臣出金奉贖，如前二次故例。滿望佛光普照，天子萬年，那知禍爲福倚，福爲禍伏，平白地得了河南，收降了一個東魏叛臣，遂鬧得翻天覆地，大好江南，要變做銅駝荆棘了。直呼下文。

且說東魏大丞相高歡，自邙山戰後，按兵不動，休養了兩三年。東魏主善見，復改元武定。嗣聞柔然與西魏連兵，將來犯境，乃亟令高歡爲備。歡仍執前策，決與柔然續行修好，遣行臺郎中杜弼爲使，北詣柔然，中議和親，願爲世子澄求婚。澄已有妻，還要來什麼婚。頭兵可汗道：「高王若須自娶，願將愛女遣嫁。」還娶什麼？杜弼歸報高歡，歡年已五十，自思死多活少，不堪再偶。柔然公主，因此猶豫未決。何必猶豫？將來替汝效勞，大有人在。事爲婁妃所聞，遂自歡道：「爲國家計，不妨從權，王無庸多疑。」歡半晌纔道：「我妻番女，豈不要委屈賢妃？」婁妃道：「國事爲大家事，爲輕，枉尺直尋，何惜一妾？」歡一笑而罷。已而世子澄與太傅尉景，俱勸歡迎納柔然公主，歡乃使慕容儼爲納采使，迓女南來。

歡出迎下館，但見柔然僕從，無論男女，統皆控騎而至，就是這位新嫁娘，亦坐下一匹紅鬃馬，身服行裝，腰佩弓矢，落落大方，毫無羞澀態度。最後隨着一位番官，也是雉糾糾的少年，與新嫁娘面龐相似。歡又驚又喜，問明慕容儼，乃知送親的隨員，便是女弟秃突佳。當下彼此接見，問訊已畢，始引還晉陽城。歡妾大爾朱氏等，也出城相迎，一擁而歸。柔然公主，素善騎射，在途見鷓鴣鳥飛翔，便在佩囊中取出弓矢，一發卽中，鷓鴣隨箭落。大爾朱氏亦不禁技癢，由從人手中取過了弓箭，亦斜射飛鳥，應弦而落。既有此技，何不前時射死高歡，爲主復讎。歡大喜道：「我得此二婦，豈能擊賊，豈非快事！」說着，便縱轡入城。

到了府舍，與柔然公主行結婚禮，婁妃果避出正室，令柔然公主安居。歡感激異常，尋至別室，得見婁妃，不由的五體投地，向妻拜謝。婁妃慌忙答禮，且笑且語道：「男兒膝下有千金，奈何向妾下跪！况番國公主，有所察覺，反



覺不美，王儘管自去，與新人作交頸，不必多來顧妾了！歡乃起身去訖。是夕老夫少妻，共效于飛，不必絮述，惟大爾朱氏器量褊窄，未及婁妃的大度，他情願出家爲尼。歡特爲建築佛寺，俾他靜修。

秃突佳傳述父命，謂待見外孫，然後返國，因此留居晉陽。看官！試想這高歡年經半百，精力漸衰，况他是好酒漁色，寵妾盈庭，平時已耗盡脂膏，怎能枯楊生稊，一索得男？柔然公主望兒心急，每夕踟歡不休，累得歡形容顛頽，疾病纏身。有時入宿射堂，暫期休養，偏秃突佳硬來逼迫，定要歡去陪伴乃姊。歡稍稍推諉，秃突佳即發惡言，可憐歡無從擺脫，沒奈何往就公主，力疾從事，蛾眉伐性，實覺難支。歡乃想出一法，只說要出攻西魏，督軍經行肉戰，不知

吳戰

先是西魏拜州刺史王思政，居守恆農，兼鎮玉壁。嗣受調爲荊州刺史，舉韋孝寬爲代。孝寬蒞任後，聞高歡率軍西來，卽至玉壁扼守。歡至玉壁城下，晝夜圍攻，孝寬隨機抵禦，無懈可乘。城中無水，卽給汾河，歡堵住水道，并就城南築起土山，擬乘高扒城。城上有二樓，孝寬縛木相接，高出土山，居上臨下，使不得逞。歡憤語守兵道：「雖爾縛樓至天，我自取爾！」因鑿地爲十道，穿入城中。孝寬四面掘塹，令戰士屯守塹上，見有地道穿入，便塞柴投火，用皮排吹，地道變成火窟，掘地諸人，悉數焦爛。歡又改用攻車撞城，孝寬縫布爲幔，懸空遮護，車不能壞。歡命兵士各執竹竿，上縛松麻，灌油加火，一面焚布，一面燒樓。孝寬用長鉤鉤竿，鉤上有刃，得割松麻，竿仍無用。歡再穿地爲二十道，中施梁柱，縱火延燒，柱折城崩。孝寬積木以待，見有崩陷，卽豎柵，歡軍仍不得入。城外攻具已窮，城內守備，却還有餘。孝寬更夜出奇兵，奪據土山。

歡知不能拔，乃使參軍祖珽呼孝寬道：「君獨守孤城，終難瓦全，不如早降爲是！」孝寬厲聲答道：「我城池嚴固，兵多糧足，足支數年，且孝寬是關西男子，怎肯自作降將軍！」珽復語守卒道：「韋城主受彼榮祿，或當與城存亡，汝等軍民，何苦隨死？」守卒俱搖首不答。珽復射入賞格，謂能斬城主出降，拜太尉，封郡公，賞帛萬疋。孝寬手

題書背，返射城外，謂能斬高歡，准此賞格。歡苦攻至五十日，始終不能得手，士卒戰死病死，約計七萬人，共爲一塚。大衆多垂頭喪氣，歡亦舊病復作，入夜有大星墜歡營中，營兵大譁，乃解圍引還。歡悉衆攻一孤城，終不能下，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。

當時遠近訛傳，謂歡已被孝寬射死。西魏又中行敕令道：「勁弩一發，兇身自殞。」歡也有所聞，勉坐廳上，引見諸貴。大司馬斛律金爲勸，部人歡使作勸歌，歌云：「勸勒川，陰山下，天似穹廬，籠罩四野。天蒼蒼，夜茫茫，風吹草底見牛羊。」斛律金爲首倡，歡依聲作和，語帶嗚咽，甚至淚下。死傷已兆日此病益沈重，好容易延過殘冬，次年爲武定五年，元旦日蝕，歡已不能起牀，慨然嘆道：「日蝕恐應在我身，我死亦無恨了！」日蝕乃天道之常，干卿甚事遂命次子高洋，往鎮鄴郡，召世子澄返晉陽。

澄入問父疾，歡囑他後事，澄獨以河南爲憂。歡說道：「汝非憂侯景叛亂麼？」澄應聲稱是。歡又道：「我已早爲汝算定了一景在河南十四年，飛揚跋扈，只我尚能駕馭，汝等原不能制景，我死後，且祕不發喪，庫狄干斛律金，性皆逾直，終不負汝。」可朱渾元劉豐生，遠來投我，當無異心。韓軌少慧，不宜苛求。彭樂輕躁，應加防護。將來能敵侯景，只有慕容紹宗一人，我未嘗授彼大官，特留以待汝，汝宜厚加殊禮，委彼經略，侯景雖狡，想亦無能爲了。」說至此，喉中有痰壅起，喘不成聲，好一歇始覺稍平，乃復囑澄道：「段孝先，卽段韶字忠亮仁厚，智勇兼全，如有軍旅大事，儘可與他商議，當不致誤。」是夕遂歿，年五十二。

澄遵遺命，不發喪，計，但詭爲歡書，召景詣晉陽。景石足偏短，騎射非長，獨多謀算，諸將如高敖曹、彭樂等，皆爲景所輕視。嘗向歡陳請，願得兵三萬，橫行天下，要須濟江，縛取蕭衍老公，令作太平寺主，歡因使景統兵十萬，專制河南。景又嘗藐視高澄，私語司馬子如道：「高王尚在，我未敢有異心，若高王已沒，却不願與鮮卑小兒共事。子如忙用手掩住景口，令勿多言。景復與歡約，謂自己握兵在外，須防詐謀，此後賜書，請加微點，歡從景言，書中必加點。」

以作暗號。高澄却未知此約，作書召景，並不加點，景遂辭不就徵。且密遣人至晉陽，偵歡病狀。

旋接密報，晉陽事盡歸高澄主持，料知歡必不起，乃決意叛去。通書西魏，願舉河南降附。西魏授景爲太傅，河南大行臺，封上谷公。景遂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，襄州刺史李密，廣州刺史暴顯等，潛遣兵士二百人，夜襲西兗州，被刺史邢子才探悉，一律掩獲，因移檄東方諸州，各令嚴防。高澄卽派司空韓軌督兵討景。

景恐關陝一路爲軌所斷，不如南向投梁，較無阻礙，乃遣郎中丁和奉表至梁，內言臣景與高澄有隙，願舉函谷以東，瑕邱以西，如豫、廣、潁、荆、襄、兗、南、兗、濟、東、豫、洛、陽、北、荆、北、揚等十三州內附，所有青徐數州，但須折簡，卽可使服。齊末一平，徐事燕趙，混一天下，便在此舉云云。忽降西魏，忽附南朝，景之狡猾已可想見。

梁主衍接閱景表，因召羣臣廷議，尙書僕射謝舉進諫道：「近來與東魏通和，邊境無事，若納彼叛臣，臣竊以爲未可。」梁主怫然道：「機會難得，怎得膠柱鼓瑟？」羣臣多贊成舉議，請勿納景。獨有一人鼓掌道：「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，况陛下言夢徵祥，臣曾料是混一的預兆，今言果驗，奈何勿納？」梁主亦欣然道：「誠如卿言，朕所以擬納侯景呢。」小子有詩嘆道：

豎牛入夢叔孫亡，故事會從經傳詳；儘說春秋成答問，如何迷幻自招殃。梁武曾作春秋答問，見梁書本紀。

究竟梁主曾夢何事，與梁主詳夢及勸納侯景，又爲何人俟小子下回再詳。

賀琛上書言事，臚陳四則，未嘗無理。梁主衍護短矜長，頒敕詰責，昏聩情形，已可概見。然讀其敕文，猶令琛指實具陳，琛少振卽餒，仍作寒蟬，主不明，則臣不能伸其直，於琛何尤焉？惟梁主信佛過甚，教子無方，琛上書時，亦未聞提及，舍本逐末，皮相虛談，繩以國家大體，琛固未足知此也。高歡年已五十，尙娶蠕蠕公主，老猶漁色，不死何爲？玉璧之圍，五旬不下，雖由韋孝寬之善守，亦由高歡之精神不濟，不能振作軍心，將帥疲敝，而望士卒之振奮，不可得也。及歸死晉陽，猶能智料侯景，以慕容紹宗爲贖，工心計於生前，貽智謀於身後，此其所以爲亂世之雄也歟！

# 第五十八回 悍高澄毆禁東魏主 智慕容計擒蕭淵明

却說梁主衍太清元年正月，曾得一夢，夢見中原牧守，並舉地來降，盈庭稱慶，醒寤後尚覺得意。詰旦召入中書舍人朱异，詳述夢境，且語异道：「我平生少夢，若有夢必驗。」异便卽獻諛道：「這便是宇內混一的預兆哩。」至是侯景來歸，羣臣皆主張拒絕，就中有一人反對，援夢相證，請卽納景，便是曲意迎合的朱舍人。是梁朝禍魁。

梁主聽了异言，卽優待來使丁和，令居客館俟命。越宿復召异入語道：「我國家固若金甌，無一傷缺，今忽受景地，倘自致紛紜，悔將無及！」异答道：「聖明御宇，南北歸仰，今侯景來降，爲北方的先導，若一見拒，反絕人望，願陛下勿再勿疑！」仍是揣摩迎合。梁主乃授景爲大將軍，封河南王，都督河南北諸軍事。令丁和發救還報，續遣司州刺史羊鴉仁、兖州刺史桓和、仁州刺史馮海珍等，發兵三萬，同趨懸瓠，接應侯景。

平西將軍諮議周弘正，素善占候，數年前卽語人道：「國家將有兵變。」及聞朝廷納景，不禁長吁道：「亂階在此了！」

東魏高澄，已派韓軌督兵討景，復恐諸州有變，自出巡撫，乘使人鄴都謁主。東魏主善見，特賜盛宴，澄酒酣起舞，歡躍異常，好似乃父未死時情狀。及宴畢出宮，聞韓軌調兵未齊，不能遽發，因另遣將軍元柱等率兵數萬往襲侯景。那知景已有備，設伏待柱。柱等遇伏中計，大敗而還。景因梁軍未至，亦退保潁川。

旣而韓軌督軍趨集，圍潁川城，景見他兵勢甚盛，陰有畏心，再遣使至西魏求救，願割東荆北兖魯陽長社四城爲賂。西魏尙書僕射于謹道：「景姦詐難測，不必遣兵。」荊州刺史王思政，謂不若乘機進取，乃率荊州兵萬餘人出魯陽關，向陽翟進發。宇文泰時鎮華州，承制加景大將軍，兼尙書令，遣太尉李弼、儀同三司趙貴率兵萬人援

潁川韓軌聞西魏軍至，引兵還鄴。

景又因通款西魏，恐被梁主詰責，特遣參軍柳昕上表朝廷，只說是王師未至，不得不乞援西魏，暫救目前。一面欲誘執李弼趙貴，討好梁廷。趙貴正慮景有詐，不願見景，且聞東魏退兵，樂得與弼引歸。惟王思政帶兵入潁川，景畏他兵盛，不敢生謀，唯託詞略地，出屯懸瓠。向西魏乞師，宇文泰再調同軌戍將，章法保等往助侯景，且令召景入朝。景待遇法保，佯表謙恭，法保長史裴寬密白法保道：「景外示隆禮，內實藏奸，寬料他必不入關，公能設伏殺景，最爲上策，否則當時防備，願勿信他誑誘，自貽後悔。」法保遂不敢信景，亦不敢圖景，竟辭別還鎮。王思政亦料景多詐，分布諸軍，據景州鎮。景乃決意歸梁，致書報宇文泰道：「我恥與高澄雁行，怎能比肩大弟！泰乃召還前後所遣各軍，示與景絕，且將授景各職，移給王思政。思政固辭，經泰再四敦諭，但受都督河南軍事職銜。

梁司州刺史羊鴉仁，得引兵入懸瓠城，梁主命改懸瓠爲豫州，壽春爲南豫州，合肥爲司州，即授鴉仁爲司豫二州刺史，鎮守懸瓠。西陽太守羊思達爲殷州刺史，鎮守項城。

已而梁廷下詔，大舉伐東魏，擬選鄱陽王蕭範爲元帥。範即恢子，係梁主姪。朱异忌範英武，忙入阻道：「鄱陽王雄豪蓋世，頗得人死力，但所至殘暴，恐未足弔民。」梁主躊躇良久，乃答說道：「會理何如？」异對道：「陛下得人了一，適貞陽侯蕭淵明，亦上表請行，乃遣淵明會理兩人，分督諸將，陸續北赴。淵明係梁主兄懿子，本無將略，會理爲梁主孫，即南康王績子，襲封王爵，庸懦驕倨，在途常不禮淵明。淵明致書朱异，請調還會理，异乃申請召還。梁主溺愛兒孫，故不察智愚，一味亂用。時當盛夏，天氣酷暑，軍士不便就道，只好徐徐進行，所以沿途逗留，緩期出境。盛暑行軍，並非赴急，也只是違悖天道。

東魏高澄，自鄴下還晉陽，方爲父歡發喪，東魏主舉哀東堂，追贈歡爲相國，進爵齊王，備九錫殊禮，諡曰獻武。且親臨送葬，命高澄爲大丞相，都督中外諸軍，錄尚書事，襲爵勃海王。澄表辭大丞相職銜，有詔依議。澄弟洋爲京

畿大都督，仍至鄴都輔政。柔然世子禿突佳，尚在晉陽，因高歡已歿，始欲還國。澄因柔然公主適在盛年，不願令他守寡，意欲替父效勞。好在柔然國俗，子妻後母，數見不鮮，他卽援以爲例，與禿突佳面商。禿突佳轉告乃姊，乃姊入偶高歡，雖已踰年，歷時不過數月，正在懊恨得很，慕聞此信，倒也憂喜兼并。况澄年纔逾冠，又生得儀表雄偉，弓馬精通，與公主是一對佳耦，移花接木，樂得隨緣，便卽應允下去。禿突佳轉告高澄，澄喜如所願，便卽趨入正室，與公主略述表情，兩下裏同會巫山，男真女愛，不問可知。後來產了一女，毋庸細表。這也可謂之世襲。惟禿突佳急欲北還，函澄厚贈贖儀，出城餞別，自回柔然去了。了過禿突佳，并了過蠕蠕公主。

那東魏主善見，多力善射，又好文學，時人謂有孝文風烈。高歡在日，尙敬事善見，事無大小，必先上聞，可否聽命。有時入朝侍宴，亦必俯伏上壽，或隨主行香，執爐步從，鞠躬屏氣，承望顏色。所以羣下奉主，莫敢不恭。及澄既當國，與乃父大不相同，嘗使黃門侍郎崔季舒，伺察深宮動靜。善見未免不平。一經季舒報告，澄頓時怒起，立馳入鄴，憤憤上朝。善見看他滿面怒容，料知他懷恨在胸，只好盛筵相待。澄斟着大觴，強主飲盡，善見辭不能飲，澄勃然道：「臣澄勸陛下酒，陛下如何却臣？」善見忍耐不住，拂袖起座道：「從古無不亡的國家，朕連飲酒都不能自主，何用求生？」澄亦怒叱道：「朕！朕！狗脚朕！」隨呼季舒道：「可毆他三拳！」虧他說出。季舒恃澄威勢，竟舉拳相餉，連擊三下，澄乃趨出。

越日復遣季舒入謝，善見亦只好優容，反賜季舒絹百匹。真是買打。及季舒退後，隨口詠謝靈運詩道：「韓亡子房奮，秦帝魯連恥，本自江海人，忠義動君子！」侍講荀濟聞詩知意，乃與祠部郎中元瑾、華山王大器、淮南王宣洪、濟北王徽等，謀誅高澄。詐稱在宮中作土山，隱開地道，通至北城千秋門，達澄寓所，擬募勇士從地道刺澄。計亦太愚。偏門吏日夕巡邏，聽得地下有發掘聲，忙向澄報聞。澄使人掘視，下面有地道通入宮中，越氣得神色咆哮。當下勒兵入宮，見了主子善見，竟不行禮，昂然就座，怒目視主道：「陛下何意欲反？」善見聽了，也覺無名火高起三

丈，驟聲答道：「從古祇聞臣反君，未聞君反臣，王自欲反，奈何責我！」澄又道：「臣父子功存社稷，何負陛下！陛下想亦不欲害臣，或係左右嬪妃等，從中讒構，所以致此。」善見復答道：「我不害王，王亦必害我，我身且不能顧，何惜妃嬪，必欲弑逆，遲速唯王！」口齒亦健。澄覺得語言太重，乃下座叩頭，號泣謝罪。善見不得已扶他起坐，亦勉強慰諭，更設席與宴。澄借酒澆悶，飲至酣醉，夜久始出。

越日使人追究地道情事，知由苟濟等所為，乃捕濟等付有司。濟少居江東，博學能文，與梁主衍為布衣舊交，梁主篡齊，濟心不服，常語人道：「我若得志，當就盾鼻上磨墨草檄。」梁主聞言，很覺不平。嗣後上書規諫，以信佛築寺為戒，詞多激切。梁主怒不可遏，便欲斬濟。舍人朱异令濟逃生，濟因奔往東魏。高歡頗加愛重，但慮他鋒鋷太露，不加大任。及高澄入鄴輔政，欲用濟為侍講，歡嘆道：「我欲全濟，故不用濟。」澄固請乃許。至此謀洩，被捕侍中楊遵彥問濟道：「苟侍講年力已衰，何苦乃爾？」濟答辯道：「正因年紀衰頹，功名不立，所以上挾天子，下誅權臣。」澄頗追憶父言，欲宥濟死，特親加審訊道：「苟公，汝何為造反？」濟抗聲道：「奉詔誅高澄，怎得謂反？」澄當然加怒，立命就烹。有司見濟老病，用鹿車載至東市，縱火焚死。餘如華山王利器以下，一併被焚。遂將東魏主善見軟禁含章堂，派心腹人臨守，限制出入。謗議溫子昇，方為高歡作碑文，澄疑他與濟通謀，俟碑文告成，即牽往晉陽，餓斃獄中，棄屍道旁，籍沒家口。澄也自歸晉陽。

適值彭城急報，雜沓前來，略言梁軍來攻，請速發援兵。澄乃遣大都督高岳，往救彭城。擬令金門郡公潘樂為副，行臺丞陳元康道：「樂才不如慕容紹宗，况係先王遺命，何不遵行？」澄因命紹宗為東南道行臺，與樂偕行。侯景在懸瓠治兵，方擬進攻譙城，聞紹宗督軍南來，叩鞍有懼色，且皇然道：「誰教鮮卑兒使紹宗來，難道高王尚未死麼？」死高歡能料生侯景。遂遣人至蕭淵明軍，請勿輕視紹宗，如或得勝，逐北切勿過二里。

淵明在途數月，始抵彭城，梁廷復遣侍中羊侃，賚敕示淵明，令就泗水築堰，截流灌城，俟得城後，再進軍與侯

景相應。淵明乃駐軍寒山，距彭城約十八里，令羊侃監工築堰，兩旬告成。侃勸淵明乘水進攻，淵明正在狐疑，適接侯景來書，心下更志忑不定。俄有探騎來報，慕容紹宗已率衆十萬，至橐駝峴，來援彭城了。羊侃在旁進言道：「敵軍遠來，不免勞乏。請急擊勿失！」淵明不答。翌晨又勸淵明出戰，仍然不從。侃知淵明必敗，索性自率一軍出屯堰上。

又越日，紹宗率衆進逼，自引前驅萬人，攻梁左營。營將爲潼州刺史郭鳳，急忙抵禦，矢如雨集，淵明正飲酒過醉，臥不能起，帳下疊報左營受敵，尙是鼾睡無聞。糊塗蟲 好不容易把他喚醒，他纔發出軍令，叫諸將出救郭鳳，諸將皆不敢發。獨北兗州刺史胡貴孫，鼓勇出營，往撲東魏軍，勁氣直達，所向無前，斬首二百級。紹宗見來軍輕悍，麾衆使退。當有探卒報知淵明，淵明聞貴孫得勝，頓時膽大起來，便上馬督軍，馳往戰場。望將過去，果然東魏軍棄甲曳兵，向北亂竄。一時情急，竟把侯景書中要語，撇諸腦後，併力追趕。約追了三五里，不意後面有敵兵殺到，衝散梁軍。前面又由紹宗麾兵殺轉，首尾夾攻。梁軍本無鬥志，不過乘興前來，驀見前後皆敵，統嚇得東逃西竄，抱頭狂奔。淵明亦叫苦不迭，策馬亂撞，被東魏兵圍裏攏來，你牽我扯，把他硬拖下馬，活擒了去。胡貴孫也殺得力疲，身中數創，也被擒住，他將被虜，不可勝計，喪失士卒數萬名。惟羊侃結陣徐退，不失一人。看官不必細問，便可知淵明各軍，是陷入紹宗的誘敵計了。我是一筆

梁主衍方晝寢殿中，山宦官張僧胤入報，謂朱异有急事啓聞。梁主慌忙起床，出殿見异，异纔說出寒山失律四字，驚得梁主身子發幌，幾乎墮落座下。老頭兒禁不起嚇了 僧胤急從旁扶住，方嘆息道：「我莫非再爲晉家麼？」异亦嘿然而退。已而復聞潼州失守，郭鳳遁歸。嗣見風聲鶴唳，觸處生驚，忽又傳到東魏檄文，略云：

皇家垂統，光配彼天，唯彼吳越，獨阻聲教。元首懷止戈之心，上宰薄兵車之命，遂解熱南冠，諭以好睦，雖嘉謀長算，爰自我始，罷戰息民，彼獲甚利。侯景豎子，自生猜貳，遠託關隴，憑依姦僞，逆主定君臣之分，僞相結兄弟



之親，豈曰無恩，終成難養。俄而易慮，親尋干戈，釁暴惡盈，側首無託，以金陵逋逃之藪，江南流寓之地，甘辭卑禮，委贄圖存，詭言浮說，抑可知矣。而僞朝大小，幸災忘義，主荒於上，臣蔽於下，連結姦惡，斷絕鄰好，徵兵保境，縱盜侵國。蓋物無定方，事無定勢，或乘利而受害，或因得而更失，是以吳侵齊境，遂得勾踐之師，趙納韓地，終有長平之役。矧乃鞭撻疲民，侵軼徐部，築壘壅川，舍舟徼利，是以援枹乘麾之將，拔巨投石之士，含怒作色，如赴私讎。彼連營擁衆，依山傍水，舉螳螂之斧，被蝓蟻之甲，當窮轍以待輪，坐積薪而候燎。及鋒刃暫交，埃塵且接，已亡戟棄戈，士崩瓦解，掬指舟中，衿甲鼓下，同宗異姓，縲紲相望，曲直既殊，強弱不等，獲一人而失一國，見黃雀而忘深穿，智者所不爲，仁者所不向，誠既往之難逮，猶將來之可追。侯景以鄙俚之夫，遭風雲之會，位班三事，邑啓萬家，揣身量分，久當止足，而周章向背，雖披不已，夫豈徒然，意亦可見。彼乃授之以利器，誨之以慢藏，使其勢得容恣，時堪乘便。今見南風不競，天亡有徵，老賊姦謀，將復作矣。然禦堅強者難爲功，摧枯朽者易爲力，竊計江南軍帥，雖非孫吳猛將，燕趙精兵，猶是久涉行陣，曾習軍旅，豈同剽輕之師，不比危脆之衆，拒此則作氣不足，攻彼則爲勢有餘。若及此不圖，以惡爲善，終恐尾大於身，踵龜於股，屈彊不掉，很戾難馴。呼之則反，速而釁小，不徵則叛，遲而禍大。會應遙望廷尉，不肯爲臣，自據淮南，亦欲稱帝，但恐楚國亡援，禍延林木。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，橫使江淮士子，荆揚人物，死亡矢石之下，天折霧露之中。彼梁主操行無聞，輕險有素，射雀論功，蕩舟稱力，年既老矣，耄又及之，政散民流，禮崩樂壞，加以用舍乖方，廢立失所，矯情動俗，飾智驚愚，毒螫滿懷，妄敦戒素，躁競盈冒，謬治清淨，災異降於上，怨譴興於下，人人厭苦，家家思亂，履霜有漸，堅冰且至，傳險躁之風俗，任輕薄之子孫，朋黨路開，兵權在外，必將禍生骨肉，釁起腹心，強弩衝城，長戈指闕，徒探雀穀，無救府藏之虛，空誦熊蹯，詎延晷刻之命。外崩中潰，今暫其時，鷓蚌相持，我乘其敝，方使精騎追風，精甲耀日，四七竝列，百萬爲羣，以轉石之形，爲破竹之勢，當使鍾山渡江，青蓋入洛，荆棘生於建業之宮，麋鹿遊於姑蘇之館。但恐革車之所轆轤，劍騎之所蹂踐，杞梓於焉

傾折竹箭以此摧殘。若吳之王孫，蜀之公子，歸款軍門，委命下吏，當即授客卿之秩，特加驃騎之號。凡百君子，勉求多福，檄到如約，決不食言！

這篇檄文，係是東魏軍司杜弼手筆，後來梁室禍敗，多如弼言。怎奈梁主不悟，反因淵明被擒，愈欲倚重侯景。景遣行臺左丞王偉，馳赴建康，奏稱東魏主爲高澄所幽，元氏子弟多避難南朝，請擇立一人爲主，鎮撫河北云云。梁主令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，撥兵護送，使還北方。貞係魏咸陽王元禧孫，梁降王元樹子，樹被東魏擒戮，貞留梁爲太子舍人，至是由梁主詔敕，許他渡江卽位，稱爲魏主。

那東魏將慕容紹宗，已乘勝進攻侯景，景退保渦陽。紹宗長驅而進，與景交鋒，景令部衆被短甲，執短刀，馳入紹宗陣內，但斫人脛馬足，不少仰視。東魏軍紛紛倒地，連紹宗坐下的馬足，也被砍斷，把紹宗掀落馬下。虧得紹宗身材伶俐，急忙跳起，方得易馬返奔。東魏儀同三司劉豐生，也受傷遁去。顯州刺史張遵業，爲景所擒。

紹宗等奔回譙城，裨將斛律光、張特顯等，因紹宗失律致敗，互生讒議。紹宗道：「我曾經百戰，未見如侯景狡悍，汝等不服，儘可再試看汝勝負如何！」光與特顯乃引軍再攻侯景，到了渦水，被侯景一陣亂射，特顯落馬被擒，光狼狽走還。紹宗微哂道：「今果如何！怎得咎我！」光惶恐謝罪。

越日特顯由侯景縱還，再約與紹宗決戰。紹宗下令各軍，不准妄動，深溝固壘，爲久持計。這一著却是抵制侯景的上計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善戰何如用善謀，憑城固壘且深溝；  
跛奴縱有兼人技，末着終還遜一籌。

侯景與紹宗相持數月，糧食將盡，不能再持。紹宗乃下令出兵，突擊侯景。欲知戰時情狀，待至下回表明。

語有之：其父行劫，其子必且殺人。高歡逐君爲逆，改立少主，而每事上聞，恪恭將事者，豈果真心出此，毋乃由緣飾虛文，掩人耳目歟？及其子高澄當國，敢毆君主，且從而幽禁之，彼直視主上如犬馬，而尙有下座叩頭，號泣謝罪之偽態，狡黠如父，而凶

悍過於父，是非所謂父行劫，子且殺人耶！高歡能防景於身後，而梁主衍不能察景於生前。杜弼謂年既老矣，髦又及之，正不啻一梁主寫照。且誤用從子淵明，自覆全軍，昏耄之徵，一至於此，無怪其終困死臺城也。

## 第五十九回 縱叛賊朱异誤國 却強寇羊侃守城

却說慕容紹宗，固守譙城，自冬經春，未嘗出戰。是年爲梁太清二年，東魏武定六年。侯景求戰不得，攻城又不克，營中糧食將盡，正在愁煩。忽報城中發出鐵騎五千，由紹宗親自督領，前來攻營。景急上馬出寨，見敵騎甚是踴躍，士飽馬騰，勇氣百倍，不由的畏忌起來。旁顧部衆，亦俱帶懼容，他即想了一許，出言誑衆道：「汝等家屬，已爲高澄所殺，若要報讎，全仗此戰。」一部衆不禁切齒，向敵大呼道：「可恨高澄，殲我父母妻孥，我等當與汝拚命！」慕容紹宗聽得此言，急從馬上立着，遙應景軍道：「汝等休信跋奴誑言，現在汝等家屬，並皆完好，若去逆歸順，官勳如舊。」景衆尚未肯信，紹宗免冠散髮，向北斗設誓。於是景衆信爲真情，一聲吶喊，闐然散去。景將暴顯等，統挈領部曲，奔降紹宗。侯景自知不佳，忙招衆退還，偏衆情已經北向，多半掉頭不顧。那紹宗又麾騎殺來。此時窮極無法，惟有向南逃走。好容易渡過渦水，手下已經散盡，只剩得心腹數人，自碇石渡淮。散卒稍集，得步騎八百人，晝夜兼行，聞後面尚有追兵，乃遣人走語紹宗道：「景欲就擒，公尙有何用？」紹宗乃收軍不追。這是紹宗誤處，然若景得受擒，梁亦何致連亂？景奔至壽春，監南豫州事韋黯，閉城不納。景遣壽陽人徐思玉入城說黯，黯乃開門迎景。景入據壽春，上表告敗，自求貶削。梁廷聞景敗耗，未知確實消息，或云景與將士盡沒，上下皆以爲憂。時何敬容起爲太子詹事，入侍東宮，太子綱語敬容道：「侯景生死未卜，近有人傳說，謂景已得免。」敬容道：「景若遂死，還是朝廷幸福。」太子驚問原因，敬容道：「景反覆叛臣，終當亂國。」太子尙將信將疑，嗣由梁主接得景表，喜景未死，即命景爲南豫州牧，本官

如故光祿大夫蕭介上書切諫道：

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，隻馬歸命，陛下不悔前禍，復救容納，臣聞凶人之性不移，天下之惡一也。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，終誅董而爲賊，劉牢反王恭以歸晉，還背晉以構妖，何者？狼子野心，終無馴狎之性，養虎之喻，必見饑噬之禍。侯景以凶狡之才，荷高歡卵翼之遇，位忝右司，任居方伯，然而高歡墳土未乾，卽遭反噬，逆力不逮，乃復逃死關西，宇文不容，故復投身於我陛下。前者所以不逆細流，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，冀獲一戰之效耳。屬國漢官名，疑指漢班超事。今旣亡師失地，直是境上之匹夫，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，臣竊不取也。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，歲暮之效，臣竊思侯景必非歲暮之臣，棄鄉國如脫屣，背君親如遺芥，豈知遠慕聖德，爲江淮之純臣乎？事迹顯然，無可致惑。臣老朽疾侵，不應干預朝政，但楚囊將死，有城郢之忠，衛魚臨亡，亦有尸諫之道。臣忝爲宗室遺老，不敢不言，惟陛下垂察！

梁主閱書，恰也歎爲忠言，但終不能用。那豫州刺史羊鴉仁，聞景軍敗潰，棄懸瓠城，走還義陽，殷州刺史羊思遷，亦棄項城走還河南諸州，又盡入東魏。梁主衍怒責鴉仁等，鴉仁乃啓申後期屯軍淮上。何不責景？

東魏大將軍高澄，旣復河西，乃遣書梁廷，復求通好，一面優待蕭淵明，和顏與語道：「先王與梁主和好，已十餘年，今一朝失信，致此紛擾，料非梁主本心，當是侯景煽動所致。卿可遣人啓聞。若梁主不忘舊好，我豈敢違先王遺意？所有俘虜諸人，並卽遣歸，就是侯景家屬，亦當同遣。」一言甘必苦。淵明大喜，立遣從人奉啓梁廷，備述澄言。梁主衍前得澄書，尙不欲許和，及得淵明奏啓，卽召羣臣商議。朱异首先開口道：「靜寇息民，不若許和。」又是他來迎合。御史中丞張綰等亦隨聲附和，獨司農卿傅岐道：「高澄方得勝仗，何必求和？這無非是反間計，欲令侯景自疑，景意不安，必圖禍亂，他好從中取利呢！」數語喝破。偏朱异等固請宜和，梁主亦厭用兵，乃賜淵明書，令來使夏侯僧辯齎還。

僧辯還過壽陽，爲侯景所遮留，索書啓視，內云：高大將軍既待汝不薄，當別遣行人，重修睦誼云云。景不免懊恨，雖然遣去僧辯，心下很是不歡。遂上梁主書道：「高澄忌賢在狄，惡會在秦，春秋晉靈公時，賈季奔狄，士會奔秦，晉人患之。求盟請和，欲除彼患，若臣死有益，萬殞無辭，唯恐千載有穢良史。又致書朱異，并賂金三百兩，託他挽回。異將金收納，所有景上梁主書，却阻使不通。好一個貪利法門。」

梁主遣使赴晉陽，弔高歡喪，並與澄申議和約。侯景又上書道：「臣與高氏釁隙已深，仰憑威靈，期雪讎恥，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，使臣何地自處？乞申後戰，宣揚皇威。」梁主覆諭道：「朕與公大義已定，豈有忽納忽棄的道理？今高氏有使求和，朕亦更思偃武，所以暫與修好，公但寧靜自居，不勞多慮。」景更申請戰期，梁主仍把前言敷衍，叫他不必瀆陳。景乃詐爲鄴中書，求以貞陽侯易景。梁主不知真僞，卽欲答允，司農卿傅岐已升任中書舍人，朱異兼官中領軍，兩人入朝計事。傅岐道：「侯景因窮來歸，旣已收納，不必再棄。况景係百戰餘生，難道肯束手受縛麼？」異獨抗聲道：「景戰敗勢蹙，但教一使傳詔，便好就贖了。」諺謂得人錢財，替人消災，異貪而且凶，令人髮指。梁主竟用異言，覆書有貞陽侯，且至侯景夕返二語。景得覆報，出書示左右道：「我原知吳老公是薄心腸呢。」

從前侯景歸梁，曾由行臺左丞王偉獻議，此次偉復進言道：「今坐聽亦死，舉大事亦死，唯王裁察。」景始爲反計，編壽春居民爲兵，百姓子女，悉令配給將士，且屢向梁廷需索，并因妻孛陷東魏，求與王謝二家結婚。梁主覆答道：「王謝門高，不便擇配，可就朱張以下，訪求佳偶。」景聞言生恨道：「會當使吳兒女配奴。」又表求錦萬匹，爲軍人製袍，異但給以青布，景益憤憤。梁廷又遣建康令謝挺，散騎常侍徐陵，往聘束魏。景得知消息，反謀益甚。咸陽王元貞，見景有異志，累請還朝。景與語道：「河北事雖不能成，江南在我掌握，何不耐一二年？」貞聞言益懼，逃回建康，據實上聞。梁主但命貞爲始興內史，並不問景。

時臨賀王蕭正德，履歷見前文。得任左衛將軍，貪暴日甚，陰聚死士，潛謀不軌。正德前曾奔魏，與侯景有一面交，

且與徐思玉素有交誼。景令思玉爲司馬，使他往見正德，贊成以進，略言天子年尊，姦臣亂國，大王位當儲貳，中被廢黜，海內俱代爲不平。景雖不敏，實思自效，願王允副蒼生，鑒景誠款云云。正德大喜，立寫覆書，令思玉帶還。景啓書審視，內云朝廷事如公所言，僕亦存心多日，志與公同。今僕爲內應，公作外援，何事不濟？事貴從速，幸勿緩圖。綱蝦蟆想吃天鵝肉了。景遂部署兵馬，指日發難。

鄱陽王蕭範

卽恢子，係梁主姪。

方爲合州刺史，居守合肥，已知景謀，密遣人報達梁廷。梁主也覺動疑，偏朱異謂

景衆皆散，必無反理。還要誤人。梁主乃報範道：「景孤危寄命，譬如嬰兒仰人乳哺，何能爲反？汝且勿憂。」範又上書道：「不早翦撲，禍及君臣，朝廷若不欲發兵，臣範願自率部衆往討侯景。」梁主仍然不許，朱異且語範使道：「鄱陽王太屬多心，難道不許朝廷容納一客麼？」範得去使返報，大爲憤悶。再請黜異討景，均被異阻住，不上聞。

既而羊鴉仁執送景使，謂景邀臣同反，所以執使獻闕，請朝廷從速預防。異反囂然道：「景手下只數百人，有何能爲？」竟將景使釋還。景益無忌憚，遂舉兵叛梁，也公然移檄四方，但言中領軍朱異少府卿徐麟太子右衛率陸驗，制局監周石珍，蟠踞宮廷，熒惑主聰，所以興師入朝，志清君側云云。原來麟驗石珍，並奸佞驕貪，爲世所嫉，號爲三蠹，故景託詞除奸，發動衆聽。當下出攻馬頭，執住戍將曹璆等，警報飛達梁廷。梁主反拈鬚笑道：「景何能爲？我一折箠，便足答景了！」談何容易。遂命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，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蕭正表爲北道都督，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，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，特簡侍中邵陵王綸爲統帥，持節督軍，會討侯景。另懸賞格，謂斬景立功，得封三千戶公，除授州刺史。

景聞臺軍已發，更向王偉問計。偉答道：「邵陵若不，彼衆我寡，必爲所困，不如決志東向，直掩建康，臨賀內應。大王外攻，天下可立定了！兵貴神速，請卽進兵！」景乃留外弟王顯貴守壽陽，伴稱遊獵，徑襲譙州。助防董紹開城出降，刺史蕭泰竟爲所獲。泰係範弟，貪虐百姓，所以人無鬥志，遇寇卽降。轉攻歷陽，太守莊鐵復舉城降景，勸景速

趨建康。景卽命鐵爲前導，引兵臨江，江上鎮戍，連番報警。尚書羊侃入朝獻策，請急發二千人往據采石，截住賊景。一面遣邵陵王襲取壽陽，使景進退無路，方可就擒。却是朱異又出阻道：「景必不渡江，何必發兵！」朱異皆憤，梁主何亦如此糊塗。

侃出嘆道：「這遭要敗事了！」梁主再授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，都督京師諸軍事，出屯丹陽郡。正德遣大船數十艘，詐稱載荻，實是裝運糧械，接濟侯景。景大喜道：「我得濟事了！」遂從橫江渡采石，部下不過八千人，馬止數百匹，分兵襲入姑熟，直趨慈湖。

梁廷聞侯景渡江，統驚惶的了不得，太子綱戎服入覲，稟受方略。梁主支吾道：「這是汝事，何必更問！今將內外軍一概付汝，汝可便宜行事！」大事已去，乃一概推與兒子，真變作蕭娘了。太子乃出留中書省，指揮軍事，命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，係太子綱子，都督城內諸軍事，尚書羊侃爲副，分派各將士守城，斂集各寺庫公藏錢，聚置德陽堂，充作軍需。可奈人情惶駭，莫肯應募，再加臨賀王正德叛情，自梁主以下，無一察悉，反令他屯守朱雀門，這朱雀門是建康要戶，乃使叛黨把守，還有甚麼好處？

侯景到了板橋，尙未知都城虛實，特派徐思玉入都，求見梁主。梁主當卽召見，思玉入朝俯伏，詐稱背景，請問白事。梁主命左右退去，舍人高善寶在旁，大聲叱道：「思玉方從賊中來，情僞難測，怎可使他獨在殿上！」朱異侍坐道：「徐思玉豈是刺客麼？」還似做夢。梁主聞善寶言，却也遲疑，善寶令思玉直陳無隱。思玉乃出景奏啓，內言昇等弄權，臣景願帶甲入朝，肅清君側。梁主閱畢，遞示朱異，異且覽且慚，赧然不答。

梁主乃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，隨思玉赴景營，宣救慰撫。景還算北面受敕。季問景道：「今日此舉，究屬何名？」景直答道：「無非想做皇帝呢！」直捷得妙。王偉趨進道：「朱異等亂政，所以興師除姦，皇帝一語，尙是戲言。」景復道：「蕭老公可做皇帝，難道我不配做皇帝麼？」說着，卽將賀季拘住，但令寶亮還報。

是時梁主建國已四十七年，境內無事，公卿士大夫罕見甲兵，宿將又俱凋謝，後進少年多在邊戍，或隨邵陵

王軍前，全仗羊侃一人，指揮軍旅，威愛兩施。郡下還勉強支住。景率衆至朱雀桁南，正德已與密通音問。東宮學士庾信，率宮中文武三千餘人，立營桁北，擬開桁衝擊，藉挫賊鋒。正德不從。俄而景衆大至，信始開桁迎敵，甫出一船，景軍俱戴鐵面，不禁駭退。信方含甘蔗，突有一飛矢射來，拂過信手，將蔗撞落。信亦魂膽飛揚，棄軍遁還。正德遂派游軍沈子睦，開桁渡景，正德率衆出迎，至張侯橋相遇。馬上交揖，並轡入朱雀門。景望闕下拜，佯作款款，先是童謠有云：「青絲白馬壽陽來。」景欲應謠，特跨白馬，用青絲爲轡，乘勝犯闕。

郡中洵懼異常，羊侃詐稱得邵陵王書，揭示大衆，謂已與西昌侯蕭淵藻引兵入援，衆心少安。惟石頭白下石、頭城俱戍，已皆奔散。景得進圍臺城，鳴鼓吹角，喧聲動地，縱火燬大司馬、東西華諸門。羊侃親自督守，使鑿門上爲竅，噴水沃火。太子綱亦自捧銀鞍，賞賜將士，將士始奮，踰城灑水，火纔得滅。景又令衆執長柄大斧，奮斫東掖門。羊侃又令鑿門爲孔，用槊戳出，刺死二人。景衆乃退。景黨宋子仙入據東宮，掠得東宮妓數百人，分給軍士。范桃棒入據同泰寺，寺中蓄積，被掠一空。景復作木驢數百攻城，城上投下大石，木驢多碎。景更作尖頂木驢，石不能破。侃使作雉尾炬，灌瀆膏油，且燃且擲，尖驢又被焚盡。既而景又作登城車，高約十餘丈，欲臨射城中。侃笑說道：「車高壘虛，彼來必倒，但教安坐看他囉。」及敵車推至壘中，果然盡覆。景屢次失敗，乃但築長圍，斷絕內外。又射入啓文，請誅朱异等人。侃亦射出賞格，購募景首。

兩下裏相持數日，朱异請出兵擊賊，梁主召問羊侃，侃答言不可。异一再固請。總是他來作梗。竟使手餘人出戰，侃子鷺亦執戈從軍。景麾衆來爭，城中兵未及交鋒，已先嚇退。鷺單騎斷後，因被捉去，景令推鷺至城下，招侃出降。侃憤然道：「我傾宗報主，猶恨不足，豈顧一子生殺任便！」景乃將鷺牽歸。越數日，又復牽來，侃語鷺道：「我道汝已早死，那知汝尚在世麼？」說着，卽引弓注射。景忙令牽鷺回營，因乃父忠義可風，倒也不敢殺他，留住營中。

太清二年十一月，景奉正德爲帝，刑白馬爲盟，就太極殿前，祭祀蚩尤。正德被服袞冕，在儀賢堂登位，景率衆



朝謁齊呼萬歲。正德也下偽詔，略言普通以來，姦邪亂政，主上久病，社稷將危。河南王景釋位來朝，猥奉朕躬，紹茲寶位，可大赦改元正平，立世子見理爲皇太子，授景爲丞相，以女妻景，並出私家寶貨，悉助軍資。

景立營闕前，護衛正德，實是監守。分兵二千人攻東府，三日乃克，殺死守將南浦侯蕭推，且詐言梁主已死，令官民改奉新帝正朔。都中得此訛傳，也覺疑信參半，太子綱請梁主巡城，梁主親御大司馬門，城上聞警蹕聲，並鼓譟流涕，於是謠言始息。

南津校尉江子一，當侯景濟江時，曾率舟師拒景，舟師皆潰。子一奔還，梁主面責子一，子一拜謝道：「臣以身許國，常恐不得死所，今所部皆棄臣遁去，臣只一人，怎能擊賊？若賊敢犯闕，臣誓當碎首報君，自贖前罪。」梁主乃赦罪不問。至是與弟左丞子四、東宮主帥子五，領百餘人出城，直抵景營。景發兵圍攻子一，引槊四刺，殺賊數十人，賊衆攢集，斫斷子一左肩，乃倒斃地上。子四中槊，洞胸而死。子五傷股，馳還，方至塹上，一慟逕絕。小子有詩讚道：

捨身報國贖前愆，戰死疆場劇可憐。兄弟三人同畢命，義碑好把姓名鐫。

侯景圍都城月餘，城中日望外援，忽有臨川太守陳昕，夜縋入城，究竟爲着何事？待至下回再敘。

勸納侯景者爲朱異，激叛侯景者亦朱異，縱容侯景者又爲朱異，吾不知朱異何心，必欲覆梁，并不知梁主何心，必欲信異，景之智力，並無大過人處。渡江時衆不滿萬，設用蕭範羊侃之言，俱足制賊。叛王正德前已奔魏，心術之壞，不問可知。廢黜不用，絕景內綫，景亦不至遽敢犯闕。乃一誤再誤，既不逆擊叛首，反且委任叛黨。梁主固昏毫無知，太子綱亦一庸才耳。古人有言：小人之使爲國家，蓄害並至，雖有善者，亦無如何。觀羊侃之納謀不用，又復率衆守城，隨宜却賊，實一梁朝社稷臣，然碩果僅存，內外無繼，一善士其如梁何哉！

# 第六十回 援建康章粲捐軀 陷臺城梁武用計

却說臨川太守陳昕，前曾出戍采石，爲景所擒，景囚諸帳下，令黨徒范桃棒監守。昕誘勸桃棒歸梁，使率所部襲殺王偉、宋子仙等。桃棒頗也動心，縱昕出囚，令他縋城入報，願爲外援。梁主大喜，敕鑄銀券，賜桃棒。俟景平定，卽封桃棒爲河南王。獨太子綱疑他有詐，不肯輕信。小心過甚，亦覺誤事。昕出城還報桃棒，桃棒又使昕入啓，請開城

納降。太子綱終以爲疑，不肯開門。俄而桃棒事洩，爲景所殺。昕尙未知桃棒遇害，仍出城赴侯景營。景把昕拘住，逼令射書城中，詐稱桃棒來降，好乘勢入城。昕不肯從，反痛詈侯景，也被殺死。不沒昕忠。

景乃射書入城，招降罪奴。朱异家有奴僕，縋城降景。景卽授他儀同三司，奴乘良馬，着錦袍，往來城下，且行且詬道：「朱异朱异，汝做官至四五十年，纔得一中領軍，我方降侯王，便已儀同三司了。」於是羣奴陸續偷出，趨降景營，共計千數。景一一厚撫，配入軍伍。奴隸何知忠、義統，皆感激私恩，願爲效死。

景初至建康，軍令頗嚴，不許侵擾。及攻城不下，人心漸散，仰食石頭常平諸倉，又將告罄，不得已縱兵掠民，無論金帛菽粟，竝盡情劫奪。百姓流離蕩析，無從得食，甚至升米萬錢，多半餓死溝壑。正德太子見理鎮守東府，素性貪險，夜與羣盜出掠大桁，中矢竟死。

梁荊州刺史湘東王繹，移檄湘州刺史河東王粲，雍州刺史岳陽王詵，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，大器弟。郢州刺史南平王恪，梁子姪，卽蕭偉子。使發兵勤王，自督兵三萬人，由江陵出發，向東進行。就是邵陵王綸，前曾督師出都，行至鍾離，聞侯景已渡采石，乃還軍入援。渡江遇風，人馬溺斃不少。綸率步騎三萬，從京口西上，前譙川刺史趙伯超，在綸麾下，因卽獻議道：「若從黃城大路進行，恐與賊遇，不如徑指鍾山，突據廣漠門，出賊不意，圍城當可立解了！」

「綸依伯超言，由黃城進兵，夜行失道，迂迴二十餘里，詰旦始立營蔣山。景正分兵至江，防遏綸軍，不意綸軍猝至，也覺惶駭，遂送所掠婦女玉帛，貯石頭城，更分兵三路攻綸。綸擊破景軍，景退至覆舟山北，招集敗軍，倚山列營。綸進逼玄武湖，與景對壘，相持不戰。」

到了日暮，景收軍徐退。安南侯蕭駿，疑景怯走，即率壯士追趕，不料景麾衆還攻，駿不能敵，敗奔綸營。趙伯超見景衆殺來，望塵先遁，諸軍俱相顧驚潰，綸率餘兵千人，奔入天保寺。景縱火燒寺，綸復遁往朱方。時值隆冬，冰雪盈途，士卒四處竄散，多半凍斃。西豐公大春，及前司馬莊邱慧，軍將霍俊，不及逃避，均爲所擒，輜重亦被景奪去。邵陵一路敗退。

景將大春等推至城下，脅令給城中守卒，只說邵陵王已死軍中。偏霍俊不肯從景，朗聲呼道：「邵陵王稍稍失利，已全軍還京口，城中但堅守待着，援兵即至。」說至此，景衆用刀擊俊背，俊辭色益厲。景尚憐他忠義，不忍加害，那僞皇帝蕭正德，獨不肯放鬆，竟將俊殺死。比強盜更兇。

是日晚間，鄱陽王範，遣世子嗣與裴之高，及建安太守趙鳳舉，各將兵入援，駐營蔡洲。封山侯蕭正表，本受命爲北道都督，偏與景暗中勾通，受僞封爲南郡王，兼南兗州刺史。正表係正德弟，無怪他與兄同逆。統軍萬人，立柵歐陽，佯言將入援都城，實是阻截上流援軍，一面誘廣陵令劉詢，使燒城爲應。詢轉告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，見五十八回會理使詢領步騎千人，夜襲正表，攻入歐陽營柵。正表敗走鍾離，詢取得正表軍糧，返就會理，再行部署，爲勤王計。侯景聞正表敗還，恐援軍四集，索性大舉攻城，就臺城東西兩面，高築土山，臨城攻撲，城中亦隨築土山，與他相持。會大雨傾盆，城內土山驟崩，景乘隙登城，與守卒城上鏖鬪，兩邊死了多人，景衆不退。羊侃忙令兵士爭拋火炬，亂燒景衆，又在城內築壘爲防，景衆乃退。侃因連日髮勞，竟至遘疾，疾且日劇，旋即告終。城中所恃惟侃，侃既謝世，人心益震。幸有材官吳景，素有巧思，善製守具，隨宜抵禦。右衛將軍柳津，潛鑿地道，出挖城外土山，景未及豫防，

土山猝倒，賊衆壓死甚多。嗣是棄去土山，自焚攻具，另決玄武湖水，灌入臺城，闕前皆爲洪流，勢甚岌岌。

滴衡州刺史章粲募兵五千，兼道赴援。司州刺史柳仲禮亦率步騎萬餘人至橫江，與粲相會。裴之高亦自蔡洲渡江，接應仲禮。粲正推仲禮爲大都督，偏之高自命先進，負氣不服。粲單舸至之高營，當面譙讓道：「今兩宮危迫，猾寇滔天，惟柳司州久鎮邊疆，名足駭賊，所以粲等奉爲主帥，公爲梁臣，應以滅賊爲期，不宜意氣用事，必欲立異，咎將歸公，公亦何苦受人唾罵呢！」之高乃垂涕致謝，便決推仲禮統軍，集衆十萬，沿淮列柵，與景爭鋒。景亦在淮水北岸，列柵自固，且因之高弟姪子孫，俱在東府，令部衆搜捕至營，驅列陣前，後面擺着刀鋸鼎鑊，遙呼之高道：「裴公不降，卽烹他弟姪子孫。」之高從容自若，反令弓弩手注射己子，再發不中，景乃撤回。

仲禮入韋營，部分衆軍，擇地據守，令粲往扼青塘。粲說道：「青塘當石頭城要衝，賊必來爭，粲義無可諉，但恐所部寡弱，奈何！」仲禮道：「青塘要地，非兄不可，若嫌兵少，當撥軍相助。」乃使直閣將軍劉叔胤助粲。時已年暮，粲不敢逗留，便卽啓行。太清三年元旦，大霧漫天，不辨南北，粲軍迷路迂行，及到青塘，夜已過半，立柵未就，景卽率銳卒掩入，劉叔胤遁去，粲將鄭逸戰敗，自相踐踏，全營大亂。左右牽粲避賊，粲兀立不動，叱子弟力戰，究竟寡不敵衆，血戰未幾，粲弟助警構，從弟昂及子尼陸續殉難，粲亦身受重傷，嘔血畢命。一門忠義，足表千秋。

仲禮方徙營大桁，早起就食，聞粲死耗，投箸起座，披甲上馬，麾衆至青塘，掩擊景軍。景軍敗退，仲禮挺槊追景，相去咫尺，忽來了賊將支伯仁，從旁面驟斫一刀，適中仲禮左肩，仲禮慌忙閃避，已是不及，馬又倒退數步，陷入淖中。賊衆環刺仲禮，虧得仲禮騎將郭山石力救，仲禮殺退賊衆，仲禮纔得走歸，經此一戰，景不敢復渡南岸，仲禮亦索然氣餒，不敢再言戰事了。血氣之勇，不足濟事，仲禮各軍又復退却。

邵陵王綸，再會同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等，進駐桁南，亦推仲禮爲大都督，湘東王世子方及假節總督王僧辯，並至邵下臺，城被困多日，內外不通，就是援軍音信，也無從遞入。城中官民，共訴朱异，异慙憤成疾，因卽致死。

大是幸事。梁主還很加痛惜，特贈昇爲尚書右僕射，大衆益視爲恨事。太子綱遷居永福省，募人獻計，使達援軍音問。有小吏羊車兒進策，請作紙鳶繫救，順風遙放，冀達衆軍。太子恰也依議，偏紙鳶放出城外，被賊射下，仍不得達。已而鄱陽王世子嗣，募人送啓入城，部吏李朗想出一條苦肉計，先受鞭扑，佯爲得罪，往降景營，因得伺隙入城。城中方知援兵四集，鼓噪一時。也欠鎮定。梁主授朗爲直閣將軍，賜金遣還。朗乘夜出城，從鍾山後遶道歸營，宵行晝伏，積日乃達。於是鄱陽世子嗣、湘東世子方、徵集各軍，相繼渡淮，攻燬東府前柵，景衆少退。

各援軍立營青溪，再擬進攻。可巧高州刺史李遷仕、天門太守樊文皎，引兵五千人來援。文皎驍勇善鬪，與遷仕驅兵獨進，所向披靡，及孤首橋東，景將宋子仙用埋伏計，誘文皎陷入伏中，四面圍集，畢竟雙手不敵四拳，任你文皎如何勇力，怎禁得賊環攻，戰了半日，力竭身亡。遷仕逃命要緊，管不及文皎生死，便卽遁回。各軍聞文皎戰死，又復奪氣，再加柳仲禮自營前轍，不肯再進，待遇各將，又傲慢不情。邵陵王綸每日候門，常被拒絕，坐是彼此離心，不願再進。數路援軍，皆皆失勢。

那侯景却也戒懼，更因士卒饑餒，無從掠食，未免加憂。王偉又獻策道：「今臺城不可猝拔，援軍日盛，我軍乏食，何弗佯與求和，爲緩兵計，俟他內外懈怠，一舉攻入，方可得志。」景連聲稱善，遂遣將任約、子悅二人，至城下跪伏，拜表求和，請賜還原鎮。太子綱以城中窮困，入白梁主，勸許和議。梁主勃然道：「和不如死！」此語尙有見地。太子綱請道：「都城久困，援軍怯戰，不如暫且許和，再作後圖。」梁主躊躇多時，方囁嚅道：「隨汝自謀，勿令取笑千載。」太子乃承制許和，景乞割江右四州地，並求宣城王大器出送，然後退兵。中領軍傅岐固爭道：「怎有賊起兵犯闕，尙與許和，這不過欲却援軍，借此給我戎狄獸心，必不可信！且宣城王係皇室家孫，國脈所關，豈可輕出一誠然。」梁主乃命大器、弟石城公大款爲侍中，出質景營，並敕諸軍不得復進。敕文中有善兵不戰，止戈爲武兩語。噫賊狡計，還想虛詞粉飾。授侯景爲大丞相，都督江、西、四州諸軍事，領豫州牧，仍封河南王。設壇西華門外，遣僕射王克、

吏部郎蕭瑋，與景將任約于子悅、王偉等，登壇爲盟。又令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，與侯景遙遙相對，歃血爲誓。一方面專望解圍，情真語摯；一方面是但知行詐，口是心非。

兩下裏盟誓既畢，總道景違約撤兵，那知他仍然圍住，託詞無船，不能還渡。嗣又遣大款還臺，復求宣城王出送，種種刁難，無非是設詞遲宕。會南康王會理等至馬邛州，景復表請勒歸會理。太子綱不得不從，飭會理退屯江潭苑，已而復稱永安侯蕭確及直閣將軍趙威方截臣歸路，請即召入，以便西還。有詔授確爲廣州刺史，威方爲盱眙太守，卽日入覲。確爲邵陵王綸次子，固辭不入。邵陵王綸泣語確道：「圍城既久，主上憂危，不得已從景所請，遣歸賊衆，汝宜遵敕入朝，奈何拒命！」確亦泣語道：「侯景雖云欲去，仍然長圍不解，情迹可知。召確入城，究屬何益？」未幾由朝使出城，一再徵確，確尙不肯入。綸不禁怒起，喝令斬確，確乃流涕入城。

城中糧食將盡，御廚中蔬菜亦絕。梁主時常蔬食，至是乃食雞子。綸獻入雞子數百枚，由梁主親自檢點，歛歎不已。湘東王繹駐兵武城，河東王譽駐軍青草湖，桂陽王懋駐軍西峽口。懋係蕭繹子。皆觀望不前。湘東參軍蕭贇屢請進兵，爲繹所恨。及得梁主和詔，贇仍執前議，竟被殺死。侯景聞援帥已怠，並將東府米運入石頭，遂有意敗盟。僞皇帝正德及左丞王偉更從旁慫恿，景乃決計背約，臚陳梁主十失，上啓梁廷，略云：

陛下與高氏通和，歲踰一紀，舟車往復，相望道路，必將分災卹患，同休等戚，寧可納臣一介之服，貪臣汝穎之地，便絕好河北，檄詈高澄，聘使未歸，陷之虎口，揚兵擊鼓，侵逼彭宋，天下寧有萬乘之主，見利忘義，若此！其一也。第一條卽使梁主愧死。臣與高澄既有仇憾，義不同國，歸身有道，陛下授以上將，任以專征，臣受命不辭，實思報效，方欲蕩滌夷氛，一匡宇內，乃陛下始信終疑，欲分臣功，使臣擊河北，自舉徐方，遣庸懦之貞陽，任驕貪之胡趙，纔見旗鼓，鳥散魚潰，慕容紹宗，席卷渦陽，諸鎮靡不棄甲，疾雷不及掩耳，散地不可固全，使臣狼狽失據，妻子爲戮，斯實陛下負臣之深，其失二也。梁主任將非人，反令叛賊藉口。臣退保淮南，方欲收合餘燼，尅申後戰，封韓山。卽寒

山之屍，雪渦陽之恥，陛下喪其精魄，無復守氣，使信貞陽謬啓，復請通和。臣屢表諫阻，終不見從，反覆若此，童子猶且羞之，况在人君，其失三也。畏懦逗留，軍有常法，貞陽精甲數萬，不能拒抗敵國，反受囚執，以帝之猶子，而面縛虜庭，實宜絕其屬籍，以毀征鼓，陛下曾不追責，憫其苟存，欲以微臣相貿易，人君之道，可如是乎？其失四也。懸瓠大藩，古稱汝穎，臣舉州內附，而羊鴉仁無故棄之，棄之者不聞加罪，得之者未見加功，其失五也。臣渦陽退縮，非戰之罪，實由陛下君臣相與見誤，乃還壽春，曾無悔色，祇奉朝廷。鴉仁自知棄州內懷慙懼，遂啓臣欲反，欲反當有形迹，何所徵驗，誣陷乃爾。陛下曾無辨究，默然信納，豈有誣人莫大之罪，而可比肩事主者乎？其失六也。此條實含亂噴人。趙伯超拔自無能，任居方伯，惟漁獵百姓，行貨權倖。朱异之徒，積受金貝，遂擬胡趙爲關張，胡指實係上文胡趙同此。誣掩天聽，謂爲真實。韓山之役，女妓自隨，才聞敵鼓，與妾俱逝，不待貞陽，故隻輪莫返。論其此罪，應誅九族，而納賄中人，還處州任。伯超無罪，臣功何論？賞罰無章，何以爲國？其失七也。臣御下素嚴，無所侵物，關市征稅，咸悉停原，壽陽之民，無不慰悅。乃裴之悌等助戍在彼，憚臣檢制，無故遁歸，又啓臣欲反。陛下不責其違命，離鎮反受其浸潤之譖，處臣如此，使何地自安？其失八也。此條未見上文借景啓中補入。臣雖才愧古人，頗無遺策，及委贄陛下，罄竭忠規，每有陳奏，恆被抑遏。朱异專斷軍旅，周石珍總尸兵仗，陸驗徐麟，典司穀帛，皆明言求貨，非賂不行。臣無賄於中，故常遭抑責。其失九也。鄱陽之鎮，合肥與臣鄰接，臣推以皇枝，每相祇敬。而嗣王無端疑忌，臣有使命，必加彈射，或聲言臣反，或啓臣纖介，招攜當須以禮，忠烈何以堪此？其失十也。此條又是誣罔。其餘條目，且不勝陳。臣心直辭慤，有忤龍鱗，遂發嚴詔，便見討襲。昔重華純孝，猶逃凶父之杖，趙盾忠賢，不討殺君之賊，臣何親何罪，而能坐受殲夷？韓信雄桀，亡項霸漢，未爲女子所烹，方悔蒯通之說。臣每覽書傳，心竊笑之，豈容遵彼覆車，而快陛下佞臣之手哉！是以興晉陽之甲，亂長江而並濟，願得升赤墀，踐文石，口陳枉直，指畫臧否，誅君側之惡臣，清國朝之秕政，然後還守藩翰，以保臣節，實臣之至願也。謹此啓聞。

看官，你想梁主行見了此啓，怎得不慚憤交并？便於三月朔日，就太極殿前設壇，禱告天地，說是侯景背盟，不可不討。恐天地亦不肯多管。一面舉烽徵軍，再擬交兵。先是閉城拒賊，城中男女共十餘萬，士卒約二萬餘人，被圍既久，十死八九，乘城不滿四千人，類皆羸餓。驀聞侯景負約，當然大懼，惟日望外援。柳仲禮專聚妓妾，置酒作樂，不許諸將出戰，乃父即右衛將軍柳津，登城呼仲禮道：「汝君父日坐圍城，汝尚不肯竭力，試想百歲以後，將目汝爲何如人？」仲禮面色如常，毫不介意。邵陵王綸，亦頓兵不戰。安侯蕭駿，向綸進言道：「城危至此，尚坐視不救，倘有不測，殿下有何顏再立人世！今宜分軍爲三道，出賊不意，當可却賊。」綸終不聽。

南康王會理，與羊鴉仁趙伯超等，進營東府城北，約在夜間渡軍。鴉仁違約不至，景已令宋子仙攻擊會理。會理營尚未就，軍士驚亂，伯超先遁，會理支持不住，便即退走，戰死溺死，約五千人。景聚首城下，指示守軍，城中益懼。景督兵攻城，晝夜不息，邵陵世子堅，屯太陽門，終日藉飲，不恤吏士。書佐董勳華白曇朗等，夜引景衆登城，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，乃排闥入宮，報知梁主道：「城被陷了！」梁主衍尚安臥不動，喟然歎道：「我得我失，亦復何恨！」復顧語確道：「速去語汝父，勿以二宮爲念！」確方欲趨出，又由梁主中命，使確慰勞外軍。確奉命去訖。

俄而景左丞王偉，入殿奉謁，拜呈景啓，無非說是姦佞所蔽，因領衆入朝，驚動聖躬，特詣闕謝罪。梁主使問道：「侯景何在？汝可爲我召來！」偉乃出殺報景，景竟引甲士五百人，昂然入見。既至殿前，望見儀衛森嚴，也不禁三分膽怯，因跪就殿階，叩首如儀。典儀引就三公座上，梁主正容語景道：「卿在軍日久，會勞苦否？」景不敢仰視，汗涔涔下。賊膽心虛。梁主又道：「卿何州人？乃敢至此？」景仍不敢對，景將任約在側，代景答道：「臣景妻子，皆爲高氏所屠，只有一身歸服陛下。」梁主復道：「卿既忠事我朝，應即約束軍士，不得騷擾。」景應諾而出，復至永福省謁見太子，太子亦無懼容。侍衛統皆駭散，惟中庶子徐摛，通事舍人殷不害，在側。摛朗聲道：「侯王來，當禮謁東宮！」景乃下拜。太子與言，景亦不能答。



既而退出，自語同黨道：『我嘗跨鞍對陣，矢刃交下，了無懼意；今見蕭公，使人自懼，豈非天威難犯，我不便再見兩宮了！』隨即縱兵入宮，脅逐兩宮侍衛，劫掠乘輿服御，及宮女若干人。又收朝士王侯，送永福省，使王偉守武德殿，于子悅屯太極殿東堂，矯詔大赦，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，錄尚書事。小子有詩歎道：

亂賊猖狂反許和，癡心還望戢干戈；推原禍始由貪利，後悔難追可奈何！

嗣又遣石城公大款，賫着救文，解散援軍。欲知援軍是否遵敕，請看官續閱下回。

臺城被困，各軍之入援者，大都庸懦無能，才不足而志亦不專。邵陵一敗而即潰，湘東一奮而即衰，目覩君父之危難，且偷生畏死，不肯赴義，遑問他人！獨韋粲戰死青塘，樊文皎戰死孤首橋，功雖未成，忠則過之。而韋粲之死，事尤烈。柳仲禮、裴之高，皆經粲激厲而來之高，雖爲國忘家，卒未聞有血戰之役。仲禮鼓勇追賊，亦頗壯往，乃以左肩之受傷，遂致怯戰，以視粲之視死如歸，甘與子弟同殉，其相去爲何如耶！若侯景之稱戈犯闕，明明爲一叛賊，與賊許和，敕止援軍，是延賊入門，又自絕其外援也。梁主亦知和不如死，乃胸無主宰，始明終昧，卒致墮入賊計，臺城陷而正容語景，果何益耶！我得我失，死復何恨，徒付諸一嘆而已。而梁亡矣。

## 第六十一回 困梁宮君王餓死 攻湘州叔姪尋讎

却說侯景僞傳救命，解散援軍，邵陵王綸等，大開軍事會議，推柳仲禮主決。綸語仲禮道：『今日事悉委將軍，請將軍酌定進止。』仲禮熟視不答，裴之高王僧辯齊聲道：『將軍擁衆百萬，坐致宮闕淪沒，居心何忍！現只好竭力決戰，何必多疑！』仲禮竟無一言，諸軍遂陸續散歸。邵陵王綸亦奔往會稽。仲禮及羊鴉仁、王僧辯、趙伯超等，並開營降景。僧辯既已主戰，奈何降賊！軍士莫不憤惋。仲禮入城，先往謁景，然後入見梁主。梁主絕不與言，退省乃父柳津

不禁大慟道：「汝非我子，何勞相見！」景遣仲禮歸司州，僧辯歸竟陵。

先是僞皇帝蕭正德與景私約，入城後不得全二宮。及景已入城，正德亦引衆隨至，揮刀欲入宮中，偏宮門被景軍守住，不准放入。正德正要喧嚷，那知景已傳示敕書，令他爲侍中大司馬。他恨景負約，又平白地將皇帝革去，仍降做梁朝臣子，叫他如何不憤，如何不悔？當下易去帝服，進見梁主，且拜且泣。梁主口述古語道：「啜其泣矣，何嗟及矣！」見詩經。

正德垂涕而出，懊喪欲絕。景却格外防範，不使與聞朝事。一面囑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使齎敕文，往召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。紹先帶去兵士不滿二百人，并且連日饑疲，面有菜色。會理擁有一州兵士，飽馬騰，僚佐說會理道：「景已陷京邑，欲先除諸藩，然後篡位，今若四方拒絕，立當潰敗。王不如誅死紹先，發兵固守，倘慮兵力不足，儘可與魏連和，靜觀內變，奈何舉全州土地，輕資賊手呢？」會理道：「諸君心事，與我不同，天子年尊，受制賊虜，今有敕召我入朝，臣子怎得違背？且遠處江北，事業難成，不若身赴京都，就近圖賊，成功與否，聽諸天命。我志已決定了！」有兵看馬，尙不能討賊，難道赤手空拳還得成事麼？遂開城迎入紹先。紹先悉收文武部曲，鎧仗金帛，但遣會理單騎還都。及會理詣闕，由景授官侍中，兼中書令。會理暗思：「匡復怎奈手無寸柄，如何成謀？只得過一日算一日，徐俟機會罷了。」

那湘東王繹，出駐武城，始終不前。應前回。世子方等自都下馳歸，纔知臺城失守，索性退還江陵。信州刺史桂陽王慄，自西峽口入江陵城，擬待繹回議軍情，方還信州。適有雍州刺史張纘，貽繹密書，內稱河東欲襲江陵，岳陽亦與同謀，不可不防。嗣又由裨將朱榮，亦遣人走報，謂桂陽留此，無非與河東岳陽裏應外合。爲這種種讖構，遂使君父大讎，置諸不顧，徒惹出一場叔姪的爭端來了。迴歷五十七回文字。

雍州刺史岳陽王詵，與湘州刺史河東王譽，統是昭明太子遺胤，誓隱蓄異志，待亂圖功。梁主早有所聞，特令張纘往代。纘本刺湘州，自河東王譽入湘，纘輕譽少年，迎候多疏，爲譽所恨，因留纘不遣。纘輕舟夜遁，欲赴雍州，又恐誓不受代，左思右想，只有湘東王繹，尙是故交，

不如徑赴江陵，勸釋除滅譽。可巧釋出屯武城，留續助守。當時兵馬倥傯，也無暇進陳私意，及援軍還鎮，樂得乘隙進讒，自快宿忿。朱榮與續同黨，更欲剪除桂陽。釋向來多疑好猜，聞讒即信，便匆匆返至江陵。

桂陽王慥，莫明其妙，上前相迎，片語未完，即由釋麾動左右，把慥拏下。慥問得何罪，釋責他勾通譽，不容辯明。冤誣自拔佩劍，把他頭顱砍去。死得冤苦。且遣人至漢口，說通戎將劉方貴，使襲襄陽。方貴係岳陽王督府司馬，本來受譽差遣，引兵勤王，旋因湘東各軍多半逗留，方貴亦勒兵不進。此次與釋連謀，將擬倒戈，忽由督傳令召還。方貴疑祕謀已洩，遂據住樊城，不受譽命。譽發兵往討方貴，方貴出戰被殺。樊城當然歸譽。那湘東王繹，尚未得信，贈續厚資，令赴雍州。續至大隄，始聞方貴戰死情狀，彼時不便折回，只好賚救赴任。

譽已得悉侯景入都，國家無主，那裏還肯受代，暫令續寓居城西白馬寺，并令偏將杜岸給續道：「看岳陽情勢，不容使君何勿且往西山，權時避禍。」續信爲真言，與岸結盟，自着婦人衣，乘青布輿，逃入西山。督討續有名，即使岸引兵追躡，把續擒歸。續情願割髮爲僧，改名法續，誓含糊答應，但仍遣兵監守，不令他適。嗣是與釋有讎，專務私鬪，把國家事全然不睬，反使侯景得獨攬朝綱，任意橫行。

梁主衍受制侯景，非常懊悵。景薦宋子仙爲司空，梁主道：「調和陰陽，須有特長，此種人物，怎得輕用！」景又欲使徒黨二人爲使殿主帥，亦不見許。太子綱慮景銜恨，入宮泣陳，梁主叱道：「誰使汝來？若社稷有靈，終當克復。否則雖朝夕哭泣，亦屬何益！」太子乃惶遽出宮。景擅使部衆入直省中，或驅馬佩刀，出入宮廷。梁主偶有所見，不免叱問，直閣將軍周石珍，隨口答道：「這是侯丞相的甲士。」梁主瞋目道：「什麼丞相！但叫侯景罷了！」口中偏強，亦屬無益。

景備聞消息，當然挾嫌，遂遣私黨監視御膳，一切飲食，格外剋損。梁主有所需索，輒不令進。自思衰年結局，弄到這般地步，那得不悲從中來，終日懨懨，鬱極成病，遂致臥牀不起，展轉呻吟。太子綱隨時入省，無非是以淚洗面。

沒法可施。并因正妃王氏，甫經病歿，悼亡未畢，禁不住再遭父危。最可恨的是叛賊侯景，還不肯令御醫入治，但祝梁主早崩。就是太子出入，亦嘗派人偵察，不使自由。太子益生疑懼，特致湘東王繹密書，以幼子大圓相託，且自剪爪髮一併寄去。湘東王繹，方與二姪爲難，也不過虛與周旋，敷衍了事。太清三年五月上浣，梁主大漸口中覺苦，索蜜不得，自呼荷荷，聲嘶力竭，痰喘交作，竟爾去世，享八十六歲。統計在位四十八年，改元七次。天監通中大通大同中大

侯景祕不發喪，遷殯昭陽殿，但迎太子入永福省，使照常入朝。且使黨羽王偉、陳慶等，陪伴太子，名爲侍側，實是監督。太子只吞聲飲血，不敢悲號。殿外文武，尙未知有大喪，直至五月下旬，景見內外無事，方纔計聞。把梓宮遷入太極殿中，奉太子綱卽皇帝位，頒詔大赦。景屯朝堂，分兵守衛，並請嗣主覃恩。凡北人陷沒南方，充作奴僕，概令釋放。嗣主綱不得不從，他却從中收錄，引爲己用。未幾有詔，命傳出追諡故妃王氏爲簡皇后，立宣城王大器爲皇太子，封諸子大心爲尋陽王，大款爲江陵王，大臨爲南海王，大連爲南郡王，大春爲安陸王，大成爲山陽王，大封爲宜都王。簡文首政，卽以監妻封子爲急務，其志可知。命南康王會理爲司空，兼尙書令。會理懦弱，雖是有心討賊，究竟不能制侯景。蕭正德爲景所賣，密詔鄱陽王範，令帶兵入除首惡，偏傳書人爲景所獲，立召正德對質，正德無言可答，被景驅入別室，將他絞死。死已晚矣。

景遣子子悅略吳郡，太守袁君正，舉郡降景，唯新城戍將戴僧遇，不肯從令。景又遣來亮入宛陵，宣城太守楊白華誘亮入城，擊下處斬。御史中丞沈浚，避難東歸，與吳興太守張嶷，會同討景。景令李賢明攻宣城，侯子鑒入吳郡，特派儀同三司宋子仙，經略東南，又授儀同三司郭元建爲尙書僕射，領北道行臺，總江北諸軍事。

永安侯蕭確，見前回。材勇過人，自入都後，景愛他膂力，嘗引置左右。邵陵王綸，顧念私恩，屢遣密使往召，前時何故逼令入都？確語來使道：「侯景輕佻，一夫可制，我嘗欲手刃此賊，但苦無閒可乘，卿爲我還啓家王，勿以確爲念！」

一來使自去還報。確日伺景隙，輒思下手。可巧景召確同遊鍾山，確借射鳥爲名，拈弓搭矢，向景射去，不料用力過猛，弓弦陡絕，那箭幹拋至侯景馬前，突然自落。景知確存心不善，卽揮動左右，將確拏住。確怒叱道：「我不能殺汝，汝卽可殺我，我豈從賊爲逆麼？」說着，項下已着了一刀，隕首畢命。

南徐州刺史蕭淵藻，因入援無功，又聞景將蕭懿出據京口，迫令解職，頓時氣憤填胸，疾病交作。或勸他出奔江北，淵藻歎道：「我位居臺鉉，受眷特隆，旣不能誅翦逆賊，正當同死，怎可投身異類，苟延殘喘呢！」嗣是累日不食，竟致喪生。確與淵藻盡忠梁室，故特別表明。

鄱陽王範，聞建康失守，復擬整軍入衛，僚佐進諫道：「今東魏已據壽陽，若大王移足，虜騎必進窺合肥，前賊未平，後城失守，豈非失計。不如待四方兵集，再議興師，進不失勤王，退可固根本，方算得兩全了。」範聞言也覺躊躇，果然東魏遣西兗州刺史李伯穆進逼合肥，又使魏收致書與範，勸讓合州。範方謀討侯景，不得已將合州割讓，又使二子勸廣往質東魏，乞師圖逆。自引戰十二萬人，出屯濡須，檄召上游各軍一同進援，偏上游無一到來，東魏亦不聞出師，害得範進退徬徨，更兼糧食告罄，沒奈何泝流西上，到了樅陽，景發兵出屯姑熟，範將裴子悌率衆降景。範勢益孤，幸江州刺史尋陽王天心，貽書邀範，範乃趨詣江州，寓居湓城，尙向各鎮通書，協圖匡復。

湘東王繹，因自稱奉得密詔，得假黃鉞，大都督中外諸軍事，承制封拜，集衆討景。一面徵兵湘州，遣使督促軍需。明是挑釁。湘州刺史河東王譽，已與湘東王有隙，自然不肯受命。繹卽遣少子方矩，往代譽任，并令世子方等發兵護送。行至麻溪，被譽率衆邀擊，一場廝鬥，方等敗死。方矩慌忙逃還，微倖得了性命。

繹聞方等敗沒，毫無戚容。看官道是何因？原來方等生母徐妃，與繹不睦，繹眇一目，妃嘗爲半面粧，居室俟繹，繹瞧見妃容，知他有意嘲笑，盛怒而出，所以累年不入妃房。妃妒而且淫，見有無寵的妾媵，始與接坐，或察知有娠，往往手及致斃。平居無事，輒往寺院中焚香。荊州瑤光寺中，有一智遠道人，面目偉哲，爲妃所愛，竟引與私通。嗣又

見湘東幕僚暨季江，才貌翩翩，丰神楚楚，遂使心腹侍婢，導他入房，密與交權。一對露水夫妻，比伉儷還要狎暱。季江嘗自嘆道：「柏直狗，雖老猶能獵，蕭溧陽馬，雖老猶駿，徐娘雖老，猶尚多情。」那徐妃得了季江，起初原是我我卿卿，歡好無間，連智遠道人的舊情，也撇置腦後。後來復得見僚佐賀徽，而龐兒還要俊俏，又不免惹動情魔，想與同夢，煞是情敵。屢次遣婢勾引，徽却尚知顧忌，不肯應命。徐妃想出一法，自往普賢尼寺，設詞召徽，徽只好前往。甫入禪林，即有二三侍女，引入密室，妃已卸妝相待。一見徽，而好似珍寶一般，相假相倚，竝入歡幃。待至雲收雨散，起牀盪衣，特書白角枕爲詩，互相倡和。詩中所述，無非是中葶私情，言之可醜，小子也不願錄述了。釋聞妃淫行，怒不可遏，便將他生平穢史，榜示大閤，且因此與方等有嫌。徒揚家醜。

方等戰死，釋毫不介意，置諸度外。會釋寵妃王氏生子，產後病逝，釋疑爲徐妃下毒，逼令自盡，妃投井溺死。釋令將屍昇還徐氏，呼爲出妻，藁葬江陵瓦官寺側，纔算洩恨。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辯，與信州刺史鮑泉，出兵攻魯，限令即日就道。僧辯請略寬期限，釋召僧辯入問，聲色俱厲。且拔劍斫傷僧辯，牽繫獄中，但令鮑泉往攻。

泉至湘州，舉出兵迎戰，爲泉所敗，乃退保長沙，并向雍州乞援。岳陽王詵，即留參軍蔡大寶守襄陽，自率騎卒二萬，徑攻江陵，遙救湘州。湘東王釋，很是驚慌，急召僚佐會議，大衆俱不知所答。適僧辯母爲子謝罪，自陳無訓，釋乃給他良藥療治僧辯，且遣左右至獄中問計。僧辯侃侃直陳，有條有理，經釋聞知，忙釋令出獄，面加慰勞，使爲城中都督。急時抱佛脚。

詵至江陵，設十三營，環攻江陵城。偏天公不肯做美，連宵大雨，平地水深四尺，累得詵軍拖泥帶水，銳氣盡衰。新與太守杜崩，隨詵攻城，釋與崩素有交誼，招使歸降，崩遂與兄岷、弟幼安及兄子龜，入城降釋。岸願率五百騎襲襄陽，得釋允諾，遂晝夜兼行，距襄陽纔三十里，城中始覺。蔡大寶、岷、幼安、龜，登城拒守，一面遣人報詵，詵慌忙退回，拋棄糧械金帛，不可勝計。張纘病足，詵常加監束，載纘從軍，及倉猝奔還，恐爲追兵所奪，把纘殺死，棄屍江

中，杜岸聞警還援，亦奔往廣平，依兄南陽太守杜巘。巘使將軍薛暉，追岸至廣平城下，乘勢圍攻。巘不能守，棄城遁走，岸爲暉所獲，送往襄陽。巘見了杜岸，好似殺父大讎，先川亂鞭擊面，使無完膚，再把他舌頭拔去，支解四體，烹諸鼎鑊。又劓發杜氏祖墓，焚骨揚灰，用頭顱爲漆椀。杜岸叛警，不爲無罪，但如此處置，抑何殘忍！

湘東王繹，既欲攻巘，又欲攻警，特使王僧辯赴長沙，謀回鮑泉，因他日久無功，意欲加誅，還是僧辯替他轉圜，令泉申啓具謝，始得免罪。自是攻巘一路，專屬僧辯，別遣司州刺史柳仲禮，出鎮竟陵，爲圖警計。警恐不能自存，乃向西魏求救，願爲附庸。西魏丞相宇文泰，欲乘勢經略江漢，樂得允許，即遣使至襄陽，議約警專務防繹，也顧不得甚麼妻孥，即命正妃王氏，與世子燾，入質西魏，乞即濟師。宇文泰便遣開府儀同三司楊忠，都督三荆等十五州諸軍事，鎮守穰城。

適柳仲禮率衆趨襄陽，楊忠遂與行臺僕射長孫儉，同擊仲禮，且分兵攻下義陽隨郡。收降義陽太守馬伯符，拘住隨郡太守桓和，再進軍圍安陸。柳仲禮引兵還援，西魏將士，統請楊忠急攻安陸，休待仲禮還師。忠笑語道：「一攻守勢殊，未易猝拔，若曠日勞兵，表裏受敵，更屬非計。我聞南人多習水軍，不習野戰，仲禮兵馬將至，我正好出他不意，用奇兵邀擊，彼怠我奮，一舉可克。」既克仲禮，安陸不攻自下，諸城可傳檄自定了。一諸將士方纔拜服，忠即選精騎二千，銜枚夜進，行至漂頭，擇地伏着，專待仲禮到來。仲禮毫不防備，匆匆馳歸，一入伏中，魏兵齊起，仲禮部下不戰已亂，最利害的是徧設陷坑，無從顧避，但只聽得跌踢聲，鏡鉤聲，鐵索聲，不到數時，已將仲禮部衆，一齊捆住。仲禮叫苦不迭，驀覺馬足不穩，也墜入坑中，被西魏兵手到擒來，縛住手足，似扛豬的擡將去了。早知如此，何不拚死拒

景選 掙些名節。

安陸守將馬岫，聞仲禮被擒，使開門出降。竟陵守將王叔孫，也知保守不住，同做了降將軍，於是漢東土地，盡入西魏。楊忠乘勝至石城，進逼江陵，湘東王繹，急得不知所爲，還是舍人庾恪，願往說忠，爲繹解憂。繹即令馳赴敵

營格不慌不忙，至西魏營中，進見楊忠道：「湘東爲叔，岳陽爲姪，貴國助姪攻叔，如何能服天下？」忠答道：「汝言未嘗無理，但我軍前來，是征討不服，與叔姪無關。若湘東果願投誠，我即使退去。」格如言回報，釋乃遣舍人王孝祀，送子方略往質，卑辭求和。忠許與通好，當由釋親出敵血，加載盟書。略云：

魏以石城爲封，梁以安陸爲界，請同附庸，并送質子，質遷有無，永敦鄰誼。有渝此盟，明神殛之！

盟畢，釋仍然還城，忠亦退去。江陵解嚴，釋得專心攻譽，發兵助攻長沙。譽向邵陵王綸處乞師，綸頗思往救，因恐兵糧不足，未敢輕率從事，乃寄書湘東王釋，勸他休兵。大致說是：

天時地利，不及人和，况乎手足股肱，豈可相害。今社稷危恥，創鉅痛深，唯應剖心嘗膽，泣血枕戈，其餘小忿，或宜容貫，若外難未除，家禍仍構，料今訪古，未或不亡。夫征戰之理，唯求克勝，至於骨肉之戰，愈勝愈酷，捷則非功，敗則有喪，勞兵損義，虧失多矣。侯景之軍，所以未窺江外者，良爲藩屏盤固，宗鎮強密，弟若陷洞庭，不戢兵，及雍州疑迫，何以自安，必引進魏軍，以求形援，弟若不安，家國去矣。必希解湘州之圍，存社稷之計，顧全大局，毋俟躊躇！

書去後，得釋覆音，中陳譽惡，罪在不赦。綸擲書地上，慷慨流涕道：「天下事一敗至此，湘州若亡，我亦將葬身無地了！」已而河東王譽守不住長沙城，意欲潰圍出走，偏部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。譽不及奔逃，竟爲僧辯所執。譽語僧辯道：「一勿卽殺我，願一見七官。」綱爲梁主衍第七子，向呼七官。指出讒賊，死且無恨！僧辯不許，把譽處斬，函首送江陵。湘東王釋，返首歸葬，進僧辯爲左衛將軍，兼侍中，鎮西長史。

先是譽將敗時，引鏡照面，不見頭顱。又夜見長人據屋，兩手垂地，恍惚中被他抓住，噉臍暴痛，狂呼求救，始山左右入視，他已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好容易把他救醒，長人早已不知去向。未幾復見白狗如驢，竄出城外，亦無下落。譽已自知不祥，至是終爲僧辯所殺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

叔姪如何不竝容，兵戈構怨及同宗？  
湘東推刃河東斃，首禍心腸亦太兇！  
既攻克長沙，乃爲梁主衍發喪，傳檄討景。欲知後事如何？試看下回便知。

湘東邵陵，皇子也，河東岳陽，皇孫也，子視父難，竟養寇不討，遑問皇孫！梁主衍有此胤嗣，無或乎受制逆賊，終致餓死也。惟當時之最乏孝思者，莫若湘東。湘東初移檄入援，河東岳陽，竝皆聽命，乃出屯武城，逗留不進，發起者猶且如此，安能責及他人？且河東岳陽，與湘東無纖芥嫌，乃以儉人之讒構，遂致骨肉之紛爭，君父之危，可以不顧，叔姪之釁，必欲相殘，試問湘東何心，乃倒行逆施，若是乎邵陵始勇終怯，不爲無辜，然貽書湘東，詞多痛切，彼猶知爲大局計，湘東視之，有愧多矣。河東殺方，釁由湘東，而河東之因是陷戮，吾且爲彼呼冤，若桂陽王愷之被害，則正冤之尤冤者耳。

## 第六十二回 取公主侯景脅君 篡帝祚高洋竊國

却說湘東王繹，爲梁主衍開喪，已是隔年，時梁主梓宮，已奉葬修陵，追尊爲武皇帝，廟號高祖。嗣主綱改元大寶，頒詔國中，獨繹仍稱太清四年，刻檀爲高祖像，供設廳堂，每事必先啓像前，然後施行。搗甚麼鬼？一面移檄遠近，申討侯景。景將侯子鑒，已陷入吳興，太守張嶷，並前御史中丞沈浚，俱被執送建康。景頗憫二人忠義，好言勸慰。嶷慨然道：「我忝任專城，目睹朝廷傾危，不能匡復，還求什麼生活？不如速死爲幸！」景尚欲宥他一子，嶷復道：「我一門已登鬼錄，不願向爾賊乞恩！」景不禁怒起，遂併殺張嶷父子。沈浚亦不爲所屈，同時殉節。

還有宋子仙，受了景命，南略錢塘，新城戍將戴僧遇，戰敗出降。子仙引兵渡浙江，進攻會稽，邵陵王綸，奔往鄞陽。東揚州刺史南郡王大連，居守會稽城，朝夕酣飲，不恤士卒。司馬留異，凶狡殘暴，爲衆所嫉，大連却委以兵事。及子仙兵至，異毫不防守，卽將城池獻與子仙。大連醉臥室中，由左右舁入牀輿，從後門出走，欲奔鄱陽。行至信安，被

追騎掩至，把他拘去。騎將不是別人，就是司馬留異！異將大連械送入都，大連還醉眼朦朧，昏頭磕腦，途中過了一夜，方纔驚寤。及抵建康，向景下拜，景因令釋縛，授爲輕車將軍，行揚州事。自是三吳盡爲景有。三吳卽吳郡吳興會稽。

獨前廣陵太守祖皓，從士人來，疑言糾合勇士百餘人，襲破廣陵，斬景黨南兗州刺史董紹先。見前回。推前太子舍人蕭勳爲刺史，傳檄拒景。景遣郭元建攻皓，皓嬰城固守，元建不能拔。景又令侯子鑿率舟師八千，從水道進攻，自督步兵一萬，從陸路進攻，兩軍直指廣陵，日夕猛撲。皓苦守三日，終爲所乘，猶復巷戰達旦，力竭被擒。景縛皓城頭，麾衆攢射，矢集如蝟，然後車裂以殉。城中無論少長，概令活埋。來嶷滿門屠戮，獨一子逃免，後仕陳朝。蕭勳降景免死，帶還建康，留子鑿鎮守廣陵。

景凱旋入都，梁主綱特賜盛宴，飲至半酣，景離座跪請，乞賜溧陽公主爲妻。溧陽公主，係梁主綱愛女，年纔十四，生得嬌小玲瓏，動人憐愛。景瞧在眼中，早已垂涎，此時當面乞求，不由梁主不從。他卽脅梁主當夕遣嫁，飲畢載歸。可憐妙年帝女，失身賊手，徒供他連宵受用，淫恣不休。妒花風雨便相攜。

未幾已屆上巳，景請梁主綱至樂遊苑，禊宴三日。及梁主還駕，復與溧陽公主送入宮中，夫婦共據御牀，南面竝坐，令羣臣分列兩旁，張樂侍宴。梁主亦無可如何。既而景復請梁主幸西州，梁主乘坐素輦，侍衛四百餘人，景率鐵騎數千，翊衛左右。既至行宮，無非是酒醴具陳，笙簧迭奏。梁主聞聲生感，不覺淚下，因恐景見淚生疑，命他起舞。景舞了一回，謂獨舞無趣，亦請梁主起座對舞。梁主勉強應允，兩下舞訖。君臣對舞成何體統。興闌席散，梁主掖景至牀，唏噓歎道：「我念丞相！」景答道：「陛下如不念臣，臣何得至此！」說畢趨退，越宿乃歸。

是年江南連年旱蝗，江揚尤甚，百姓流亡。共入山谷江湖，採取草根木實，聊充飢腹，草木垂盡，餓殍滿野。就是富室豪家，亦皆乏食，鳩形鵠面，坐懷金玉，俯伏牀帷，奄奄待斃。千里絕煙，人迹罕見，白骨成堆，高如邱隴。景絕不軫念，反在石頭城設立大碓，凡兵民犯法，輒令搗斃。又嘗戒諸將道：「破柵平城，立屠毋赦，使天下知我威名！」諸將

得此號令，每遇戰勝，專務焚掠，殺人如草芥，人或偶語，刑及外族，故百姓雖憚景威，始終不肯樂附。景却命部下將帥，悉稱行臺，歸附諸官，悉稱開府，餘如親信軍吏，號爲左右廂公，勇力兼人，號爲庫直都督。但江南一帶，叛附靡常，淮南更不遑顧及，坐使敵人入境，囊括全淮。這敵人屬諸何國？就是與梁通好的東魏。

東魏大將軍高澄，視蕭淵明爲奇貨，囑令通書梁廷，離間侯景，明明是使景叛梁，坐收厚利的祕計。景發難後，梁北徐州刺史蕭正表，先舉州降東魏，由澄收納，東徐北青二州，亦相繼至東魏通誠，東魏不費一矢，坐得數州。澄又遣高岳及慕容紹宗、劉豐生等，往攻潁川，潁川爲西魏土地，西魏令王思政扼守，無隙可乘。劉豐生乃決洧灌城，城多崩陷。王思政身當矢石，與士卒同勞苦，懸釜炊食，各無貳心。慕容紹宗募得弓弩手數百，乘大艦，憑城迭射，守卒多死，城幾陷沒。紹宗與豐生又親至艦中，督兵登城，不料暴風大至，船被漂流。紹宗豐生的坐船，回城撞去，城上守兵，將用長鉤牽船，矢石雨下，二將皆被擊斃。高岳忙收拾敗軍，退至十里外安營，不敢再進，但將敗狀報知高澄。

澄用散騎陳元康議，自往督攻，再命設堰，三成三決。頓時腦了澄意，把負土填堰的兵役，亦推入堰間，屍土相併，方得塞住。水勢灌入城中，竟致暴漲，城垣壞數十丈。思政搶堵不遑，只好引衆上土山，誓死固守。澄下令軍中，謂能生致王大將軍，應卽封侯，若有損傷，立斬無赦。將士踴躍登山，思政雖竭力攔阻，究竟顧此失彼，無可奈何，因涕泣諭衆道：「我力屈計窮，只有一死報國。汝等去留任便。」說着，仰天大慟，復西向再拜，拔劍在手，意欲自刎。何不卽死？

都督駱訓道：「公嘗面諭訓等，謂汝齋我頭出降，不但可得富貴，且可保全闔城百姓。今高相既有此令，公爲百姓計，何勿從權相屈，且作後圖？」思政尚未肯從，訓等奪下手劍，不得引決。適東魏營中，來了通直散騎趙彥深，傳達澄命，延請思政，乘勢握思政手，一同下山，馳入營中。澄下座相迎，邀令旁坐，不復令拜。思政感澄厚待，乃卽投誠。澄改潁川爲鄭州，顧語左右道：「我不喜得潁川，獨喜得王思政。」西閣祭酒盧潛道：「思政不能死節，何足重

輕！應該奚落。澄笑答道：「我有盧潛，是更得一王思政了。」

自穎川沒入東魏，西魏將趙貴等皆奉宇文泰軍令，退兵還國。澄亦率軍東歸，乘便朝鄴，東魏主善見進澄爲相國，封齊王，贊拜不名，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，仍都督中外諸軍事。澄讓封不許，乃歸晉陽。看官閱過前文，當知高澄好色，勝過乃父。高歡一死，他便將柔然公主，恣意淫恣。見五十八回嗣復令黃門侍郎崔季舒，物色嬌娃，充人後房，朝歡暮樂，成爲常事。

次弟太原公洋，娶妻甚美，高出長奴，澄暗加艷羨，且甚不平。洋貌爲樸誠，口嘗愼默，有時爲妻李氏購辦服玩，稍得佳件，澄卽令逼取。李氏或恚不肯與，洋笑語道：「此物並非難求，兄旣需索，何必過吝呢！」澄聞李氏言，也不覺惶愧起來，未便徑取，洋卽持還，也不加謙。澄因目爲癡物，常語親屬道：「此人亦得富貴，相書究作何解？」從此不復忌洋。但見了弟婦，往往有調笑情事，洋亦假作不知，相安無語。

一日澄出外游獵，途次遇着一個絕色麗姝，卽召他至前，問明履歷，係是魏高陽王斌庶妹，名叫玉儀。斌係高陽王雍子，雍遇害河陰，家室仳離，玉儀避居民間，不肯守貞，徒然借色銜人流爲歌妓。後來斌得襲封，屏諸不齒，玉儀輾轉入孫騰家，頗得見寵，偏玉儀放浪形骸，已成習慣，免不得鬼鬼祟祟，曖昧不明。孫騰又把放逐，遂致飄萍逐梗，隨處棲身。此次得遇高澄，詢明巔末，便裁令歸第，卽夕同寢，蕩婦得遇淫夫，彷彿似媚豬一般。曲盡綢繆，備極狎褻，引得高澄喜出望外，詰旦起來，出廳視事，見崔季舒在側，便顧語道：「爾向來爲我求色，不如我自得一姝，只恨崔暹賣直，必來諫我，我亦當設法對待，免他多言！」及暹入白事，澄故作怒容，不假詞色。暹當然解意，除陳明公事外，不加一詞。澄卽爲玉儀奏請，乞爲加封，魏主封玉儀爲瑯琊公主。玉儀倍加感激，竭力承歡，澄亦越加愛寵。惟尙恐崔暹進規，一日暹復入白事，袖中忽墮下一紙，爲澄所見，令左右拾起，乃是一張名刺，便問暹懷此何用。暹悚然道：「願得達瑯琊公主。」澄大喜道：「卿亦願見公主麼？」遂起握暹臂，入見玉儀。暹執禮甚恭，玉儀却從容談

笑，毫不拘束。確是一蕩婦狀態。澄越加欣慰。及暹辭歸，爲季舒所聞，不禁嘆息道：「暹嘗在大將軍前，說我諂佞，應該處死，那知他諂佞過我呢！」看官聽說，季舒本與暹同宗，季舒爲叔，暹爲姪，叔姪宗旨，本來不同。此次暹懼失澄意，也變態逢迎，怪不得季舒挪揄呢。

澄得暹贊成，益無顧忌。玉儀有一同產姊靜儀，面貌與玉儀相似，也是放誕風流，宜嗔宜笑，曾嫁黃門郎崔括爲妻，因玉儀得澄，殊寵，暇輒過訪，留宿府中。澄得隴望蜀，意欲勾通靜儀，做成一對並頭蓮，好在玉儀並不妒忌，反從旁撮合，使償澄願。澄亦爲靜儀乞封公主。好稱做難姊難妹。還有黃門郎崔括，貪戀利祿，情願戴着綠頭巾，縱妻宜淫，絕不過問。莫非是公妻主義。澄見括知情識意，時加厚賜，連崔括的父母，也得了許多布帛，許多金銀。崔家幸有此佳婦，好傳這般醜頭段。

澄既得了兩儀，朝朝暮暮，繾綣情深，與至時輒私語道：「我若得爲天子，當立卿二人爲左右皇后。」兩儀當然拜謝。澄因欲篡位，想出一法，假國本爲名，詣鄴謁主，面請冊立皇太子，隱探主衷。東魏主善見，還道澄是好意，遂立皇子長仁爲太子。那知澄是巧爲嘗試，實欲善見推位讓國，令已受禪，偏偏弄假成真，冊了皇儲，大與本意相反。遂與散騎常侍陳元康，吏部尚書楊愔，黃門侍郎崔季舒，密謀篡立事宜。

適有膳奴蘭京，入請進食，澄拍案叱退元康等，問爲何因。澄答道：「昨夜夢此奴斫我，我便思除彼，還要他來進食麼？」過了片刻，蘭京復捧盤趨進，就案陳食。澄大怒道：「我不願汝造食，汝爲甚事復來胡鬧！」京將盤放下，從盤底抽出快刀，向澄劈將過去，且厲聲道：「我來殺汝！」言未已，外面復跑入數人，俱手執刀械，來助蘭京。澄見不可敵，離座返走，急不擇路，足被絆傷，沒奈何走匿牀下。京率衆追入，楊愔遁去，崔季舒竄避廁中，惟陳元康獨力擋賊，與賊爭刃，胸中被刺，腸出血流，暈倒地上。京衆去牀斫澄，亂刀齊下，就使生鐵鑄成，也被斫碎，還有甚麼不死年祇二十九歲。柔然瑪琍兩公主聞之不知作何狀？

看官道蘭京何故殺澄？京爲梁徐州刺史蘭欽子，被澄擒去，令充膳奴。欽作書貽澄，願出重贖。還澄不肯許。京又自請乞免，澄杖京百下，且呵叱道：「汝若再瀆，便當殺汝。」京遂私結同黨，潛謀作亂。可巧澄入鄴，下寓居城北東柏堂，地甚僻靜，澄約瑯琊公主等往夾，懼曾，所以喜靜惡喧。此時與心腹密議，復屏去左右，所以蘭京得乘隙下手。

澄弟太原公洋，在鄴城東雙堂，聞變出門，調兵立集，即趨至東柏堂討賊，促得一個不留，醢成肉醬。復從容出語道：「惡奴爲逆，大將軍受傷，尙無大苦，可保生命。」說着，即指麾左右，昇澄屍入牀輿，用衣蓋着，託言尙生，令赴私第，並扶起陳元康，也用臥輿昇入第中。元康痛絕復蘇，手書別母，并口占數語，令功曹參軍祖挺代書，奏陳後事，入夜乃歿。洋俱密爲棺殮，祕不發喪，召大將軍督護唐邕，部分將士鎮遏四方。邕支配部署，須臾畢事，洋嘆爲奇材，深加器重，留太尉高岳、太保高隆之、開府司馬子如，尙書楊愔守鄴，自率甲士入朝，辭歸晉陽。

魏主善見得澄死信，方語左右道：「大將軍今死，似有天意，威權當復歸帝室了。」言未已，洋已入謁，隨從甲士約八千人，隨登殿階，約二百餘人，皆攘袂握刃，如臨大敵。洋面奏道：「臣有家事，須詣晉陽一行。」東魏主尙未對答，洋已再拜而起，掉頭竟去。善見不覺失色，以目送洋，且垂涕自語道：「此人又似不相容，朕不知死在何日了！」  
一蟹不如一蟹。

洋返至晉陽，晉陽舊臣宿將，素來輕洋，洋大會文武，談論風生，英采颯發，與從前判若兩人，頓令四座皆驚，不敢藐視。洋且鈎考政令，見有不便推行的條件，酌量改革，不少延誤，衆益知洋有隱德，至此始彰。

越年爲東魏武定八年，洋見內外悅服，方爲乃兄發喪。東魏主善見，亦至太極殿，東堂舉哀，賻帛八萬疋，贈齊王纓絨輻輳車，黃屋左纛，羽葆鼓吹，並備九錫禮，諡曰文襄。進高洋爲丞相，都督中外諸軍，錄尙書事，襲封齊王。洋用渤海人高德政爲記室，言無不從，金紫光祿大夫徐之才，北平太守宋景業，皆善圖讖，謂太歲在午，應該革命，遂

託德政爲先容，勸洋受禪。洋當然心動，但一時未便承認。當時有童謠云：「一束藁，兩頭燃，河邊殺豨，飛上天。」才等依謠解釋，說是藁燃兩頭，便成高字，河邊殺豨，就是水邊羊，隱寓洋名，飛上天，即龍飛預兆，因力勸洋乘機禪位。童謠如此，恐即出之才等唆使。

洋入告生母婁太妃，太妃道：「汝父如龍，汝兄如虎，尚且終身北面，汝有何功德，乃敢覬覦天位呢！」說得洋啞口無言，出告之才之道：「正爲未及父兄，故宜早升天位，如或遲延，人且生心。況識文有云：『羊飲盟津，角柱天盟，津是水，羊飲水就是王名，角柱天就是卽尊，證以童謠，與識相合，請王勿疑。』」又加一層附會。洋尚有疑意，鑄像卜兆，一製卽成，乃決計篡位，特使儀同三司段韶往問肆州刺史斛律金，金獨言未可，自至晉陽諫洋，且請謁見婁太妃。洋乃請母出廳，與諸貴再開會議，太妃面諭道：「我兒懦弱，必無此心，想由高德政輩貪功樂禍，教兒爲此呢。」  
一金因勸洋譴黜德政，并說宋景業首陳符命，應置死刑。洋默然不答，金亦辭去。

洋因人心不一，復令高德政詣鄴，察公卿意，自率將士東行，作爲後盾。司馬子如出迎遼陽，阻洋入都。長史杜弼，亦叩馬諫，洋乃折回，居常悶悶不樂。徐之才、宋景業，又多方慫恿，洋令景業筮易，得乾之鼎，亟向洋稱賀道：「乾爲君象，鼎爲五月卦，王正可仲夏受禪。」洋欣然大悅，再發晉陽，使心腹陳山提馳驛賫書，密報楊愔。愔願爲效力，卽召太常卿邢邵，撰列受禪儀注，祕書監魏收草定九錫禪讓勸進諸文，并引東魏宗室諸王入居北宮東齋，不准外人出入。纔閱二日，卽迫東魏主下詔，進洋位相國，總百揆，備九錫禮。及洋入鄴城，召役夫辦集築具，卽日築受禪臺。太保高隆之見洋，謂用此何爲？洋作色道：「我自有事，何勞君問！難道不畏滅族麼？」隆之惶恐申謝，便卽趨出。司馬子如等知洋意已決，不敢多言。畢竟是貪生畏死。於是作圓邱，備法物，建臺設壇，安排停當，乃遣司空潘樂侍中張亮、黃門郎趙彥深等入宮啓聞。

東魏主善見，御昭陽殿，召見潘樂等人，張亮首先開口道：「五行遞運，有始有終，齊王聖德欽明，萬方歸仰，願

陛下遠法堯舜，禪位齊王。善見斂容道：「此事推挹已久，謹當遜避。」侍中楊愔當即趨入，袖出草詔，逼令署印。善見只好照署，且顫聲道：「居朕何處？」愔答道：「北城別有館宇，儘可徙居。」善見乃起身下座，步就東廊，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：「獻生不辰，身播國屯，終我四百，永作庶賓。」隨即入宮，與后妃訣別，闔宮皆哭。李嬪誦陳思王即魏曹植詩云：「王其愛玉體，俱享黃髮期。」直閣將軍趙德用犢車一乘，載着善見，送出雲龍門。王公百僚拜辭，高隆之灑淚告別。徒效兒女子態，何益故君？善見遂徙居北城。楊愔遣彭城王元韶等奉璽與洋，洋即於次日即位。南郊柴燎告天，登臺南面，受羣臣朝賀。禮畢還宮，大赦改元，稱爲天保元年。國號齊。史家與蕭齊相混，特叫作北齊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君不君兮臣不臣，衰朝無復顧彝倫；莫言勳戚堪長恃，篡弒多聞出帝姻。

高洋篡位以後，所有開國情事，待至下回表明。

侯景初欲擇配王謝，梁武以爲未合，令求諸朱張以下，不謂發難入都，斃梁武，立太子綱，玩二君於股掌之上，致使十四齡之溧陽公主，以身供賊，迫受淫污，誰爲爲之？縱賊至此，綱主綱且抱景至牀，謂我念丞相，夫與其忍辱以偷生，曷若殺賊而拚死，況不死者之未必終生乎？東魏主善見，情弱相似，高澄淫侈，圖篡未成，身死奴手，東魏謂似有天意，吾亦云然。高洋以稻晦聞，乃大權在手，悍過乃兄，逼主出宮，驟然南面，天不相澄而獨相洋，令人不解，閱此回，竊不禁有騷首問天之感矣。

## 第六十三回 陳霸先舉兵討逆 王僧辯却賊奏功

却說高洋篡位，改國號齊，追尊祖樹爲文穆皇帝，祖妣韓氏爲文穆皇后，父歡爲獻武皇帝，廟號高祖，兄澄爲文襄皇帝，廟號世宗，奉母婁太妃爲皇太后，降東魏諸臣封爵，有差，惟效力高氏諸臣，不在此例。封宗室高岳等十



人爲王，功臣庫狄干等七人，亦受王爵。皇弟浚爲永安王，淹爲平陽王，洸爲彭城王，演爲常山王，渙爲上黨王，清爲襄城王，湛爲長廣王，潛爲任城王，湜爲高陽王，濟爲博陵王，凝爲新平王，潤爲馮翊王，洽爲漢陽王，澄與洋本同母兄弟，就是演、湛、清、濟，亦係婁太妃所出，餘九人出自他姬，不必絮述。洋降封故主，善見爲中山王，故后高氏爲中山王妃，兼稱太原長公主，免令稱臣，派官監束。有時亦邀中山王入宴，或令隨從出入。太原公主嘗與偕行，飲食起居，隨時護視，故善見尚得苟延。

洋擬立正妃李氏爲后，李氏爲趙郡李希宗女，高隆之、高德正兩人，謂李係漢婦，不宜尊爲國母，獨楊愔請依漢魏故事，不改元妃。洋從愔言，竟立李氏爲后。后子殷爲太子，並尊文襄王妃爲文襄皇后，居靜德宮。文襄王子孝琬，得受封河間王，孝琬弟孝瑜，亦受封河南王，命太師庫狄干爲太宰，司徒彭樂爲太尉，司空潘樂爲司徒，儀同三司 司馬子如爲司空，高隆之錄尚書事，弟淹爲尚書令，元紹爲尚書左僕射，段韶爲尚書右僕射。既而段韶去職，進楊愔爲右僕射。初政清明，簡靜寬和，任人以材，馭下以法，內外肅然，却是有些新朝氣象。

西魏人丞相宇文泰，聞高洋篡位，假義興師，由恆農築橋渡河，進軍建州。高洋親自督兵，出次東城，秦聞洋軍容嚴盛，不禁歎息道：「高歡乃有此兒，雖死猶不死了一會，天雨不止，畜產皆死，乃引軍西還。」嗣是洛陽、平陽諸守吏，皆降北齊。洋又南略梁境，奪雲南、吉州及山陽郡，并淮陰、司州，兩河、兩淮，悉爲齊有，好算是一個東方霸國了。北齊盛時無過於此。

梁主綱受制侯景，事無大小，統須由景主張，又不敢通書藩鎮，飭令勤王，只有日夕涕洟，聽天由命。鄱陽王 範，寓居湓城，本來是有心匡復，應前回。嗣因寄身江州，無從展足，乃改變方針，欲將江州據爲己有，特升晉熙縣爲晉州，令世子嗣爲刺史，漸漸的拓權略地，所有郡縣名稱，多半更張。江州 刺史 尋陽王 大心，政令所行，不出郡門，乃與範生嫌，使部將徐嗣徽率兵二千，築壘稽亭，遏絕市糴。範衆無從得食，多半餓死，範且憂且憤，疽發背上，竟致病歿。

純尙有志操，可惜度量不足，徒致身死名裂。

世子嗣尙在晉州，爲侯景將任約所襲，也致敗亡。約進擊江州，大心迎戰亦敗，舉州降約。徐嗣徽奔往江陵，投歸湘東王繹，麾下鄱陽將侯瑱，居守豫章，亦被景於慶攻入，力屈請降。邵陵王綸，自鄱陽避入郢州。是時有一亂世梟雄，崛起海南，獨起兵討賊，擁衆北行，這人爲誰？就是西江督護陳霸先。見五十六回。

先是廣州刺史元景仲，得侯景書，密與聯絡。景仲遂欲起應，獨霸先不從，集兵南海，擊死景仲，別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。勃係梁武從姪，乃父便是吳平侯蕭景。蒞鎮以後，適有前高州刺史蘭裕，煽誘始興等十郡，共攻衡州。監衡州事歐陽顓，向勃乞援，勃使霸先往救，一戰即捷，擒斬蘭裕，勃乃令霸先爲始興太守。霸先結交豪傑，得郡人侯安都、張偲等數千人，遂遣統將杜僧明、胡穎出屯嶺上，檄討侯景。勃反遣使勸阻，霸先慨語來使道：「僕荷國恩，常圖報效，前聞侯景渡江，即欲往援，適值元蘭構毀，梗我中道，因不果行，今外變已靖，內訌未平，君辱臣死，怎敢受命！君侯體重宗支，任繁方嶽，理應泣血枕戈，偕僕就道，奈何反論僕中止呢？」梟傑舉事之初，統是名正言順。遂遣還勃使，派人由間道至江陵，願受湘東王繹節度，釋授霸先爲交州刺史，封南野縣伯。

會南康士豪蔡路，養起兵據郡，蕭勃令譚世遠爲曲江令，與路養相結，同遏霸先。蕭勃想無心肝，否則何至出此？霸先遂進討南康，至大庾嶺，杜僧明引軍來會，與蔡路養交戰南野。杜僧明策馬先驅，橫槊刺敵，路養亦持刃相迎，戰至數合，敵不住，僧明勇力，拖刀敗走。僧明躍馬追趕，不防路養妻蕭摩訶，從刺斜裏，馳馬出來，攔住僧明。僧明見他年尙垂髻，視爲無能，即用槊猛刺過去，蕭摩訶狡滑，得狠，把身一閃，致僧明一槊落空。僧明將槊抽回，那蕭摩訶的長槊，已至胸前，慌忙策馬一躍，槊頭正中馬眼，馬負痛掀倒，僧明亦墮落地上。幸蕭霸先馳救，殺退蕭摩訶，扶起僧明。僧明憤激得狠，仍欲再戰，霸先即將自己乘馬，讓與僧明。僧明上馬復進，霸先亦易馬麾兵，奮勇殺入，路養大敗，脫身遁去。蕭摩訶投降，霸先得收復南康，修理崎頭古城，引兵居守。

高州刺史李遷仕，曾與蘭裕交好，至是欲爲友復讎，擬襲南康，并召高涼刺史馮寶，入州計事。馮寶爲北燕遺裔，曾祖業浮海奔宋，留居新會，世爲羅州刺史，及寶始徙任高涼，娶洗氏，智勇兼優，威服部衆。寶奉召欲往，洗氏諫阻道：「刺史無故，不應召太守，想是遷仕欲反，脅君同行，願君勿往，徐觀後變。」寶乃託病不赴，果然遷仕出兵，使軍將杜平虜往襲南康。霸先已經探悉，使部將周文育出拒，勝負未分。洗氏聞知消息，又語馮寶道：「杜平虜與官軍相爭，不能驟還，遷仕在州，實無能爲，君可致書遷仕，謂病尚未瘳，特遣婦參見，并輸軍資，彼必心喜，不加戒備，妾率千人步擔雜物，聲言輸送，一入州城，便可破遷仕了。」寶依計行事，洗氏整裝隨發行，至高州城下，遷仕果然無備，開城納入。那知擔中統是甲仗，由洗氏一聲暗號，大衆各穿甲持械，攻入州署，遷仕倉皇竄逸，踰垣脫身，得往寧都。杜平虜亦被文育殺敗，走回城下，仰見城門緊閉，上面坐着一位女將軍，俯首嬌呼道：「平虜休來！我已驅除叛賊了。」平虜料不肯納，遶城遁去。及文育馳至，洗氏乃開城出迎，說明情由，文育大喜。洗氏欲往謁霸先，當由文育派兵爲導，到了贛石，得與霸先相見。霸先厚加慰勞，且賜金帛，洗氏不受，辭歸高涼。復語馮寶道：「陳都督不是常人，將來不但平賊，且必乘時立業，不可限量，君宜厚加資助，圖保終身。」寶乃撥送糧械，接濟霸先，霸先當然申謝。此段力寫洗氏以旌女豪。一面再遣杜僧明等往攻遷仕，遷仕拒守數月，終被僧明殺入，擒還南康，結果性命。

霸先自南康出發，進兵江州，贛石舊有二十四灘，行旅視爲畏途，至此水漲數丈，巨石皆沒，一任航行。霸先行次西昌，有龍出現水濱，五采鮮耀，時人目爲異徵。湘東王繹，即授霸先爲江州刺史。霸先請發兵相會，繹却無暇顧，應尚欲有事鄧州。看官道是因何原來？鄧陵王綸，至鄧州後，由刺史南平王恪，梁武嬖，即繹子。推綸爲假黃鉞都督，承制綸大修鎧仗，擬討侯景。湘東王繹不肯相容，竟使王僧辯、鮑泉、領舟師潛往襲擊，至鸚鵡洲，綸已察覺，特使人致書僧辯，略云：「將軍前年爲人殺姓，今年復爲人攻兄，藉此求榮，恐爲天下所不齒，請將軍自思。」僧辯將原書報繹，繹仍令進軍。綸聞僧辯復進，乃集衆西園，揮涕與語道：「我本無他志，在滅賊，湘東疑我爭帝，發兵來攻，

今日欲守，奈乏糧儲，欲戰且取笑千載，看來只好避往下流罷！一麾下壯士，爭請出戰，綸仍不從，卽與世子瓚登舟北去。

鄧州刺史南平王恪，迎僧辯入鄧州城，僧辯送恪詣江陵，向繹報捷。繹遣世子方諸爲鄧州刺史，方諸年僅十五，因爲繹寵妃王氏所生，格外鍾愛，特令出鎮江夏，卽鄧州治。用鮑泉爲輔，控遏下游。邵陵王綸北至武昌，稍收散卒，屯齊昌城，遣使向北齊乞降，齊封綸爲梁王。繹固無兒，綸亦無父，皆國降虜，同歸於盡。綸乃移營馬柵，將引齊軍共攻南陽。侯景部將任約，方由江州西上，進寇西陽武昌，聞綸在馬柵立營，使偏將叱羅通，帶領數百精騎，潛往襲綸。綸猝不及防，潰走汝南。汝南爲西魏屬地，城主李素，係綸故吏，開門迎綸，乃修城池，集士卒，將圖安陸。西魏安州刺史馬岫，報知宇文泰，泰遣將軍楊忠攻汝南，適天寒雨雪，不便攻撲，綸與李素乘城協守，魏兵多死，相持數旬，天氣通溫，楊忠督兵猛攻，李素中箭身亡，城遂被陷。綸拚命巷戰，爲忠所殺，投屍江岸。岳陽王督時已稱臣西魏，受封梁王，在襄陽建臺置吏，特遣人致書楊忠，願收綸屍埋葬。忠卽允諾，當由襄陽使人取屍棺殮，面色尙如生時，因載回襄陽，擇地營葬去了。梁武家兒又弱一個。

寧州刺史徐文盛，受湘東王繹命令，募兵得數萬人，東下討賊。行次貝磯，正值景將任約，據有西陽武昌，擁着鱉艦大艦，逆流前來。文盛縱兵迎戰，擊破約軍，陣斬叱羅通等，約走西陽。侯景方自稱漢王，進位相國，又加號宇宙大將軍，都督六合諸軍事。梁主綱毫不預聞，及見文牘上載此名號，方驚嘆道：「將軍乃有宇宙的稱呼麼？」景令王克爲太師，宋子仙爲太保，元羅爲太傅，郭元建爲太尉，張化仁爲司徒，任約爲司空，王偉爲尚書左僕射，索超世爲尚書右僕射。所有軍國大權，仍歸侯景掌中。會因任約兵敗，乃引軍自出，駐紮晉熙。南康王會理，因侯景出戍，都城空虛，遂與左衛將軍柳敬禮，卽仲禮弟，西鄉侯蕭勸，東鄉侯蕭勳，皆蕭景子，密謀起兵，誅滅景黨。王偉是景第一心腹，會理等暗中規畫，想把他先開頭刀，不意建安侯蕭賁，王德弟正立子，與始興王蕭憺孫子邕，竟將會理等密謀，通報

王偉偉先發制人，立率黨羽收捕會理，與會理弟通理又理，還有蕭勸、蕭勳、柳敬禮等，一古腦兒拘入獄中，飛使報景，乞請處置。景並不多說，只回答一個殺字，可憐會理等人，駢首就刑，那喪盡天良的蕭賁、蕭子邕，得景賜姓，改蕭爲侯，且受景封爵爲王。蕭氏得此壞子孫，直把那遠祖蕭何丞相的面目，都剝光了。比正德還要弗如。

武林侯蕭諮，鄱陽王蕭弟。

委稟文弱，不爲景忌，嘗得出入宮廷，侍談主側。自會理等謀洩被害，遂爲賊黨注目。諸

因事至廣莫門外，突然遇盜，把他殺死。這明明是景黨所遣，僞爲盜裝了結，謫命真也是一個斬草除根的絕計。景嘗與梁主綱登重雲殿，禮佛設誓道：「自今君臣兩無猜，武臣不得負陛下，陛下亦不得負臣！」至此景疑梁主與會理通謀，所以殺諮。梁主綱亦自知不久，見舍人殷不害在側，指殿與語道：「龐涓當死此下！」不害亦嘆息而出。

惟侯景聞內變已平，遂由晉熙趨宣城。宣城守將楊白華拒守經年，已累得糧盡力疲。偏侯景親自到來，眼見得不能支撐，景又致書招降，許令不死，白華只好出迎。宣城雖下，三吳又義兵迭起，新吳有余孝頃，會稽有張彪，俱嚴辭討景，羽檄交馳。景不得已，還至建康，遣將堵禦，怎奈顧東失西，圖近忽遠，任約屯兵西陽，屢次失利，武昌被徐文盛奪去，告急書絡繹不絕。景只得再自出師，倍道至西陽，與徐文盛夾江築壘，準備斷殺。文盛閉營不動，俟景渡江來攻，他始麾舟逆擊，令旗一颯，數百號小舟，如箭駛至，攢攻侯景。景慌忙迎敵，正殺得難解難分，那文盛一箭射來，本意是欲射侯景，偏右丞庫狄狄和立在前面，做了侯景的替死鬼，墮水喪命。景不禁膽寒，引舟急退，逃還營中，只晦氣了若干將士。自經此一戰，景知文盛難敵，拔營復退，遣宋子仙、任約等掩襲郢州。

郢州刺史蕭方諸，但知嬉戲，未諳軍旅，行郢州事。鮑泉又是個酒囊飯袋，專供方諸戲弄，有時伏牀作馬，背負

方諸，有時臥地作牛，口引方諸，鎮日裏遊戲作樂，毫不設備。某日大風急雨，天色晦冥，有守卒登城遙望，隱約見有許多賊騎，捲旆前來，忙下城報泉道：「賊騎來了一泉怡然道：「徐文盛方殺敗賊衆，何因得至？汝休得說報。」說着又有走報如前。泉尚未信，直至探報迭至，方令閉城，那賊騎已經趨入，守卒逃避一空。泉不聞聲響，還與方諸戲

狎方諸，踞坐泉腹，用五色綵綫，替泉辮髻，忽有一將，排闥徑入，持刀欲斫，方諸眼快，忙跪伏地下，叩頭求免。確是一個小兒態。

泉望將過去，正是賊帥宋子仙，急向牀下一縮，匍匐進去。老頭兒更不濟事。宋子仙早已瞧着，順手去扯泉鬚，泉痛不可耐，只好爬出，鬚與綵綫已半被拔落。當由子仙召入部衆，將兩人捆送景營。景聞郢州得手，竟順風張帆，越過文盛軍營，直入江夏。文盛大驚，潰歸江陵。

湘東王釋已命王僧辯爲大都督，率諸軍至巴陵。途次聞郢州失守，乃即在巴陵駐軍，飛使報釋。釋覆書道：「賊既乘勝，必將西下，卿不勞遠擊，但散守住巴邱，以逸待勞，無慮不勝。」又語僚佐道：「景若率水陸兩路，直指江陵，最是上策，否則據夏首，積兵糧，尚不失爲中策，倘徒力攻巴陵，乃真是下策了。」巴陵城小勢固，僧辯自能堅守，景攻城不拔，野無所掠，待暑疫迭起，食盡兵疲，還有甚麼不破呢！一想是湘東應備數年皇帝，所以福至心感。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，武州刺史杜崩，各引兵往助僧辯。

侯景使丁和守夏首，任約趨江陵，自督宋子仙等攻巴陵。景頗三策並用，但注重巴陵，已落下計。僧辯乘城固守，偃旗息鼓，靜若無人。景遣輕騎至城下，問城中何人主守。僧辯令守卒回答道：「守將爲王領軍。」城下復仰問道：「何不速降？」僧辯復令守卒應聲道：「汝軍但向荊州，此城不足爲礙。」騎兵返報，侯景頗以爲疑。宜州刺史王琳從僧辯屯巴陵，乃兄王珣前曾駐守江夏，投降景軍，景乃把珣兩手反剪，推至城下，使招琳降。琳厲聲道：「兄受命拒賊，不能死難，尚敢來哄我麼？」言已，彎弓欲射。珣赧顏趨退，景即督士卒百道攻城。但聽城中榔聲一響，旗鼓張皇，矢石如雨，點般飛下，傷死景衆無數。景只好却退。僧辯又迭出奇兵，與景角鬪。景身被甲冑，在城下督戰。僧辯却寬袍大袖，乘輿巡城，一些兒不露驚惶，反令守卒鼓吹奏樂。景不禁歎服，屢戰無功。

湘東王釋，令武猛將軍胡僧祐，出援僧辯，且面諭道：「賊若水戰，但用大艦迎擊，必然大勝，若止步戰，可鼓棹自往巴邱，不煩與他交鋒了。」僧祐奉令至湘浦，與景將任約相遇，佯爲畏約，避就他路。約驅衆急追，直抵羊口，遙

呼僧祐道：「吳兒何不早降？走將何往？」僧祐不應，潛引兵至赤沙亭，適信州刺史陸法和引兵來會，法和有異術，能預料吉凶，當侯景圍臺城時，嘗語人道：「景亦勝，亦不勝。」至此聞任約進逼江陵，自請會擊湘東王繹，乃令他接應僧祐。法和與僧祐定計，伏兵待約。約自恃屢勝，馳入窰中，那時伏兵驟起，左有僧祐，右有法和，兩軍圍裏攏來，隨你任約勇力過人，到此也似虎落陷坑，無從逞威，被法和軍活擒了去，餘衆多死。

景在巴陵城下，衆多病疫，又兼糧食告罄，正思退軍，驀聞任約被擒，且驚且懼，便即焚營夜遁，用丁和爲郢州刺史，留宋子仙守郢城，別將支化仁守魯山。法和送約至江陵，自請還鎮，並語繹道：「侯景將平，不必多慮，惟蜀賊將至，不可不防！」繹乃遣屯峽口，任約亦願歸誠，繹因許赦免，更命王僧辯、胡僧祐等引兵東下。僧辯先攻魯山，擒住支化仁，進薄郢州，攻克外郭，斬首千級。宋子仙退據金城，僧辯四面築壘，環攻不休。子仙惶急得很，情願獻還郢城，乞放開一網，俾得生還。賊黨也有此時。僧辯假意允許，撤去一面圍兵，給船百艘，令他載歸。一面命別將杜龕領着精兵千人，攀堞齊上，鼓譟奄進。子仙開城駕舟，與丁和飛槳遁逃。馳至白楊浦，天色將晚，子仙擬攏舟近岸，不防蘆葦中閃出一軍，爲首一員大將，裝束與天魔相似，大聲喝道：「逆賊休走！周鐵虎等候多時了！」小子有詩爲證，詩云：

悍賊橫行已數年，到頭畢竟有誰憐？  
一聲驚響心先碎，亂黨從來少瓦全。

陳霸先起兵討賊，爲陳氏開基之始。彼本安居嶺南，獨能仗義執言，糾衆興師，當其出南海，越大庾，轉戰無前，所向摧靡，元景仲、蘭裕、蔡路、養李、遷仕等非死即遁，未聞有敢與久持者，何其銳也。馮夫人、洪氏謂非常人，誠哉其然。惟洗氏爲一婦人，乃能鑒別梟雄，已非凡品，且爲馮寶設謀，智賺遷仕，有此巾幗，不亞鬚眉，宜本回之力爲旌揚，不肯苟略。王僧辯之從容拒景，智勇不在霸先下，瑜亮並生，同輔一主，設非後日之互啓猜嫌，各思攘柄，寧非亦蕭氏之周召耶？故本回提出二人，作爲綱領，所以表賊

景之平，實由二人爲首倡云。

## 第六十四回 弑梁主大憇行兇 鬻侯賊庶支承統

却說宋子仙等行至白楊浦，兜頭遇着一將，率兵攔住，叫做周鐵虎。鐵虎本在河東王譽麾下，譽敗死後，鐵虎爲僧辯所擒。僧辯因他驍勇絕倫，屢擢將士，特下令就烹鐵虎，大呼道：「侯景未滅，奈何烹壯士！」僧辯暗稱奇，乃許釋縛，收爲部將。至是特令他往截子仙，子仙已經膽怯，不得已與他交鋒，戰了數合，被鐵虎賣個破綻，把他擒住。丁和本是無能，見子仙受擒，嚇做一團，當由鐵虎麾動左右，牽令下馬，一同捆縛。餘衆或死或降。鐵虎回營獻俘，僧辯卽解二俘往江陵。湘東王繹親加審訊，問明方諸、鮑泉下落，纔知方諸由侯王帶去，鮑泉已被丁和捶死，投屍黃鶴磯。於是繹怒不可遏，卽將二俘斬首，并命王僧辯進兵江州，與陳霸先會師。

時候景返至建康，猛將多死，自恐不能久存，因欲篡梁稱帝，暫娛目前。王偉希旨進言道：「從古移鼎，必須廢立，旣示我威，且絕彼民望，幸勿再延！」景乃使前壽光殿學士謝昊代草詔書，略言：「弟姪爭立，星辰失次，皆由朕非正緒，召亂致災，宜禪位豫章王棟云云。」旣要篡位，何必再立豫章？詔旣草就，遂遣黨徒呂季略齎入逼梁主綱署印。一面卽着衛尉卿彭粲等帶兵入宮，擁梁主至永福省，派兵監守，殺太子大器，尋陽王大心，西陽王大鈞，建平王大球，義安王大昕。皆梁主綱子。及宗室王侯二十餘人。大器風度端凝，未嘗屈事賊黨，或勸他稍貶氣節，大器道：「賊不殺我，抗禮無傷，若要見殺，百拜何益！」景西出時，曾挾大器俱行，爲質軍中。及自巴陵敗歸，步伍錯亂，大器坐船在後，左右勸他乘隙北往，免受賊制。大器道：「國家喪亡，本不圖生，今若逃匿，不是避賊，乃是叛父了！」此語大免惡孝。景因他器宇深沈，防爲後患，故先行下手。臨死時顏色不變，且從容道：「久已待死，已恨過遲！」賊黨取衣帶上前，大器



道：「此物何能卽死，不如用繫帳繩罷。」賊黨乃將繩取下，套大器頸，一絞卽已斷氣。後來湘東正位，追諡爲哀太子，這且不必細表。

且說侯景既廢去梁主綱，降封爲晉安王，遣人迎立豫章王棟，棟係昭明太子長孫，父卽豫章王歡，歡已去世，棟閒居第中，廩餼甚薄，方與妃張氏灌園鋤葵，忽見法駕來迎，大驚失措，沒奈何涕泣升輿，將入宮中，忽有迴風，從地湧起，吹去華蓋，飛出端門，都人已目爲不祥。侯景等擁棟至武德殿，被服衰冕，卽位受朝，改大寶二年爲天正元年。太尉郭元建自秦郡馳還，向景進言道：「主上係先帝太子，奈何見廢？」景答道：「王偉勸我早絕民望，所以舉行。」元建道：「我挾天子令諸侯，尙懼不濟，況無端廢立，更失人心，禍且不遠了！」景猶豫未決，更有溧陽公主，顧念父恩，亦勸景迎父復位。景素愛公主，又因元建諫諍，卽欲迎還故君，令新主棟爲太孫。王偉聞信，亟入見景道：「廢立大事，難道可朝令暮改麼？」景乃罷議。偉又勸景盡殺梁主綱子，景因遣使四出，一至吳郡殺南海王大臨，一至姑熟殺南郡王大連，一至會稽殺安陸王大春，一至京口殺高唐王大壯，又將太子妃賜郭元建，元建道：「豈有皇太子妃，爲人作妾麼？」還算有些天良。景亦不便強迫，乃擱過不提。

惟王偉兇惡得很，復勸景弒故主綱。景因遣彭雋王修纂與偉同至永福省，尙說是奉觴上壽。綱笑道：「壽酒麼？想是要祝我歸天了！」遂囑陳肴饌，兼使鼓樂，飲得酩酊大醉，入臥牀中。偉使雋攜入士囊，壓綱身上，再令修纂就士囊上坐，一個醉天子，當然是氣絕身僵。時年四十九歲，在位只有二年。綱字世縉，被幽時題壁自序云：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縉，立身行道，始終如一，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，弗欺暗室，何況三光。數至於此，命也如何！又作連珠二首，詞極悽愴，平素著述頗多，不可殫紀。王偉見故主已歿，便撤尸扉爲棺，遷殯城北酒庫中，然後欣然覆命。想與梁主不宿世冤讎，故很毒至此。景爲故主綱擬諡，稱爲明皇帝，廟號高宗。越年由王僧辯等入都，奉葬莊陵，追崇爲簡文皇帝，廟號太宗。

新主棟卽位後，尊先祖昭明太子統爲昭明皇帝，先考豫章王歡爲安皇帝，進東道行臺劉神茂爲司空，餘官如故。神茂聞侯景敗歸，陰謀反正，至司空命下，卽誓衆絕景，謂係受國厚恩，理應爲國討賊等語。乃據往東陽，遙應江陵。江陵大將王僧辯復自郢州東下，收降豫章守將侯瑱，直入潁城，與陳霸先會師屯邱，得霸先接濟糧米三十萬石，軍勢大震。再引兵拔晉熙，下尋陽，所向無前，賊衆盡靡。

侯景急欲稱帝，自加九錫，置丞相以下百官。嗣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。未幾逼棟禪位，僭號漢帝，升壇受賀。壇前忽有兔躍起，一躍卽杳，天空有白虹貫日，衆皆驚訝。景還登太極前殿，改天正元年爲太始元年，封蕭棟爲淮陰王，幽鋼監省。棟弟橋樛亦竝禁密室。王偉請立七廟，景問道：「甚麼叫做七廟？」偉答道：「天子祭七世祖考，所以應立七廟。」景默然不答，偉又問七世名諱，景乃說道：「前代祖名，我不復記，但記我父名標，死在朔州，去此甚遠，就是陰靈未泯，怎得到此來噉血食呢？」左右不禁暗笑。我說他一生狡猾，惟此數語，尙本天真。有一侯景舊將，記得景祖名乙羽周，餘皆無考。王偉捏造名號，推漢司徒侯霸爲始祖，晉徵士侯瑾爲七世祖，祖周爲大丞相，父標爲元皇帝。遣趙伯超爲東道行臺，往戍錢塘，令中軍都督李慶緒、右廂都督謝答仁、左廂都督李遵等，出擊劉神茂。神茂連戰皆敗，部將王羣、鄺通出降，謝答仁、神茂亦窮蹙乞降。答仁送神茂至建康，景命特製大剉確，自足至頭，寸寸剉碎。還有神茂部將元顥、李占等，臨陣被擒，亦截去手足，擲示大衆，輾轉呼號，經日乃斃。都人恨景殘忍，愈覺離心。景又深居禁中，荒耽酒色，非故舊不得進見，部將亦多怨望。

那王僧辯陳霸先兩軍，受湘東王號令，於次年二月初旬，會討侯景。舳艫數百里，兩統帥至白茅灣，築壇敵血，共讀誓文。大旨在協力討賊，永無貳心。大衆聞言，統皆踴躍聽命。僧辯卽使侯瑱率師襲擊南陵，鵠頭二戍，再戰皆克，遂順流東進。侯景已遣侯子鑿帶着水兵，出屯肥水，郭元建帶着陸兵，進趨小峴。子鑿正攻入合肥外城，聞西師將至，退保姑熟。景又遣將史安和、宋長貴等，往助子鑿，且自赴姑熟巡視壘柵，面諭子鑿道：「西人善長水戰，勿可

輕與爭鋒，若得馬步一交，定可得勝。汝但堅守待變便了。」言訖還都。子鑿依命辦理，舍舟登陸，閉營不出。王僧辯等到了蕪湖，探得侯子鑿立營岸上，却也不敢輕進，逗留至十餘日。當有人通報侯景，謂西軍將遁，急擊勿失。景方下一僞詔，赦湘東王繹、王僧辯等罪狀，部衆笑爲無益。乃令子鑿整備水戰，子鑿復由陸登舟。僧辯得報，卽率舟師趨如熟子，驟發步騎萬餘人，上岸挑戰，另用鵝舡千艘，分載戰士，爲追逐計。鵝舡了，係是長船，兩旁各棹，往來如飛。僧辯不與步戰，且麾小船退後，但留大艦夾泊兩岸。子鑿部下疑他怯戰，便各駛船前追，僧辯待他過去，然後鼓動大艦，斷他歸路，復揚旗指麾小船，四面截擊，鼓譟大呼，殺得賊船東沈西沒，無路可奔。子鑿棄甲改裝，奪路逃脫。敗報爲侯景所聞，景不禁大懼，涕下滿面，引衾蜷臥，良久方起，嘆道：「我誤殺乃公！」當下使石頭戍將張賓用海艫絕沈淮中，堵塞淮口，再沿淮築城，自石頭城至朱雀桁，樓堞相接，亘十餘里，拒遏西師。也是驚人默想。

王僧辯督領諸將，乘潮入淮，見前面守備嚴整，也覺躊躇，因向陳霸先問計。霸先道：「前柳仲禮擁兵數十萬，隔水久駐，賊登高俯視，一望無餘，故能覆我師。今欲圍攻石頭，須速渡北岸，諸將若不能當鋒，霸先願先去立柵，請公無慮！」僧辯大喜，霸先遂往石頭西面落星山，擇地築柵。僧辯亦進軍招提寺北。侯景親出抵禦，有衆萬餘人，鐵騎八百餘匹，列陣西州西隅。霸先道：「我衆賊寡，應分賊兵勢，休使他聚精蓄銳，向我致死。」乃命諸將分道置兵，張皇聲勢。

景意欲速戰，縱騎進攻，衝入西軍偏將王僧志營，僧志少却。霸先遣將軍徐度，率弓弩手三千，遶出景後，更番迭射，景後隊多傷，只好引退。霸先與王琳、杜龔等，麾動鐵騎，突入景陣，僧辯又率大軍繼進，彷彿泰山壓卵一般。教侯景如何抵擋，沒奈何退入柵中。石頭城守將盧暉，見西軍勢勝，景已敗還，料知景必危亡，便開門出降。僧辯入據石頭城，霸先尚在城外，與景相持。景尙督衆死戰，自率百餘騎，棄槊執刀，硬行衝突，再進再却，衆遂大潰。諸軍逐北至西明門，景返至闕下，召王偉叱責道：「爾迫我爲帝，今日何如？」偉不能答。景卽欲出走，偉執轡諫阻道：「從古

豈有叛天子！現在宮中衛士，尚足一戰，去此意欲何往？」景喟然道：「我從前敗賀拔勝，破葛榮，揚名河北，渡江入臺城，降柳仲禮，如反掌，今日是天亡我了！」照貫滿盈，應該至此。乃用皮囊盛二嬰兒，係在江東所生，俱屬襁褓，分挂鞍後，與親黨百餘騎，東走入吳。侯子鑿、王偉等奔朱方。

僧辯命杜龔、杜崩等入據臺城，軍士剽掠居民，不加禁止，可憐男女裸體，號泣盈途。僧辯不得善終，已兆於此。是夕

軍役失火，焚去太極殿及東西堂，所有寶器羽儀輦輅，一古腦兒付與祝融。僧辯命侯瑄等率精甲五千，馳追侯景，自率諸將詣闕，王克、元羅等偕臺內舊臣，恭迎道旁，僧辯笑語王克道：「君等服事虜主，想亦甚勞！」克等慚不能對。僧辯又問輿綬何在，克囁嚅道：「已被持去。」僧辯嘆道：「我王氏百世卿族，一朝墜地無遺了！」當下迎故主綱梓宮入殿，率百官哭踊如儀，然後報捷江陵，奉表勸進，且迎都建康。湘東王繹覆稱緩議，不可無此微作。

從前繹遣僧辯東行，僧辯道：「平賊以後，嗣君萬福，究應如何行禮？」繹直答道：「六門以內，自極兵威。」太覺忍心。僧辯又道：「討賊事由臣負責，若命臣爲成濟，見前注。臣不敢爲，請另用他人！」繹乃密囑宣猛將軍朱買

臣，使他便宜處置。此朱買臣非漢會稽太守之朱買臣。及西師入都，蕭棟及二弟橋、樛，得從密室出走，途次遇着杜崩，替他釋去鎖械，橋、樛相語道：「今日始得免橫死了！」棟皺眉道：「倚伏難知，我尚耽憂。」言未已，朱買臣已經趨至，呼蕭棟兄弟下船，出酒勸飲，灌得三人醉如爛泥，令左右把他扛出，但聽得撲通撲通好幾聲，俱到水晶宮挂號去了。買臣雖奉主命，手段亦覺太辣。

僧辯使陳霸先赴廣陵，招降郭元建、侯子鑿等，子鑿恐不相容，與元建投奔北齊。獨王偉與子鑿相失，俘歸建康。僧辯問道：「卿爲賊相，不能死主，還想求活草間麼？」偉答道：「興廢乃是天命，若漢帝早從偉言，明公豈有今日！」僧辯冷笑數聲，送往江陵，歸湘東王取決。

惟侯景南走錢塘，趙伯超閉門不納，再北趨松江，被侯瑄追及，景尚有船二百艘，衆數千人，瑄麾衆進擊，擒住

彭隽田遷房世貴等，景與腹心數十人，單舸飛奔，推墮二子入水，擬東航入海。瑱遣副將焦僧度追景，景手下有庫直都督羊鵠，爲景妾兄，曾隨景東走，見景窮蹙無歸，不覺心變，乘景晝寢，却令舟子轉舵，駛向京口。景睡醒起望，前面已是胡豆洲，距京口不過數十里，頓時大駭，召鵠入問，鵠拔刀指景道：「我等爲王效力，已有數年，今王已無成，乞借頭顱，博取富貴。」景未及答，刀鋒已近身旁，慌忙避入船中，用佩刀扶船底，意欲鑿船逃生，鵠取過一槳，用力猛刺，直穿景背，景猛叫一聲，立即倒斃。景將索超世在別船，鵠詐傳景命，召至船中，把他拘住，連人帶屍，獻與南徐州刺史余嗣徽。嗣徽誅死超世，用鹽納景腹中，送往建康。僧辯梟景首級，傳入江陵，屍身陳列市曹，士民爭往齧食，并骨俱盡。溧陽公主尚在都中，因父兄遇害，恨景亦深，也欲烹食景肉。衆將景陽物割下，畀與公主，公主亦匍匐吞入，嚼盡無餘。上下倒置，太要索頤。趙伯超、謝答仁等，皆乞降瑱軍，瑱一併送至建康。僧辯只斬一房世貴，餘皆解往江陵。

湘東王繹，得侯景首，懸市三日，用漆燙過，藏諸武庫。遣南平王蕭恪爲揚州刺史，進王僧辯爲司徒，鎮衛將軍，封長寧公，陳霸先爲征虜將軍，開府儀同三司，封長城縣侯，一面審訊俘囚，十殺七八，只赦任約、謝答仁、王偉在獄中，曾上五百言詩，繹愛他文才，欲加赦宥，或謂偉前日曾作檄文，詞意甚佳。此人必與偉有讎。繹卽命檢視，檄文中有聯語云：「項羽重瞳，尚有烏江之敗，湘東一目，寧爲赤縣所歸。」繹不禁大怒，命牽偉出獄，拔舌釘柱，剝腹齧肉，然後致死。侯景叛逆，皆偉主謀，雖置偉極刑，不足蔽辜，但湘東爲私意殺偉，轉難服衆。

偉既伏誅，乃下令大赦。南平王恪等，統上書勸進，繹尚未遽許，但已遣人求璽。這璽綬曾由侯景帶去，景囑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管，且預語道：「若我死，宜沈璽入江，勿使吳兒再得此物。」璽有何用，豈吳兒不得此璽，便不能爲帝嗎？思賢唯唯受命。及景爲羊鵠所殺，思賢持璽潛逃，從京口渡江，中途遇盜，投棄草間，奔至廣陵，詳告郭元建，元建使人尋取，果然得璽，獻與北齊行臺辛術。術轉獻齊廷，傳國璽遂爲高氏所有了。

齊主高洋，使散騎常侍曹文皎，南下聘問。湘東王繹，亦遣散騎常侍柳暉報聘。兩下方玉帛修儀，不意高洋納郭元建言，竟令司空潘樂出兵，偕元建圍梁秦郡。行臺辛術謂信使往來不絕，不宜無端動兵。高洋不從。陳霸先方出鎮京口，先遣徐度、杜崩等陸續赴援，尋且自往秦郡，擊退齊兵，斬首萬餘級。然後班師。王僧辯再會公卿百官，奉表江陵，請繹嗣位，乃准如所請，卽位江陵，頒行詔書略云：

夫樹之以君，司牧黔首，帝堯之心，豈貴黃屋？誠弗獲已而臨蒞之。朕皇考高祖武帝，明並日月，功格區宇，應天從民，惟睿作聖。太宗簡文皇帝，地侔啓誦，方符文景，羯寇憑陵，時難孔棘。朕大拯橫流，克復宗社。羣公卿士，百辟庶僚，咸以皇靈賙命，歸運所及，天命不可以久淹，宸極不可以久曠。粵若前載，憲章令範，畏天之威，算隆寶歷，用集神器於予一人。昔虞夏商周，年無嘉號，漢魏晉宋，因循以久。朕雖云撥亂，且非創業，思得上繫宗祧，下惠億兆，可改太清六年爲承聖元年。釋尚奉太清年號見六十二回逋租宿負，並許弘貸。孝子義孫，可悉賜爵。長徒鎖士，特加原宥。禁鋼奪勞，一皆曠盪。與民更始，令衆周知！

卽位這一日，不升正殿，但在偏殿中召集百僚，草草行禮，算是權宜辦法。越數日，追尊生母阮修容爲文宣太后，立王子方矩爲皇太子，改名元良。方智爲晉安王，方略爲始安王。當時江陵以東，但以長江爲限，江北地俱入北齊。江陵以西，僅至峽口，西蜀一帶，有益州刺史武陵王紀據守，不服湘東命令。巔南也由蕭勃自主，陽奉陰違。繹雖稱帝，權力有限，不過千里以內，尊爲梁主罷了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國難君危兩不知，癡心但望嗣皇基；  
江陵傲倖登君位，蝸角偷安得幾時！

梁主繹卽位時，湘州長史陸納已經起叛，欲問他出自何因，容至下回分解。

侯景之亂，成之者爲王偉，敗之者亦王偉。偉之惡實浮於景，不過景爲渠魁，罪歸於主，故後世多嫉景而略偉耳。試閱本回之弑綱廢棟及屠戮大臨大連等人，何一非偉導成之自篡弑之惡。大暴於天下，而景之始鳴得意者，終變而爲大失意，衆矢集

的，不亡何待！縛制之遭，雖爲惡貫滿盈所致，顧景非王偉，惡不至此，誤殺乃公之悔，顧何及哉！湘東王繹，尙欲曲宥偉罪，及見湘東一目之文，始有拔舌剜腹之罰。滿腔私意，無自服人，此所以卽位未幾，而仍得敗亡也歟！

## 第六十五回 殺季弟特遣猛將軍 酖故主兼及親生女

却說湘州刺史王琳，曾借僧辯入都平景，功居第一。他本家居會稽，以行伍起家，姊妹皆入湘東王宮，琳因侍王左右，得邀榮寵，平時常傾身下士，所得賞賜，不入私囊，盡給兵吏，麾下約有萬人，多係江淮羣盜，樂爲彼用，自平亂有功，特寵縱僧辯，不能禁，密表請誅，釋但調琳爲湘州刺史。琳恐及禍，使長史陸納率部衆赴州，自詣江陵，陳謝臨行時，與約相語道：「我若不返，汝將何往？」納等齊聲請死，乃灑淚而行。既至江陵，一入殿中，卽被衛軍拏住。下吏論罪，另授皇子始安王方略，代鎮湘州，用廷尉黃羅漢爲長史，使與太舟卿張載同至巴陵，撫馭琳軍。陸納及士卒並哭，不肯受命，載索性悍戾，又得主眷，遂厲聲喝阻，不啻死活。纔及半語，已由納麾動士卒一擁而上，把載擲縛起來，並將羅漢拘住。惟方略爲王琳甥，縱使歸報。梁主繹遣宦官陳旻往諭納衆，納反將張載牽出，刎腹抽腸，繫諸馬足，策馬使行，腸盡氣絕，及剖心焚骨，率衆歡舞，惟黃羅漢向來清謹，得免慘禍。究竟悍吏不及清官。納遂引兵據住湘州。梁主繹復令宜豐侯蕭循爲湘州刺史，一面徵王僧辯督師會討，循至巴陵，駐師以待，忽得納請降書，求送妻子，循微笑道：「這明是詐降計，今夜必來襲我！」因將麾下千人，分頭埋伏，自己兀坐胡床，闌壘待着。延至夜半，納果用輕舸載兵飛馳而至，遙見壘門大啓，上面坐着一人，端居不動。納未免驚詫，便令兵士鼓噪直前，將壘門，那上坐的仍然如故。當時疑爲草人，正思用槊入刺，不防兩旁突起伏兵，大刀闊斧，奮勇殺來，納知是中計，忙勒兵倒退，已被殺傷多人，慌忙下舟南遁。最後一艦，不及開駛，眼見爲循軍奪去。納垂頭喪氣，走保長

沙王僧辯亦至，與循相會，共逼長沙城下。納復率衆迎戰，僧辯親執旗鼓，循亦躬冒矢石，東西並進，大破納衆，納入城拒守。由僧辯等進兵環攻，連旬不下。梁主繹特遣送王琳至長沙，令諭納衆，納衆在城上羅拜，且泣語道：「朝廷若肯赦王郎，乞許彼入城，納等情願待罪。」僧辯尚未肯許，仍將王琳送回江陵。適武陵王紀自西蜀發兵來窺江陵，信州刺史陸法和屯兵峽口，與紀相持，并遣人至江陵乞援。梁主繹欲調長沙兵往助，不得已赦琳前罪，仍遣爲湘州刺史。琳復至長沙，納衆迎降，湘州告平，乃更調琳拒蜀。看官欲知武陵王紀何故與江陵爲難說來，又是一種情由。紀係梁武第八子，少得父寵，大同三年，受命爲益州刺史。紀因道遠固辭，梁武密囑道：「天下方亂，惟益州可免，故特處汝，汝宜勉行爲是。」紀乃涕泣赴鎮。及侯景入都，曾得朝廷密敕，加位侍中，假黃鉞，都督征討諸軍事，促令入衛。紀嘗令世子圓照領兵三萬，受湘東王繹節度，會兵討景。繹命圓照屯白帝城，未許東下。至梁武餓死，紀將督兵自行，又爲繹所勸阻。紀次子圓正，方任西陽太守，繹署爲平南將軍，誘令入謝，把他囚住。荆益燬端，從此始開紀頗有武略，居蜀十七年，南開寧州，越雋，西通資陵，吐谷渾，內勸農桑，外通商賈，財用豐饒，器甲殷積，因與江陵生隙，遂從長史劉孝勝言，僭號蜀中，改元天正，與蕭棟同一年號。時已有人顧名思義，謂天爲二人，正爲一止，已各寓一年卽止的預兆。這也未免牽強。司馬王僧略參軍徐恽，謂不應稱帝，並皆切諫，紀不但不從，且把他並置死刑。梁主繹承聖二年，紀遂率軍東下，留益州刺史蕭攜守成都，行次西陵，軍容甚盛，惟峽口設有二城，爲陸法和所增築，取名七勝城，鎖江斷峽，使紀軍不得飛越。但乞江陵速發援師，梁主繹很懷憂懼，特貽書西魏，書中引着左氏傳文，有子糾親也，請君討之二語。西魏大丞相宇文泰道：「取蜀制梁，在此一舉。」諸將俱以爲未可，惟大將軍尉遲迴爲宇文泰甥，力言可克，且稟泰道：「蜀與中國隔絕，百有餘年，自恃險遠，不虞我至，若用鐵騎倍道進兵，徑襲成都，蜀自不戰可破了。」泰乃託詞援梁，卽遣尉遲迴出散關，引軍入蜀。進至涪水，潼州刺史楊乾運舉州請降，迴分兵守潼州，徑襲成都。紀方銳意東下，接得成都急報，乃遣梁州刺史譙淹還援。淹又爲尉遲迴所破，敗報復至西陵，紀欲



返救根本，獨世子圓照及益州長史劉孝勝，力言不可。紀乃舍西圖東。諸將各有異言，紀竟下令道：「敢諫者死！」自投死路，還要嚇人。遂命將軍侯劼，率衆七千，徧築營壘，與陸法和相拒。梁主釋釋出任約，令爲晉安王司馬，使領禁兵，往助陸法和。繼又用謝答仁爲步兵校尉，遣令再往，且致書與紀，勸他還蜀，專制一方。紀不肯從，答書如家人禮，並未稱臣，釋復致書道：

吾年爲一日之長，屬有平亂之功，膺此樂推，事歸當璧，倘遣使乎？良所希也。如曰不然，於此投筆，兄肥弟瘦，無復相見之期，讓棗推梨，永罷懼愉之日，心乎愛矣！書不盡言。

紀得書不答，滿望旗開得勝，直指江陵，怎奈屢戰無功，師老財廣。又聞西魏軍圍攻成都，孤危憤懣，不知所爲，乃遣度支尚書樂奉業，詣江陵求和。奉業反入白梁主道：「蜀軍乏糧，士卒多死，危亡可立待呢。」梁主釋因拒絕和議，紀亦無法。將士多半思歸，各有貳心，更因紀吝嗇不情，平時嘗鎔金成餅，餅百爲饊，饊以百計，銀比金約五六倍，錦繡繒綵，不可勝數，每戰但懸示將士，並未分賞。寧州刺史陳智祖，請犒軍勵士，紀不肯從，智祖竟至哭死。或欲向紀申請，紀又辭疾不見，因此衆心益離。守財慳吝思濟事巴東民符昇等，斬峽口城主公孫晃，出降王琳，謝答仁任約，合攻侯劼，連破三壘，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。梁游擊將軍樊猛，出兵截紀歸路，紀不獲退兵，只好順流再進。猛趁勢追擊，紀衆大潰，赴水溺死，約八千餘人。再由猛聯舟爲陣，把紀衆困在垓心，一面飛章奏捷。梁主釋密敕覆報道：「與紀生還不得言功！」殺害骨肉已成慣技。猛乃督兵環攻紀船，紀在舟中，遶牀而走，不知所爲。驀見猛一躍過舟，挺槊來刺，自知命在須臾，急取金囊擲猛，且顧語道：「此物贈卿，願送我一見七官。」注見前。猛叱道：「天子如何得見我？我殺足下，金將何往？」說着，手起槊落，把紀截倒，又加一槊，立即斃命。金錢本可買命，至此時也屬無濟了。

紀有幼子圓滿，亦遭殺死。陸法和收捕圓照兄弟三人，送入江陵。梁主釋削紀屬籍，改姓饜饜氏。劉孝勝亦被擒至，拘繫獄中，嗣得釋出。紀次子圓正在獄，由釋使人傳語道：「西軍已敗，汝父已不知存亡了。」這二語是逼他

自裁，圓正但號呼世子，哭不絕聲。繹乃使與圓照相見，圓正顧圓照道：「兄奈何自殘骨肉，徒使痛酷至此！」圓照唯自悔前誤，付諸長嘆罷了。既而兩人併囚獄中，連日不得一餐，甚至齧臂啖血，歷旬有二日乃死。遠近統代爲悲悼，咎繹不仁，那西蜀已被西魏軍取去，成都守將蕭攜舉州外附，尉遲迴使民復業，唯收奴婢及儲積犒賞將士，不私一錢。西魏命迴爲益州刺史，自劍閣以南，均歸迴承制，黜陟迴申明賞罰，互用恩威，撫輯州民，招徠異族，華夷相率翕服，安帖無譁，從此西蜀版圖歸入西魏，後事容待緩表。

且說梁主繹既除季弟，便欲還都建康，將軍宗懷黃羅漢皆係楚人，不願東遷，領軍將軍胡僧祐，御史中丞劉彴亦與宗黃同意，極力諫阻，繹乃召朝臣會議，多至五百人，仍然聚訟未決。繹復下令道：「勸吾遷都可左袒，否則右袒。」一時左袒的人竟至過半。武昌太守朱買臣進言道：「建康舊都，山陵所在，荆鎮邊疆，非帝王所居地，願陛下勿疑，免致後悔。臣家在荊州，豈不願陛下居此，但恐是臣富貴，並非陛下富貴呢。」買臣此語不爲無見。梁主再使衛士杜景豪卜易，未得遷都吉兆，因答言未吉，及趨退後，私語親友道：「此兆恐爲鬼賊所留呢。」嗣是梁主因建康彫殘，江陵全盛，卒從僧祐等言，但令王僧辯還鎮建康，陳霸先還鎮京口，會齊遣郭元建治軍合肥，將襲建康，梁命南豫州刺史侯瑱迎戰東關，擊退齊師。

時齊主高洋已鳩死，故主善見并善見三子，諡爲魏孝靜皇帝，葬諸鄴城西隅。故后高氏已降爲中山王妃，與善見情好頗篤，善見被幽，高氏隨時諱視，洋欲行弑，特召高氏入宴，至宴畢退還，善見已死。妃當然哀號，葬畢入宮，爲洋所迫，令他轉嫁楊愔，愔毫不推辭，竟禮迎而去。樂得愛鴈，洋復發中山王墓，把故主善見遺棺投入漳水，並將所有元魏神主，焚燬殆盡。彭城公元韶曾納孝武后高氏爲妃，特邀異寵，開府儀同三司，美陽公元暉業位望隆重，從齊主洋在晉陽，嘗至宮門外罵韶道：「汝不及漢朝老嫗，負輿男人，何不當時擊碎我，出此言，自知必死，看汝能生得幾時！」謂漢元后投甕缺角，韶何故來懼入齊。果然齊主聞言，召入暉業，一刀了事。韶文弱似婦女，由齊主令剃鬚髻，施

粉黛着婦人衣，隨從出入。嘗語左右道：「我用彭城爲嬪御。」詔亦不以爲羞，旅淮旅退，委蛇過去。

齊主洋又親征突厥，並救柔然。白柔然與高氏結婚，往來通好，連年無事。迴應五十八回。高洋窺魏，柔然主頭兵

可汗亦遣使入賀，洋亦答使報聘。偏有突厥起自西域，爲柔然患。相傳突厥係平涼雜胡，姓阿史那氏，集成部落，後被鄰部破滅，只剩一個十齡小兒，別足斷臂，委棄草澤中，有牝狼銜肉相飼，乃得生長，竟與牝狼交合，儼若夫婦。隣部酋長復派兵捕殺遺兒，惟牝狼竄至高昌國西北，匿居深巖，狼已有孕，一產十男，十男漸長，分出穴中，掠民爲妻，嗣是生育日蕃，得五百家，聚居金山南面，服屬柔然。世爲鐵工，金山形似兜鍪，番俗呼兜鍪爲突厥，因以爲號。傳至大葉護，種類漸強。旣而伊利嗣世，強悍過人，募衆擊鐵勒部，收降五萬餘家，遂自稱土門可汗。遣人向柔然求婚，頭兵可汗不允，且叱爲鍛奴，使人斥責。伊利怒，斬來使，率衆襲柔然。柔然與戰不利，由伊利乘勝進擊，圍住柔然營帳，擁立登注次子鐵伐爲主。鐵伐爲契丹所殺，齊因送還登注入主。柔然登注也不得善終，衆復推立登注子庫提。適伊利弟木杆俟斤承襲兄業，狀貌奇異，面闊尺餘，顏似赭石，眼若琉璃，素性剛暴多智，銳意拓地，便起兵再擊柔然。柔然酋長庫提那裏是他對手，沒奈何舉族奔齊。齊主高洋督軍北巡，迎納柔然部衆，惟廢去庫提，改立菴羅辰爲可汗，令居馬邑川，賜給廩餼繒帛。當下往禦突厥，突厥主木杆可汗聞齊天子親自出馬，前來征剿，也帶着三分懼意，便致書請降。齊主洋亦得休便休，但飭令每歲朝貢，定約而還。突厥事始此。越年爲齊天保五年，齊主洋復自擊山胡，破番衆，男子過十三歲，一律腰斬，婦女及幼弱充賞，遂得平石樓山。山本絕險，終魏世不得制服，齊主一鼓蕩平，遠近胡人，始不敢抗命。齊主洋乃志得氣盈，漸成狂暴。有都督戰傷將死，醫治難療，索性剝挖五臟，令九人分食，骨肉俱盡。此後視人如畜，割烹烹炙，幾成爲常事了。北齊事暫且按下，西魏事應當敘入。

自宇文泰當國以後，權勢日盛，西魏主寶炬拱手受教，不能有爲。泰初用蘇綽爲度支尙書，百度草創，損益咸

宜。綽又嘗以國家爲己任，薦賢拔能，務期稱職，每與公卿談論，自晝達夜，事無巨細，若指諸掌，因此積勞成疾，遂至謝世。秦痛悼不置，當綽柩歸葬時，由秦親送出城，酌酒爲奠道：「爾知我心，我知爾意，方欲共平天下，奈何舍我遽去！」說至此，舉聲大慟，酒卮竟墮落地上，尙未覺着，直至柩已去遠，方快快退回。

未幾又仿古時寓兵於農遺意，創作府兵，平時仍然務農，到了農隙，講閱戰陣，馬畜糧械，由民自備，惟將租庸調三項，盡行蠲免。輸粟爲租，輸帛爲調，力役爲庸。每府歸一將統率，百府得百將，分屬二十四軍，每軍歸一開府主持，合兩開府置一大將軍，合兩將軍置一柱國，共計柱國六人，最高統帥，稱爲持節都督，宇文泰卽手握都督重權。看官試想，國家治內控外，莫如兵力，泰旣膺此重任，簡直是把西魏版圖運諸掌上，那主子寶炬，還有甚麼權威，但教畫諾允行，不違泰意，便算是明哲保身了。府兵制度，尙稱良法，故特別提及。

寶炬在位十七年，病終乾安殿，年四十有五。太子欽入嗣帝位，尊父爲文皇帝，母乙弗氏爲文皇后，合葬永陵。越年雖然改元，不立年號，册妃宇文氏爲皇后，就是宇文泰女。尙書元烈，係西魏宗室，密謀誅泰，謀洩被殺。欽由是怨泰，屢思拔去眼中釘。臨淮王元育，廣平王元贊，統說宇文氏根深蒂固，不能動搖，否則必將及禍。欽不以爲然。兩王再涕泣固爭，仍然不省。泰諸子皆幼，兄子章武公導，中山公護，又皆出鎮，唯用諸塔爲腹心。清河公李基，義成公李暉，常山公于翼，並取泰女爲婦，故各爲武衛將軍，分掌禁兵。欽有所謀，無非與二三幸臣，日夕私議，怎得中用，且反爲宇文氏所探知。泰遂將欽廢去，徙置雍州，改立欽弟齊王廓，且逼廓復姓拓跋氏。魏初統國三十六，大姓九十，九後多滅絕。泰封有功諸將爲三十六國，次爲九十九姓，所領士卒，亦改從統將姓氏。是何意見？

過了三月，復由泰密遣心腹，賚毒酒至雍州，酖死故主元欽。史家稱爲廢帝。欽后宇文氏，自願殉夫，也飲酖而亡。后幼有風神，嘗在座側置列女圖，有志效法。泰輒語人道：「每見此女，良慰人意。」及嫁爲欽妃，志操雅正，內助稱賢，欽亦格外愛重。至欽嗣父祚，不置嬪御，仍與后伉儷甚歡。欽被廢徙，后亦隨往，可憐一對好夫妻，生同室，死同

穴，魂魄相隨，仍作地下鴛鴦去了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殉夫殉國兩全貞，烈婦由來不惜生。拚死願隨故主去，好教彤史永留名。

宇文泰既弑故主，復諷淮安王育上表，請如古制，降爵為公，於是西魏宗室諸王皆降為公爵，眼見得拓跋就衰，宇文益盛，要將西魏篡取了去。欲知後事，試閱下回。

武陵王紀出鎮益州，梁武謂可以免禍，其為愛子計，固至密矣。賊景入都，紀嘗遣子入援，中道為湘東所阻，乃逗留不進，是其咎當歸諸湘東，於武陵猶可恕也。湘東平賊，因即正位，略心原迹，尚屬名正言順。武陵本為季弟，繩以兄弟恭之義，應當贊助湘東，光復舊物，否則據境自守，專制一方，猶不失為中計，奈何僭號稱帝，挾忿與師，一誤於劉孝勝，再誤於世子圓照，卒致身死。峽口地為魏有，可恨亦可悲也。或謂武陵之死，由湘東激之使然，斯亦未嘗無見。但湘東當亂離之餘，究竟不遑西顧，紀之冒昧東進，正不啻飛蛾撲火，自取其災耳。宇文泰既弑孝武，復弑廢帝，兩弑君主，凶逆與高氏相同。獨高歡二女，並為帝后，厥後長女嫁元詔，次女適楊愔，降尊就卑，不恥再醮，而宇文女乃獨能為夫殉節，有光名教，乃父聞之，其亦知愧否耶！

### 第六十六回 陷江陵並戕梁元帝 誅僧辯再立晉安王

却說宇文泰既酖死帝后，改立新主，朝野上下，統料他有心篡逆，不肯再守臣節。偏泰遲延未發，仍然照常辦事。是曹阿瞞第二。一面窺伺東南，特遣侍中宇文仁恕，借聘問為名，覘梁虛實。仁恕至江陵，湊巧齊使亦至，梁主釋禮

待仁恕不及齊使。仁恕歸國語泰，泰笑道：「吳兒必有所求，所以待卿有禮呢。」既而梁果遣使報聘，請據舊日版圖，重定疆界。泰問梁使道：「汝主尚思拓土麼？但教保得住江陵，已算萬幸了。」梁使亦抗詞對答，語多不遜，被泰叱使南歸，且顯語左右道：「古人有言：天之所廢，誰能興之？難道蕭繹違天不成？」嗣是梁益急，再加降王蕭督，

按時貢獻，屢請師期，好一個虎狼。乃特召荊州刺史長孫儉入朝，商議攻取方法。儉振振有詞，與秦意隱相符合，乃復令還鎮，使他預備芻糧，爲進兵計。魏將馬伯符，舊爲梁臣，陷入關中，至此頗瞻懷故國，密遣人賫書至梁，報知秦謀。梁主繹尚多疑少信，置諸不提。

會廣州刺史蕭勃，啓求入朝，梁主繹特徙勃爲晉州刺史，另調湘州刺史王琳代任。琳部曲強盛，又得衆心，所以梁主繹陰懷猜忌，特將琳遠徙嶺南。琳亦知上微意，私語江陵主書李膺道：「琳一小人，蒙官家拔擢至此，豈不知感今天下未定，遷琳嶺南，倘有不測，琳怎得遠道奔援？竊想官家微旨，無非疑琳生變，琳毫無奢望，何至與官家爭帝爲官家計，不若令琳爲雍州刺史，鎮守武寧，琳自放兵屯田，爲國禦侮，君臣一德，內外無憂，豈不是今日良策麼？」膺深服琳言，但一時不敢啓聞。琳乃陛辭而去。敘入此處，爲後文許多伏案。

散騎郎庾季才，頗識天文，特上書預諫道：「今年八月丙申，月犯心中星，今月丙申，赤氣犯北斗，心爲天主，丙主楚分，臣恐一建子月，江陵必有寇患，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，整飾還都，遠避禍患，就使魏虜侵蹙，止失荆湘，尚不至傾危社稷，願陛下勿疑！」梁主繹亦略知天象，喟然嘆道：「禍福在天，何從趨避？」遂不從庾言。

到了暮秋，西魏果遣柱國常山公于謹，中山公宇文護，大將軍楊忠等，出發長安，南下圖梁。將士共五萬人，長孫儉迎入戍所，向謹啓問道：「大軍前往江陵，未知蕭繹將出何計？」謹答道：「耀兵漢沔，席捲渡江，直據丹陽，乃爲上策；移郭內居民，退保子城，深溝高壘，靜待援軍，尙是中策；若不先移動，但守外郭，便成爲下策了。」儉又道：「如公高見，究竟釋用何策？」謹微哂道：「我料蕭繹必出下策。」考成料事，如在目中。儉問何因，謹說道：「繹庸懦無謀，多疑少斷，愚民又難與慮始，皆戀邑居，上下偷安，我所以料定蕭繹必出下策哩。」儉聞言拜服，且預賀成功。謹等遂統兵南下。

梁武寧太守宗均，忙向梁廷告警。梁主繹與羣臣會議，領軍胡僧祐，太府卿黃羅漢道：「兩國通好，未生嫌隙，

當不至興兵入寇。侍中王琛亦插入道：「日前臣奉使西魏，宇文弇溫顏相待，何致忽然生變！」彼且不知有寸過，汝國釋乃復令琛北行，探問確音。琛奉命而去。是時梁主釋迷信道教，方在龍光殿中，召一羣臣演講老子道德經。忽有邊騎入報，謂西魏兵已至襄鄧，叛王警亦率兵往會，指日前來，不可不防。梁主釋乃輟講戒嚴。已而復由黃羅漢呈上一書，乃是王琛寄至，內云我至石梵境上帖然，邊報多是戲言，未足爲憑。釋將信將疑，再至龍光殿講論老子，百官戎服以聽。交好佛子信老非此父不生此子越宿又得邊警，尙疑爲未確。及警耗迭至，乃使主書李膺赴建康，徵王僧辯爲大都督，兼荊州刺史，命陳霸先徙鎮揚州。僧辯霸先兩人，正與齊冀州刺史段韶交兵境上，失利還師。一聞江陵被寇，僧辯亟遣豫州刺史侯瑱、兖州刺史杜僧明分領程靈洗、吳明徹諸將先後進兵。鄧州刺史陸法和亦自鄧州入漢口，將詣江陵。梁主釋獨遣使諭止法和，略云都兵已足禦賊，卿但鎮鄧州，不煩前來。法和不得已退還塗壑城門，自著衰絰，兀坐葦席，終日乃脫去。無非幻術欺人

那西魏軍已渡漢水，由于謹派令宇文護、楊忠兩將率精騎先據江津，堵截東路，建康各軍不得入援。護復攻克武寧，把太守宗均擄去。梁主聞報，夜率妃嬪等登鳳凰閣仰觀天文，皺眉太息道：「客星入翼軫，恐難免敗亡了！」妃嬪等並皆泣下，釋相對歎歔，夜半乃還宮就寢。翌晨，出津陽門閱兵，適值湖風暴雨，當面吹撲，冷不可當，沒奈何輕裝折回。又過數日，已是十一月了，釋復乘馬出城，督軍築柵，周圍六十餘里，命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軍事，尙書右僕射張綰爲副，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諸軍事，四廡領而元景亮爲副，他如王公以下各派職守，部署已畢，始還入城中。未幾已聞敵兵至黃華，距江陵僅四十里，釋亟命太子元良巡閱城樓，令居民助運木石。是夕即有敵騎進逼柵下，武昌太守朱賈、衡陽太守謝答仁等詰旦出戰，互有殺傷，未得勝仗，仍然退還。西魏統帥于謹令部衆縱火焚柵，烈焰燎原，不可嚮邇，柵內居民數千家，及城樓二十五座，俱成灰燼，遂四築長圍，斷絕江陵出入。釋屢次巡城，俯矚敵軍強盛，惟四顧歎息，莫展一籌。或且口占詩詞，命羣臣屬和，算是消愁的方法。愚不可及嗣復裂

帛爲書，遣人催促王僧辯書云：我忍死待公，何不速至！這書傳將出去，終被西魏軍截住，無從得達。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答仁等，再開門出戰，又皆敗還。繹復令王琳爲湘州刺史，徵使還援。琳忙督軍北上，先遣長史裴政從間道入報江陵，行至百里州，爲蕭警部下所獲，言與語道：「我乃武皇帝孫，難道不可爲爾主麼？若從我計，貴及子孫，否則立殺勿貸。」政詭言唯命，警鎖政至城下，囑令傳語，謂王僧辯已自稱帝，琳軍孤弱，不能入援。政一面允諾，一面呼語守兵道：「援軍大至，各思自勉，我奉王將軍命，前來通報，不幸被擒，當碎身報國。」警聞言大怒，卽命斬首。西中郎參軍蔡大業諫阻道：「這是民望，若一殺死，江陵便不能下了。」乃釋縛縱還。裴政孤忠，足以風世。

西魏軍百道攻城，城中守兵，負戶蒙楯，日夕指揮，親當矢石，明賞罰，嚴軍律，衆皆致死，故尙得相持數日。不料僧祐中箭身亡，內外大駭。朱買臣按劍進言道：「今日惟斬宗懷，黃羅漢，尙可謝天下！」梁主繹歎道：「前日不願移都，實出我意，宗黃何罪？」這語一傳，衆情益貳。及西魏軍併力攻城，竟有人偷開西門，納入敵兵。繹忙與太子元良及王褒朱買臣等，退保子城。諸將苦戰終日，漸不能支，相繼散去。繹入東閣竹殿，命舍人高善寶焚去古今圖書十四萬卷，并欲自投火中，爲左右所阻，乃用寶劍擊柱，且擊且歎道：「文武大道，今夜毀盡！」死且不懼，可歎可恨！

當下使御史中丞王孝祀，草就降文，謝答仁朱買臣進諫道：「城中兵士尙多，乘夜突圍，寇必驚退，如得脫身，便可渡江求救。」繹素不便走馬，搖首語道：「難成難成。」答仁道：「陛下如不便馳騁，臣願從旁扶掖陛下。」王褒聞言厲聲道：「答仁係侯景餘黨，怎得相信！與其倚賊，不若出降。」答仁氣憤填膺，復申請道：「臣蒙陛下厚恩，所以自願效死，陛下如不願夜出，內城將士尙不下五千人，臣請背城一戰，死亦甘心。」繹頗爲感動，面授答仁爲大都督，許配公主，卽令出外部署。偏王褒固言答仁難信，且五千人怎能退敵，繹乃收回成命。及答仁再請入見，被門吏所阻，氣得肝火暴升，狂噴鮮血，倒地而亡。賊中非無義士！



釋道人出遞降書于謹微太子爲質，由王褒奉釋命，送太子元良入西魏營，謹聞褒善書，經與紙筆，褒執筆爲書道：「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，偷生怕死，一至於此。謹令褒召釋，出迎，釋服素衣，乘白馬，馳出東門，抽劍擊扉，自

呼表字道：「蕭世誠，奈何至此！」西魏兵見釋出城，卽逾塹牽住釋馬，脅入營中。既見于謹，強令下拜，蕭僧復在旁

斥辱，釋亦無可奈何，但忍氣吞聲，由他發落。何不早死？死僧將釋囚住烏幔下，于謹復逼使爲書，傳召王僧辯，釋不肯照

寫，魏使道：「王今豈尙得自由？」釋答道：「我既不自由，僧辯亦不由我！」或問釋何故焚書，釋悽然道：「讀書萬

卷，猶有今日，我所以盡焚了。」讀與不讀無異，想是一目已眇，只能看得偏旁。于謹擬處置蕭釋，尙未定議，蕭僧獨堅請殺釋，

并遣尙書傅準監刑，遂用土囊將釋壓死。釋叔父，罪不容誅，但釋亦好戕骨肉，故亦遭死劫。僧令用布纏屍，外用蒲席爲殮

藁，葬津陽門外。竝殺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略、桂陽王大成等人。大成係簡文帝子。總計梁主釋在位三年，享年四十

七歲，生平好學能文，著流詞章，多半傳世，惟秉性殘忍，不知仁恕，兄弟子姪，視同陌路，稍挾私忿，必盡殺乃快。至魏

兵圍城，獄中死囚，多至數千人，有司請一律釋放，充作戰士，釋尙不允，概令處死，未及施刑，城已被陷，後來弄到這

般結果。江陵人士，未嘗歎惜，這可見衆畔親離，終歸絕滅呢！醒醒夢夢。

僧將尹德毅，向僧進言道：「魏虜貪殘，任情殺掠，江東人民，塗炭至此，統說由殿下主使，怨氣交乘，殿下既殺

人父兄，孤人子弟，人盡讎敵，誰與相助？今爲殿下計，莫若佯爲設宴，會諸于謹等入席，暗中設伏武士，起殺虜帥，再

分派諸將，掩襲虜營，大殲羣醜，使無遺類，然後收撫江陵百姓，禮召王僧辯、陳霸先諸將，朝服渡江，入踐皇位，不出

旬日，功成業就。古人有言：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。願殿下恢廓遠略，勿徇小諒。」此計大毒，即使有成，惡天道亦不相容。僧半

晌纔道：「卿策未嘗不善，但魏人待我甚厚，不宜背德。若驟從卿計，恐人將不食吾餘了。」德毅嘆息而退。魏立僧

爲梁主，但將荊州給僧，延袤止三百里。雍州被圍領了去，又遣防兵居西城，託名助僧，實加監制。命前儀同三司王

悅留鎮江陵。于謹收取府庫珍寶，及宋渾天儀、梁銅晷表，及南朝遺傳法物，盡俘王公以下，及百姓男女數萬口，編

充奴婢，分賞三軍，驅歸長安。老弱殘疾，一併殺死，僅留存三百餘家。晉送歸魏軍，還城四顧，已是寂莫荒涼，目不忍睹，不由的長嘆道：「悔不用尹德毅言！」不悔爲悔作悵，反悔不聽德毅，始終謬誤。

越年正月，晉始稱帝，改元大定。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，廟號高宗，太子妃蔡氏爲昭德皇后，生母龔氏爲皇太后，立妻王氏爲皇后，子歸爲太子，刑賞制度，多從舊制。惟上表西魏，仍然稱臣。用參軍蔡大寶爲侍中，王操爲五兵尚書。大寶足智多謀，曉明政事，晉曰爲諸葛孔明，推心委任。操亦大寶流亞，竭誠輔晉，晉始得稍具規模，成一箇荊州小朝廷，史家稱爲後梁，這且慢表。

且說齊主高洋，聞魏兵進圍江陵，曾遣清河王岳，攻魏安陸，遙救蕭梁。岳至義陽，探悉江陵被陷，乃進軍臨江。鄂州刺史陸法和，舉州降齊。有幻術者，亦不過爾爾。齊因立貞陽侯蕭淵明爲梁王，令上黨王高渙率兵護送，使向建康進發。淵明被虜見五十八回。時蕭繹第九子晉安王方智，已由江州刺史任內，東歸建康，王僧辯與陳霸先定議，奉方智爲梁主，卽皇帝位，年纔一十三歲。命僧辯守官太尉，錄尚書事，領中書監，兼驃騎大將軍，都督中外諸軍事。陳霸先守官司空，卽征西大將軍職銜，追尊皇考繹爲孝元皇帝，廟號世祖。

正在興絕繼廢的時候，忽由北齊尚書邢子才，馳驛到來，賫書與王僧辯。當由僧辯接閱來書，但見書中寫着：貴國喪君有君，見卿忠義，但聞嗣主沖藐，未堪負荷。貞陽侯係梁武猶子，長沙之胤，以年以望，堪保金陵，故置爲梁主，送納貴國，卿宜部分舟艦，迎接今主，并心一力，善建良圖。

僧辯瞧着，不勝驚疑，那邢子才又取出一書，交與僧辯，書山蕭淵明署名，求僧辯派兵出迎。僧辯躊躇多時，乃向邢子才道：「主位已定，不應再易，煩君覆報，以口代書。」子才復加勸導，僧辯不從，但另寫一書，答覆淵明，託子才帶回書云：

嗣主體自宸極，受於文祖，明公倘能入朝，同獎王室，伊呂之任，僉曰仰歸；若意在主盟，不敢聞命！

子才持書自去，還報齊主。齊主高洋，怎肯罷休？仍飭高渙等進行。渙與淵明行至東關，更遣人致書僧辯。僧辯取遣散騎裴之橫等，率兵往阻之。橫到了東關，與齊兵交鋒，不幸敗沒，只剩得潰卒數百人，走報僧辯。僧辯大懼，出屯姑熟，乃擬迎納淵明。陳霸先方留鎮京口，忙遣使勸阻僧辯，毋納淵明。僧辯不敢拒齊，只好與霸先異議，奉啓淵明，定君臣禮，且請許晉安王爲太子。淵明准如所請，遂由采石渡江，直指建康。僧辯備齊龍舟法駕，往迎江濱。齊高渙駐兵江北，但遣侍中裴英起護衛淵明，趨至建康郊外，與僧辯相會。僧辯見過英起，卽禮謁淵明。淵明涕泣慰諭，由朱雀門入都，越宿卽位，改元天成，降晉安王方智爲皇太子，命僧辯爲大司馬，霸先爲侍中。齊師聞淵明得立，當然北歸。淵明再表請齊廷乞還郢州。郢州自陸法和降齊，齊遣儀同三司慕容儼鎮守，僧辯亦嘗令江州刺史侯瑱往攻儼，堅守數月，城中食盡，至煮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爲食，守卒尙無異心。及齊得淵明乞請，乃召儼歸國，舉州還梁，且因梁已稱藩，所有前時虜歸的梁民，一律放還。淵明復申表陳謝，那知歷時未幾，京口發難，僥倖竊位的蕭淵明，坐不住這鳳閣鸞臺，於是新舊交替，又要那沖年天子入纂皇基。這事起自陳霸先待小子說明情由。

霸先與僧辯共滅侯景，情好甚篤，僧辯又爲子顧聘霸先女，正要成婚，適值僧辯喪母，乃將婚禮展期。顧兄顓屢在父前，極言霸先難信，僧辯不以爲然。及僧辯迎納淵明，霸先力爭不得，因與僧辯生嫌。霸先嘗嘆道：「武帝子孫甚多，惟孝元能復讎雪恥，嗣子何罪，乃遭廢黜？况我與王公同處託孤地位，王公獨一旦改圖，外依戎狄，援立失次，究不知是何意？我爲大義計，也顧不得私情了。」語雖近是，意未盡然。乃謀進擊建康。可巧僧辯記室江旰前來京口，說是齊將入寇，應該預防。霸先趁勢定謀，留旰不遣，竟發兵往襲僧辯，留從子著作郎曇朗居守京口，自督馬步軍啓行。使部將徐度侯安都率水軍趨石頭城。

石頭城北接岡阜，不甚危峻，安都舍舟登岸，潛至城下，被厚甲，帶長刀，令軍士以肩承足，迭接而上，自己作爲首導，踰城直入，衆亦隨進，擊死南門守卒，開城納霸先軍。僧辯方升廳視事，有人報稱兵至，忙自廳內馳出，與子顓

同至門外，隨從約數十人。侯安都已到門前，持刀四磅，僧辯亦上前迎戰，不到數合，安都部衆一擁而進，霸先亦率衆接應，眼見是孤寡難支，當下奪路奔竄，走登南門樓。霸先麾衆圍攻，急得僧辯倉皇失措，只好拜請求哀。霸先毫不憐惜，反令部衆搬集薪芻，勢將縱火。僧辯無法，挈子下樓，爲衆所執。霸先問僧辯道：「我有何罪，公乃欲引齊兵討我？且何爲無備至此？」僧辯道：「一委公北門，何謂無備？」霸先不答，竟命將僧辯父子牽繫，絞死獄中。怕死者反至運死。

前青州刺史程靈洗，率部曲救僧辯，與霸先軍鏖戰多時，靈洗敗退。霸先遣使招諭，許爲蘭陵太守，靈洗乃降。霸先遂傳檄中外，具列僧辯罪狀，且云：「罪止僧辯父子兄弟，餘皆不問。」蕭淵明聞僧辯被殺，自知帝位難居，便遜國就邸。還算見機。霸先仍奉晉安王方智正位，頒詔大赦，改元紹泰。內外文武百官，各賜位一等，授淵明爲司徒，封建安郡公。霸先爲尚書令，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兼揚徐二州刺史。仍官司空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到底梟雄不讓人，乘機掩入殺王臣。大權攬得心纔快，寧願當時兒女親！

霸先復立晉安王，都城粗安，忽由吳興傳到警信，乃是三叛連盟，反抗霸先。欲知三叛爲誰，待至下回聲明。

蕭繹偷安江陵，不願遷都，已自速敗亡之兆。及魏兵南下，尙無志渡江，甘出下策，其致亡也必矣。夫繹性成殘忍，無父無兄，無子姪，伐柯尋斧，自戕枝葉，顛蹙致斃，非不幸也，宜也。獨蕭譽甘心召寇，主議殺叔，罪且浮於蕭繹，即其後江陵存祚，傳位二君，而昭明有知，亦豈肯遠往歐祀耶？蕭淵明身爲敵虜，寧足承祚？王僧辯以齊師之逼，迎立爲主，宜爲陳霸先所譏。但霸先之襲殺僧辯，亦非真心乎爲梁利害，切身親友，可以不顧，朝婚媾而暮寇讎，軍閥固如是乎？讀此回，竊不禁有居今思古之感云。

## 第六十七回 擒敵將梁軍大捷 逞淫威齊主橫行

却說吳興太守杜龕，係是王僧辯女夫，僧辯嘗改稱吳興爲震州，卽進杜龕爲刺史。龕聞婦翁被害，當卽據城拒命，還有僧辯弟僧智爲吳郡太守，亦起應杜龕，義興太守章載，本是僧辯心腹，也與連盟，反抗霸先。霸先兄子陳蒨，助守吳興，已得霸先密書，令還長城故里，立柵備龕。蒨至長城，收兵纔數百人，龕遣部將杜泰，率精兵五千人，掩至柵下，蒨衆相顧失色，獨蒨談笑自若，毫不張皇，衆心乃定。泰攻撲數旬，不克，乃還。霸先使周文育往攻義興，章載募集弓弩手，射退文育，便在城外據水立柵，用兵扼守。霸先自督兵接應文育，留高州刺史侯安都，石州刺史杜稜，宿衛臺省。

譙秦二州徐嗣徽，有從弟名叫嗣先，係僧辯外甥，僧辯被殺，嗣先慙恚嗣徽，舉州降齊。及聞霸先東攻義興，遂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，乘虛襲建康，掩入石頭，游騎至臺城下，侯安都閉門靜守，且下令軍中道：「登陴窺賊者斬！」嗣徽莫明其妙，不敢進逼，暫收兵還石頭。詰旦，又進攻臺城，忽見城門大啓，衝出壯士數百名，踴躍直前，銳不可當。嗣徽抵敵不住，仍奔還石頭城。太不濟事。

霸先到了義興，攻入水柵，使章載族人章翽，齎書招載，載因情窮勢絀，不能堅持，沒奈何，偕翽出城，投降霸先。霸先好言慰撫，引置左右，特命翽監義興郡事，乃捲甲還建康。移周文育兵救長城，更遣寧遠將軍裴忌，輕騎倍道直趨吳郡。夜至城下，鼓噪登城，王僧智從睡中驚起，疑是大軍到來，忙從後門逃出，輕舟奔吳興。忌遂入據吳郡，奉霸先命留爲太守。

霸先擬急攻石頭，驀聞齊兵來援，徐嗣徽並運糧三十萬石，馬千匹，已至湖墅。霸先未免就憂，亟向章載問計，載答道：「齊兵若分據三吳，略地東培，豈不可慮？今急宜至淮南築城，保護東方糧道，再分兵絕彼輸運，使他進無所資，不出旬日，齊將頭顱，定可懸闕下！」霸先依議，卽使侯安都夜襲湖墅，放起一把無名火，來把齊船千餘艘，糧米一炬成空。仁威將軍周鐵虎，得擒住齊北徐州刺史侯領州，械送建康。章載復至淮南築壘，使杜稜駐守，藉迫

餉道，建康各軍，纔得無虞。霸先能善用叛人，因有此效。齊兵就倉門水南，設立二柵，與梁軍相拒。侯安都出襲秦郡，攻破

城柵，俘數百人，得徐嗣徽家琵琶及鷹，因遣人送還嗣徽，且傳語道：「昨至老弟處，得此軍前不需此物，因特送還。」

一調侃得妙。嗣徽大驚，急向齊營乞援。齊州刺史柳達摩，渡淮列陣，霸先督衆猛鬪，縱火燒柵，齊兵大敗，溺死甚衆。

嗣徽與任約再引齊兵，屯駐江寧浦口，侯安都又帶領水軍，襲破齊兵，嗣徽等單舸脫走，柳達摩尚不肯去，留守石

頭城，霸先召集水陸各軍，圍攻石頭城，城中無水，達摩無法可施，乃遣使求和，惟要求質子。霸先與百官會議，大衆以

建康虛弱，糧運不繼，不若易戰爲和。霸先乃令從子曇朗及永嘉王蕭莊，出質齊營，與達摩會盟城外。霸先此着，未免

大弱。達摩始引兵自去。徐嗣徽任約，偕出奔齊。齊主高洋，聞達摩擅與梁和，且喪亡糧械馬匹，不可勝計，遂歸罪達

摩，將他誅死，再令儀同三司蕭軌，調集大軍，剋期南下。時已殘冬，雨雪盈途，急切裏，不便行軍，暫命展緩。

那震州刺史杜龕，尙據住吳興，未曾除去。梁將周文育與霸先兄弟，舊屢攻杜龕，龕固守不下，相持逾年。文育

暗結龕將杜泰，作爲內應，一面誘龕出戰。龕與杜泰出城，兩下交鋒，泰按兵不動，害得龕獨力難支，奔回城中。泰亦

隨入，勸龕投降。龕遲疑未決，商諸妻室王氏，王氏道：「我與霸先，讎隙甚深，何可求和？」到還是個烈女。因取奩中金

銀首飾，及所藏布帛等類，悉數犒軍，與決一戰。軍士得了重賞，統是感激得很，情願效死，開城出鬪。一當十，十當百，

果將梁軍殺敗，退至十里外下寨。

龕素嗜酒，每飲輒醉，此時倖得勝仗，便放心暢飲，鎮日裏醉意醺醺，幾忘朝晚。那知杜泰已勾引梁軍，開門納

入。龕尙高臥牀中，沈醉未醒，妻王氏屢喚不應，也顧不得結髮深情，當下將萬縷青絲，付諸并剪，變了一個禿頭婦

人，混出府舍，往做尼姑去了。王僧智尙在吳興，忙與弟僧愷，從後門出走，奔投北齊。陳蒨等殺入府中，搜捕杜龕，龕

駭聲直達，還在黑甜鄉中，做那癡夢，當由梁軍把他昇出，扛至項王寺前，一刀了事。不在劉伶祠，而在項王寺，未免殺錯地

方。

東揚州刺史張彪，向爲王僧辯黨羽，不附竊先。竊先更遣陳舊周文育往襲會稽。即東揚州。彪迎戰大敗，走入若耶山中，被舊將章昭達追及，梟首報功。南方已平，只北方警信日亟。徐嗣徽任約進襲采石，執去明州張懷鈞。竊先聞報，急遣帳內徽主主勇士，以潑突敵，人故稱徽主。黃叢率兵往堵。適齊大都督蕭軌引兵南下，與徐嗣徽任約合軍，衆

至十萬，趨向梁山。黃叢仗着銳氣，迎頭痛擊，殺死齊兵前隊數百人。齊兵不覺驚駭，退至蕪湖。十萬大軍，不敵黃叢，其後日之覆亡已可想見。當下致書竊先，但言奉齊主命，來召建安公蕭淵明，並非與南朝爭勝。竊先乃具舟送淵明，偏淵明

背上生疽，病不能興。未幾竟死。齊兵待淵明不出，即從蕪湖出發，入丹陽，至秣陵。竊先亟遣周文育出屯方山，徐度出屯馬牧，杜稜出屯大航，抵禦齊軍。齊人跨淮築橋，立柵渡兵，自方山直進倪塘，游騎竟至都下，建康大震。

竊先忙召周文育等還援，自督軍出屯白城。周文育亦率兵來會，與齊軍對壘列陣。兩下相交，正值西風大起，撲入梁營。竊先擬收軍以待，獨文育請戰。竊先道：「用兵最忌逆風，奈何出戰？」文育道：「事已急了，何用古法？」遂抽槊上馬，鼓勇先進。衆軍一齊隨上，風亦轉勢，得倖斬齊兵數百人。徐嗣徽分擾耕壇，由梁將侯安都截住。安都麾下只十二騎，左衝右突，無人敢當。齊將乞伏無勞，獨撥馬來截安都，戰不三合，即被安都運動猿臂，活擒了去。無勞要想有勞，當然敗事。嗣徽駭退，齊兵亦歛迹回營。

已而復潛至幕府山。竊先早已防着，密遣別將錢明帶領水師，繞出齊軍後面，截擊齊人糧船，劫得數十艘。齊軍乏食，至宰食驢馬充饑。未幾又入踰鍾山，羈先與衆軍分屯樂游苑，東及覆舟山北，斷敵衝要。齊兵復轉趨玄武湖，將據北郊壇。梁軍也從覆舟山移駐壇北，與齊兵相持。可巧連日大雨，平地水深丈餘，齊人晝夜立泥淖中，足指腐爛，懸釜以炊。惟梁軍居處高原，尙得無虞。不過因霖雨連綿，糧運不繼，未便枵腹從戎。會由陳舊饋運米三千斛，鴨千頭，到了梁營。竊先亟命炊米煮鴨，各令用荷葉裹飯，夾入鴨肉數瓣，分給將士。大衆飽餐一日，遂於翌日黎明，麾衆出幕府山。侯安都爲先鋒，語部將蕭摩訶道：「卿驍勇有名，千聞不如一見。」摩訶答道：「今日當令公親見。」

便了！蕭摩訶見六十三回說着，卽偕安都殺入敵陣。齊兵見他來勢兇猛，急命軍士迭射，安都不肯少却，冒矢向前，身上受了數箭，尚非致命要穴，却還熬受得住，偏馬眼中着了一矢，馬竟狂躍，將安都掀落地上。齊人見安都墜馬，爭來擒捉，猛聽得一聲大呼，突入一位少年將軍，用槊四撥，把齊人紛紛殺退，救起安都。這少年不必細問，便可知是蕭摩訶。安都易馬再戰，齊軍披靡，蕭先令部將吳明徹、沈泰等，首尾齊舉，縱兵大戰。安都引兵橫出，衝散齊軍，齊人大潰。徐嗣徽及弟嗣宗，先被梁軍擒住，斬首示衆，復鼓衆力追，直至臨沂，沿途屢有擒獲，連齊大都督蕭軌也逃走不及，由梁將活捉了來。只任約王僧愔跑得較快，倖免性命，餘衆無舟渡江，各縛荻筏北渡，中流沈溺，不計其數，流屍塞岸，棄械盈途。

梁軍凱旋還都，由蕭先下令，把齊帥蕭軌以下，凡將吏四十六人，悉數處斬，然後請旨大赦，內外解嚴。蕭先得進位司徒，加中書監，封長城公，餘官如故。他將各封賞有差，蕭先以侯安都爲首功，願將徐州刺史兼職，讓授安都。梁主方智當然依議，尋且加授蕭先爲丞相，錄尚書事，兼鎮衛大將軍揚州牧，封義興公。蕭先乃躊躇滿志，要想帝制自爲了。

獨廣州刺史王琳，前曾北援江陵，行次長沙，聞元帝殉難，自己家屬亦被西魏軍擄去，不禁涕淚交并，遂爲元帝發喪，三軍縞素，且遣別將侯平，率舟師攻後梁。侯平連破後梁軍，兵威頗振，遂不受王琳命令。琳遣將討平，平走依江州刺史侯瑱。琳所有精銳，本已盡給侯平，平已叛去，軍勢遂衰，不得已奉表降齊。又因妻子皆爲魏虜，復獻款長安，乞請取贖。魏太師宇文泰許還妻子，琳又請歸元帝及太子元良棺木，亦邀宇文泰允許。琳迎葬元帝父子，報聞梁廷，仍然稱臣，自是王琳一人變做了三國臣僕，這好算是狡兔三窟呢。太覺聰明。

且說齊主高洋，聞齊師覆敗，蕭軌等被梁擒斬，當然大怒，亦命將質子陳曇朗，置諸極刑。惟永嘉王蕭莊，非陳氏子，准令免死。本擬興兵報怨，適值大修宮殿，無暇再舉，乃將兵事擱起，專務佚游。原來高洋自蕩平山胡，致生騷



侈，應五十九回。漸漸的荒耽酒色，肆行淫暴。或躬自歌舞，盡日通宵，或散髮胡服，雜衣錦綵，或袒露形體，塗傅粉黛，或乘牛驢囊駝白象，不施鞍勒，或盛夏炎熱，赤膊游行，或隆冬嚴寒，去衣馳走，從吏俱不堪苦虐。洋獨習以爲常。有時覺得疲倦，令崔季舒劉桃枝扶掖而行，勳戚私第，朝夕臨幸，閨街曲市，常見足迹。既而淫恣益甚，徧召娼妓，褫去衣裳，令從官相勦爲樂，自己淫興勃發。即使娼妓雜臥榻上，任意姦淫。甚至行及宮中，凡元氏高氏兩族婦女，悉數徵集，亦視如娼妓一般。先擇幾人上前，逼令卸裝露體，供他淫污，稍或違拗，卽拔刀殺死。除與已交歡外，把婦女分給左右，概使當面肆淫。左右樂得從命，可憐這班婦女，爲了一條性命，只好不顧羞恥，任他所爲。父兄好子弟必從而加甚。

高澄妻元氏，由洋尊爲文襄皇后，居靜德宮。洋忽猛憶道：「我兄昔戲我婦，我今須報。」遂將元氏移居高陽宅中，自入元氏臥室，用刀相迫。元氏不敢逆意，沒奈何寬衣解帶，惟命是從。妻太后聞洋昏狂，召洋呵責，且舉杖擊洋道：「當效汝父，當效汝兄。」洋不肯認錯，受杖數下，卽起身奔出，迴指太后道：「當嫁此老母與胡人！」妻太后大怒，遂不復言笑。洋頗知自悔，屢向太后前謝罪。妻太后怒氣未平，終不正視。洋自覺乏趣，唯飲酒解悶，醉後益觸起舊感，復趨至太后宮中，匍匐地上，自陳悔意。妻太后仍然不睬，洋不由的懊惱起來，把太后的坐榻，用手掀起。太后未嘗預防，突然倒地，經侍女從旁扶起，面上已有傷痕。當時怒上加怒，立將洋攆出宮外。未幾洋已酒醒，大爲悔恨，又至太后宮請安。妻太后拒不肯見，洋使左右積柴熾火，欲投身自焚。當有人報知太后，太后究係女流，免不得轉恨爲憐，乃召洋入見，強爲笑語道：「汝前酒醉，因致無禮，後當切戒爲是！」洋乃命設地席，且召平秦王高歸彥入宮，歸彥係高歡從祖弟。令執杖施罰。自跪地上，袒背受杖，並語歸彥道：「杖不出血，當卽斬汝！」妻太后親起扶持，免令加杖。洋流涕苦請，乃使歸彥答脚五十，然後衣冠拜謝，嗚咽而出。因是戒酒數日，過了旬餘，又復如初，甚且加劇。

歸彥幼孤，寄養清河王高岳家，岳爲高歡從父弟，見前文。岳待遇甚薄，及歸彥長成，輒懷隱恨。岳嘗將兵立功，頗有威望，起第城南，很是華靡。歸彥向洋進讒，說岳僭擬宮禁，洋由是忌岳。岳性愛酒色，曾召入鄴下歌妓薛氏姊妹，酒爲歡。後來薛氏妹得入後宮，邀洋寵愛，洋遂往來薛氏家。薛氏姊爲父乞司徒，洋勃然怒道：「司徒大官，豈可求得？」薛氏姊亦出言不遜，竟被洋飭人鋸死。且因薛氏妹嘗侑岳酒，疑岳通姦，便召岳入問。岳答道：「臣本欲納此女，因嫌他輕薄，所以不取，並未與他有姦。」洋終未釋嫌。及岳辭歸，即令歸彥賫醜賜岳。岳自言無罪，歸彥道：「飲此尚得全家。」岳乃服鴆而亡。洋仍葬贈如禮，惟令改岳宅爲莊嚴寺。薛氏妹尚是得寵，册爲嬪御，嗣忽憶他與岳通姦，親斫薛首，藏諸懷中，自赴東山游宴，肴核方陳，羣臣列席，洋探懷出薛氏頭，投諸盤上，一座大驚。又命左右取薛氏屍，把他支解，以髀骨爲琵琶，且擊且飲，且飲且泣，喃喃自語道：「佳人難再得。」乃載屍以歸，被髮步行，哭泣相隨，待親視殮葬，然後還宮。實是喪心病狂。

已而嫌宮室卑陋，乃發工匠三十餘萬，修廣三臺宮殿。殿高二十七丈，兩棟相距二百餘尺，工匠危怯，皆繫繩防躓，洋登脊疾走，毫不畏怖。旁人代爲寒心，他却身作舞勢，折旋中節，好多時方纔下來。

平時出遊，好作武夫裝，兵器不離手中，嘗在途中見一婦人，面目伶俐，便召問道：「你道今日的天子行爲如何？」婦人未曾相識，猝然答道：「癡癡癡，癡成何天子！」語未畢，已被洋一刀兩段。

洋乘便入李后母家，后母崔氏出迎，不防洋突射一矢，正中面頰。崔氏驚問何因，洋怒叱道：「我醉時尚不識太后，老婢問我何爲？」遂復用馬鞭亂擊，至百餘下，打得崔氏面目青腫，方纔馳去。轉入第五弟彭城王淑家，淑母卽大爾朱氏，當然出見。洋瞧將過去，覺得爾朱氏雖值中年，尚饒丰韻，不覺慾火上炎，竟牽住爾朱氏，欲與交懽。爾朱氏難以爲情，未肯照允，惹得洋易喜爲怒，立卽拔刀砍去，爾朱氏無從閃避，頭破身亡。前時已經失節，此時偏要顧名，死不值得。

洋既殺死爾宋氏，復別往魏安樂王元昂家，昂妻李氏，即李后之姊，頗有姿色，巧值元昂外出，由李氏出遊車駕，洋入室後，便將李氏擁住，李氏憚他淫威，無法擺脫，勉承主權。嗣是洋屢次往幸，竝欲納爲昭儀，恐昂不肯捨先，召昂入使殿，使他俯伏，自引弓射昂百餘箭，疑血滿地，乃使昇歸家中，即夕畢命。洋反自往弔喪，就喪次逼擁昂妻，與他續歡。一面命從官脫衣助棹，號爲信物。李后終日哭泣，不願進食，但乞讓位與姊。婁太后俟洋入宮，面加訓導，方不納昂妻爲昭儀。

洋又作大鏹，長鋸，剉確等類。陳列殿庭，每醉輒殺人爲戲，封解屠炙，成爲常事。左丞盧斐、李庶，及都督韓哲，俱無罪遭戮。惟宰相楊愔，始終倚任，但亦視若奴隸，使進廁籌，或用鞭笞愔背，流血盈袍。有時令愔露腹，欲執小刀，剗皮，還是崔季舒託爲誹言，從旁笑語道：「老小公子惡戲。」因把刀掣去，纔免斃腹。愔因洋嗜殺人，嘗簡鄴下死囚，置諸仗內，號爲供御囚。三月不殺，方纔赦宥。開府參軍裴謁之上書極諫，洋語愔道：「謁之愚人，怎敢如此！」愔答道：「彼欲陛下加刑，使得傳名後世。」諷諫語。洋笑道：「我不殺他，怎得成名！」正要你說此言。

一日泣語羣臣道：「黑獺不受我命，奈何！」都督劉桃枝道：「臣願得三千壯士，西入關中，牽繫以來。」洋聞言大喜，賜帛千疋。侍臣趙道德進言道：「東西兩國，勢均力敵，我可擒彼，彼亦可擒我。桃枝妄言應誅，陛下奈何濫賞！」洋幡然道：「道德言是！」乃收回桃枝，賜絹，轉賞道德。會洋使道德從游，至漳水旁，欲躍馬馳下峻岸，道德攬轡勸阻，洋恨他逆旨，擬拔刀刺道德。道德從容道：「臣死不恨，當至地下啓奏先帝，謂此兒淫兇顛狂，不可教訓。」滑稽得妙。洋亦爲默然，回馬徑歸。

典御丞李集面諫，比洋爲桀紂，洋當即怒起，令縛置水中，好多時纔命引出。復問道：「我究竟與桀紂相同否？」集正色道：「恐尚不及桀紂！」却是真話。洋又令人入水，三沈三問，集對答如初。洋大笑道：「天下有如此癡人，方知龍逢比干，未是俊物！」乃揮集使去。嗣復被引入見，又欲進言，洋窺知集意，竟令左右驅出腰斬，一道忠魂趨入地。

府往尋那龍逢比干，證引同調去了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爲臣原貴格君非，君太狂昏要見幾；強諫徒然催一死，何如先事學鴻飛！

洋淫惡未悛，還虧楊情主持政務，百度修飭，纔得粗安。那西魏及南朝，篡弑相尋，真是泥泯焚，不可紀極了。看官欲知詳情，待小子逐節敘明。

陳霸先戰敗齊兵，爲後來篡梁預兆。齊魏爲南朝勁敵，齊或勝梁，霸先猶懼心，乃全軍覆沒，令霸先得以逞志，其不肯受制於蕭家小兒，已可知矣。然齊主高洋，方淫昏失德，任將帥如蕭軌等類皆庸闇，亦安能制勝疆場耶？齊兵敗覆，高洋乃不遑報怨，但沈酒消色，興役土木，任意淫恣，逞情殺戮，擬以桀紂，誠有過之無不及者。李集雖忠，徒死無益，本回結束一詩，最得李集定評。「事君數，斯疏矣。」況其爲暴君乎？古訓之不可不遵也如此。

## 第六十八回 宇文護挾權肆逆 陳霸先盜國稱尊

却說宇文泰廢立嗣君，專權如故，嘗欲仿行古制，依周禮改定六官，至是決意施行。泰自爲太師、大冢宰，李弼爲太傅、大司徒，趙貴爲太保、大宗伯，獨孤信爲大司馬，于謹爲大司空，侯莫陳崇爲大司寇，餘官皆仿周禮，不消細述。泰前尙魏孝武妹馮翊公主，生子名覺，泰封安定公，覺亦得封略陽公。姜姚氏，生子名毓，又受封寧都公。毓年較覺爲長，曾娶大司馬獨孤信女，泰欲立嗣，苦未能決，因語諸公卿道：「我欲立子以嫡，但恐大司馬見疑，如何是好？」尙書左僕射李遠道：「立子以嫡，不以長，這是古來的常道，若慮信有異言，遠願爲公斬信！」說着，拔劍遶起。也是一個莽夫。泰忙起身攔住道：「何至如此！」信聞遠言，亦入內自陳，主張立嫡，於是大衆並從遠議。遠出外謝信道：「臨大事不得不爾，請公莫怪！」信亦謝遠道：「今日賴公決此大議，」乃一笑而散。泰遂立覺爲世子。

西魏主廓三年八月，泰北巡渡河，還至牽屯山，忽然遇病，病且沈重，急發使馳驛，往召中山公護。護至涇州，入省泰疾，泰語護道：「我諸子皆幼，外寇方強，天下事仗汝主持，汝宜努力，勉成我志。」護當然受命。史稱泰知人善任，奈何反不知猶子。奉泰與至雲陽，泰氣促身亡，年五十二，途中不便傳訃，及兒還長安，方纔發喪，由魏主賜諡曰文。

世子覺嗣位，太師大家宰襲封安定公。覺時年十五，尚乏謀斷，國家大事，應由護一人辦理，護名位素卑，雖經泰託命，未愜輿情，名公鉅卿，多半不服。護未免加憂，商諸大司寇于謹，謹答道：「謹蒙令先公知遇，情同骨肉，今日事當效死力爭，若對衆定策，公亦不宜推辭。」謹亦不能知護。護易憂爲喜，欣然受教。次日與公卿會議，護首先開口道：「從前帝室傾危，非安定公不得今日，今安定公一旦去世，嗣子雖幼，中山公親爲兄子，兼受顧託，軍國重事，理應歸中山公主決，何必多疑！」說至此，餘音震響，面帶威稜。公卿等不寒而慄，莫敢發言。護徐說道：「此乃家事，護雖庸昧，亦何敢違辭！」謹卽起立道：「中山公統理軍國，使護等有所依歸，應當拜命。」遂向護再拜，公卿等亦不敢不拜。護一一答禮，衆議乃定。護欲籠絡衆心，撫循文武，整肅紀綱，俱屬有條不紊，朝右益無異言。

魏主廓復將崑陽、土田，賜宇文覺進封周公。護因覺幼弱，意欲導覺篡魏，自居首功，遂遣人入諷魏主，逼他禪位。魏主廓本無權力，好似傀儡一般，此時爲護所迫，眼見得不能反抗，只好推位讓國，拱手求生。乃使大宗伯趙貴奉册周公，自願遜位。宇文覺尚上表鳴謙，辭不敢受，再由濟北公拓跋迪、齋交爾綏、公卿等相率勸進，覺乃受命。遂於次年正月朔，卽位稱天王，燔柴告天，朝見百官，國號周。史家稱爲北周。追尊皇考文公、泰爲文王，廟號太祖，皇妣元氏爲文后，降魏主廓爲宋公，進大司徒李弼爲太師，大宗伯趙貴爲太傅，大司馬獨孤信爲太保，從兄中山公護爲大司馬，庶兄寧都公毓爲大將軍。餘皆封拜有差。已而復封弼爲趙國公，貴爲楚國公，獨孤信爲衛國公，于謹爲燕國公，侯莫陳崇爲梁國公，大司馬護爲晉國公，各食邑萬戶，使作屏藩。魏主廓早已出宮，寄居大司馬府，護擬斬草除根，索性把他斃死，託言遇疾暴亡，加諡爲魏恭帝。魏自道武帝拓跋珪建元，傳至孝武帝修入關，其歷九世得

十一主計一百四十九年，東魏一主，凡十七年，西魏三主，凡二十三年。總東北魏，萬不可少。

宇文護目恃功高，不免專恣。趙貴獨孤信等，本皆與宇文泰毗肩，不願事護，只因爲子謹所脅，勉強推讓。至此見護攬權不法，遂密謀誅護。貴欲速發，信尙遲疑，開府儀同三司宇文盛，調悉陰謀，卽向護報聞。護乘貴入朝，潛伏甲士，將貴擊下，立卽處斬，並免獨孤信官，脅令自盡。護得進任大冢宰，勢力益橫，儀同三司齊軌，語御正大夫薛善道：「軍國大權，應歸天子，奈何尙在權門！」善將軌語告護，護使命處死，授善爲中外府司馬。周主覺見護專橫，一切刑賞，統是獨斷獨行，未嘗豫白，心中也隱覺不平。

司會李植，軍司馬孫恆，本係先朝佐命，久參國政，因恐護不相容，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，祕密往來，欲清君側。植與恆先入白道：「護擅戮朝貴，威權日甚，謀臣宿將，爭往依附，事無大小，絕不啓聞，臣料護包藏禍心，未肯終守臣節，還望陛下早日圖謀，無待噬臍。」周主覺啼啼不答。鳳與提從旁插嘴道：「如先王明聖，猶委植恆等參議朝政，今若將國事委託二人，何患不成！臣聞護常自比周公，周公攝政七年，然後還政，試問護能如周公的賢聖麼？就使七年以內，護無異圖，恐陛下事事受制，亦怎能忍耐七年？」周主覺頗以爲然，因屢引武士至後園，演習技藝，爲除姦計。宮伯張光洛，係護心腹，他却佯言嫉護，交權植等。植等未識真假，引與同謀，光洛卽背地告護。護遂出植爲梁州刺史，恆爲潼州刺史。還算不用辣子。

周主覺懷念植等，每欲召還，護入內泣諫道：「天下至親，莫如兄弟，兄弟尙或相疑，此外何人可信？太祖以陛下春秋未盛，囑臣後事，臣情兼家國，願竭股肱，若陛下親覽萬幾，威加四海，臣雖死猶生，但恐臣一除去，姦邪得志，非但不利陛下，亦將傾覆社稷，臣至地下，何面目再見先王！且臣爲天子兄，位至宰相，尙復何求？願陛下勿信讒言，疎棄骨肉！」巧言如簧，試問後日試主將作何說？覺乃罷議，但心終疑護。鳳等益懼，密謀益亟，擬召公卿入宴，卽席執護，張光洛又向護報聞，護召柱國賀蘭祥，領軍尉遲綱等，共謀廢立。綱卽入殿中，佯召鳳等議事，待鳳等趨入，麾兵擊下。

送交護第。周主覺方册后元氏，在宮殺情。后係魏文帝寶炬第五女，姿容秀雅，覺爲略陽公時，已納爲夫人，情好頗篤。此時大禮告成，格外歡暱，聽聞外廷有變，料知情事不佳，急令宮人執兵自守。偏賀蘭祥帶兵入宮，逼主遜位。區區宮人，那裏敵得過。趕赴武夫，不由的四散奔竄。周主覺束手無策，只得挈了元后，出居舊第。數月，天不不知不覺。

護更召公卿會議，仍廢覺爲略陽公，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。大衆齊聲道：「這是大家宰家事，敢不唯命是聽！」乃驅出鳳等，一一梟斬。復召還潼州刺史孫恆，梁州刺史李植，植父柱國大將軍李遠，正出鎮弘農，亦被召還。朝遠防有變禍，沈吟多時，乃慨然道：「大丈夫寧爲忠義鬼，怎可作叛逆臣！」遂就徵詣長安。孫恆先至，當即被殺。植與遠依次入都，護因遠名望素隆，尙欲保全，特引與握手道：「公兒忽有異謀，不但屠戮護身，且欲傾危宗社，叛臣賊子，理應同嫉，請公自行處置。」說着，即令執植付遠。遠素愛植，植又巧言抵賴，遠不忍加誅，詰旦復率植謁護。護總道遠必殺植，及聞父子俱來，因盛氣傳人呼遠同坐，且召略陽公覺與植對質。植無可諱言，乃抗聲語覺道：「本爲此謀，欲利至尊，今日至此，有死罷了，何勞多言！」遠聽了此語，不禁起身投地，且憤憤道：「果有此事，合該萬死！」護即命左右牽植出外，斬首返報，並逼遠自殺。植弟叔詣、叔讓皆處死，餘子以幼沖得免。

過了月餘，寧都公毓自岐州至長安，護即害死略陽公覺，早知不免一死，亦不必諉罪李植。并黜元后爲尼，然後迎毓入宮，嗣天王位，大赦天下，就延壽殿朝見羣臣。太師趙國公李弼，朝罷歸第，便即嬰疾，未幾謝世。宇文護晉位太師，授皇弟邕爲柱國，進封魯國公。邕係宇文泰第四子，幼有器量，泰嘗語人道：「欲成吾志，必待此兒。」年十二，已得封公爵，至是官拜柱國，出鎮蒲州。容後再表。毓妻獨孤氏，得册爲后，獨孤氏悼父非命，屢思爲父復讎，怎奈讎人在前，不得加刃，漸漸的抑鬱成病，竟致不起，距立后期纔及三月，已是玉殞香消，往地下省去。周主毓雖然悼亡，但亦沒法圖護，只好蹉跎過去。毓不能爲婦翁復讎，又不能爲婦洩忿，如此懦弱，怎得不同歸於盡！

古人說得好，銅山西崩，洛鐘東應，北周屢遭篡弑，南朝亦猝生變禍，畫一個依樣葫蘆。自陳霸先進爲丞相，手

握重權，已把梁主方智，視若贅瘤。本擬即日篡梁，可巧南方起了兵禍，不得不遣將往討，暫將受禪事擱過一邊。昔州刺史蕭勃，因王琳還援江陵，復徙居始興。應六十六回始興郡已改稱東衡州，卽令歐陽頔爲刺史。已而復調頔刺郢州，勃留頔不遣，且遣兵襲頔，攻入城中，盡取貲財馬仗，把頔拘回。勃又命釋頔囚，甘言撫慰，頔也只好得過且過。俯首聽命，勃乃使歸原任，聯爲指臂。及梁主方智嗣位，進勃爲太尉，勃雖遣使入賀，乃然陽奉陰違。越年，梁又改紹泰二年爲太平元年，國家多事，也無暇顧及南方。又越年爲太平二年，陳霸先逆迹漸萌，勃却假名討逆，發難廣州。前阻霸先北拔，此時反欲爲梁討逆，誰其信之。遣歐陽頔爲前鋒，從子蕭孜部將傅泰爲副，復檄南江州刺史余孝頃，引兵相會。頔出南康，屯苦竹灘，泰據灘口城，孝頃出豫章，踞石頭津。諸名非非陳之石頭城。

梁廷聞警，急遣平西將軍周文育調集各軍，往討蕭勃。巴山太守熊曇朗，僞稱應頔，約與共襲高州，暗中却已通知高州刺史黃法氈。頔不防有詐，出會曇朗，共赴高州城下。法氈出兵逆戰，曇朗與戰數合，便麾兵倒退，衝頔後軍。法氈乘勢殺來，頔始知中計，慌忙棄去軍械，引兵遁去。曇朗却得收拾馬仗，飽載而歸。周文育統軍前進，正苦乏船，探得余孝頃有船在上，牢潛遣軍將焦僧度襲取，得船數百艘，乃溯江至豫章，立柵屯兵。適軍中食盡，糧運不至，諸將俱欲還師，獨文育不許，使人從間道至衡州，向刺史周迪乞糧，約爲兄弟。迪得書甚喜，遂輸糧濟軍。文育既得糧餉，並不進軍，反遣老弱各兵乘船東下，自燬營柵，作遁去狀。孝頃聞梁軍東返，總道他糧盡回師，毫不設備，那知文育却繞出上流，潛據芋韶，築城饗士，營壘一新。

芋韶左近爲歐陽頔蕭孜營，右近爲傅泰余孝頃營，文育據住中間，惹得頔孜等倉皇大駭，急欲移營。頔先退還泥溪，不料梁將周鐵虎引兵追及，梁及頔馬顧不得已回馬與戰，不到十合，但聽鐵虎猛喝一聲，頔已落馬，被梁軍活擒了去，送入文育大寨。頔見文育自言爲勃所迫，並非真心事勃，文育乃親釋頔縛，與他乘舟同飲，張兵至臨口城下，傅泰出戰敗走，由梁將丁法洪驅馬追上，手到擒來。統是沒用的傢伙。蕭孜余孝頃見兩將被擒，嚇得魂飛天



外，統一溜烟似的逃走了去。德州刺史陳法武，前衡州刺史譚世遠，正接蕭勃檄文，率兵往助，猝聞勃軍敗，樂得倒戈從事，闕而入，殺死蕭勃。勃將蘭敷不服，又襲殺世遠，偏別將夏侯明徹，又將敷殺斃，持勃首出降梁軍。

文育傳首建康，并檻送歐陽顛、傅泰等人。霸先本與顛有舊，見六十三回，當然宥罪，且因他聲著嶺南，仍令爲衡州刺史，使他招撫。一面遣平南將軍侯安都往助文育，勦平餘孽。蕭孜余孝頃，尙分據石頭津，夾水列營，多設舟艦。安都趨至，潛師夜襲，借着祝融氏的威焰，順風縱火，把石頭津左右的軍船，燒得精光。再由文育督衆夾攻，蕭孜惶急乞降，孝頃竄去。文育等乃奏凱班師。歐陽顛到了嶺南，諸郡皆望風歸順，廣州亦平。

霸先聞孝頃往依王琳，特徵琳爲司空。琳不肯就徵，乃命周文育、侯安都等率舟師至武昌，進擊王琳，一面安排纂梁，自爲相國，總百揆，脅梁主進封陳公，加九錫禮。未幾，卽進爵陳王，建天子旌旗。又未幾，卽迫梁主禪位，頒發策命。詞云：

咨爾陳王，惟昔上古，厥初生民，驪連栗陸之前，容成大庭之世，杳冥荒忽，故靡得而議焉。自羲農軒昊之君，陶唐有虞之主，或垂衣而御四海，或無爲而子萬民，居之如馭朽索，去之如脫敝屣，裁遇許由，便能捨帝，暫逢善卷，卽以讓王。故知玄扈璇璣，非關尊貴，金根玉輅，示表君臨。及南觀河洛，東沈刻璧，善華旣竭，耄勤已倦，則抗首而笑，惟賢是與，謗然作歌，簡能斯授，遺風餘烈，昭晰圖書。漢魏因循，是爲故實，宋齊授受，又弘斯義。我高祖應期撫運，握樞御宇，三后重光，祖宗齊聖。及時屬陽九，封豕荐食，西都失馭，夷狄交侵，慄慄黔首，若崩厥角，徽徽皇極，將甚綏旒，惟王乃神，乃聖，欽明文思，二儀竝運，四時合序，天錫智勇，人挺雄健，珠庭日角，龍行虎步，爰初投袂，仗義勤王，電掃番禺，雲撤彭蠡，翦其元惡，定我京畿。及王賀帝弘，賀茲冠履，旣行伊霍，用保沖人。震澤稽塗，竝懷畔逆，獯羯醜虜，三亂皇都，纔命偏師，二邦自殄，薄伐獯狁，六戎盡殲，嶺南叛渙，湘郢連結，賊帥旣禽，兇渠傳首，用能百揆時敘，四門允穆。無思不服，無遠弗屆，上達穹昊，下漏淵泉，蛟魚竝見，謳歌攸屬。況乎長彗橫天，已徵布新之

兆，璧日斯既，實標更姓之符。七百無常期，皇王非一族，昔木德既窮而傳祚於我有梁，天之曆數，允集明哲。式遵前典，廣詢羣議，敬從人祇之願，授帝位於爾躬。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，王其允執厥中，軌儀前式，以副普天之望。禪郊祀帝，時膺大禮，永固洪業，豈不盛歟！

策命既頒，再由尚書左僕射兼太保王通，司徒左長史兼太尉王瑒，賈奉璽綬，交給霸先。霸先不得不三揖三讓，裝出許多偽態，經百官一體勸進，乃允議受禪，遂使中書舍人劉師知，往引將軍沈恪，勒兵入殿，逼梁主方智出宮，恪不願偕行，獨排闥入見霸先，叩頭泣謝道：「恪曾服事蕭氏，今日不忍見此，情願受死，不敢奉命！」還算其庸中佼佼。

霸先倒也默然，改派盪主王僧志，脅梁主遷居別宮。梁自武帝蕭衍篡齊，共傳四主，計五十六年而亡。霸先即位南郊，國號陳，改元永定。廢梁主方智為江陰王，追尊皇考文讚為景皇帝，皇妣董氏為安皇后，前夫人錢氏為昭皇后，世子克為孝懷太子。立夫人章氏為皇后。霸先少娶同郡錢仲方女，早去世，因納章氏為繼室。章氏吳興人，原姓鈕氏，過養章家，乃改姓為章，善書計，能誦詩及楚辭。相傳章母蘇氏，嘗遇道士，贈一小龜，光采五色，且語以三年有徵。後來及期生女，紫光照室，獨龜却不知去向。這恐是史家附會，未足為憑。少子亦不過有聞必錄罷了。

霸先長子名克，也已夭折。次子名昌，與從子頊，前居江陵，並為西魏所虜。霸先遙封昌為衡陽王，頊為始興王。他如都在都從子，舊封臨川王，曇朗封南康王，舊與頊為霸先兄，道譚子，道譚曾仕梁為散騎常侍，曇朗為霸先弟，休先子，休先亦仕梁為驃騎將軍，兄弟俱已逝世，由霸先追贈為王，即令從子襲爵。一人為帝，舉族榮封，這也是應有的常例。惟梁主方智，廢徙踰年，終為陳主霸先所害，可憐他在位三年，年纔十六，終落得非命而亡，總算得了一個嘉諡，號為梁敬帝，小子有詩歎道：

傷心世變等滄桑，半壁江山又速亡；  
宗社沈淪君被弑，祖宗造孽子孫當。

陳主卽位未幾，忽聞武昌舟師敗績，郢州各將均被擄去，不禁驚駭異常。究竟如何覆師，且看下回由敘。

宇文氏之篡魏，非覺爲之，護實使之然也。故覺可知，護不可知。護既導覺爲惡，復弑魏主，彼猶得曰吾爲宗族計，吾爲昆弟計，不得不爾。卽如殺趙貴，逼死獨孤信等，俱尙有詞可辯，覺負何罪，乃遽廢之，且併弑之，然則護之兇逆，一試再試，固不問爲何氏子也。宇文泰爲亂世英雄，奈何誤信逆姪，得毋由天奪其魄，特假手於乃姪，以戕害其子嗣乎？陳霸先襲殺王僧辯，擄得重權，廢蕭淵明而仍立蕭方智，彼固玩孤兒於股掌之上，可以隨我舍取也。蕭勃討逆，不得謂其有名，但霸先猶有所忌，至勃死而餘不足憚矣。一介幼主，掉而去之，易如反手，未幾卽爲所害，閱史者爲方智惜，實則不足惜也。蕭衍嘗手刃同宗，能保子孫之不爲人戮乎！

## 第六十九回 討王琳屢次交兵 諫高洋連番受責

却說周文育、侯安都等帶領舟師一萬人，往擊王琳。師至武昌，武昌守將樊猛已歸附王琳，至此棄城遁去。安都正欲進兵，接得陳主受禪的詔敕，不禁歎息道：「我今必敗，師出無名了。」時安都爲西道都督，文育爲南道都督，兩將不相統攝，號令不壹，部衆彼此岐視，每有爭端。軍至郢州，琳將潘純陀先已據守，用着強弓硬箭，遙射梁軍。安都前隊的步兵，多爲所傷。安都怒起，督兵圍攻，數日未下。那王琳已出屯斧口，來截梁軍。安都不得已，撤郢州圍，移兵往趨沌口，留沈泰一軍守漢曲。途次適遇逆風，不得前進，文育亦引兵來會，與王琳隔江相持。琳據東岸，梁軍據西岸。兩軍裏接兵數日，乃整艦交鋒，偏偏東風大起，駭浪西奔，梁軍各艦帆檣俱折，舵且把持不定，怎能與琳軍對敵。琳軍却順風猛擊，跳躍如飛。文育安都不及奔避，俱被琳軍擒去。還有偏將周鐵虎、徐敬成、程靈洗等，亦皆成擒。惟沈泰留軍漢曲，聞敗急退，尙得旋師。霸先卽位，便致偏師敗覆，這也是天道惡逆，故有此譬。

琳見文育諸將責他不當助逆，文育等統垂首無言。獨周鐵虎詞色不撓，反唇相稽，頓時觸動琳，怒把鐵虎推出斬首。徒勇者多不得其死。所有文育安都等用一長鍊拘繫鎖置後艙，令宦寺王子晉看管，進軍潞城。行至白水浦，文育安都用甘言啗子晉，許給重賂。子晉竟爲所動，僞用小船垂釣，夜載文育安都等渡至岸上，縱使脫逃。琳已睡着，毫不覺察。文育安都等從深草中潛行而出，東走還都。

陳主霸先開得全軍覆沒，正在驚惶，未幾得文育安都等奏啓，自言從賊中逃還，入都待罪，又不禁易驚爲喜，下詔赦宥，並召入陛見，令他立功自贖，各復原官。王子晉隨入建康，特酬重賞。王琳失去梁將，又不見子晉，料知爲子晉所縱，懊悔不已，乃移湘州軍府至郢城。更因江州刺史侯瑱還都，特遣樊猛襲據江州。陳主霸先再擬討琳，但恐西南一帶各郡豪帥反覆無常，不得不先行招撫，免生他變，因遣侍郎蕭乾持節慰諭。乾係齊豫章王蕭疑孫，遣令宣慰，亦無非借用故臣，俾便籠絡的意思。當時巴山太守熊曇朗在南昌，衡州刺史周迪在臨川，尚有東陽太守留異，晉安太守陳寶應均起自草澤，雄踞一方，南中士豪多立誓自保，不服朝命。蕭乾到處慰撫，曉示禍福，總算是各無異言，奉表投誠。陳主卽令乾爲建安太守，鎮撫遠近。

會王琳東至潞城，招兵買馬，爲東侵計，特與北江州刺史魯悉達交權，使爲鎮北江州將軍。陳主亦頒詔至北江州，授悉達爲征西將軍，兩造各送鼓吹女樂。悉達狡猾得很，做一個騎牆將軍，所得贈品老實收受，西不拒琳，東不却陳，其實是安坐觀望，兩無所就。倒是一個好法門。陳主使安西將軍沈泰襲擊他，他却嚴兵防守，無隙可乘。王琳欲引軍東下，也被他截住中流，不能前進。琳乃使記室宗毓向齊乞援，且請納永嘉王莊，續承梁祀。莊係梁元帝蕭繹孫，方等所出，江陵陷沒，莊纔七歲，避匿女尼法慕家，得輾轉至建康，嗣因入質北齊，尚留鄴下。見六十七回。齊從琳請發兵護送蕭莊至鄴州，并册封琳爲梁丞相，都督中外諸軍，錄尚書事。琳乃奉莊卽皇帝位，改元天啓，追諡建安公淵明爲閔皇帝。不尊方等而尊淵明，却也可怪。琳自爲侍中大將軍，中書監，餘依北齊册命。當下傳檄伐陳。

陳主霸先，命司空侯瑱，領軍將軍徐度，率舟師爲前軍，溯江討琳。因恐復蹈覆轍，先遣吏部尚書謝哲，諭琳利害。琳願歸湘州，乃召還諸軍，使屯大雷。衡州刺史周迪，聞王琳引兵東下，欲自據南川，召集所部八郡守吏，結一盟約，託言將入衛建康。事爲陳主所聞，也防他借名圖變，特遣人諭止，并加厚撫。迪乃按兵不動。獨余孝頃進語王琳道：「周迪等皆依附金陵，陰窺間隙，大軍若下，必爲後患，不如先定南川，然後東行。」孝頃願招集舊部，隨效驅馳。琳乃復遣部將樊猛、李孝欽、劉廣德等出兵臨川，使孝頃總督三將，威嚇周迪。孝頃先向迪徵糧，迪惶急請和，願送糧餉。孝頃得步進步，還未肯退軍，樊猛不願進戰，與孝頃齟齬，遂致軍心渙散。

那周迪因孝頃未退，乞援鄰郡。高州刺史黃法氤，吳興太守沈恪，寧州刺史周敷，合兵救迪。敷分兵扼截江口，劉廣德順流先下，被敷擒住。孝頃、李孝欽、與迪等交戰，也遭敗衄，棄舟步走。迪麾衆追擊，悉數擒歸，獨樊猛坐視不救，奔回湘州。余孝頃等解至建康，席藁待罪，得蒙赦宥。惟孝頃弟孝勵，及子公颺，尙據臨川營柵，相拒未下。周迪表請濟師，陳主命周文育統率將士，前往會迪。巴山太守熊曇朗，亦引兵來會，衆至萬人。文育出次金口，余公颺詣營請降。文育見他詞色支離，料他有詐，喝令左右把他縛住，囚送建康。孝勵忙向王琳告急，琳使部將曹慶率兵赴援。慶令偏將常衆愛，往拒文育，自督衆襲擊周迪。迪倉猝逆戰，遂致敗績。文育方進屯三陂，與常衆愛列營相拒，未分勝負。適值迪敗報傳來，乃退屯金口。

熊曇朗忽生異心，竟想聯絡衆愛，戕害文育。文育監軍孫白象，探悉曇朗陰謀，卽向文育報知，並謂宜先除曇朗，免滋後患。文育尙半信半疑，且更欲推誠相待，俾安反側，坐是因循姑息，不先下手。是謂當斷不斷，反受其亂。可巧有

迪書到來，乞分兵援助。文育擬撥曇朗往救，乃親至曇朗營中，面與商議。曇朗謀殺文育，正苦無隙可乘，偏文育自來送死，不禁喜出望外，遂命壯士伏住帳後，自己出營相迎。待文育入營坐定，但敍數語，卽傳了一個暗號，使壯士一齊殺出，攢及文育座前。文育無從奔避，眼見是身首兩分了。曇朗既殺死文育，復威脅文育部曲，令他從順，進據

新淦城，轉襲周敷。敷已偵悉情事，嚴陣以待。一俟曇朗趨至，便縱兵痛擊。曇朗抵敵不住，更兼文育部衆，統是乘勢倒戈，弄得曇朗走頭無路。好容易殺出圈外，只剩得一人一騎，奔還巴山，旋爲村民所殺。

陳主竊先，尙未知文育死耗，特遣侯安都率兵接應。安都將至豫章，始知文育被戕，因引師退還。途遇王琳將周昞、周協南歸，順便邀擊，得將二周擒住。湊巧孝勵弟孝猷，率部下四千家，往投王琳，也被安都截斷，不得已投降。安都安都得此勝仗，便放膽進攻常衆，衆愛敗奔廬山。曹慶亦遁。廬山民殺死衆愛，送首至營。安都即傳首建康，引還南皖。臨川王陳蒨，方奉命在南皖築城，安都當然進謁。正在會敘的時候，忽有急足從建康馳至，報稱主上宴駕，請臨川王速即還都。蒨驚愕異常，便引安都偕行入都。都中驟遇大喪，內無嫡嗣，外有強敵，老成宿將，又多在外邊鎮戍，只有中領軍杜稜、典宿衛兵與中書侍郎蔡景歷入宮定議，擬立臨川王蒨，遣使徵還。

蒨入居中書省，由杜稜等啓請嗣位，蒨辭不敢當。安都入白道：「今日繼承大統，舍王爲誰？王當顧全大局，不宜拘守小節。」蒨含糊答應。安都趨出，立即登殿，召集百官，請章皇后下令立臨川王蒨爲嗣君。百官面面相覷，不敢發言。看官道：「是何因？原來陳主蒨先，在位三年，因嗣子昌被虜西去，屢請北周放歸，雖尙未得請，總望他後日生還，所以東宮虛位，未曾立儲。到了臨崩時候，口不能言，竟未定何人入嗣。」一代梟雄，連嗣主未曾囑定，何貪傳子孫乃爾！中領軍杜稜等，當時面謁章皇后，請立臨川王章皇后也只得允從。無如婦人見識，少斷多疑，後來又記念嗣子，更因蒨自甘推讓，乃復躊躇起來。公卿大臣已探悉皇后意旨，也不敢決議。當下惱動了侯安都，正色厲聲道：「今四方未定，何暇遠迎臨川王有功天下，應該嗣立，如有異議，請汗吾刀！」說至此，拔劍出鞘，迫衆承認。百官統有懼色，始齊聲贊成。安都即入見章皇后，請后出嚔，后只好將璽綬持授，再令中書舍人代草后令，立即頒發。令曰：

昊天不弔，上玄降禍，大行皇帝奄捐萬國，率土哀號，普天如喪，窮酷煩冤，無所逮及。諸孤藐爾，返國無期，須立長君，以寧寓縣。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蒨，體自景皇，屬惟猶子，建殊功於牧野，敷盛業於戡黎，納麓時敘之辰，

負展乘機之日，並佐時庸，是同草創；祧祐所繫，遐邇宅心，宜奉大宗，嗣膺寶籙，使七廟有奉，兆民寧晏。未亡人假延餘息，嬰此百罹，尋繹纏綿，興言感絕。特此令聞！

臨川王禧，既接章皇后令，尚再三推辭。百官等又復固請，乃入御太極前殿，卽皇帝位，頒詔大赦。追尊大行皇帝爲武皇帝，廟號高祖，奉章氏爲皇太后，立妃沈氏爲皇后。進司空侯瑱爲太尉，侯安都爲司空，杜稜爲領軍將軍，內外文武百官，俱進秩有差。越二月，葬高祖武皇帝於萬安陵。陳主霸先，頗有智謀，臨敵制勝，多由獨斷。及卽位後，政尚寬大，性獨儉約，常膳不過數品，私饗曲宴，常用瓦器蚌盤，後宮衣不重綵，飾無金翠，歌鐘女樂，禁令入宮。當時號爲明主，但躬蹈篡弑，不脫前代惡習，故歷世傳祚，亦不得靈長。本身亦不過做了三年皇帝，土宇比宋齊梁爲尤狹。歿時年已五十七，竟不得一子送終。可見有智不如，有德有勇不如，有仁有德，乃足永世，單靠着一時智勇，取人家國，終究是不能享呢。至理名言這且不必絮述。

且說齊主高洋，淫暴日甚，既廣築宮殿，復增造三臺，並發工役，修造長城，東西凡三千餘里，適大河南北，飛蝗蔽天，傷及禾稼。洋問魏郡丞崔叔瓚道：「何故致蝗？」叔瓚答道：「五行志有云：土功不時，蝗蟲爲災，今外築長城，內興三臺，適如五行志所言。」洋不待說畢，勃然怒起，卽使左右毆擊，且把他倒浸廁中，使嘗糞味，然後曳足以出，釋使歸家。叔瓚無可奈何，只好自認晦氣罷了。意味如何？

先是齊有術士，謂亡高者黑衣，洋因問左右，何物最黑？左右答言是漆。洋想入非非，默思兄弟輩中，惟上黨王渙，排行第七，莫非應在此人。遂使庫直都督破六韓伯昇，馳驛召渙。渙偕伯昇至紫陌橋，料知此行不佳，竟殺死伯昇，渡河南逸。行至濟州，爲人所執，送至鄴下，繫入獄中。

永安王浚，係洋第三弟，洋少不好飾，嘗與浚同見兄澄，涕垂鼻下，浚責洋左右道：「何不替二兄拭鼻？」洋因此挾嫌，及洋卽位，浚爲青州刺史，頗有政聲，聞洋酗酒失性，嘗語親近道：「二兄嗜酒敗德，朝臣無敢直言，我當入

朝面諫未知肯用我言否？」話雖如此，尚未啓行，已有人密爲傳聞。洋更加忿恨。及凌入都，從洋遊東山，洋袒裼裸裎，縱酒爲樂。凌進諫道：「這非人主所宜。」洋益不悅。凌又密召楊情，責他將順主惡，情當面雖會道歉，心中却不以爲然。更因洋嘗有命令，不准大臣交通諸王，爲此兩種嫌忌，即將凌言轉奏。洋大怒道：「小人情性，令人難忍！」遂罷酒還宮。凌辭別還州，復上書切諫。多話無益，徒取殺身。洋嚴旨召凌，凌也防不測，託疾不赴。

未幾，卽有緹騎馳至，促凌就道。吏民多感凌恩惠，老幼泣送，至數千人。及至鄴中，洋令與上黨王渙，並納入鐵籠，置諸北城地牢中。飲食漚穢，共在一處。後來洋巡北城，往視地牢，臨穴謳歌，令凌渙屬和。凌渙且悲且怖，音顫聲嘶。洋亦不禁泣下。意欲釋放，長廣王湛，係洋第九弟，與凌有隙，獨上前進讒道：「猛虎豈可出穴？」得過高洋。洋乃默然。凌聞湛言，呼湛小字道：「步落稽，天不容汝！」此時已無天道。湛又在旁笑罵，挑動洋怒。洋卽取槊刺凌，被凌拉斷。引得洋忿火益熾，命壯士劉桃枝，就籠亂刺。凌與渙隨接隨拉，呼號聲徹遠近。洋並命投入薪火，燒殺二人，加填土石。後來掘土起屍，皮髮皆盡，遺骸如炭，旁觀多爲痛憤。洋却不以爲意。

既而三臺告成，親往遊宴。酒酣興至，戲用槊刺都督尉子輝，應手斃命。常山王演，爲洋第六弟，時適侍側，見洋無故殺人，不由的慘然變色。洋已窺覺，顧演與語道：「但令汝在，我爲何不縱樂！」演未便直諫，但拜伏涕泣。洋不覺發現天良，取盃擲地道：「汝大約嫌我多飲，今後敢進酒者斬！」演且拜且賀。洋面命演錄尙書事，不到三日，洋酗狂如故。演自草諫牘，將要進陳。演友王晞，力爲勸阻，演不肯從，竟遞將進去。果然觸動洋忿，召演至前，令御史糾彈。演過，御史一無所言，演纔得免。

演妃元氏，係魏朝宗室，洋欲令演離婚，許爲演廣求淑媛。演雖承旨納妾，與元氏情好依然。洋復賜給宮人，由演領去。嗣因酒後失記，謂演擅取宮人，召演入責，自取刀環亂毆。演脅幾至暈絕，乃令左右昇演還第。演氣憤填胸，情願絕粒待斃。演與洋湛等，俱爲婁太后所出，太后恐演不測，亦日夕涕泣。洋酒醒亦頗知悔，并聞太后悲泣情狀，



急得不知所爲，每日往視演疾，且勸慰道：「努力強食，當將王晞還汝。」原來晞爲演友，洋疑演諫奏，出自晞筆，已將晞髡配出去，至是面約還晞，因卽將晞釋歸，使往勸演。演見晞至，強起抱晞道：「我氣息奄奄，恐不得再見！」晞流涕道：「天道神明，豈令殿下遂斃此舍？至尊親爲人兄，尊爲人主，怎好與他計較，惟殿下不食，太后亦不食，殿下縱不自惜，難道不念太后麼？」演乃強坐進飯，漸得告痊。

過了數月，演又欲進諫，令晞草奏。晞條陳十餘事，因復語演道：「今朝廷所恃，惟一殿下，乃欲學匹夫耿介，輕視生命，一旦禍至，誤國政，負慈恩，豈不是兩失麼？」演晞噓道：「禍乃至此麼？」因將諫草對晞燬去。嗣復忍耐不住，再行進諫，洋使力士將演反綁，自拔刀架演頸，且叱責道：「小人何知！究竟是何人教汝？」演答道：「天下噤口除臣外，何人敢言？」洋又令左右杖演數十下，自己醉倦入寢，演乃得出。

太子殷禮士好學，頗得令名，洋常嫌殷得漢家性質，不類自己，意欲廢立。會登覽金鳳臺，三臺之一，召殷隨侍，喝令手刃囚犯，殷惻然有難色，再三不肯下刃。洋用馬鞭捶殷，嚇得殷神經錯亂，竟至氣悸語吃，狀似癡迷。洋屢言太子性懦，終當傳位常山王，太子少傅魏收語楊愔道：「太子關係國本，不應動搖，至尊每言傳位常山，如果屬實，卽當決行，天子怎可戲言？」彼常視國事如兒戲，難道汝尙未知嗎？愔乃將收言白洋，洋始罷議。

已而醜暴更甚，殺死膠州刺史杜弼，及尙書僕射高德，政無非爲了強諫致忿，置諸死刑。尙書右僕射崔暹，屢有諫諍，洋念他故舊大臣，格外容忍。未幾暹沒，洋親往弔喪，問暹妻李氏道：「汝可思故夫麼？」李氏隨口答道：「怎得不思！」洋笑道：「汝果思暹，何不自往省視？」說至此，拔刀一揮，李氏頭落，卽取擲牆外。

時已爲天保十年，卽陳主霸先臨殞之年。彗星出現，太史奏請除舊布新。洋特問彭城公元韶道：「漢光武何故中興？」韶猝然答道：「爲誅諸劉不盡。」不詆王莽，反啓殺心，真是該死的狗奴。洋因下令捕戮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，拘禁元韶等十九家。韶幽住地牢，數日不得一餐，甚至衣袖啗盡，活活餓死。應該如此，但未知伊妻高氏果從死否？洋索性

盡誅諸元，男子無論少長，一律斬首，共殺三千人，棄屍漳水。水中魚吃食屍骸，百姓取魚剖腹，得人爪甲，遂相戒不食，好幾月不往網魚。魚却得多活數月。惟常山王妃父元蠻，本支近族，得保存數家。自經這次慘戮，洋乃惡貫滿盈，卽成暴疾，喉間似有物哽住，不能下食。好容易拖延兩三日，自知不能久存，乃召李后及常山王演至楊前，諄囑後事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夏桀商辛並暴君，如斯淫虐尙無聞；  
楊前一訣安然逝，亂世似無善惡分。

欲知洋所說何事，俟至下回續表。

王琳事梁，似不可謂爲非忠。梁元帝陷死江陵，琳赴援不及，縞素舉哀，復因陳主篡梁，傳檄東討。侯安都謂師出無名，果遭敗沒，師直爲壯曲爲老，誠哉是言也。然忽降齊，忽降魏，主持不定，未免多私。旣已奉莊爲主，又聽從陳使謝哲，願還湘州，大忠者固如是乎？江右之亂，出援無功，天已未免厭琳矣。陳霸先病歿之年，齊高洋亦卽病死。齊陳相較，高洋之惡，遠過霸先。但霸先以篡弑得國，敢犯大不韙之名，雖有小善，殊不足道。高洋之惡，古今罕有，凌與渙皆遭慘斃，獨演再三進諫，瀕死者數矣，而卒得不死。豈其後應登帝籙，乃倖邀天助耶！然洋惡如此，而尙得令終，翹首天關，幾令人無從索解云。

## 第七十回 戮勳戚皇叔篡位 溺懿親悍將逞謀

却說高洋病劇，召李后至楊前，握手與語道：「人生必有死，死何足惜！但恐嗣子尙幼，未能保全君位呢！」繼復召演入語道：「汝欲奪位，亦只好聽汝，但慎勿殺我嗣子！」汝殺人子多矣，還想保全己子耶？演驚謝而出。嗣復召入尙書令楊愔，大將軍平秦王高歸彥，侍中燕子獻，黃門侍郎鄭頤等，均令夾輔太子，言訖卽逝。年三十一歲。當下棺殮發喪，羣臣雖然號哭，統是有聲無淚，惟楊愔涕泗滂沱。想是蒙賜太原公主的恩情。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，婁太后欲立

演爲主，偏楊愔等不肯依議，乃奉太子殷卽位，尊皇太后婁氏爲太皇太后，皇后李氏爲皇太后，進常山王演爲太傅，長廣王湛爲司徒，平陽王淹高歡第四子爲司空，高陽王湜爲尚書左僕射，河間王孝琬高澄第三子爲司州牧，異姓官員，自咸陽王斛律金以下，俱進秩有差。所有從前營造諸工，一切停罷。追諡父洋爲文宣皇帝，廟號顯祖，奉葬武寧陵。越年改元乾明。高陽王湜素以便佞得寵，執杖撻諸王，太皇太后婁氏引爲深恨。大約演受杖時曾由湜下手湜導引文宣梓宮，嘗自吹笛，又擊胡鼓爲樂，婁氏責他居喪不哀，杖至百餘，打得皮開肉爛，昇回私第，未幾竟死。演奉喪畢事，就居東館，取決朝政。楊愔等以演湛二王位居親近，恐不利嗣君，遂密白李太后使演歸第，自是詔敕多不關白。中山太守楊休之詣演白事，演拒絕不見。休之語演友王晞道：「昔周公旦朝讀百篇書，夕見七十士，尚恐不足。王有何嫌疑，乃竟拒絕賓客？」晞知他來意，便笑答道：「我已知君隱衷，自當代達，請君返駕便了！」及休之去後，晞遂入語演道：「今上春秋未盛，驟覽萬幾，殿下宜朝夕侍從，親承意旨，奈何驟出歸第，使他人出納王命？就使殿下欲退處藩服，試思功高遭忌，能保無意外情事麼？」演半晌方答道：「君將如何教我？」晞說道：「周公攝政七年，然後復子明辟，請殿下自思！」演又道：「我怎敢上比周公？」晞正色道：「殿下今日地望，欲不爲周公，豈可得麼？」演默然不答，晞乃趨退。未幾有詔敕傳出，令晞爲并州長史。晞與演訣別，握手囑咐道：「努力自慎！」晞會意乃去。

先是領軍將軍可朱渾天和，曾尙高歡少女東平公主，嘗謂朝廷若不去二王，少主終未必保全。侍中燕子獻已進任右僕射，擬將太皇太后婁氏徙居北宮，使歸政李太后。楊愔又因爵賞多濫，盡加澄汰，自是失職諸徒都趨附二王。平秦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，後因楊愔擅調禁軍，未曾關白歸彥，歸彥總掌禁衛，免不得怨他越俎，亦轉與演湛二王聯絡。侍中宋欽道向侍東宮，屢次進奏，謂二叔威權太重，非亟除不可。齊主殷不答。楊愔等乃議出二王爲刺史，特通啓李太后，具述安危。宮人李昌儀係齊宗室高仲密妻，李太后引爲同宗，素相暱愛，遂出啓示昌儀，昌

儀竟密白太皇太后。愔等稍有所聞，復變通前議，但奏請出湛鎮晉陽，用演錄尚書事。當由齊主殷准議。

詔書既下，二王應當拜職，演先受職，至尚書省，大會百僚。楊愔使擬赴會，侍郎鄭顒勸止道：「事未可料，不宜輕往！」愔慨然道：「我等至誠體國，難道常山受職，可不赴會麼？」

要去送死了，但不往亦未必終生。

遂徑至尚書省中，演

湛二王已命設宴相待，勳貴賀拔仁斛律金亦俱在座。愔與子獻天和欽道等依次入席，湛起座行酒，至愔面前，斟着雙盃，且笑語道：「公係兩朝勳戚，爲國立功，禮應多敬一觴。」愔避座起辭，湛連語道：「何不執酒？」道言未絕，應後趨出，悍役數十人，似虎似狼，先將楊愔擎住，次及天和欽道。子獻多力，排衆出走，纔經出門，被斛律金子光追出門外，用力牽還，亦即受縛。楊愔抗聲道：「諸王畔逆，欲殺忠臣麼？我等尊主削藩，赤心奉國，有甚麼大罪呢！」湛主妻后，急說無罪。

演自覺情虛，意欲緩刑，湛獨不可，即與賀拔仁斛律金等擁愔等入雲龍門，由平秦王歸彥爲導，禁軍本由歸彥統率，不敢出阻，一任大衆擁進。

演至昭陽殿，擊鼓啓事。太皇太后婁氏出殿升座。李太后爲齊主殷，隨侍左右。演跪下叩首道：「臣與陛下骨肉至親，楊愔等欲獨擅朝權，陷害懿戚，若不早除，必危宗社。臣與湛等共執罪人，未敢刑戮，自知專擅，合當萬死！」時庭中及兩廡衛士二千餘人，皆被甲待詔。武衛將軍娥永樂，武力絕倫，素蒙高厚待，特叩刀示主，欲殺演。湛二王偏是齊主口吃，倉猝不能發言。太皇太后婁氏叱令却仗，永樂尚未肯退。婁氏復厲聲道：「奴輩不聽我令，即使頭落！」永樂乃涕泣退去。婁氏又愴然道：「楊郎欲何所爲，令我不得解？」轉顧主殷道：「此等逆臣，欲殺我二子，次將及我，汝何爲縱使至此？」殷尚說不出一詞。婁氏且悲且憤道：「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！」總是兩愛親子。李太后慌忙拜謝，演尚叩頭不止。婁氏復語主殷道：「何不安慰爾叔？」殷以口作態，好一歇纔說出數語道：「天子亦不敢爲叔惜，況屬此等漢人，但得保全兒命，兒自下殿去，此輩任叔父處分罷！」乃父兇惡非常，奈何生此庸兒。演聞言即起，便傳言誅死愔等。湛在朱華門外候命，一得演言，立將愔等梟首。侍郎鄭顒亦被擊至，湛與顒有隙，先

拔頤舌，截頤手，然後取他首級。演復令歸彥引兵至華林園，擒斬娥永樂。

太皇太后妻氏親臨愴喪，見愴一日被剝，不禁號哭道：「楊郎楊郎，忠乃獲罪，豈不可悲！」乃用御金製眼，親納愴，撫尸語道：「聊表我意！」既縱子殺愴，何必如此假惺惺，想是見了寡女，又惹起哭墳的心腸，這真是婦人見識。演亦覺自悔。

乃請旨赦愴等家屬，湛獨說是太寬，定要連坐五家。再經王晞上書力諫，乃各沒一房。孩幼盡死，兄弟皆除名。命中書令趙彥深，代楊愴總掌機務。演自爲大丞相，都督中外諸軍，錄尚書事，出鎮晉陽。湛爲太傅，兼京畿大都督。

演至晉陽，奏調趙郡王高叡高歡從子爲左長史，王晞爲司馬，晞嘗由演召入密室，屏人與語道：「近來王侯諸

貴，每見敦迫，說我達天不祥，恐將來或致變起，我當先用法相繩，君意以爲何如？」晞答道：「殿下近日所爲，有背臣道，芒刺在背，上下相疑，如何能久持過去？殿下雖欲謙退，敝屣神器，竊恐上違天意，下拂人心，就是先帝的基業，也要從此廢墜了。」演作色道：「卿何敢出此言？難道不怕王法麼？」其詞若有憾焉，其實乃深喜之。晞又道：「一天時人

事，皆無異謀，用敢冒犯斧鉞，直言無隱。」演歎息道：「拯難匡時，應俟聖哲，我怎敢私議，幸勿多言。」晞乃趨出，遇着從事郎陸杳，握手與語，令晞勸進。晞笑說道：「待我緩日再陳。」越數日，又將杳言告演，演良久方道：「若內

外都有此意，趙彥深時常相見，何故並無一言？」晞答道：「待晞往問便了。」遂出赴彥深私第，密詢彥深。彥深道：「我近亦得此傳聞，每欲轉陳，不免口噤心悸，弟既發端，兄亦當味死相告。」乃偕晞謁演，無非是勸演正位，應天

順人的套話。演遂入啓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妻氏問諸侍中趙道德，道德道：「相王不效周公輔政，乃欲骨肉相奪，難道不畏後世清議麼？」道德一言，却是有些道德。太皇太后乃不從演請。

既而演又密啓，說是人心未定，恐防變起，非早定名位，不足安天下。太皇太后妻氏本已有心立演，卽下令廢

齊主殷爲濟南王，出居別宮，命演入纂大統。不過另有戒語，囑演勿害濟南王。演接奉母后敕令，喜如所願，便卽位晉陽，改元皇建。乃稱太皇太后妻氏爲皇太后，改號李太后爲文宣皇后，遷居昭信宮，封功臣，禮耆老，延訪直言，褒

賞死事，追贈名德，大革天保時舊弊。惟事無大小，必加考察，未免苛細貽譏。中書舍人裴澤嘗勸演恢宏度量，毋過苛求。演笑語道：「此時嫌朕苛刻，他日恐又議朕疏漏呢。」未幾欲進王晞爲侍郎，晞苦辭不受。或疑晞不近人情，晞慨然道：「我閱人不爲不多，每見少年得志，無不顛覆，可見得人主私恩，未必終保萬一失寵，求退無地。我豈不欲做好官，但已想得爛熟，不如守我本分罷！」語似可聽，惟問他何故教孫升木？

演進弟湛爲右丞相，淹爲太傅，激爲大司馬。激卽爾朱氏所生，爲高歡第五子。立妃元氏爲皇后，世子百年爲太子。百年時纔五歲。看官聽着這長廣王湛，助演誅讎篡位，無非望爲皇太弟，演亦口頭應許。此時忽背了前言，把五歲的小兒立做儲君，你想長廣王湛，怎肯心平氣降，毫無變動呢？這且慢表。

且說梁丞相王琳，聞陳廷新遭大喪，嗣主初立，國事未定，料知他不遑外顧，遂令少府卿孫瑒爲鄧州刺史，留總庶務，自奉梁主莊出屯濡須口，並致書齊揚州行臺慕容儼，請他救應。儼因率衆出駐臨江，遙爲聲援。琳遂進逼大雷。陳將侯瑱、侯安都、徐度等，調集戍兵，嚴加防禦。安州刺史吳明徹，素稱驍勇，蚤夜襲湓城，那知王琳早已料着，預遣巴陵太守任忠，伏兵要路，擊破明徹。明徹單騎奔回，琳卽引兵東下，進至柵口。陳將侯瑒等出屯蕪湖，相持歷百餘日，水勢漸漲。琳引合肥、巢湖各守卒，依次前進，瑒亦進軍虎檻州。正擬決一大戰，琳忽接到孫瑒急報，乃是周、荆州刺史史寧，乘虛襲攻鄧州，城中雖然嚴守，終恐未能久持等語。此時琳進退兩難，又恐衆心搖動，或至潰散，不得已將瑒書匿住，但領舟師東下，直薄陳軍。齊儀同三司劉伯球，亦率水兵萬餘人，助琳水戰，再加齊將慕容子會，帶領鐵騎二千，進駐蕪湖西岸，助張聲勢。可巧西南風急，琳自誇天助，引兵直指建康。那陳將侯瑒，佯避琳鋒，聽他急進。待琳船已過，徐出蕪湖，截住琳後，西南風反爲瑒用。琳見瑒船在後尾擊，使水軍亂擲火炬，欲燬瑒船。偏偏火爲風遏，竟被吹轉，反致自燬船隻。瑒麾衆猛擊琳艦，並用牛皮蒙冒小艇，順流撞擊，又鎔鐵亂澆琳船。琳軍大敗，各艦多遭燬沒，軍士溺死甚衆，餘或棄舟登岸，亦被陳軍截殺垂盡。齊將劉伯球被擒，慕容子會屯兵西岸，望見琳軍

戰敗，斃兵返奔，自相踐踏，並陷入蘆荻泥淖中，騎士皆棄馬脫走。不意陳軍追至，奮勇殺來，齊兵越加惶急，四散竄去，剩下子會一人一騎，也被陳軍捉歸。獨王琳乘着舢舨，突圍出走，得至潞城，衆皆散盡，只挈妻妾及左右十餘人，北向奔齊。梁侍中袁泌，御史中丞劉仲威，曾留衛永嘉王莊，聞琳已敗北，用輕舟送莊入齊，仲威隨去，泌南來降陳。琳將樊猛與兄毅亦趨降陳營。陳軍復進指郢州，郢州城下的周兵，探得陳軍將至，撤圍自去。守吏孫瑒，舉州出降陳軍。好幾年經營的王琳，弄得寸土俱無，枉費氣力。三窟幾已坐盡。

齊主演方在篡位，到也沒工夫計較，惟周大司馬宇文護，聽得陳軍如此威武，頗爲寒心，獨想出一法，遣歸陳衡陽王昌，使他自相攻害。昌致書陳主，語多不遜，也是自尋死路。陳主舊召入侯安都，悽然與語道：「太子將至，我當別求一藩，爲歸老地。」安都道：「主位已定，怎得再移！從古豈有被代天子，臣愚不敢奉詔！」陳主舊道：「將來如何處置衡陽？」安都道：「令他仍就藩封便了。彼若不服，臣願往迎，自然有法處置。」殺昌意在言下。陳主舊卽命

安都賚敕迎昌，授昌爲驃騎大將軍，揚州牧，仍封衡陽王。昌奉命渡江，與安都同坐一舟，安都誘昌至船頭，託言觀覽景色。昌出與安都竝立，不防安都用手一推，站足不住，便墮入江中，隨波漂沒。安都假意着忙，急令水手撈取，撈了半日有餘，纔得了一個屍骸，乃返報陳主。陳主命依王禮埋葬，封安都爲清遠公。安都得封，可知陳主本心。

侍郎毛喜，曾陷沒長安，與昌俱還，他尚似睡在夢裏，上言宜通好北周，與他和親。陳主乃使侍中周弘正西行，與周修好。那陳將侯瑱等，已乘勝進攻湘州，周遣軍司馬賀若敦，率步兵赴援，再遣將軍獨孤盛，領水軍俱進。會秋水泛濫，糧輸不繼，敦恐瑒探知虛實，乃在營內多設土圍，上覆以米，瑒使人偵探，果然被賺，不敢進逼。敦又增修營壘，與瑒相持，瑒亦無可如何。正擬退歸，忽聞周主毓中毒暴亡，另立新主，料他內外必有變動，樂得留兵湘州，伺隙進取。

究竟周主如何遇毒，原來就是宇文護嗾使出來。周主毓明敏有識，爲護所憚，護作請歸政，竟邀允許，但令護

爲太師雍州牧。當下改元武成，由周主親覽萬機。護弄假成真，欲巧反拙，遂密謀不軌，又起了一片殺心。好不容易過了一年，護使膳部中大夫，置毒糖餅中，進充御食。周主毓食了數枚，不禁腹痛，自知不幸中毒，口授遺詔五百餘言，并召語羣臣道：「朕子年幼，未能當國，魯公邕係朕介弟，寬仁大度，海內共聞，將來弘我周家，必需此人，卿等宜同心夾輔，勿負朕言！」言訖遂殞，年僅二十七歲。魯公邕已入爲大司空，不煩遠迎，便奉遺詔卽皇帝位，追尊兄毓爲明皇帝，廟號世宗。越年改元保定，進宇文護爲大冢宰，都督中外諸軍事。那時鄧州援將獨孤盛已被陳軍襲破，楊葉洲率衆遁還。巴陵降陳，賀若敦亦支持不住，拔軍北歸。湘州亦下。巴湘入周數年，至此乃復爲南朝所有了。

周主邕甫經踐阼，不欲再行興兵，更兼陳使周弘正前來修好，待命已久，乃擬與南朝講和，索還俘虜，且許歸始興王瑒使司會上十杜杲，偕弘正南下報聘。時陳主蒨已立長子伯宗爲太子，次子伯茂爲始興王，奉皇伯考昭烈王道譚宗祀，改封瑒爲安成王。昭烈二字係始興王道譚諡法，瑒尚在周，無故徙封，乃以父子過繼，陳主之心術益見。既由周使來聘，不得不召入與議，互訂和約。杜杲素長詞辯，除索還俘虜外，更請相當酬報。陳主蒨許讓黔中地及魯山郡，杲乃稱謝而去。

陳主蒨本紀元天嘉與周議和，係天嘉二年間事。至天嘉三年，安成王瑒始由周使杜杲護送南歸。陳主授瑒侍中中書監，親中衛將軍，得置佐史，并引見杜杲，溫顏與語道：「家弟今蒙禮遣，受惠良多，但魯山不返，亦恐未能及此。」杲從容答道：「安成王在長安，不過一個布衣，若送歸南都，乃是陛下介弟，價值甚重，非一城可比。惟我朝敦睦九族，推己及人，上遵太祖遺訓，下思睦鄰通義，所以遣使南還。若云以尋常土地，易骨肉至親，這却非使臣所敢聞呢！」陳主聞言，不禁懷慚，赧然語杲道：「前言聊以爲戲，幸勿介意。」一言已出，駟馬難追，卽欲掩飾，恐已被外臣竊笑。因厚禮待杲，復遣侍郎毛喜與杲同詣長安，乞歸安成王瑒妻子。所有蕪湖擒歸諸周將，一體放還，周亦送歸瑒妃柳氏及瑒子叔寶，於是陳周言歸於好。小子有詩譏陳主蒨道：



伯氏吹燻仲氏篋，鴿原急難要扶持；如何只爲兒孫計，福不重邀禍已隨。

陳主舊旣與周和，復欲與齊通好，畢竟有無頭緒，且至下回再詳。

楊愔負魏不負齊，而獨爲高演所殺，論者咸爲愔呼冤，愔何冤哉？如愔不誅，是真無天道矣。彼本東魏故臣，助洋篡國，脅逐故主，又敢妻母后，蔑絕人倫，一死尙有餘辜，安得爲冤，卽以事齊論之，高洋狂暴，未聞出言諫諍，且簡囚供御，身進廁，壽無恥，若此，忠果安在其所以謀除二王者，亦無非爲固位計耳。演殺愔，並殺愔黨，愔黨或爲愔所累，或至舍冤，愔固不足惜也。若夫演之篡國，何莫非高洋之自取，洋得令終亦幸矣，其能保全子嗣乎？陳主借乘機，嗣立授意，安都擠死衡陽王昌，甚至本生兄弟，亦且加忌，始興一脈，遽令次子繼承，視生弟如死弟，何其無骨肉情及瑱得生還，幸而免死，冥其中似若有相之者。高洋殺浚，渙而不能殺，演湛，陳主舊害昌而不能害瑒，卒至後患相尋，南北一轍，此王道之所以貴親親也。

## 第七十一回 遇強暴故后被污 違忠諫逆臣致敗

却說齊主高演，入嗣帝位，尙有意治安，惟對待南朝，未肯息怨罷兵，當遣降將王琳爲揚州刺史，出鎮壽陽。伺隙圖南。陳主舊頗思修和，因讎人在前，無從游說，不得已姑從緩議。會齊主演聽高歸彥言，召入濟南王殷，把他害死，冤氣盈廷，不免爲厲，累得演精神恍惚，說鬼連篇。皇建二年孟冬，出外游獵，突有狡兔向馬前馳過，演彎弓欲射，忽見兔跳躍起來，留神一瞧，好似一個被髮戟手的夜叉鬼，不由的身體顫動，墜落馬下。左右慌忙扶起，肋骨已經跌斷，痛得不可名狀。彷彿齊室之見公子彭生。好容易掖回宮中，鎮日裏臥牀呼號，醫治罔效。婁太后親往視疾，問及濟南王殷，演無言可答，接連三問，仍是默然。婁太后憤憤道：「濟南已被汝殺死，麼不用我言，應該速死！」遂掉頭徑去。嗣是演病益劇，痛到無可奈何的時候，往往神志昏迷，滿口謔語。有時說着文宣父子來了，又有時說着楊令公

惜。燕僕射子獻等俱來了。當下模糊答辯，繼又扶服推枕，叩首乞哀，結果是大數難逃，終難延命。高洋凶惡，遠過高演，死時史中第稱暴烈，演死時却詳敘冤屈，是由高演所爲，自覺過甚，未免愧悔，故作此狀，準則異是，可見鬼由心造，非真憑身爲祟也。臨終時，曾留

下遺書，貽弟高湛，召他入篡大統，書末有囑語云：「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，勿學前人。」問汝何故殺殿？當下痛極畢命，年僅二十七歲。

先是高湛守鄴，奉演密命，令派兵送濟南王般至晉陽。湛也不自安，向散騎高元海問計。元海道：「愚見却有三策，一請殿下馳入晉陽，謁見太后主上，願釋兵權，不干朝政，自居閑散，安如泰山，是爲上策。上策不行，或表稱威權太盛，恐滋衆謗，請徙爲青齊二州刺史，退居僻遠，免招物議，尙爲中策。」說至此，偏將第三策咽住不談。湛問道：「下策如何？」元海道：「發言卽恐族誅，不如不言。」湛說道：「但說不妨，我爲卿嚴守秘密，怕他甚麼？」元海道：「濟南世嫡，爲主上所奪，衆情未必悅服，今若召集文武，擁立濟南，梟斬來使高歸彥等，號令天下，以順討逆，這乃萬世一時的機會，雖是下策，却比上策更佳。」湛不覺躍起，欣然說道：「上策上策，誠如卿言！」元海乃退。湛又召術士鄭道謙等卜定吉凶，道謙等占驗卦爻，勸湛宜靜不宜動，自得大慶。湛乃令數百騎送入濟南王。聞濟南被害，益加危懼，那知福爲禍倚，禍爲福伏，那晉陽竟傳到遺詔，促令卽刻就道，入承帝籙。這是湛夢想不到的喜事，他尙恐有詐，遣人探視，果係實情，乃立跨駿馬，馳向晉陽。甫入城闔，已由文武百官伏道迎謁，懽呼萬歲。當下入臨梓宮，不過哭了兩三聲，便被服袞冕，升殿卽位，循例大赦，卽改皇建二年爲大寧元年。高湛登基已在十一月中，兩月光陰，竟不能待，便改元大寧，可見心目中早已無兄。進平秦王歸彥爲太傅，趙郡王叡爲太保，平陽王淹爲太宰，彭城王浹爲太師，太尉尉粲爲太保，尙書令段韶爲大司馬，豐州刺史婁叡爲司空。家弟任城王潛，高歡第十子。爲尙書左僕射，并州刺史斛律先爲尙書右僕射，其餘內外百官，竝皆晉級，不消細說。旣而追尊兄演爲孝昭皇帝，稱元后爲孝昭皇后，降封前太子百年爲樂陵王。

過了一月，令送孝昭柩至鄴都，葬文靜陵。元皇后送葬至鄴，湛聞他帶有奇藥，使人索取，不得應命。湛竟怒起，再令閹人就車叱辱。元皇后不便反唇，祇忍氣含羞，包着兩眶珠淚，待至文靜陵旁，慟哭多時，方纔入宮。湛尚餘恨未消，令他在順成宮內，孤身獨處，寂寞無聊，此情此景，怎不傷心？惟自悲命薄罷了。比諸文宣皇后尙勝一籌。

越年正月，湛自晉陽啓行，到了鄴都，南郊祭天，續享太廟，立妃胡氏爲皇后。后爲安定人，胡延之女，初生時有鵝鳥鳴產帳上，時人目爲不祥。及笄後，選爲長廣王妃，姿貌不過中人，性情却極淫蕩。湛本是個酒色中人，得此媚豬，當然是謔浪笑敖，倍極歡暱，所以祀天祭祖，大禮告成，即令胡氏正位中宮。册后這一日，所有故主后妃及內外命婦，俱來慶賀，珠圍翠繞，樂叶音諧，不但胡氏非常欣慰，就是齊主湛亦格外權愉。晚間在後宮慶宴，衆皆列席，高湛方在外殿中，暢飲數十觥，已有七八分酒意，便闖入後宮，自來勸酒，驚動了一班婦女，統避席迎謁。湛猶笑道：「此處合敍家人禮，儘可脫略形迹，休得迂拘。」衆聞湛言，始稱謝歸座。湛展開一雙醉眼，東張西望，驀見上座有一位半老佳人，尙是丰姿綽約，秀色可餐，不由的魄蕩魂馳，仔細審視，却是一位皇嫂李皇后，恨不得上前親近，但因大衆在座，未便失體，只得權時忍耐，說了幾句勸飲的套話，轉身自去。

是夕酒闌席散，各皆歸寢。湛雖懷念嫂氏，也只好與新皇后敷衍一宵。到了次日的黃昏，竟不帶左右獨自一人，步入昭信宮。見前回。當有宮女報知李后，李后不禁起疑，沒奈何起身相迎。湛入宮坐定，並無一言，但將雙目注視嬌顏。李后且驚且羞，乃開口啓問道：「陛下到此，有何見諭？」湛笑語道：「朕因夜間無事，特來陪伴皇嫂。」李后道：「陛下新册正宮，并多嬪御，何不前去敍情，乃獨顧及賤妾？」湛又道：「未及皇嫂嬌姿，所以乘暇來此。」李后見湛有意調戲，很是驚惶，便抽身欲退。湛即起座攬住后裾，李后大駭道：「陛下身爲天子，難道好不顧名義麼？」說着，順手一推，湛不防此着，竟至倒退數步，方得站住。頓時惱羞成怒，瞋目與語道：「若不從我，當殺汝兒！」李后聽了，急得玉容慘澹，粉面浸淫。宮女們見此情形，統已避了出去。那高湛見左右無人，竟仗着壯年膂力，把李氏

輕輕舉起，直入內寢，圍住雙扉，好一歇不見動靜。宮女等至寢門外，側耳細聽，但只聞有窸窣聲，顫動聲，想已是陰陽會合，與雨布雲了。高洋盜嫂報及已矣。

俗語說得好，寂寞更長，歡娛夜短。高湛把李氏淫蒸一宵，轉瞬間即已天明，不得不起牀出宮，升殿視朝，嗣是常出入昭信宮，來續舊歡。李氏已經失節，也樂得隨緣度日。春風幾度，暗結珠胎。獨胡后不耐岑寂，每當湛往昭信宮，却另尋一個主顧，入替高湛。看官道：是何人？乃是給事和士開。士開善握槊，工彈琵琶，而龐兒亦生得俊雅。當湛爲長廣王時，已入侍左右，辟爲開府參軍。及湛卽位，升任給事。胡后嘗與相見，暗地生心。此時乘湛盜嫂，便賄通宮女，引入士開，賞給禁衛。士開得此奇遇，那有不極力奉承。多方歡狎，引得胡后心花怒放，竟與他誓山盟海，願做一對長久夫妻。這是高湛眼前孽報。

高湛毫無所聞，反恐胡后責他盜嫂，曲意彌縫。胡后乘間，屢說士開好處。湛竟擢士開爲黃門侍郎。胡后生子名緯，便立爲皇太子。平秦王歸彥，位兼將相，恃勢驕盈。侍中高元海，及中丞畢義雲，黃門郎高乾和，嘗入白御前，謂歸彥專權驕恣，必生禍亂，乃出歸彥爲冀州刺史。元海等並欲彈劾和士開。看官試想，這和士開外邀主寵，內結后援，官爵未尊，地位甚固，豈是高元海輩所得搖動麼？果然元海等未上彈章，士開却先已下石，但言元海諸人交結朋黨，欲擅威福，輕輕的說了數語，已足挑動主心。元海乾和，漸漸被疎；義雲連忙納賂，得爲兗州刺史。獨歸彥心懷怨望，意欲俟湛往晉陽，乘虛入鄴，偏值婁太后逝世，宮中治喪，好幾月不聞駕出，也只有蹉跎度日，暫作緩圖。

婁太后自春間寢疾，衣忽自舉，用巫媪言改姓石氏，延至初夏，竟爾病終。年六十二。太后生六男二女，皆感夢孕。高澄時夢見斷龍，孕高洋時夢見龍首，孕高演時夢見龍伏地上，孕高湛時夢見龍浴海中，孕二女俱夢月入懷，惟孕襄城王清博陵王濟，但夢鼠入下衣。清早世，濟見下文，亦不得令終，惟澄洋演湛，皆得稱尊。一母生四帝，也是奇事。

太后未歿時，鄴下有童謠云：「九龍母死不守孝，」至是湛居母喪，竟不改服，仍著緋袍。未幾且登臨三臺，置酒作樂。宮人進白袍，由湛怒擲臺下，和士開在側，請暫輟樂，亦爲湛所毆擊。士開也算錯一着。湛排行第九，適應童謠，不過追諡太后爲武明皇后，合葬義平陵，總算依例辦事罷了。

高歸彥所謀未遂，屢使人探刺都中情事，偏被郎中令呂思禮告發，湛乃令大司馬段韶與司空婁叡發兵往討。歸彥登城拒守，及兵逼城下，便大呼道：「孝昭皇帝初崩，六軍百萬，悉歸臣手，臣至鄴，迎立陛下。當時不及今日，豈尚有異圖？但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三人，誑惑主上，嫉忌忠良，如得殺此三人，臣願臨城自刎，死也甘心。」段韶等當然不睬，惟督令兵衆攻城。內長史宇文仲鸞、司馬李祖、別駕陳季璩等，與歸彥不協，俱爲所殺。兵民因此不服，各有貳心。歸彥見不可守，棄城北走，到了交津，只剩得一人一騎，那段韶遣將追來，立刻擒住歸彥，械送鄴都。當下議定死罪，命都督劉桃枝牽入市曹，擊鼓徇衆，然後行刑。歸彥子孫十五人，一併誅死。

湛既誅歸彥，益加淫暴。所蒸皇嫂李氏，懷孕將產，適太原王紹德入見，爲李氏所拒，紹德係高洋次子，生母就是李氏，聞李氏匿不見面，頓時懊悶道：「兒也曉得了！姊姊腹大，故不見兒。」家醜且不宜外揚，奈何取笑生母？原來齊俗呼母爲姑姑，亦稱姊姊。這李氏聽得此語，禁不住慚憤交并，過了數日，生下一女，竟令拋棄。湛聞產女不舉，怒不可遏，手持佩刀，馳入昭信宮，怒叱李氏道：「爾敢殺我女麼？我便當殺爾兒。」說着，卽麾左右往召紹德，紹德不得已應召，湛俟紹德至前，便用刀環擊去。紹德忍不住痛，只好長跪乞哀。湛大怒道：「爾父打我時，爾何不出言相救？今日乃想求活麼？」語未說完，再用力猛擊數下，打得紹德血流滿面，暈倒地上，須臾氣盡。

李氏見此慘狀，未免有情，便極口哀號。湛越加咆哮，迫令宮女褫李氏衣，使他袒胸露背，然後取鞭自撻，大約有數十下，雪膚上面，都變紅雲。李氏號天不止。與其受辱至此，何若從前死節。湛亦覺自己手力，有些酸麻，再命將李氏盛入絹囊，投諸宮溝，好多時纔令撈起，啓囊出視，但見流血淋漓，狼藉得不成樣子。湛怒已少平，乃呼宮女道：「他

若已死，不必說了；如若不死，可攆他往妙勝寺中做尼姑去。一言訖自行。宮女並皆不忍，侍湛已去遠，便即施救。李氏偃臥地上，氣息奄奄，只有胸前尚熱，經宮女各用手術，并灌薑湯，方得起死回生，眉目漸動。宮女將他昇上牀榻，小心侍奉，挨過了兩晝夜，纔能起立，乃用牛車載送入妙勝寺，削髮修行去了。一年假夫妻至此結局，豈不可嘆！

是年由青州上表，報稱河濟俱清。明是實談。湛改大寧二年爲河清元年。齊揚州刺史王琳，屢請出師南侵，湛欲允議發兵，獨尚書盧潛一再諫阻，且得陳主貽書，請罷兵息民。湛乃請散騎常侍崔贍，通好南朝。陳主亦遣使報聘。獨王琳尚有違言，湛調琳回鄴，即用盧潛爲揚州刺史，領行臺尚書，自是玉帛修儀，歲使不絕。江南江北，總算平靜了七八年。

陳主蔣因周齊連和，北顧無虞，乃遣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，出略西南，從前東陽太守留異，蟠踞一隅，屢懷反側，陳武帝特將蔣女豐安公主，下嫁異子貞臣爲妻，且徵異爲南徐州刺史，異遷延不就，及蔣既嗣位，復命異爲緡州刺史，領東陽太守，異仍陰懷兩端，竝嚴戍邊境。陳廷容忍數年，乃乘暇出討，一面召江州刺史周迪，豫章太守周敷，閩州刺史陳寶應，一同入朝。周敷奉命先至，得加封安西將軍，賜給女妓金帛，遣還豫章。周迪不肯受詔，密與留異相結，且發兵襲敷，爲敷所覺，吃了一個敗仗，狼狽奔還寶應，應爲留異培，雖陳主格外羈縻，許入宗籍，究竟翁婿情深，君臣誼淺，所以始終聯異，也未肯入朝。

陳中庶子虞荔，弟寄，流寓閩中，蒞請諸陳主，召弟入都。寶應頗愛寄，才，留住不遣。寄屢諫寶應，寶應不聽，乃避居東山寺中，佯稱足疾，杜門謝客。會留異爲侯安都擊破，妻孥多被擄去，僅與子貞臣走依寶應。周迪在臨川，亦被陳安右將軍吳明徹，高州刺史黃法甌，豫章太守周敷等，夾攻致敗，潰奔閩州。寶應已失兩援，尚自恃險僻，與陳抗衡。虞寄復上書極諫，條陳十事，略云：

東山虞寄，致書於陳將軍使君節下，寄流離世故，漂寓貴鄉，將軍待以上賓之禮，申以國士之眷，意氣所感，

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，禍陰將盡，常恐猝填溝壑，涓塵莫報，是以敢布腹心，冒陳丹款，願將軍留須臾之慮，少思察之，則瞑目之日，所懷畢矣。自天厭梁德，多難薦臻，寰宇分崩，英雄互起，不可勝紀，人人自以爲得之，然夷凶翦亂，四海樂推，揖讓而居南面者，陳氏也。豈非歷數有在，唯天所授乎？一也。以王琳之強，侯瑱之力，進足以搖蕩中原，爭衡天下，退足以徧強江外，雄長偏隅，然或命一旅之師，或資一士之說，琳則瓦解冰泮，投身異域，瑱則厥角稽顙，委命闕廷，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，二也。今將軍以藩戚之重，東南之衆，盡忠奉上，戮力勤王，豈不動高寶融，寵過吳芮，析珪判野，南面稱孤，國恩所眷，不宜辜負，三也。聖朝棄瑕忘過，寬厚得人，如余孝頃、李孝欽、歐陽頴等，悉委以心腹，任以爪牙，胷中豁然，曾無纖介，況將軍豈非張繡、罪異畢、謀，何慮於危亡，何失於富貴，四也。方今周齊鄰睦，境外無虞，并兵一向，匪伊朝夕，非劉項競逐之機，楚趙連縱之勢，何得雍容高拱，坐論西伯，五也。且留將軍狼顧一隅，亟經摧颯，聲實虧喪，膽氣衰沮，其將帥首鼠兩端，唯利是視，孰能披堅執銳，長驅深入，繫馬埋輪，奮不顧命，以先士卒者乎？六也。將軍之強，孰如侯景，將軍之衆，孰如王琳，武皇滅侯景於前，今上摧王琳於後，此乃天時，非復人力，且兵革以後，民皆厭亂，其孰肯棄墳墓，捐妻子，出萬死不顧之計，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？七也。天命可畏，山川難恃，將軍欲以數郡之地，當天下之兵，以諸侯之資，拒天子之命，強弱逆順，可得侔乎？八也。夫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，不愛其親，豈能及物？留將軍自糜國爵，子尚王姬，猶棄天屬而不顧，背明君而孤立，危急之日，豈能同憂其患，不肯將軍者乎？九也。北軍萬里遠鬪，鋒不可當，將軍自戰其地，人多顧後，衆寡不敵，將帥不侔，師以無名而出，事以無機而動，以此稱兵，未知其利，十也。爲將軍計，莫如絕親留氏，遣子入質，釋甲假兵，一遵詔旨，方今藩維尙少，皇子幼沖，凡預宗支，皆蒙寵樹，況以將軍之地，將軍之才，將軍之名，將軍之勢，而能克修藩服，北面稱臣，豈不身與山河等安，名與金石同壽乎？感恩懷德，不覺狂言斧鉞之誅，甘之如飴，伏維將軍鑒之！

寶應覽書，不禁大怒，幸左右進語寶應，謂虞公病勢漸篤，詞多錯謬，請勿介意。寶應意乃少釋。且因寄爲民望，

權示優容，惟分兵接濟周迪。迪復越東興嶺爲寇，陳令護軍章昭達出討，大破周迪。迪竄匿山谷，無從搜捕。昭達遂入閩。迪招集餘衆，再出東興，東興守吏錢肅舉城降迪。迪衆復振，豫章太守周敷已升任南豫州刺史，出屯定州，與迪對壘。迪作書給敷道：「我昔與弟戮力同心，豈期相害？今願伏罪還朝，乞弟披露肺腑，挺身同盟。」敷信爲真言，只率從騎數人，出與迪盟。甫經登壇，被迪麾動部衆，將敷殺死。

陳廷有詔賻恤，另遣都督程靈洗討迪，并促章昭達速攻閩州。陳寶應令水陸設柵，嚴禦昭達。昭達與戰不利，頓兵上流，但令軍士伐木爲筏，待雨出發。會值大雨江漲，亟放筏進攻，連拔寶應水柵。湊巧陳將余孝頃也奉陳主調遣，由海道馳至，兩軍會合，并力攻擊，寶應連戰連敗，遁往莆田。顧語子弟等道：「我悔不從虞公言，致有今日！」遇了運！小子有詩歎道：

如何螳斧想當車？一失毫釐千里差。禍已臨頭纔自悔，忠言不用亦徒嗟！

陳軍追捕寶應，未知寶應再得脫走否？容至下回表明。

北齊宮闈，淫蒸成習，惟高演尙乏色慾，故其妻元氏，雖被高湛斥辱，終得免污。若李氏爲高洋婦，洋蒸澄妻，湛即蒸洋妻，何報應之若是其速也！但李氏不忍其子之死，含垢蒙羞，而其後子仍慘斃，身亦瀕危，最爲不值。自來義夫烈婦，其所由蹈死如飴者，誠有見夫名節爲重，身家爲輕，不應作一倖想，冀圖苟活耳。否則鮮有不蹈李氏之覆轍者也。陳寶應溺情閩濟惡婦，爲虞寄諫以十事，言甚明切，終不能挽寶應之迷，是誤寶應者爲留異，實則出之留異之女。天下之誤已誤人者，多半自婦女致之，非冶容誨淫，即昧幾致禍，寶應亦一前鑒耳。如留異之凶狡，周迪之反覆，更不足責也。

## 第七十二回 遭主嫌侯安都受戮 却敵軍段孝先建功



却說陳寶應逃至莆田，被陳軍從後追及，日暮途窮，如何支持，眼見是束手受擒，就是寶應婦翁留異也與寶應同逃，無從漏網，翁塔妻孥一併就縛。還有寶應宗族及幕下僚佐，俱捉得一個不留，悉數械送建康。叛徒頭腦，怎得免死，就是子弟黨羽亦難逃國法，駢戮市曹。唯異子貞臣曾尙帝女，特別恩赦。這是得妻孥好處，并命昭達禮送虞寄，乘驛入都。陳主舊當即召見，溫言獎諭道：「管寧漢末隱士，尙幸無恙。」寄拜謝而出。既而陳主自下手敕，命寄爲衡陽王掌書記，衡陽王係武帝嗣子昌封爵，昌被侯安都溺斃，見七十四回。陳主諱莫如深，只託言失足溺水，追諡爲獻。昌無子嗣，即令皇七子伯信過繼，并授伯信爲丹陽尹，得置佐吏。此次因虞寄經明行淑，特遣令往輔。寄奉敕入謝，陳主面諭道：「今遣卿爲衡陽記室，不但欲煩勞文翰，實因七兒年少，須卿教導，令作師資，卿毋以委屈見辭。」寄當然謙退，奉敕即行。未幾復遷拜國子博士，寄表求解職，乞許歸田。陳主優詔報答，許還會稽，仍令爲東揚州別駕。寄又以疾辭，時寄兄虞荔已經病歿，亦引柩還鄉。陳主追贈侍中，賜諡曰德，并親出都門送喪，時人稱爲難兄難弟。荔子世基世南，並少有文名，寄後來屢徵不起，嘗以知足不辱爲言。諸王或出爲州將，必奉朝命問候，致敬盡禮。有時寄出游近寺，閭里互相傳語，老幼羅列，望拜道左。鄉有爭訟，經寄一言，無不立解。人有誓約，但指寄名，均不敢欺。擾亂時代，得此高士，真好算作第一流人物了。極筆褒揚，足以風世。至陳主頊太建十一年，始病終故里，這且不必細表。

且說留異陳寶應二人已經伏辜，只有漏網餘生的周迪，尙在東興一帶，出沒爲患。陳都督程靈洗自鄱陽別道出擊，照前回。出迪不意，大破敵衆，迪復與麾下十餘人竄伏山谷中。過了數月，遣人至臨川郡市購辦魚蝦，爲臨川太守駱牙所執，諭令取迪自效，隨即使腹心勇士跟入山中，誘迪出獵，把他捕誅，傳首建康，懸示朱雀觀三日。三兇盡殲，西南廓清，惟後梁主蕭譽據守江陵，得周保護。陳主舊未敢進攻，譽亦因封地狹小，邑居殘毀，不能東出報怨，鬱鬱無聊，疢發背上，竟致逝世。太子蕭詡嗣立，追諡譽爲宣帝，廟號中宗，改元大保，這也是殘喘僅存，有名無實。

他如永嘉王蕭莊，亦奔齊病死，蕭氏已不能復振了。隨筆帶過，蕭營蕭莊。

陳司空侯安都，自略定西南後，歸鎮京口，加封征北大將軍，封邑增至五千戶。安都自恃功高，漸生驕態，幕中多羅集文武，一宴輒至千人。部下將帥，往往不遵法度，朝旨檢問，輒奔歸安都，倚作護符。陳主舊性好嚴察，聞安都庇護罪人，不免生恨。安都毫不覺察，驕橫如故。就是入宮侍宴，亦不守臣禮。酒酣時箕踞傾倚，目無君上，嘗陪樂遊園禊飲，語陳主道：「陛下今日，比做臨川王時，趣味何如？」言下甚有德色。陳主默然無言。安都一再問及，陳主始淡淡的答道：「這雖出自天命，也未始非明公功勞。」安都喜甚，便乞借供帳水飾。陳主勉強允諾，心中很是不悅。快快還宮。到了次日，安都挈妻妾至樂遊園，自升御座，令賓佐居羣臣位，稱觴上壽。居然想學做皇帝。陳主使人偵察，得悉安都情狀，越加猜嫌。侍安都還鎮，屢遣臺使按問安都部下，檢括叛亡。安都纔知上意，亦遣別駕周弘實、密結舍人蔡景歷，探刺朝廷情事。景歷具狀奏聞，且言安都有謀反狀。無非希旨陳主乃調安都督江吳二州，領江州刺史。這一番調動，明明是誘他入闕，設法除患。安都果自京口還都，部伍入石頭城。陳主引安都入宴嘉德殿，並令他部下將帥，會集尚書省聽令。暗中却已密布禁軍，乘安都入宴時，先把他拘繫西省，然後收逮諸將帥，勒令繳出馬仗，纔許釋放。因出舍人蔡景歷表狀，榜示朝堂，隨即下詔論罪道：

昔漢厚功臣，韓彭彭越

韓彭彭越

韓彭彭越肇亂，晉倚藩牧，敦王敦約祖約。

稱兵，託六尺於龐萌，野心竊發，寄股肱於霍禹，

凶謀潛構，追維往代，挺逆一揆，永言自古，患難同規。侯安都素乏遠圖，本慙令德，幸屬興運，預奉經綸，拔迹行間，

假之毛羽，推於偏帥，委以馳逐，位極三槐，任居四岳，名器隆赫，禮數莫儔，而志唯矜己，氣在陵上，招聚逋逃，窮極輕狡，無賴無行，不畏不恭，受賑專征，剽掠一逞，推轂所鎮，裒斂無厭。朕以爰初締構，頗著功績，飛驂代邸，預定嘉謀，所以掩抑有司，每懷遵養，杜絕百辟，日望自新，款襟期於話言，推丹赤於造次，策馬甲第，羽林息警，置酒高堂，陛戟無衛，何嘗內隱片嫌，去柏人而勿宿，外協猜防，入成臬而不留，而彼乃悖逆不悛，驕暴滋甚，招誘文武，密懷

異圖，近得中書舍人蔡景歷啓聞，報稱安都會遣別駕周弘實前來探刺，具陳反計，朕猶加隱忍，待之如初，爰自北門遷授南服，受命徑停，姦謀益露。今者欲因初鎮，將行不軌，此而可忍，孰不可容！賴社稷之靈，近侍誠懇，醜情彰暴，逆節顯聞。可詳按舊典，速正刑典，罪止同謀，餘無可問。

這詔頒出，越宿即賜安都自盡，旋復有詔赦免家屬，葬用士禮，喪事所需，仍由公款發給。從前武帝在日，嘗命諸將侍宴，杜僧明、周文育、侯安都三人各自稱功，武帝喟然道：「卿等原統是良將，但各有短處，杜公志大識闊，狎下陵上，周侯交不擇人，推心過差，侯郎傲慢無厭，輕佻肆志，將來恐不能自全，各宜戒慎爲是！」三人懷慙而退，後來杜僧明病死江州，算是令終，惟無績可言；文育爲熊曇朗所殺，見前文。安都至是被誅，終不出武帝所料。古來明哲保身的智士，所以小心翼翼，功成身退，纔能安享天年，流芳百世呢。如范蠡、張良等人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齊主高湛信用黃門侍郎和士開，擢官侍中，並開府儀同三司，前後賞賜，不可勝紀。士開百計諂諛，揣摩迎合，無不中肯，惹得高湛格外親信，幾乎一日不能相離。你妻胡氏與他相暱，還有可說，你爲何相信至此！士開每侍左右，辭不加檢，備極鄙褻，嘗笑語湛道：「自古以來，沒有不死的帝王，堯舜桀紂，統成灰土，有何異同？陛下春秋鼎盛，正應及時行樂，取快一日，足抵百年，國事盡可付與大臣，無慮不辦，何必自取煩惱呢！」湛聞言大喜，遂委趙彥深掌官爵，元文遙掌財用，唐邕掌外兵，白建掌騎兵，馮于琮、胡長粲掌東宮，閱三四日，纔一視朝，須臾即罷。

士開善持槊，胡后亦頗喜學槊，湛令士開教導胡后，后與士開情好有年，當握槊時，眉目含情，無庸細說。他却故意弄錯手勢，使士開牽動玉腕，與他共握。湛高坐飲酒，一些兒沒有窺覺，反且喜笑顏開，自得其樂。河南王孝瑜係文襄皇帝高澄長子，目覩情形，不禁憤懣，便入內進諫道：「皇后係天下母，怎得與臣下接手？」湛好似未聞，不答一語。甘肅綠頭巾，何勞多言。孝瑜乃退。嗣又上言趙郡王叡，父死非命，不宜親近。叡父即趙郡王琛，與小爾朱氏私通，被高歡杖斃，事見前文。湛亦不報。

觀與十開因此挾恨，便密譖孝瑜奢僭，謂山東只聞河南王，不聞有陛下，湛本與孝瑜同年，又是嫡親兄子，甚相親愛，至是不免加忌。孝瑜又行止未謹，嘗與婁太后宮人爾朱摩女暗地私通。及太子緯納斛律光女爲妃，孝瑜入宮襄事，與爾朱女啁啾私語，潛敍舊情，偏被旁人瞧着，向湛報知。湛頓觸舊嫌，立召孝瑜至前，逼令飲酒三十七盃。也是奇罰。孝瑜體本肥大，強飲過醉，頹然倒地。湛命左右婁子彥用犢車載出孝瑜，且密囑數語。子彥領命，隨車同行，途次由孝瑜索茶解渴，子彥以酖酒代茶，孝瑜醉眼模糊，喝將下去，越覺煩躁不堪，行至西華門，蹶起索水，下車投河，竟致溺斃。子彥返報，湛假意舉哀，追贈孝瑜爲太尉，錄尚書事。諸王雖有所聞，莫敢發言。惟孝瑜第三弟孝琬，曾封河間王，親臨兄喪，大哭而出，意欲他去，當由湛遣使追還，乃仍留鄴中。驀聞周與突厥連師來攻晉陽，湛亦不禁着急，親自往援。

突厥自伊利可汗擊破柔然，柔然可汗阿那瓌自殺，事見前文。餘衆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主，復爲伊利可汗。羅所破科羅死，弟侯斤立，號木杆可汗。木杆勇略過人，又追逐鄧叔子，逼得鄧叔子無路可奔，只好投入關中。是時西魏尙未被篡，宇文泰亦未謝世，木杆竟遣使至魏，索交鄧叔子，泰不肯照給。木杆又西破嚙噠，東逐契丹，北并結骨，威振塞外。凡東自遼海，西至青海，延袤萬里，南自沙漠以北，直至北海，又五六千里，均爲木杆所有。再向西魏，索取鄧叔子，泰畏他強盛，不敢不允，遂收鄧叔子以下三千餘人，盡付突厥來使。突厥使人不勝押解，即驅鄧叔子等至青門外，盡加屠戮，但攜鄧叔子首級歸國。宇文泰視死不救亦太殘忍。自是木杆與周通好，常有使節往來。宇文覺篡位受禪，修好如故。兩傳至宇文邕，曾與突厥連兵侵齊，見齊境守禦頗固，因即折回。邕尙未立后，由太師宇文護等定議，遣御伯大夫楊荐及左武伯王慶至突厥求婚。木杆已經允許，偏齊人得此消息，也遣使至突厥和親，卑禮厚幣，願迎木杆女爲后。木杆貪齊重賂，便向周悔婚，且欲將荐等執交齊使。夷狄之不可恃也如此。荐乃上帳責木杆道：「我周太祖指宇文泰。與可汗結好，當時蠕蠕即柔然。見前，遺衆數千來降，太祖俱執付可汗使臣，藉敦睦誼，奈何今日欲

背恩忘義！就使不畏我周，難道不畏鬼神麼？」木杆聽到鬼神二字，觸動迷信，不由的打了一個寒噤，良久方答道：「君言甚是，我計決了！當與貴國共平東寇，再行送女未遲。」遂叱還齊使，禮遣荐等南歸。

周廷得荐等歸報，乃召公卿會議，衆請發十萬人擊齊，獨柱國楊忠謂兵不在多，但發騎兵萬人已足敷用。周主邕乃遣楊忠爲帥，率領萬騎，從北道出發，又遣大將軍達奚武統兵三萬，從南道進行，約會晉陽城下。楊忠連下齊二十餘城，攻破陞嶺要隘，兵威大震。突厥木杆可汗，又親率十萬騎來會，長驅竝進，看官聽說，此時齊境警報，往來如織，雖然齊主湛沈湎酒色，也不能不被他驚起，親督內外兵士，從鄴都急赴晉陽。

是時爲齊河清三年十二月，即陳天嘉五年，周保定四年。連日大雪，千山一白，齊主湛冒雪前行，兼程至晉陽，尙幸城外無寇，安然入城。命司空斛律光率步騎三萬人，往屯平陽，防守南路。周柱國楊忠及突厥可汗，共麾兵直逼城下，齊主湛登城遙望，見敵兵魚貫到來，好似潮頭湧入，沒有止境，不覺蹙然變色道：「這般大寇，如何抵禦哩！」說至此，便卽下城，擬挈宮人東走。趙郡王叡、河間王孝琬、叩馬諫阻，方纔停留。孝琬又請將六軍進止，歸叡節度，湛乃命叡節制諸軍，竝使并州刺史段韶職掌軍務。

此守彼攻，相持過年，正月朔日，叡已部分諸軍，出城搗戰，軍容甚盛。突厥木杆可汗，憑高觀望，頗有懼容，顧語周人道：「爾言齊亂，所以會師伐齊，今齊人眼中亦有鐵，怎得輕敵！可見爾周人是好爲虛言了。」周人聞木杆言，當然不服，並用步兵爲前鋒，向齊挑戰，齊將俱欲迎擊，獨段韶不許，面囑諸將道：「一步軍勢力有限，今積雪既厚，不便逆擊，不如嚴陣待着，俟彼勞我逸，方可出戰。」說着，卽下令軍中道：「大衆須聽我號令，不得妄動！待中軍揚旗伐鼓，纔准出擊，違令立斬！」韶頗知兵。各軍始靜守陣伍，毫無譁聲。周軍無從交戰，漸漸的懈怠起來，突見齊兵陣內，紅幟高張，接連是戰鼓鞞鞞，震入耳中。正旁皇四顧，那齊兵已盡銳殺到，喊殺連天，眼見是抵敵不住，紛紛倒退。楊忠也不能禁遏，但望突厥兵上前助戰，好將齊兵殺回，偏突厥木杆可汗，勒馬西山，並未馳下，反且把部衆一齊引

上專顧自己保守，不管周軍進退。周軍孤軍失援，頓時大潰，奔回關中。木杆可汗也從山後引遁，段詔始終持重，不敢力追，似此亦不免太怯。自晉陽西北七百餘里，均遭突厥兵殘掠，人畜無遺。木杆還至陜嶺，山谷凍滑，鋪氈度兵，胡

馬寒瘦，膝下毛皆脫落，及抵長城，馬死垂盡，兵士多截剽挑歸。周將達奚武至平陽，尚未知楊忠敗還，嗣得齊將斛律光書，語帶譏嘲，料知楊忠失敗，乃即日引歸，半途被齊兵追至，且戰且走，好容易纔得馳脫，已喪失了二千餘人。

斛律光收兵還晉陽，齊主湛見了斛律光，抱頭大哭。光不知爲着何事，倉猝不能勸諫。我亦不解。任城王潛在旁，便進言道：「想陛下新却大寇，喜極生悲，但亦何必至此！」湛乃止哭，頒賞有功，進趙郡王叡錄尚書事，斛律光爲司徒。光聞段詔不擊突厥，但遠遠的從後追躡，好似送他出塞一般，因向詔譏笑道：「段孝先好改呼段婆，纔不愧爲送女客呢。」孝先係詔表子。

言未畢，鄴中忽有急報傳到，乃是太師彭城王浹，爲盜所戕。湛驚問何因，鄴使說是浹在第中，被羣盜白子禮等突入，詐稱敕使，劫浹爲主，浹大呼不從，因卽遇害。湛又驚問道：「現在盜日已捕誅否？」鄴使謂已經蕩平，惟望陛下還駕。湛乃匆匆啓行，返至鄴城，卽詣浹第臨喪，贈浹假黃鉞，太師錄尚書事，給輜輶車送葬，然後還宮。旋授段詔爲太師。

過了數月，鄴中有白虹圍日，繞至再重，赤星又現。齊主湛攜盆水照星，用蓋覆住，作爲厭禳。越宿盆無故自破，湛很是憂疑，適有博陵人賈德胄，呈入密啓，啓中有樂陵王百年手書，寫着好幾個敕字。湛不禁發怒，立使人促召百年，百年自知不免，割一帶玦，與斛律氏訣別，自入都見湛，湛使百年再書敕字，筆迹與前字相符，頓時怒上加怒，喝使左右捶擊百年，被擊仆地，又使人且曳且毆，流血滿地，氣息將盡，乃嗚咽乞命道：「願與阿叔爲奴。」湛不肯許，竟命斬首，投屍入池，池水盡赤，乃撈屍藁葬後園。斛律妃聞百年慘死，持玦哀號，絕粒而死，玦猶在手，拳不可開，年尙祇十四歲。妃爲斛律光女，由光親往撫視，用手解孽，始舒拳釋玦。鄴中人士，統替他呼冤，小子亦有詩爲證：

道：

濟南死後樂陵亡，厥考貽謀太不臧，難得貞妃年十四，猶如殉節保妻綱！

齊主湛既殺死百年，復因宮中有蜚語相傳，連日鉤考，查至順成宮，得開府元蠻書信，述及百年冤死事，又不覺動起怒來。畢竟元蠻能否免禍，容待下回中敘。

陳文帝之殺侯安都，幾似宋文帝之殺檀道濟，然道濟功多罪少，殺之適足以見宋文之失，安都功雖足稱，而慢上不法，罪亦匪輕，況擠溺衡陽，害及故儲，使陳文帝成不友之名，殘忍性成，不死何爲？綱目稱殺不稱誅，似猶爲安都鳴冤。竊謂安都之死，實由自取，惟陳主誘令入宴，伏甲加誅，殊失人君賞罰之大經。綱目書法，所以不能無咎於陳文耳。齊主湛昏庸淫虐，幾類高洋，晉陽之役，倖得一勝。然周師之所恃者爲突厥，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，周之遭敗，亦其宜也。湛倖勝而歸，即殺兄子百年，濟南受戮，樂陵亦不得生，湛之不遵兄命，原屬不仁，孝昭有知，其亦悔殺濟南否耶？

### 第七十三回 背德興兵周師再敗 攬權奪位陳主被遷

却說齊主湛檢得元蠻書，立卽動怒，便欲將蠻加罪。蠻急賄託倖臣，替他求免，還算罷官了事。蠻爲百年母元氏父，蠻得免誅，元氏仍居順成宮，不過傷子枉死，更增一層悲淚罷了。先是周太師宇文護母閭氏及周主第四姑並諸戚屬等，皆寓居晉陽，自宇文泰西入關中，只命護隨去，後來晉陽爲高氏所有，護母閭氏等均致陷沒，充入掖廷。及護爲周相，相隔已三十多年，護屢遣人入齊訪問，未得音信。會因晉陽一役，楊忠敗歸，護復欲連同突厥大舉伐齊。齊主湛得知軍報，頗有戒心，特遣勳州刺史章孝寬致書與護，示明護母消息，且言周齊釋怨，可歸護母，否則立斬勿貸。護覆書願和，乞釋母西歸。齊主湛先遣還周四姑，並令人爲護母作書，備述護幼時情狀，又寄護前所著

緋袍，作爲證物，書詞說得非常痛切。略云：

吾年十九適汝家，今已八十矣。凡生汝輩三男二女，今日目下不睹一人，興言及此，悲纏肌骨，賴皇齊恩，卹差安衰暮，又得汝姑嫂等相依，稍足自適，但一念及汝，百感叢生。今特寄汝小時所著錦袍一襲，汝宜檢看，知吾含悲抱戚，多歷年祀。禽獸草木，母子相依，吾有何罪，與汝分隔？今復何福，還望見汝世間所有，求皆可得，母子異國，何處可求？假汝貴極王公，富過山海，有一老母八十之年，飄然千里，死亡旦夕，不得一朝同處，寒不得汝衣，飢不得汝食，汝雖窮榮極盛，光耀世間，與吾何益？吾今日之前，汝既不得申其供養，事往何論？今日以後，吾之殘命，唯繫於汝，汝戴天履地，中有鬼神，勿云冥昧，而可欺負楊氏姑。今雖炎暑，猶能先發，關河阻遠，隔絕多年，言不盡情，汝其鑒之！

宇文護既接見四姑，復得母書，禁不住嚎啕大哭。還算有些孝思。當下取過紙筆，且泣且書，大致寫着：

區字分崩，遭遇災禍，違離膝下三十五年，受形稟氣，皆知母子，誰知薩保護字。如此不孝，上累慈母，子爲公侯，母爲奴隸，暑不見母熱，冬不見母寒，衣不知有無，食不知飢飽，泯如天地之外，無由暫聞，晝夜悲號，繼之以血，分懷冤酷，終此一生，死若有知，冀見奉於泉下耳，不謂齊朝解網，惠以德音，摩敦周俗呼母爲阿摩敦。四姑並許矜放，初聞此旨，魄爽飛越，號天叩地，不能自勝。四姑卽蒙禮送，平安入境，薩保於河東拜見，得奉顏色，崩動肝腸。但離絕多年，存亡阻隔，相見之始，口未忍言，唯敘齊朝寬弘，每存大德，云與摩敦雖處宮禁，常蒙優禮。今者來鄴，恩遇彌隆，重降矜哀，聽許摩敦垂諭，曲盡悲酷，伏讀末周五中似割，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，年歲雖久，宛然猶識。願視之下，愈覺疚心。今齊朝霽然之恩，既已霑洽，愛敬之旨，施及旁人，草木有心，禽魚感澤，況在人倫而不銘戴。有國有家，信義爲本，伏度來期，已應有日，一得奉見慈顏，永畢生願，生死肉骨，豈止今恩！負山戴岳，未足勝荷。二國分隔，理無書信，主上以彼朝不絕母子之恩，亦賜許奉答，不期今日得通家問，伏紙嗚咽，不盡所云。備錄二書，以



全倫紀。

書畢函封，乃停淚發使，齎書至齊。齊主湛尚不肯放還護母，使更與護書，邀護重報，往返再三，乃擬遣歸。太師段韶上言道：「周人反覆無信，晉陽一役，已可概見。護外託為相，實與君主無異，既欲為母請和，何不正式遣使。若徒據移書，即送歸護母，轉恐示人以弱，不如陽為許諾，待至和親堅定，遣歸未遲。」段韶胡為作此語。齊主不聽，即遣護母閻氏歸周。護方因齊廷失信，請朝廷再為移文，忽聞慈輿已至，喜出望外，忙出都門迎入，舉朝稱慶。周主邕也，逆閻氏入宮，率領親戚，行家人禮，奉觴上壽。邕母叱奴氏，已尊為皇太后，至是亦略述言情，握手敘歡，端的是母子貴，寵榮無比呢。為下文返照。

護因慈母歸來，頗感齊惠，擬與齊互結和約，偏突厥木杆可汗，遣使至周，謂已調集各部精兵，如約攻齊，護不禁躊躇，意欲拒絕。外使轉恐前後失信，有傷突厥感情，況母已歸家，無容他慮，還是聯絡突厥，免滋邊患，乃表請東征，召集內外兵衆，共得二十萬人。周主邕禱祭太廟，親授護鈇鉞，許令便宜行事，且自沙苑勞軍，執卮餞護，護拜命乃行。到了潼關，命柱國尉遲迥為先鋒，進趨洛陽。大將軍權景宣，率山南兵出豫州，少師楊標出軹關，護連營徐進，行抵弘農，再遣雍州牧齊公憲，字文泰第五子。同州刺史達奚武，涇州總管王雄屯營邙山，策應前軍。

楊標恃勇輕戰，既出軹關，獨引兵深入，又不設備，不料齊太尉婁叡帶引輕騎，前來掩擊，標倉猝遇敵，行伍錯亂，被齊兵殺得落花流水，一敗塗地。標逃生無路，沒奈何解甲降齊。三路中去了一路。權景宣一路人馬，却還驍勁，拔豫州，陷永州，收降兩州刺史王士良、蕭世怡，送往長安，另使開府郭彥守豫州，謝徹守永州。尉遲迥進圍洛陽，三旬不克，周統帥宇文護，使塹斷河陽要路，截齊援兵，然後同攻洛陽。諸將多輕率無謀，還道齊兵必不敢出，但遙張斥堠，虛聲堵禦。

齊遣蘭陵王長恭，原名李瓊，係高澄第五子。大將軍斛律光，往援洛陽，兩人聞周兵勢盛，未敢遽進，洛陽又遣人告

急齊廷。時齊太師段韶，出爲并州刺史，由齊主滿召入問計。韶答道：「周雖與突厥連兵，兩面夾攻，但北虜狡猾，待勝後進，雖來侵邊，實等疥癬，今西鄰窺逼，實是腹心大病，臣願奉詔南行，一決勝負。」知己知彼，究竟還推段韶。滿喜語道：「朕意亦是如此。」乃令韶督精騎一千，出發晉陽，自率衛兵爲後應，亦從晉陽啓行。韶在途五日，濟河南下，適連日陰霧，周軍無從探悉。韶竟與諸將上登邙阪，窺察周軍形勢，進至太和谷，與周軍相遇。韶卽令馳告高長恭、斛律光兩軍，會師對敵。長恭與光，立卽應召。韶爲左軍，光爲右軍，長恭爲中軍，整甲以待。周人不意齊兵猝至，望見陣勢嚴整，竄皆惶駭。韶語周人道：「汝宇文護方得毋歸，何故遽來爲寇？」周人無言可答，但強詞奪理道：「天遣我來，何必多問！」韶又道：「天道賞善罰惡，遣汝至此，明明降罰，汝等都想來送死了！」這是理直氣壯之談。

周軍前隊，統是步卒，遂踴躍上山，來戰齊兵。韶且戰且走，引至深谷，始命各軍下馬奮擊。周軍銳氣已衰，霎時瓦解，或墜崖，或投溪，傷斃無數，餘衆俱遁。蘭陵王長恭，領五百騎士，突入洛陽城下圍柵，仰呼守卒，城上人未識爲誰，不免疑詰。迨經長恭免胄相示，乃相率鼓舞，縋下弓弩手數百名，接應長恭。周將尉延迴無心戀戰，便撤圍遁去，委棄營幕中仗，自邙山至穀水，沿途三十里間，疊壘不絕。獨周雍州牧齊公憲，及達奚武王雄等，尙勒兵拒戰。雄馳馬挺槊，衝入斛律光陣中，光見他來勢兇猛，回頭急走，趨出陣後，落荒竄去，身邊只剩一箭，隨行只餘一奴。那王雄却緊緊追來，相距不過數丈，光情急智生，把馬一捺，略略停住，暗地裏取弓搭箭，返身射去。可巧雄槊近身，不過丈許。雄大聲道：「我惜爾不殺，當擒爾去見天子！」語未說完，箭已中額，深入腦中，雄不禁暴痛，伏抱馬首，奔回營中。莽夫易致憤事。光倖得免害，當然不去追趕，也縱馬歸營。

天色已暮，兩下裏俱各收軍。周將齊公憲部署兵士，擬至明晨再戰，偏王雄負傷過重，當夜身死。軍中越加恟懼，賴憲親往巡撫，纔得少安。達奚武入營語憲道：「洛陽軍散，人情震恐，若非乘夜速還，明日且欲歸不得了。」憲尙覺遲疑，武復說道：「武在軍日久，備悉艱難，公少末更事，豈可把數營士卒，委身虎口麼？」憲乃依議，潛令各營

夤夜啓程，向西奔還。權景宣得洛陽敗報，亦將豫州棄去，馳入關中。及齊主湛至洛陽，早已狼烟淨掃，洛水無塵。湛很是欣慰，進段韶爲太宰，斛律光爲太尉，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，餘將俱照律敍功。惟尚恐突厥入塞，亟還鄴都。嗣接得北方邊報，謂突厥亦已退軍，更覺得心安體泰，又好酌酒漁色了。

當時齊廷有一個著作郎，姓祖名珽，有才無行，嘗爲齊高祖功曹，因宴竊得金叵羅，酒器名。爲所察覺，又坐詐

盜官粟三千石，鞭配甲坊。顯祖高洋愛珽才具，復召爲祕書丞，珽又萌故智，坐賊當絞，洋加恩免刑，且仍令直中書省，他見湛勢力日盛，有意逢迎，因齎胡桃油入獻，且拱手語滿道：「殿下有非常骨相，後必大貴。」湛尚爲長廣王，不禁色喜道：「若果得此，亦當與兄同安樂！」珽拜謝而出，及湛入嗣位，思踐前約，卽擢珽爲中書侍郎，旋遷任散

騎常侍，與和士開朋比爲奸，嘗私語士開道：「如君寵幸，古今無比，但宮車若一日宴駕，試問君如何克終？」似爲

士開耽愛，實是爲已設法。士開被他一說，惹得愁容滿面，亟向珽商量計策。珽徐徐答道：「何不入啓主上，但言文襄文

宣孝昭諸子，均不得嗣立爲君，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，先定君臣名分，自可無虞。此計若成，中宮少主，必皆感君

君可從此安枕了！」恐他難必，士開道：「計非不善，惟主上年未逾壯，邊請他禪位太子，恐未必准議。」珽又道：「君

先婉白主上，再由珽上書詳論，不患不從。」士開許諾，適值彗星出現，太史謂應除舊布新，珽卽乘間上言，謂陛下

雖爲天子，未爲極貴，宜傳位東宮，上應天道，且援魏主弘禪位故事，作爲引證。魏主弘禪位見二十三回。湛得書未決，再

經和士開從旁慫恿，方纔定議，遂於河清四年孟夏，使太宰段韶奉皇帝璽綬，禪位太子緯。緯在晉陽宮卽位，改元

天統。册妃斛律氏爲皇后，就是斛律光的次女。王公大臣，遂上湛尊號爲太上皇帝，軍國大事，仍然啓聞。使黃門侍

郎馮子琮，尚書左丞胡長粲，輔導少主，專掌敷奏。子琮係胡后妹夫，故得邀寵眷，祖珽拜祕書監，加開府儀同三司，

大蒙親信，見重二宮。

看官聽着這齊主湛年方二十九歲，春秋雖盛，精力不加，平居荒耽酒色，凡故宮嬪御，稍有姿色，多半被污，且

且伐性，遂害得神志昏迷，此次禪位，也是樂得卸肩，再想高居深宮，享那一二十年的艷福，怎奈人有千算，天教一算，湛做了太上皇，反連年多病，就要長辭人世了。和祖二人之所以着急，想亦由此。惟湛距死期，尚有三年，那陳主衛却壽數將終，勉強延挨了一年，竟爾去世。

先是陳安成王頊，自周還陳，受官侍中，兼中書監，尋且都督揚南徐東揚南豫北江諸軍事，威權日盛，勢傾朝野。御史中丞徐陵，獨上書糾劾，陳主衛免頊侍中，唯仍領揚州刺史。會值天嘉六年冬季，天旱不雨，直至次年仲春，亢陽如故，陳主亦常患不適，乃改天嘉七年爲天康元年，頒詔大赦，冀迓天府。到了孟夏，彼蒼却已降甘霖，御體反更加委頓，安成王頊尚書孔免，僕射到仲舉等，入侍醫藥，陳主已病不能興，默念太子伯宗柔弱，未堪爲嗣，乃顧語頊道：「我欲遵周秦伯故事，汝意以爲何如？」頊聞言惶遽，拜泣固辭。何必做作陳主又語免等道：「今三方鼎峙，四海事重，應立長君，卿等可遵朕意。」免流涕答道：「皇太子聖德日躋，安成王足爲周旦，若無故廢立，臣不敢奉詔。」無非一時獻諫。陳主歎道：「卿可謂古之遺直了。」遂命免爲太子詹事，且進頊爲司空尚書令。

未幾陳主遂殂，遺詔令太子伯宗嗣位。總計陳主衛在位七年，改元二次，享年四十有五，史家稱他明察儉約，宵旰勤勞，往往刺取外事，卽夕判決，每令雞人伺漏，傳遞更籤，令擲階上有聲，謂藉此足喚起睡夢。但謀殺衡陽王昌，驟立次子伯茂爲始興王，無非欲爲子孫計。偏是私心益甚，後嗣益不能久長。看官試閱下文，便見分曉。

且說陳太子伯宗卽位太極前殿，大赦天下，追謚皇考爲文皇帝，廟號世祖。尊皇太后章氏爲太皇太后，皇后沈氏爲皇太后，立妃王氏爲皇后，皇子至澤爲太子。進皇叔安成王頊爲司徒，錄尚書事，兼督中外軍務。其餘文武百官，俱各進階。越年改元光大，中書舍人劉師知，與僕射劉仲舉等，同受遺詔輔政，常在禁中參決庶事。安成王頊位隆望重，入居尚書省，爲師知等所忌，密與尚書左丞王暹等通謀，擬遷頊出外。東宮舍人殷不佞，素來浮躁，亦預聞師知密議，遂馳語頊道：「有敕傳出，謂四方無事，王可遷居東府，經理州務。」頊聞言將出，記室毛喜入白道：「

陳有天下，爲日尚淺，國禍荐臻，中外危懼。太后深維至計，召王入省，共康庶績。今日所言，必非太后本意，王可速即奏聞，毋使姦人得逞狡謀。一頃再商諸領軍將軍吳明徹，明徹亦贊同喜言，乃託疾不出，且僞召師知入商，留與長談，暗中却遣毛喜入啓太后。太后沈氏道：「令嗣君幼弱，政事並委二郎，毫無他意。」喜又轉白嗣主伯宗，伯宗亦說道：「這是師知所爲，朕未曾預聞。」喜亟出報預，預拘住師知，自入後廷謁見兩宮，極陳師知姦詐，并自草詔敕，請嗣主蓋印，持付廷尉，令將師知逮繫獄中，當夜賜死。是殷不佞害他。降到仲舉爲光祿大夫，不佞素以孝聞，但令免官，王暹處斬，由是政無大小，悉歸預手。仲舉被貶，心不自安，又與右衛將軍韓子高圖預事，又被洩，仲舉子高竝下獄被誅。

湘州刺史華皎，與子高向來友善，聞子高被戮，很是不平，遂遣人西入長安，向周乞師，並自歸後梁，遣子玄鸞爲質。周太師宇文護，卽遣湘州總管衛公直，字文泰第六子。大將軍田弘、權景宣、元定等，率兵助皎，後梁亦遣柱國王操等會師長江上游，同時大震。陳遣吳明徹爲湘州刺史，令率舟師三萬，溯流先進，復命征南大將軍淳于量、率舟師五萬繼應，再由冠武將軍楊文通、巴山太守黃法慧，從陸路進兵，楊出茶陵，黃出醴陵，共擊華皎，並飭江州刺史章昭達、郢州刺史程靈洗，亦聯兵進討。更簡司空徐度爲車騎將軍，總督步軍趨湘州。華皎遣使誘章昭達，昭達執送建康，又轉誘程靈洗，程靈洗將來使斬首，皎乃會同周軍，水陸俱下，與陳將吳明徹等相持。

兩下至沌口交鋒，西軍用艦載薪，因風縱火，不料風勢一轉，火轉自焚，吳明徹等乘勢猛擊，西軍多半沈溺，大敗而逃。道過巴陵，見岸上已徧豎陳軍旗號，不敢登岸，徑奔江陵。周步軍統將元定，因水師敗潰，也卽退還。到了巴陵，適被陳軍截住。陳軍統領，便是大將軍徐度，度已襲破湘州，駐軍巴陵，狹路相逢，怎肯放過元定。元定自知不敵，向度乞路，度佯許結盟，俟定釋械往就，順手縛住。元定憤恚不食，竟至餓斃。餘衆竟爲徐度所俘。後梁將軍李廣，還未知情，由冒冒失失的趨至巴陵，也爲度軍所擒。那吳明徹復乘勝攻後梁，得拔河東，程靈洗又進襲沔州，周沔州刺史

襄寬極力抵禦，苦守數旬，終被靈洗攻入，擒寬歸報。後梁柱國王操退歸江陵，忙整頓敗殘人馬，堵禦陳軍。吳明徹自河東進攻，數月不下，乃收軍退歸。是役陳軍大捷，俘獲萬餘人，馬四千餘匹，都送交建康。

安成王瑱，自居功首，進位太傅，領司徒，加殊禮，履劍上殿，入朝不趨。帝位已將到手了。始興王伯茂恨瑱專政，屢構蜚言。安成王瑱索性奪據帝座，脅迫太皇太后章氏御殿，召集百官，廢陳主伯宗爲臨海王，黜始興王伯茂爲溫麻侯。當下頒發命令，多半是懸空架誣。略云：

昔梁運衰，海內沸騰，天下蒼生，殆無遺噍。高祖武帝撥亂反正，膺圖御籙，重懸三象，還補二儀，世祖文皇帝克嗣洪基，光宣寶業，惠養中國，綏寧外荒。伯宗昔在儲宮，本無令聞，及居崇極，遂騁兇淫，居處諒闇，固不哀戚，嫺嫺卯角，就館相仍，且費引金帛，令充椒闈，內府中藏軍備國儲，未盈葑稔，皆已空竭。太傅瑱親承顧託，鎮守宮闈，遺誥綢繆，義篤垣屏，乃反遣劉師知殷不佞等，顯言排斥。韓子高小豎輕佻，推心委仗，陰謀禍亂，決起蕭牆，元相不忍多誅，但除君側，何意復密詔華皎，稱兵上流，國祚憂惶，幾移醜類。乃至要結遠近，協亂巴湘，支黨縱橫，寇擾黻歎，豈止罪浮於昌邑，非惟聲醜於太和。但賊豎皆亡，妖徒已散，日望懲改，尤加掩抑，而悖禮忘德，情性不悛，樂禍思亂，昏慝無已。祖宗某業，將懼覆隕，豈可復肅恭禮祀，臨御兆民。式稽故實，宜在流放，今可轉降爲臨海郡王，送還藩邸。太傅安成王固天生德，齊聖廣深，二后鍾心，三靈佇眷，自歸國秉政以來，威惠相宜，刑禮兼設，指揮叱咤，湘郢廓清，關地開疆，荆益風靡，若太戊之承殷歷，中都之奉漢家，校以功名，曾何髣髴。况文皇知子之鑒，事過帝堯，傳弟之懷，久符太伯，今可還中龔志，崇立賢君，方固宗祧，載貞辰象。中外宜依舊典，奉迎輿駕，入纂大統。始興王伯茂，辜負嚴訓，彌肆兇狡，嗣君喪道，職爲亂階，允宜罄彼司甸，刑斯劇人，姑念皇支，不忍稚及，可特降爲溫麻侯，別遣就第。未亡人不幸，屬此殷憂，不有崇替，將危社稷，何以拜祠高寢，歸禘武園，攬筆潛然，兼懷悲慶。這令下後，陳主伯宗立被徙居別第，始興王伯茂曾爲中衛將軍，居住禁中，此時也單車出宮，使往婚第寓居。

婚第在六門外，是諸王冠婚禮廬，向來是四達康莊，烽煙不設，誰意伯茂出了內城，竟來了一班盜衆，持着兇器，把伯茂毆倒車中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都下何由集匪人，皇支遭擊驟傷身；  
六朝天子多殘悍，祇顧尊榮不顧親。

欲知伯茂性命如何，且待下回說明。

齊主湛在位五年，多失德事，獨送歸宇文護母姑，尙有以孝治人遺意。護不知感激，反與突厥連兵侵齊，背德不祥，其敗也固宜。湛凱旋國都，遽信祖珽詭計，傳位太子，上皇方壯，元子南面，果何爲哉？陳主舊殺衡陽王昌，獨留安成王瑱，意者以兄子難信，不若母弟之可親歟？迨病至彌留，謬言禪位，兄以僞言餌弟，弟亦以僞誠對兄，彼此相示以僞，卒至嗣子失國，悍叔登基，防人者終出於所防之外，作僞果何益乎？到仲舉韓子高等爲主而死，死尙足稱，劉師知親逼梁主，不忠不義，其死蓋已晚矣。

## 第七十四回 暱姦人淫后殺賢王 信刁媪昏君戮胞弟

却說陳始興王伯茂，被貶出內城，突遇盜衆攢擊，暈倒車中，立卽殞命。門吏當然報聞，由朝中頒令索捕，過了數日，不得一盜，都下纔曉得是陳瑱所遣了。是時已是光大二年仲冬，距來春不過月餘，內外百官俱請瑱登位，瑱伴爲謙讓，故意遲延，到了次年元旦，始就太極前殿，御座受朝，改元太建，仍復太皇太后爲皇太后，皇太后爲文皇后，立妃柳氏爲皇后，世子叔寶爲太子，次子康樂侯叔陵爲始興王，奉昭烈王前譚遺祀，三子建安侯叔英爲豫章王，四子豐城王叔堅爲長沙王。所有內外文武百官，當然有一番封賞，不及細表。越年皇太后章氏去世，諡爲宣太后，喪葬纔畢，臨海王伯宗忽然暴亡，年僅十九，在位不滿二年，史家號爲陳廢帝。看官，試想這暴亡的原因，自有形迹可尋，毋庸小子絮述了。含著得妙。廢帝皇后王氏，已降爲臨海王妃，由陳主瑱下詔撫慰，令故太子至澤，襲封王爵。

妥爲奉養。至澤年僅四齡，曉得甚麼孝事，不過一綫未絕，還算是新主隆恩，這且待後再表。

且說陳主頊竊位年間，便是齊主湛稔惡期限，惡貫滿盈，當然告終。自湛爲太上皇，所有執政諸臣，如趙彥深、元文遙和士開等，攬權如故。河間王孝琬見時政日非，每有怨語，用草人書姦佞姓名，彎弓屢射。當山和士開等入白上皇，謂孝琬不法，妄用草人比擬聖躬，晝夜射箭。湛正慮多病，聽到此言，不覺怒起，又因當時有童謠云：「河南種穀河北生，白楊樹端金雞鳴。」士開即指河南北爲河間，金雞鳴三字，隱寓金雞大赦意義，謂謠言當出自孝琬，搖惑人心。湛即擬召訊，可巧孝琬得着佛牙，入夜有光，孝琬用槩懸幡，置佛牙前。孝琬所爲亦多癡呆。湛立派人搜檢得槩幡數百張，目爲反具，因使武衛將軍赫連輔玄召入孝琬，用鞭亂撻。孝琬呼叔饒命，湛怒叱道：「汝何人敢呼我爲叔？」孝琬道：「臣神武皇帝嫡孫，文襄皇帝嫡子，魏孝靜皇帝外甥，爲甚麼不得呼叔？」湛怒且益甚，竟用巨杖擊孝琬足，撲喇一聲，兩脛俱斷。孝琬暈死。湛命將屍骸拖出，藁葬西山。孝琬弟安德王延宗，高澄第五子。哭兄甚哀，淚皆盡赤，並爲草人比湛，且鞭且問道：「何故殺我兄？」又是一個愚人，不意復爲湛所聞，令左右將延宗牽入，置地加鞭，至二百下。延宗僵臥無聲，湛疑他已死，乃令昇出。延宗竟得復蘇，湛亦不再問。

祕書監祖珽，希望秉政，條陳趙彥深、元文遙和士開等罪狀，令好友黃門侍郎劉逖呈入。逖不敢轉呈，趙彥深等已有所聞，先向上皇處自陳。湛命執珽窮詰，珽因和士開等朋黨弄權，賣官鬻爵等事。前日新士開今日攻士開，小人情性往往如此。湛又動惱道：「爾乃誹謗我！」珽答道：「臣不敢誹謗，但惜陛下有一范增，不能信用。」湛瞋目道：「爾自比范增，便自我爲項羽麼？」珽復道：「羽一布衣，募衆崛起，五年成霸業，陛下藉父兄遺祚，纔得至此，臣謂陛下尚不及項羽。」這數語益觸湛怒，令左右把珽縛住，用土塞口，珽且吐且言。也。想實實是狂奴。湛命加鞭二百，發配甲坊。嗣復徒往光州，置地牢中，夜用蕪菁子爲燭，目爲所薰，竟致失明。

左僕射徐之才善醫，每當湛病，必召令診治，隨治隨痊。和士開欲代之才位置，出之才爲兗州刺史，湛果令士



開爲左僕射。不到一月，湛病復發，遣急足追徵之才，才未至，湛已瀕危。召士開囑咐後事，握手與語道：「幸勿負我！」替汝至胡后寢處格外效勞何如？言畢遂殂。越日之才乃至，士開僞言上皇病愈，遣還兗州。

一連三日，祕不發喪。黃門侍郎馮子琮爲胡后妹夫，入問士開意見。士開道：「神武文襄喪事，皆祕不卽發，今至尊年少，恐王公或有貳心，故必經大衆議妥，然後發喪。」子琮道：「大行皇帝傳位今上，朝貴一無改易，何有異心？時異勢殊，怎得與前朝相比！且公不出宮門，已經數日，升遐事道路皆知，若遲久不發，朝野驚疑，那時始不免他變了。」獨不怕汝姨姊如曠麼？士開乃下令發喪，追諡上皇爲武成皇帝，廟號世祖。湛在位五年，爲太上皇。又四年，年祇三十二歲。太上皇后胡氏，至是始尊爲皇太后。胡氏與士開相姦，已見前文。此次更毫無顧忌，好與士開日夕言歡，偏被馮子琮說破，不得不舉行喪葬，令士開出宮辦事。

太尉趙郡王叡與侍中元文遙等，又恐子琮倚太后援，干預朝政，因與士開會商，出子琮爲鄭州刺史。當時齊廷權貴，除和士開、趙彥深、元文遙外，尚有司空婁定遠、開府三司唐邕、領軍綦連猛、高阿那肱、度支尚書胡長粲，俱得柄政，齊人號爲八貴。趙郡王叡、大司馬馮翊王潤、安德王延宗，潤與延宗，註皆見前。與婁定遠、元文遙等，竝入白齊主緯，請出士開就外任。看官，試想士開係皇太后的私人，那肯聽他外調，自取寂寞。齊主緯生性昏懦，當然拗不過太后，所以衆論紛紛，始終不得邀准。會胡太后出御前殿，觴宴朝貴，趙郡王叡挺身出奏道：「和士開爲先帝弄臣，受納賄賂，穢亂宮掖，臣等義難杜口，所以冒死直陳。」胡太后怫然道：「先帝在時，王等何不早言？今日欲欺我孤寡麼？且飲酒，勿多言！」叡詞色益厲，脫冠投地，拂衣而出。婁定遠、元文遙等，亦皆離座自去。

翌日，叡等復至雲龍門，令文遙入勅士開，三入三返，終不見從。左丞相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諭旨道：「梓宮在殯，事太匆匆，欲王等三思後行。」叡等乃拜命散歸。長粲覆命，胡太后喜道：「成全妹母子家，實出兄力。」原來長粲爲胡后兄，故如是云云。何不謂成全假夫婦，實出兄力。胡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，士開道：「陛下甫經諒闕，大臣皆

有覬覦；今若出臣，正是翦陛下羽翼。何不傳語劼等，但說文遙與臣，並經先帝任用。可竝出爲州吏，待山陵事畢，然後遣行。」兩宮皆以爲然，如言頒敕，授士開爲兗州刺史，文遙爲西兗州刺史。待至奉葬已畢，劼等促士開就道，胡太后又欲留住士開，謂俟百日卒哭後，方令赴任。總之不肯捨去。劼不肯許，復入內苦爭，胡太后令酌酒賜劼。劼正色道：「今論國家大事，何曾爲酒一卮！」言訖趨出，當下令婁定遠等監住宮門，不准士開復入。

士開窮極無聊，乃特採美女二人，珠簾一具，親送定遠。定遠心喜，便問士開來意。士開道：「在內久不自安，今得外調，實如本願，但乞公等保護，長爲大州，已感德不淺了。」定遠信爲真言，送出門外。士開復道：「今當遠出，願入內辭覲二宮。」定遠許諾。士開遂得入內，向二宮前跪陳道：「先帝升遐，臣愧不能從死，竊看朝貴意旨，仍將行乾明故事，乾明係廢帝廢年號。臣出後必有大變。臣受先帝厚恩，愧無面目相見地下。」說至此，伏地慟哭。胡太后與齊主緯並皆淚下。一是恐失所歎，一是恐不保位。

胡太后忙令士開草詔，出定遠爲青州刺史，責趙郡王劼無人臣禮，即日頒發出去。趙郡王劼接得詔書，不由的憤悶萬分，勉強過了一宵，翌晨卽冠帶入諫。妻子等統皆勸阻，劼勃然道：「社稷事重，我寧死事先皇，不忍見朝廷顛沛呢！」遂拂袖徑行。既入朝門，又有人與語道：「殿下不宜入宮，恐將及禍。」劼又道：「我上不負天，死亦無恨！」遂入諫。胡太后堅守前議。太后默然不答，返身入內。劼惘惘出宮，行至永巷，突被衛兵拘住，牽至華林園，被武士拉死，年纔三十六。大霧三日，中外稱冤。愚直之咎。

和士開仍復原任，依然出入宮禁，好與胡太后長敍幽懽。婁定遠見風使帆，還歸士開原賂，且加送珍玩，巴結。士開方不念舊惡，彼此相安。領軍高阿那肱，素與士開友善，又嘗入侍東宮，希旨承顏，是他能手。齊主緯格外加寵，特擢爲尚書令，封淮陰王。另進前東宮侍衛韓長鸞爲領軍。又有宮婢陸令萱，前坐木夫，略超謀叛罪名，沒入掖庭，巧黠善媚，得胡后懽。想是做和士開的牽頭。緯幼沖時，常使令萱保抱，呼爲乾阿嬪，漸漸的倚勢弄權，獨擅威福。至

緯得受禪，竟封令萱爲郡君。令萱子名提婆，隨母入宮，與緯朝夕戲狎，亦得拜官受祿。母子蟠踞宮禁，勢焰無比。和十開高阿那肱，俱老着臉皮，願爲陸令萱義兒。緯后斛律氏，有從婢穆黃花，生得輕盈妖艷，蕩逸飄揚，緯愛他秀冶，時令人侍。穆黃花知情識意，樂得移箜篌近舵，賣弄風騷。緯被他勾引，那裏按捺得住，便把他引入牀幃，顛鸞倒鳳，備極綢繆。自經過這一番雲雨，益邀寵眷，特賜他一個住名，叫作舍利。想是視做佛上圓光。此後便收爲嬪御，擅寵專房。陸令萱欲藉爲奧援，很與相睦。穆氏亦呼他爲養母。也是惺惺惜惺惺。你稱我贊，爭向齊主前說項。齊主緯竟封令萱爲女侍中，穆舍利爲弘德夫人。令萱子提婆，與穆舍利稱兄道妹，就乘此冒姓爲穆。穆夫人又替他揄揚，得爲開府儀同三司。還有陸令萱弟悉達，也得資緣進身，一歲三遷，居然與提婆同官，位至開府。

前祕書監祖珽，已蒙齊主緯赦出地牢，得爲海州刺史。至是復思干進，因貽書達道：「趙彥深心腹陰沈，早欲行伊霍故事，儀同姊弟，豈得平安？何不早用智士爲自全計！」悉達轉語令萱，令萱復轉告和士開。士開因珽有膽略，亦欲引爲謀主，乃獨棄前嫌，借德報怨，特與令萱同白齊主道：「襄宣昭三帝，皆不能傳子，今至尊獨在帝位，統是祖珽一人的功勞，珽德行雖薄，謀略有餘，緩急可使，且雙目已被熏盲，必無反心。」齊主緯正懷念祖珽，聽了此言，急頒敕救召入，許復原官。

隴東王胡長仁，係胡太后兄，不悅士開。士開即暗中進讒，出長仁爲齊州刺史。長仁怨憤，謀遣刺客殺士開。偏爲士開所知，向珽計議，珽引漢文帝殺薄昭事，作爲援證。當由士開轉白太后，一道詔令，竟將長仁刺死州廨。可殺親兄，不可死情郎。且進士開錄尚書事，改封淮陽王。命蘭陵王長恭爲太尉，瑯琊王儼爲太保，趙彥深爲司空，徐之才爲尚書令，唐邕爲左僕射，馮子琮爲右僕射。子琮素依附士開，既得重任，不由的自大起來，一切錄用，不向士開預商。士開未免介意，只因子琮爲太后親屬，一時不使掉去，獨瑯琊王儼，係齊王緯胞弟，素得父母愛寵。高湛在日，嘗欲廢緯立儼，事不果行。儼見和士開穆提婆二人，大修宅第，頗爲不平，嘗語二人道：「君等營宅，早晚可成，何爲遲」

延若此？二人知他語帶譏諷，陰懷猜忌，且互相告語道：「瑯琊王眼光奕奕，數步射人，前時偶與相對，不覺汗出，天子門奏事，尚不至此，此人若常握大權，我兩人死無葬地了！」遂朝夕入譖，出儼居北宮，免太保官，只留中丞一職，限令五日一朝。

當時寡廉鮮恥的朝士，見士開扳倒親王，愈加諂附，多拜士開爲假父。士開偶患傷寒，醫云須服黃龍湯。看官道黃龍湯爲何物？乃是多年的糞汁。士開不願進飲，很有難色。適有一假子省疾，見了此湯，便請先嘗，一喝卽盡。此等人口裡喫糞屎。

士開甚喜，也把糞汁取飲少許，果然漸痊。獨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瑯琊王友善，探得士開等密謀，更欲徒儼出外，乃入北宮語儼道：「殿下被疎，統由士開讒間。近聞士開又欲移徙殿下，殿下何可輕出北宮，與百姓爲伍呢？」儼左右開府高舍洛，中常侍劉辟彊，亦勸儼早自爲計，毋爲人制。儼乃密召馮子琮入商，屏人與語道：「士開罪重，兒欲殺死此賊。」子琮已與士開有嫌，當卽贊成，許爲援助。儼卽令子宜奏彈士開，請收禁推訊。子琮收入奏牘，并撻雜另外文書，進呈御覽。齊主緯略省視，卽覺厭煩，便語子琮道：「可行便行，朕不耐閱此。」子琮巴不得有此語，便令領軍庫狄伏連，收繫士開，伏連請再覆奏。子琮道：「瑯琊王入奏邀准，何須再奏？」伏連乃夜遣甲士五十人，伏住神獸門外，待士開凌晨入朝，把他拘住，送交廷尉。一面報知北宮，儼大喜過望，卽遣心腹將馮永洛往斬士開。

士開伏誅，儼黨尚不肯罷手，索性欲擁儼廢主，逼儼率軍士三千人，屯于秋門。齊主緯始聞急變，忙命劉桃枝奉敕召儼，儼答道：「士開謀反，臣所以矯詔除奸，尊兄若欲殺臣，不敢逃罪，如蒙赦宥，請令姊妹來迎。」姊妹指陸令萱，齊俗呼母爲姊妹，見前註。儼欲誘殺令萱，故有此語。桃枝返報，令萱適侍主側，料知儼意不佳，且懼且泣。齊主緯再使韓長鸞召儼，許令免死。儼欲應命，劉辟彊牽衣諫阻道：「若不殺穆提婆母子，殿下萬不可進去。」儼乃拒絕長鸞。

緯得長鸞回報，不禁惶急，便入啓胡太后。太后聞士開被殺，已是悲痛交并，又見緯前來泣訴，益覺憤不可耐，便道：「逆子可恨，爾可速召斛律光，使執逆子入宮！」緯乃趨出，亟召斛律光入議。光聞儼殺死士開，撫掌大笑道：

「龍子所爲，原是不凡！」遂入見齊主，齊主正召集衛士四百人，發給甲械，將要出戰，光面啓道：「小兒輩弄兵，一與交手，反致激亂。」鄙諺有言：奴見大家，臣妾呼天子爲大家。心死，至尊宜自至千秋門，瑯琊王必不敢動。」說着，卽導

緯前行，至千秋門外，由光朗聲呼道：「大家來！」儼黨素憚光威，相率駭散。齊主緯立馬橋上，遙呼儼名，儼尙趨起不進。光搶步上前，握住儼手，且笑且語道：「天子弟殺一漢奴，何必慌張！」遂牽儼至齊主前，并爲代請道：「瑯琊

王尙在少年，腦滿腸肥，舉動輕率，將來年紀長成，自知改過，願曲爲恕罪。」煞費調停。齊主乃拔儼佩刀，但用刀環擊儼首數下，便卽釋去。收捕庫狄伏連王子宜高舍洛、劉辟疆、馮永洛等，縛住後園，由緯親自射死，然後梟首，把屍支

解，暴示都市。胡太后召儼入宮，面加叱責，儼泣答道：「是子琮教兒。」太后留儼在宮，使人絞殺子琮。獨不願親妹慶齊主欲盡殺儼府官吏，斛律光趙彥深，力爲勸阻，方論罪有差。

既而祖珽與陸令萱連謀，出趙彥深爲兗州刺史，因卽設法圖儼。令萱密白齊主道：「瑯琊王聰明雄勇，當今無比。看他相表，必不肯爲人下，不若早除爲妙！」緯尙未決，召珽入問。珽又引出兩條故事，一是周公誅管蔡，一是

季友酖慶父。專用故事殺人，所謂才足濟奸。緯乃決意誅儼，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儼出誅。元侃頓首道：「臣嘗服事先帝，見先帝很愛瑯琊王，今寧就死，不敢聞命！」緯變色道：「汝不願行此事，可出去罷！」元侃拜謝而出，卽有詔

敕隨下，出元侃爲豫州刺史。緯自入啓太后道：「明旦欲與仁威出獵。」仁威係儼表字。太后許諾，但令緯早去早回。夜纔四鼓，緯卽使人

召儼，儼頗動疑。陸令萱馳入道：「尊兄喚兒，奈何不往！」儼乃趨出。甫至永巷，突遇劉桃枝把儼縛住，儼大呼道：「乞見姑姑尊兄。」姑姑指胡太后，註見前。桃枝用袖塞儼口，反袍蒙頭，負至大明宮，用力拉死，年僅十四。用席包屍，埋葬

室內，然後覆命。緯使人稟白太后，太后臨哭十餘聲，使被左右擁入宮中。這是齊武平二年間事。齊嘗改天統六年爲武平元年。

越年三月，始加棺殮，出葬鄴西，追贈儼爲楚帝，諡曰恭哀。儼妃李氏，遺腹生男，亦被幽死。惟號李氏爲楚后，使入居宣則宮，藉慰太后悲懷。其實胡太后也，頗恨儼。害死情耶，應該加恨。

後因另結情人，把和士開撇過一邊，始復憶及親子。但死人不可重生，不得已勉抑悲哀，別圖歡樂，又做出許多醜事來了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宮闈干政尙遭譏，況復淫昏不識非；  
纔信古人嚴禮教，要端閭範在防微。

趙郡王劭與瑯琊王儼俱爲和士開一人而死，劭之死，比儼更冤。儼得殺士開，尙足洩一時憤，而劭第知強諫，竟死牝后淫人之手，設九京之下，叔姪重逢，（劭爲儼從叔）劭毋乃自笑弗如乎？然劭與儼之所爲，俱以忿率致亡。劭誤於太愚，儼誤於太莽，不能顧全大局，徒與一倖臣拚命，擊之不中，徒自傷軀，擊之幸中，亦不過除得一奸，盈廷皆婦女小人，徒除一蠹，果有何益？且屯兵逼主，尤屬非是，卒之亦自殺其身而已。讀此回，不禁爲劭悲，尤不禁爲儼惜矣。

## 第七十五回 斛律光遭讒受害 宇文護稔惡伏誅

却說胡太后失去和士開，又害得寂寞無聊，他是個淫婦班頭，怎肯從此歇手，遂借拜佛爲名，屢向寺院中拈香。適有一個淫僧曇獻，身材壯偉，狀貌魁梧，爲胡太后所中意。曇獻亦殷勤獻媚，引入禪房，男貪女愛，居然諧成了歡喜緣。胡太后託詞齋僧，取得國庫中金銀，貯積曇獻席下，復將高湛生平所御的寶裝胡牀，亦搬入寺中，與曇獻共同寢坐。嗣又因內外相隔，終嫌未便，索性召入內庭，使他誦經呪超薦亡靈，朝朝設法，夜夜交歡，正所謂其樂融融了。曇獻又召集許多徒衆，會誦一堂，胡太后賜號昭玄統僧，僧徒却戲呼曇獻爲太上皇。宜呼爲太上僧。就中又

有兩個少年僧侶，面目秀嫩，好似女子一般。胡太后復不肯放過，陸續召幸，旦夕不離。但恐爲皇兒所知，索性叫他喬扮女尼，搽脂畫粉，希掩飾。齊主緯有時入省，起初尚未曾留意。後來二僧粧點愈工，姿態愈妍，惹得齊主亦覺動目，遂想出一法，給二僧至別室，迫令侍寢。二僧抵死不從，緯召婢媼等強褫僧衣，欲與行淫。那知二僧的下體，與緯相同，緯且驚且怒，纔知母后有苟且行爲。當下親加訊鞫，二僧無從抵賴，只好實供，并及曇獻肆淫事。緯卽收誅曇獻，并命二僧一體伏法。何不留作孌童！又遣宦官鄧長顛，率領衆閹，徙胡太后至北宮，把他幽禁起來。

陸令萱趁這機會，竟想代做太后，密與祖珽熟商。珽又引出一條故典，說是魏太武帝時，曾尊保母竇氏爲保太后，借古證今，無不可行。虧他想出。且出語朝士道：「陸雖婦人，實是豪傑，女媧以來，得未曾有哩。」令萱亦稱珽爲國師，珽得進任左僕射。惟陸爲太后，始終無人贊成，因此令萱枉費一番心思，徒樂得畫餅充飢，倒反作成了一個祖珽。

珽勢力日盛，朝野側目。獨太傅咸陽王斛律光，素來嫉珽，每見珽在朝右，輒遙罵道：「陰毒小人，今日又不知作何計！」復召語諸將道：「邊境消息，兵馬處分，從前趙令恆彥深字令恆在朝，嘗與我輩參議，今盲人入掌機密，並未會商，國家事恐終爲所誤哩！」諸將相率嘆息。珽知光恨已，賂光從奴，密問光有無讖評，從奴答道：「相王每夜抱膝悶坐，嘗自嘆道：「盲人入朝，國必危亡。」珽聞得此詔，當然挾嫌，開府穆提婆，求娶光庶女爲婦，光又不許。齊主擬撥晉陽田，賞給提婆，光復入諫道：「此田自神武以來，累年種禾飼馬，爲禦寇計，若賜給提婆，豈非與軍務有礙麼？」齊主乃止。提婆從此怨光，遂與祖珽日伺光隙。

光爲斛律后父，累世勳貴，一門衣錦。弟羨爲幽州刺史，行臺尚書令，雅善治兵，士馬精強，斤埃嚴整，突厥嘗加畏懼，稱爲南可汗。長子武都，爲開府儀同三司，領梁、兗二州刺史，尚高洋女義寧公主。光父金在日，嘗語光道：「我雖不讀書，聞古來外戚，如漢朝梁冀等，無不傾滅。女若得寵，諸貴人必多妒忌，女若無寵，天子又多生憎。我家以忠

勤致貴，斷不可藉女生驕，我本不欲爾女入宮，無如累辭不獲，深以爲憂！炎炎者滅，隆隆者絕，斛律金頭知此義，可惜後來復蹈此轍。及金年老去世，光頗遵父訓，持身節儉，事主忠誠，不好聲色，不貪權勢，杜絕餽遺，罕見賓客。每當朝廷會議，常獨後言，言必合理，或有疏奏，使人執筆起草，自己口授，概從樸實。行軍仿乃父遺法，營舍未定，終不入幕。在營不脫甲冑，臨陣時輒身先士卒，士卒有罪，惟用杖撻背，未嘗濫殺，衆皆樂爲效力。自洛陽慶兵後，見七十三回。受官右丞相，領并州刺史，屢與段韶出兵攻周。周勳州刺史韋孝寬也是一員良將，與光交戰汾北，竟至敗北。光得拓地五百里，就西境築十三城，立馬舉鞭指畫基址，數日告成。段韶亦得拔周定陽，擒歸汾州刺史楊敷，敷至鄴，都不屈被殺。齊主緯已寵任羣小，不願用兵，召還光韶兩軍。韶未及還鄴，病歿軍中。韶爲神武皇后婁氏甥，卽段榮子。將略與光相亞，然性頗好色，嘗納魏黃門侍郎元瑾妻皇甫氏爲妾，寵過正嫡。時論因劣韶優光，韶亦北齊名將，故隨筆帶敘生卒。餘如先朝勳戚百戰功臣，均依次謝世。獨光尚巋然獨存，爲齊柱石。周人不敢越境生事，亦未嘗自夸功績。

惟周勳州刺史韋孝寬被光殺敗，嘗欲報恨，特構造謠言，使間諜傳入鄴中，有「百升飛上天，明月照長安」二語，又云「高山不推自崩，樹木不扶自舉」。祖珽知言中寓意，索性又續下二句道：「盲老公背受大斧，饒舌老母不得語。」因暗令小兒偏歌市中。穆提婆聽着，入白令萱，令萱未盡得解，因召珽入詢語意。珽故意想了一會，乃笑說道：「得着了！得着了！百升是一「斛」字，明月是斛律丞相表字，盲老公是指珽，饒舌老母是指尊顏，餘言可不煩索解了。」令萱惶急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非但危及爾我，并且危及國家，怎可不卽日啓聞！」遂並將謠言入啓齊主，且爲齊主解釋意義。齊主遲疑道：「莫非斛律丞相尚有異圖麼？」珽卽接入道：「斛律氏累世掌兵，明月聲震關西，豐樂諺字豐樂威行突厥，女爲皇后，男尙公主，今有此謠言，正足令人生畏呢！」齊主不答，俟珽等趨出，召問領軍韓長鸞，長鸞却謂斛律光必無貳心，乃擱置不提。珽見宮廷中毫無舉動，因復入見齊主，稱有密啓。齊主屏去左右，唯留侍臣何洪珍在側。珽尚未及言，齊主緯卽與語道：「前得卿啓，便欲施行，韓長鸞謂必無此理，所以中止。」



何洪珍不待珽言，搶先進詞道：「若本無此意，可作罷論；既有此意，尚未決行，倘事機洩露，反爲不妙！」珽亦加說數語，請齊主從洪珍言。齊主緯乃點首道：「洪珍言是，我知道了！」珽纔趨出。

緯本怯弱，終未能決。會又接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，略言斛律光奉召西歸，即欲引兵逼主，事不果行。今聞該家私蓄弩甲及奴僮千數，且常遣使至豐樂武都處，陰謀往來，若不早圖，變且不測云云。這也是由祖珽唆使出來。緯覽此密啓，因語何洪珍道：「人心原是靈敏，我常疑我欲反，不意果然！」實是呆鳥，還自誇靈敏麼？說着，即命洪珍轉告祖珽，并向珽問計。珽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！可由皇上賜一駿馬，但說明日當游幸東山，王可乘此馬同行。那時光必入謝，只須二三壯士，便可捕誅此獠。」洪珍即還報齊主，齊主緯依議施行，果然光中珽計，單騎入謝，行至涼風堂，下馬步趨，募有人從後猛撲，幾至破仆。幸虧脚力尚健，兀自站住，回顧身後，但見劉桃枝怒目立着，因訶叱道：「桃枝，你如何慣作此事？我實不負國家！」桃枝不答，復麾集力士三人，把光撲倒，用弓弦冒住光頸，將光搯死，頸血濺地，歷久猶存。可稱爲碧血千秋。

於是由齊主下詔，誣光謀反，遣宿衛兵至光第，拘執光子世雄恆伽，勒令自盡。惟少子鍾年僅數齡，幸得免死。祖珽使郎官邢祖信籍沒光家。祖信報珽，得弓十五，宴射箭百，刀七，賜梨二。珽厲聲問道：「此外尚有何物？」祖信亦抗聲道：「得棗杖二十束，聞擬處置家奴，凡奴僕犯私鬪罪，杖一百。」珽不覺增慙，柔聲與語道：「朝廷已加重刑，郎中何必代雪呢？」祖信愴然道：「祖信爲國家惜良相！」說畢趨退。旁人答他過直，祖信道：「賢宰相尚死，我何惜餘生呢！」此人亦不可多得，故特敘入。

齊主又遣使至梁州，殺光長子斛律武都，再命中領軍賀拔伏恩，乘驛捕斛律羨。伏恩至幽州，尚未入城，門吏馳入報羨道：「來使衷甲，馬身有汗，恐不利將軍，宜閉門不納。」羨叱道：「敕使豈可疑拒！」遂出迎伏恩。伏恩宣詔畢，即把羨擊下，就地取決。羨臨刑自歎道：「富貴至此，女爲皇后，公主滿家，天道惡盈，怎得不敗！」遂從容受刑。

五子皆死。伏恩等還都覆命，除陸令萱母子及祖誕奸黨外，無不稱冤。獨周將軍韋孝寬得信大喜，自幸祕計告成，急報知周主邕。周主也喜出望外，下詔大赦，舉朝慶賀，互相告慰道：「斛律受誅，齊虜在吾目中！」爲周滅齊張本。

齊主緯后斛律氏，貌本平庸，未得主寵，至是亦連坐被廢，遷居別宮。胡太后自愧失德，求悅齊主，特召入兒女，炫服盛裝，與齊主相見。齊主是登徒子一流人物，見有姿色女郎，差不多肢體俱酥。當下問明姓氏，乃是前隴東王胡長仁女。父已受誅，女尚未字，樂得把他留住，做一對中表鴛鴦。胡女已受太后密囑，曲意承歡，齊主緯越加憐愛，當卽册爲昭儀。就中有一個情敵，就是弘德夫人穆舍利。穆舍利已生一男，取名爲恆，齊主未有儲嗣，特命斛律后撫養。纔閱半年，卽立爲皇太子。此次斛律后廢黜，穆夫人應該補升，偏被胡昭儀夾入，轉令穆氏多一對頭。胡太后復立姪女爲后，料知穆氏義母陸令萱，必幫助穆氏出來反對，不得已卑辭厚禮，結好令萱，約爲姊妹。令萱至此，反覺左右爲難，只因胡昭儀寵幸方隆，更由胡太后從中囑託，乃與祖誕入白齊主，立胡昭儀爲皇后。胡后深感姑恩，便提起母子大義，責備齊主枕席私言，容易動聽。況齊主緯已忘前嫌，所有北宮稽查，早命撤銷。此次聞胡后語，使將太后迎還奉養。母子姑姪，團圓歡聚，自在意中。胡太后計非不佳，但可暫不可久奈何。

獨這陰柔狡黠的穆夫人，平白地將后位讓人，如何忍得住。當下埋怨陸令萱，說他無母女情。令萱也覺自悔，便慰穆氏道：「汝休性急，不出半年，管教汝正位中宮。」穆氏泣道：「我非三歲嬰孩，何必哄我！」令萱對他設誓，決計替他轉圜。穆氏尚似信非信。果然過了月餘，齊主緯屢至穆氏寢室，中敍舊歡。穆氏半喜半嗔，佯勸緯往就中宮，緯作色道：「皇后不知惹着何病，非癡非癩，想是有些失心瘋了，朕不願見他！」穆氏亦暗暗驚訝，默料必令萱所爲，但亦未識他用着何術。只因齊主已經轉意，自然提起精神，籠絡齊主。陸令萱又乘間啓奏道：「天下有男爲太子，母爲奴婢麼？」齊主默然，令萱乃出。

已而齊主復選得二女，一姓李，一姓裴，皆是美色，號李氏爲左娥英，裴氏爲右娥英。這取名的原因，是本舜妃

娥皇女英，併合爲一。令萱不禁替穆氏着急，便爲穆氏設法，別造寶帳，及枕席器玩等具，俱爲世所罕見。令穆氏穿着后服，滿身珠翠，裝束如天仙相似，靜坐帳中。令萱卽往白齊主道：「有一聖女出世，大家何不往看！」齊主便卽隨行，由令萱引至穆氏坐處，揭開寶帳，卽有一種蘭麝奇芬，沁人心脾。約略一瞧，果見一麗妹端坐，彷彿似巫山神女，姑射仙人。齊主不覺喝采，及麗妹起身出迎，仔細端詳，纔認識是穆夫人。齊主笑指令萱道：「陸太姬真會弄乖！」令萱亦笑答道：「似此麗質，尚不配做皇后，試問陛下將擇何人？」好似玩弄小兒。齊主道：「天子只有一后。」令萱便接口道：「舜納堯二女爲妃，便是二后。舜爲聖主，難道不可效法麼？」對症用方。齊主大喜，是夕卽與穆氏並宿寶帳中，竭盡歡娛。次日卽立穆氏爲右皇后，號胡氏爲左皇后。

穆氏意向未足，再託令萱設策，除去胡氏。令萱許諾，屢次入見胡太后。一日至太后前，佯作嘖語道：「何物親姪女，作如此語！」太后驚問何因。令萱又搖首不答。經太后一再固問，方低聲說道：「胡后語大家云：太后行多非法，不足爲訓。」這語說出，激動太后怒意，立召胡后來前，命左右剪去后髮，遣回家中。落人圈套，還不自知，徒斷送了一個姪女。穆氏遂得獨爲皇后。令萱向他道賀，穆氏亦歛衽拜謝，惟問及胡后致病事，令萱但微笑不言。看官道是何故？無非由令萱使人厭蠱，除害胡后罷了。嗣是穆提婆高阿那肱、韓長鸞，共處鈞軸，號爲三貴。祖誕得總知騎兵外兵，事宵小橫行，內外蒙蔽，要把這高氏宗社，輕輕斷送了。小子姑從慢表，且述周事。

自周主邕與突厥連和，兩次侵齊，俱遭敗挫。見七十二回。太師宇文護由弘農退還，與諸將入朝請罪，周主邕

一體赦免。越年春季，周改保定六年爲天和元年，屢遣使至突厥迎婚。突厥木杆可汗，因齊人盛強，向齊通使，又欲與齊連姻，不願送女適周。周使臣陳公宇文純，字文泰第九子。許公宇文貴，神武公竇毅，南陽公楊薦等，俱被留住，好

幾年不得歸國。宇文純等再四請求，終不見允。會突厥遇大風雨，兼大雷震，旬日不止，番帳汗庭均被漂壞，木杆恐是天譴，不合向周悔婚，乃將愛女阿史那氏，遣嫁周主，與宇文純等偕至長安。周主邕行親迎禮，出郊迎女，入宮備

册立阿史那氏爲皇后。后雖出番族，貌頗端妍，嘗優禮相待，兩無間言。會宇文護母閻氏病歿，賻卹甚優。護丁艱，避位不到數月，卽令起復，入朝視事。至天和五年，且由周主邕下敕，加護殊禮。詔書有云：

蓋聞光宅曲阜，魯用郊天之樂，地處參墟，晉有大蒐之禮，所以言時計功，昭德紀行，使持節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體道居貞，合和誕德，地居戚右，才表棟隆，國步艱難，寄深夷險，皇綱締構，事均休戚，今文軌尙隔，方隅猶阻，典策未備，聲名多闕，宜賜軒懸之樂，六佾舞，崇獎功德，公其勿辭！

這詔書上面，連護名俱未稱及，正是寵榮異數，自古罕聞。護性頗寬和，實味大體，自恃功高，久攬政柄，所居私

第，常屯兵護衛，威逾宮闕。諸子僚屬，皆倚勢作奸，蠹國殃民。護亦全不過問，任彼所爲。周主邕深自晦匿，不加干預。班王公大臣，也猜不透周主意旨，大都旅進旅退，虛與周旋。至天和七年三月朔日，食幾盡，護乃召問稍伯大夫庾季才道：「近日天象如何？」大約想篡位了。季才答道：「蒙恩深厚，敢不盡言。近日天象告變，公宜歸政天子，請老

私門，庶幾名同旦爽，壽享期頤，子子孫孫，常作屏藩，否則非季才所敢知了！」諷若肯從此言，何至遲死。護沈吟多時，方

微吁道：「我亦作此想，但恐不得辭，所以蹉跎至今。公旣爲王官，可入依朝列，無須另參寡人！」季才知護介意，唯而去。嗣復陳書諫護，語極懇摯，護怎肯依議，反與季才有嫌。那知宮中已密爲安排，要將他一刀兩段，送入冥途。先是衛公宇文直與護相親，自沌口一敗，直坐免官，遂至怨護。沌口戰事見七十三回。嘗密白周主道：「護若不誅，

必爲後患。」周主邕乃屢與計議，又有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，宇文泰族子。內史下大夫王軌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，

宇文深子也，與周主同謀，議定一策，對付權臣。三個縫皮匠比個諸葛亮。適護出巡同州，還都覆命，周主邕御文安殿，面加

慰勞，護請入省叱奴太后，周主邕悵然道：「太后春秋已高，頗好飲酒，一或過醉，喜怒乖方，近雖犯顏屢諫，未蒙垂

納，兄今入省，願更爲啓請。」說至此，卽從懷中取出酒誥，交與護手道：「煩取此入諫太后。」護當然接受，與周主

邕一同進去。旣見叱奴太后，問過了安，太后命護旁坐，護因周主邕囑託，尙立讀酒誥。周主陰執玉珽，走至護後，猛

力擊護，護猝致倒地。周主令宦官何泉用御刀斫下，泉不覺手顫，斫護未傷。衛公直已伏匿戶側，一躍而入，手起劍落，把護劈成兩段。該死久矣！太后驚起，由周主邕婉言陳訴，謂護謀害兩宮，所以誘誅。太后自然無言。邕即召入宮伯長孫覽，收捕護子譚公會，莒公至崇，業公靜正，平公乾嘉，及乾基、乾光、乾蔚、乾祖、乾威等，悉數伏誅，又殺護黨柱國侯伏侯龍恩、大將軍侯萬壽、劉勇，中外府司錄尹公正、袁傑，膳部下大夫李安。

時雍州牧齊公憲為護親任，賞罰黜陟，多所參預。至是由周主召入，勉勵數語。憲免冠拜謝，乃使詣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。衛公直素來忌憲，勸周主併憲加誅。周主不許。及憲入覆命，聞李安亦在誅例，便面啓道：「安出自皂隸，唯主庖廚，向未預聞朝政，何足加戮？」周主正色道：「世宗暴崩，實安所為，弟難道全未聞知麼？」憲惶恐趨出。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，即夕遣越公宇文盛乘驛召還，至同州賜死。次子昌城公深，出使突厥，亦命開府宇文德賚去，璽書誅死道中。當下頒詔罪護，除首從已正典刑外，餘皆肆赦。復改天和七年為建德元年。小子有詩斥護道：

怙權肆逆久稽誅，一死猶嫌未蔽辜。  
玉璽撲身奸賊倒，九京纔得慰寧都。  
寧都見前文。

護既就誅，周主親政，當然有一番封賞。欲知何人代護，下回再當續詳。

本回敘述，足為斛律光宇文護兩人合傳。斛律光為高氏懿親，效忠王室，足攝強鄰。光不死則齊不亡，乃為宵小所排，卒遭慘死，齊之不久也宜哉。但功高震主，罕得保全。斛律金平生寄慨，斛律羨臨死興嘆，滿招損盈必裂，富貴其可長保乎？備錄之以風後世。為斛律光惜，固不僅為斛律光惜也。彼宇文護歷弑二主，罪惡昭彰，直至周主邕嗣位十三年，始得誘誅死已晚矣。庾季才勸護歸政，護若聽季才言，尚可不死，但極惡如護，焉得不死，寧有天道誅之，正以見周主之能，且可見元惡大憝，鮮有不殺身亡家者也。本回前後連敘善惡相對，隱寓微義，而齊宮瑣事，即由斛律后被廢而致。斛律光死而齊即衰，宇文護死而周轉盛，賢奸之關繫盛衰也，固如是夫。

